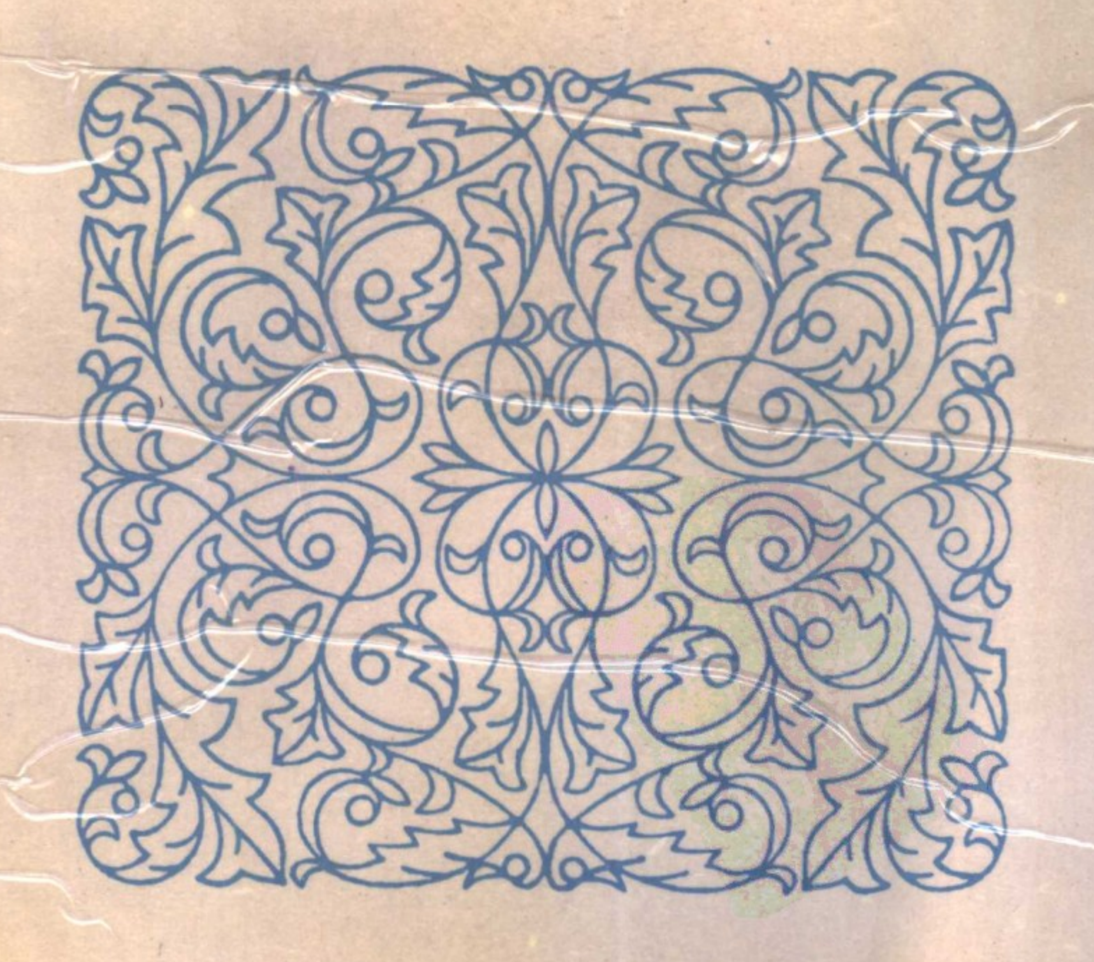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4·



民國叢書

第四編

[illegible]

人民英烈——李公樸、聞一多先生遇刺紀[illegible]

李聞二烈士紀念委[illegible]

『四八』被難烈士紀念册

中共[illegible]

上[illegible]

本書據1946年版影印



李公樸先生遺像

他爲民主而死，我還有什麼話說，只有繼續他的遺志奮鬥下去。

——張曼筠



李公樸先生遺體裝入鐵龕



昆明學生聯合會通告



李夫人張曼筠女士痛哭



較場口受傷後的李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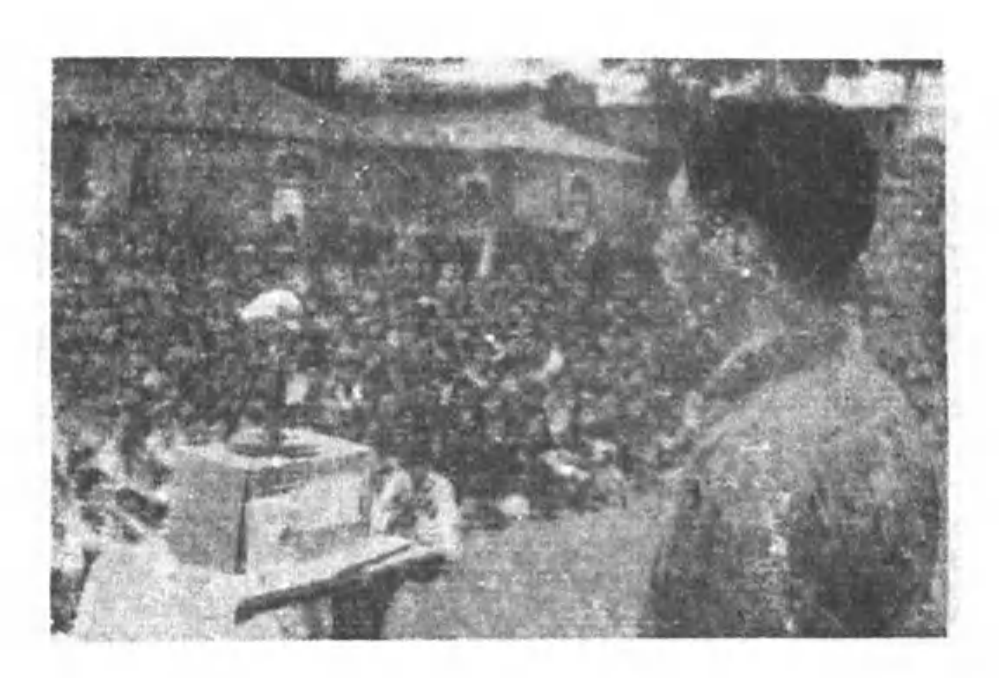
李公樸先生遺體火葬



李公樸先生血衣



聞一多先生遺像



聞一多先生向學生演講



勝利後聞一多先生的像个



聞先生遇難的學院坡→

序

目前的中國是悲劇誕生的時代，然而也正是羣神再生的時代。

在昆明，繼「一二・一」四烈士之後，李公樸和聞一多，兩位人民領袖，又連續犧牲了。

這無疑是民主戰線上的損失，然而也正是民族歷史上的光榮。永垂青史的典型人物，曠代難逢，瞬息間却替我們增多了一個雙子星座。

時代並不寂寞，歷史也不寂寞了。

把哀痛的心情化爲崇敬吧，瞻仰着這成對的莊嚴星座，愼重地完成我們的雙重任務：一重是要消滅無聲的悲劇，使人民得以翻身；二重是要鑄造有聲的悲劇，使人民知所紀念。

謹以「人民英烈」的一部素材，呈獻在這兒。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昧爽

郭沫若謹識

編輯者　李聞二烈士紀念委員會

發行者　李聞二烈士紀念委員會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每册國幣二千元

目錄

暗殺事件經過

電訊報導

新聞通訊報導

悲哀和憤怒

弔唁和慰問

抗議和呼籲

國內外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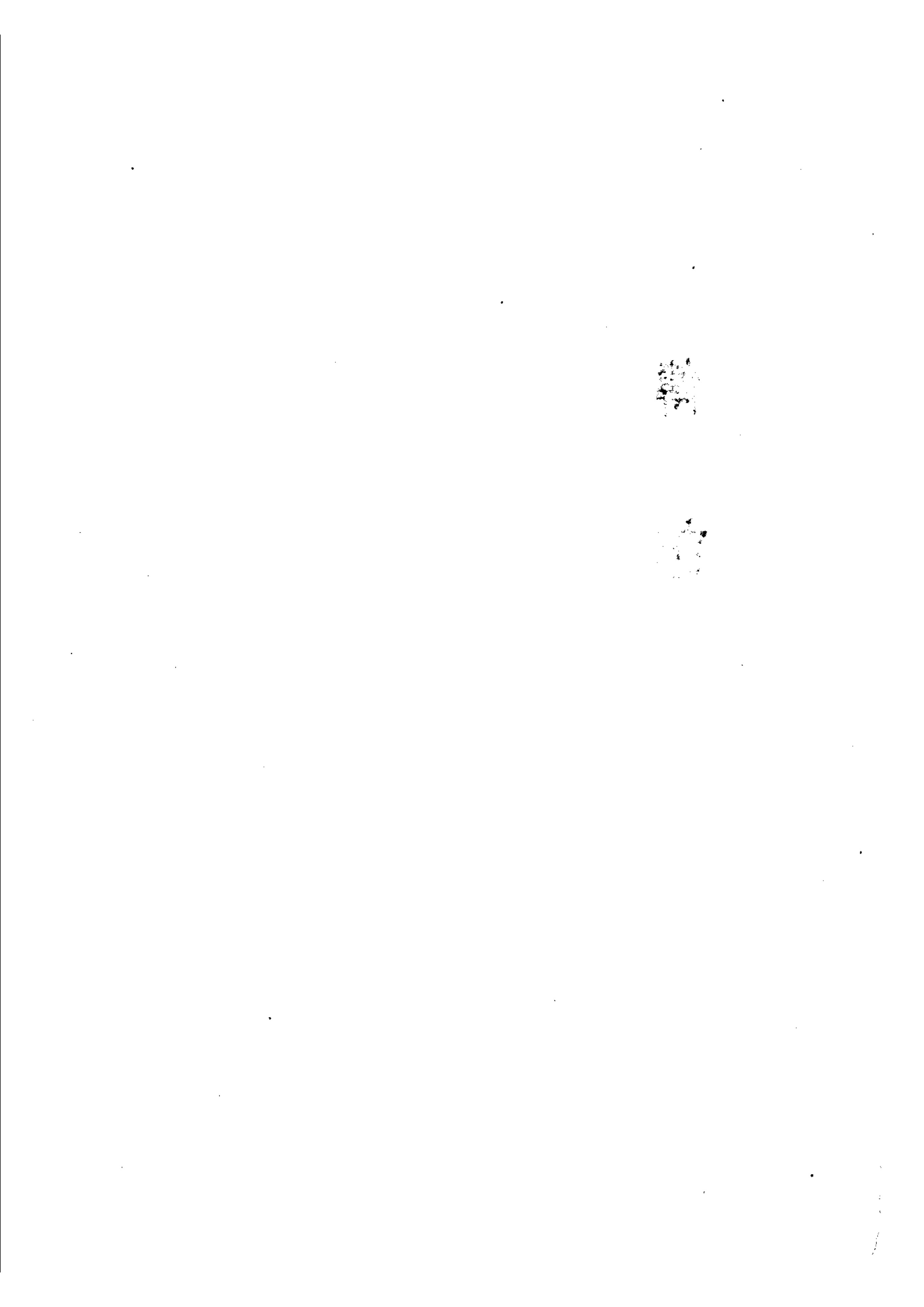
國內

國外

各地追悼會情形

補遺

傳記



李公樸先生事略

沈鈞儒
王造時

公樸先生原籍揚州，生長鎮江，家境窮困，十三歲時，卽被送入一京廣洋貨店做學徒，三年半滿師、前兩年半每月只得「月規錢」兩角，後一年每月只有一塊錢的收入。這是他的艱苦奮鬥生活的開始。

滿師一時，他十六歲，正是「五四」愛國運動激盪全國的時候。他受了這種影響，便發起了愛國團，參加抵制日貨工作，並攻擊店主販賣日貨，結果是被店主開除了。這是他的第一次愛國行動所受到的第一次懲罰。

遭遇打擊以後，他向上奮發的精神反而更强。由於乃兄公愚的幫助，乃得機會棄商就學，轉入武昌文華大學附中；只讀了一年半，因校醫虐待學生，釀成學潮，開除百餘人，他以附中代表的資格，又是其中被開除的一個。於是被開除的學徒又做了被開除的學生。

這樣一來，他只好轉學，轉到滬江大學附中；畢業後，繼續升入滬江大學。剛讀完一年級，恰遇革命的高潮來到，他便離開了學校，拋開了書本，加入國民黨，參加革命，由廣東出發，隨軍擔任政治工作，經福建浙江而到達上海，張曼筠女士，女師大高材生，也參加了北伐運動，他們倆便是在這時期由互相認識、瞭解而結婚的。

不幸，國民革命中途發生了變化。國共分裂的局勢，到民國十八年已經演成，他痛心得很。恰好美國阿雷干州的雷德大學有給與中國學生獎學金的機會，他便毅然擺脫一切，出國

留學。在美國，他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剪葡萄園，擦地板，各種工作都做；有空的時候，還替韜奮先生在上海辦的「生活週刊」寫通訊。畢業後，他想到美國東方去看看，但是沒有路費。由於一個朋友的介紹，他去見一個輪船公司的經理，想在他們開往紐約的貨船上做工，藉此免費沿途觀光。那裏的工頭看他是中國人，不肯傳達，叫他出去，經過多次的交涉，才碰到那經理，找到了苦工的工作，達到了他旅行的目的。從這件小事，便可見他的勤苦奮鬥，努力學習的精神了。

回國之後，他對於民衆教育，特別感覺興趣。除創辦了「讀書生活」外，並經辦了補習學校和流動圖書館。補習學校由一個增加到八個，學生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圖書館的書籍由兩千册增加到三萬册；登記的讀者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兩萬人。發展之速，規模之大，確是驚人。不是他有優異的幹才，那有這樣優異的成績？

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向我國繼續不斷的擴大其侵略行動。民國二十四年綏遠戰事發生，國事更岌岌可危。愛國之士，深知非抗戰不足以圖存，非團結不足以抗戰，乃有救國會之組織。先由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等等團體，聯合而成爲上海各界救國會；再聯合華北，西南，西北各地的救國會，而成爲全國各界救國會。他毫不遲疑的參加了這組織，並且被推爲負責人之一，奔走呼號，不遺餘力。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遂與其他六人同時被捕入獄。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我國的野心畢露無遺，全國人民已到了忍無可再忍的程度，當局終於確定了抗戰的國策，救國會負責人乃得於七月三十

一日被釋出獄，應中央電召，同往南京，共赴國難，八一三後，更各在不同的崗位，全力支持抗戰。他於此時，即創辦了「全民週刊」，到漢口時更與韜奮先生主編的「抗戰」，合刊爲「全民抗戰」，主張動員全民，抗戰到底。

當時　家都集中在武漢，他却冒着危險往來於敵後方及最前線。起初到晉西北組織「民衆動員委員會」，自任宣傳部長，並著有「民衆動員論」；旋回到漢口，著有「怎樣爭取勝利」；後∨應閻錫山先生之邀，到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學」，並著有「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際」。武漢危急時復回到了漢口，擬參加保衛工作，不意被人誣陷爲「鼓動工潮」，失却了自由數日。

武漢撤退後，他復到山西組織抗戰建國教學團，並經延安到晉察冀邊區，通過敵人封鎖線，與青年學生在一起，共生活，同甘苦，爲抗戰而奔走，爲團結而呼籲。

太平洋戰事爆發，敵人進入泰國安南後，雲南成了抗戰大後方的大動脈的大樞紐，地位顯出特別重要。他由北方的最前線，轉到了昆明，創辦了北門出版社。這時期黨派的裂痕已經日益顯露，軍事復連續的遭受挫折，政治風氣愈來愈壞，物價向上猛烈的跳躍，他認爲這一切壞現象的最大原因在於不民主。故民主同盟在昆明發展時，即奮起參與領導。

勝利後，民盟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他代表昆明方面來渝出席，並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這時候他還與陶行知先生合力創辦了社會大學，以救濟一般職業青年的失學。預備在上海香港成立分校。

政治協商會議的圓滿閉幕，給了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以光明燦爛的前途，但同時也激

起了一股惡濁的逆流・全國正爲光明的前途而歡欣，重慶各界並特別於二月十日在較場口召集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不意公樸先生就在這個大會中，被象徵這股惡濁逆流的暴徒所重傷・

帶着傷痕回到昆明，他眼見內戰的危機愈來愈深刻，反動的逆流愈來愈洶湧，他爲爭取和平民主的活動也愈來愈積極・爲光明而奮鬥的人，自然是黑暗勢力所要摧毀的人・結果是，他於七月十一日下午十時許被黑暗勢力所主使的暴徒暗殺了・在彌留的時候，他還大呼「爲民主而死」・是的，公樸先生，你是爲民主而死的，但是由於你的死，已覺醒千千萬萬的同胞・他們將前仆後繼，踏着你的血跡前進，爭取民主・民主終將要爲你而生了。

聞一多先生傳

吳晗

天眞，任性，誠懇，勇敢，無所恐懼，愛人民甚於愛他自己，這些特徵，聯合成爲爲民主奮鬥，爲民主獻身的名詩人，名學者，名敎授，人民領袖的聞一多先生。

一多先生的一生永遠在追求眞理，也永遠在否定自己。到晚年他找到了，大喝一聲，在這裏了！鍥而不舍，竟以身殉。

眞理只有一個，民主。

走到眞理之路只有一條，生活在人民中，爲人民服務。

一多先生的早年以新詩人著稱於世，特別講究格律，和一般朋友，辦詩週刊，舉行讀詩會，參加新月月刊，著有「死水」「紅燭」和長詩「奇蹟」，在文壇上被目爲新月派，在新文化運動中盡了啓蒙作用。

中年以後，絕筆不寫詩了，不但不寫，簡直不看。

晚年，不但更喜歡讀詩，而且特別喜歡艾青和田間的詩，他推許田間是明天的詩人，是人民的鼓手。

他認爲只有歌詠出人民的苦痛，讚頌出人民的功績，描畫出人民的生活的詩，才是眞正的詩，活的詩，這時代所需要的詩。

眞正的詩是嚴肅的，戰鬥的，是打擊不義，消滅黑暗，最有力的武器。

他是西南聯合大學新詩社的導師，詩朗誦會的主持人。成天有一批年青的新詩人，新鼓手，追隨着包圍着這位十幾年不寫詩的老詩人。

從田間他發見了蘇聯大衆詩人瑪雅可夫斯基，跳了起來，狂喜地說：「詩在這裏了！」

他完全否定了早年的自己，在說服朋友參加民主運動的時候，甚至不惜現身說法：「怕甚麼，我早年還是新月派呢！」

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一首美麗的而又壯烈的詩。

中年一變而埋頭於古經典的研究，特別是在雲南蒙自的一年，發憤得忘寢廢食。他研究易經，研究詩經，研究楚辭旁及莊子，樂府，唐詩，更進而研究古文字學，音韻學，古代神話，繪畫，古民俗學，對楚辭所費功力獨深。著有楚辭校補，周易雜證類纂，詩經今譯，莊子內篇校記，樂府詩箋，杜甫年譜，唐詩雜論等專著，和專門論文若干篇。

晚年特別喜歡瞿秋白和魯迅，案頭經常放着海上述林和魯迅的著作。

他曾毫不掩飾地向朋友，向學生說：「我錯了，魯迅是對的。」

他認為今天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奴隸，一種是奴隸主，後一種又是他們的外國主子的代理人。

他指出今天的中國，人民被蒙住了眼睛，被封住了嘴吧，被僵化了頭腦，血汗被榨取，穀子兒子被徵發，層層的壓迫，層層的剝削，不是奴隸是什麼？

應該是奴隸翻身的時候了！

他要編一本新詩選，選載現代歌詠奴隸翻身的新詩。

之後，要用同樣的觀點，寫一本中國文學史。

他喜歡屈原，推崇屈原，他指出屈原的身份是奴隸，但是是一個不肯屈服，始終在戰鬥，不忘記翻身的奴隸。

他把學術思想和現實聯繫起來，他所研究，探討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學問。

一個純粹的詩人，第一流的學者，愛美，推崇浪漫派，中年雖然歸於平實，還是成天在故紙堆中摸索，自得其樂的人，突然，又一變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戰鬥的生活。

說突然，其實並不突然。

正當五四運動的時候，一多先生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因為文筆好，被推選為學生會書記，用筆參加戰鬥，盡了他一份力量。

民國十一年到美國留學，學文學和美術，回國後，歷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藝術專科學校，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把全部時間貢獻給學術研究，絕口不談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說，被關入象牙之塔了。

八年抗戰，薪入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徵發去了，一家八口，無法過日子。兩夫婦捉襟露肘，兒女啼飢號寒，住的從有衛生設備的洋房獨院到荒村茅舍，吃的從八餚六餚降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窮困到了極度，從象牙之塔一攆攆到十字街頭。

然而，窮困還是折磨不了他，正如暗殺嚇唬不退他一樣。

使他澈頭澈腦轉變，重新回到革命戰鬥的道路的是人民。這幾年來他生活在人民中，成為人民的一員，明白並且體會了人民的苦痛和需要。

正如一頭發怒的獅子，他大吼了！

他喊出人民的苦痛，他指出解救的方法。

他用嘴，用筆，說出了流民圖，寫出了石壕吏。

他在喊「我們今天第一要停止內戰，第二還是停止內戰！一直要喊到內戰澈底的全面停止才不喊。」

他在喊「我們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還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國！」

一個人喊不中用，領導了學生來喊。

光是學生喊不中用，領導了青年來喊。

光是一些人喊不中用，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民來喊。

於是學生，社會青年，大學教授，文化學術工作者，工人，萬口一聲在昆明喊出了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的呼聲。

跟着是宣言，通電，抗議，呼籲，大規模的時事晚會，演講會，以及美術展覽會，新詩朗誦會，文藝座談會，營火會，舞蹈，話劇，各文化部門全被動員了，以至幾千人幾萬人的大遊行，一而再，再而三，轟轟烈烈，大地在撼動了，全國在響應了，法西斯在發抖了！

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眸子，破爛的長袍，帶着一根白籐手杖，出現在每一個集會中，每一次遊行中。

激昂的情調，生動緊湊的講詞，使每一個聽講人，增加了信心，增加了勇氣。

他提倡新詩，提倡的是爲人民歌唱的新詩。

他鼓勵學術研究，鼓勵的是指出人民苦痛根源的研究。

可是他自己呢？一個眞正的鼓手，沒有時間寫詩，更沒有時間做研究工作。

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豐富的內容，在喊，前進！前進啊！只有前進！

七月十五日這一天，在雲南大學李公樸先生追悼會講演以後，下午五時三十分，被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暴徒狙殺在他所住宿舍的門前，死在他的崗位上。

三年前，有人說他被解聘了，他照常工作。

兩年前，有人要暗算他，他照常工作。

幾天前，傳說他是被暗殺的第二號，他說我早已準備這一天！加緊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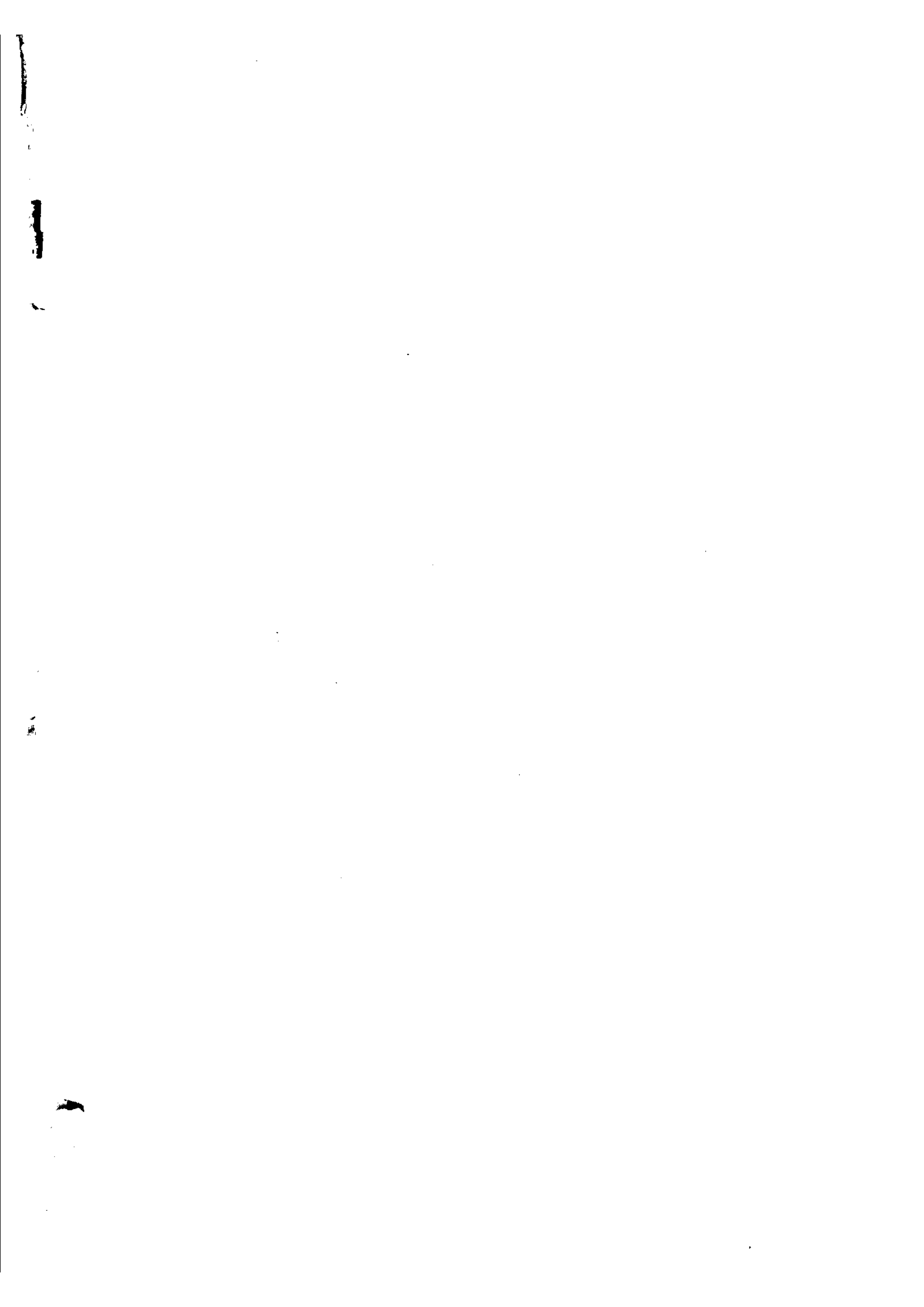
一多先生死了，爲反內戰而死，爲爭取和平而死，爲呼籲團結而死，爲民主而死！

他無所恐懼，恐懼的是指使暗殺他的那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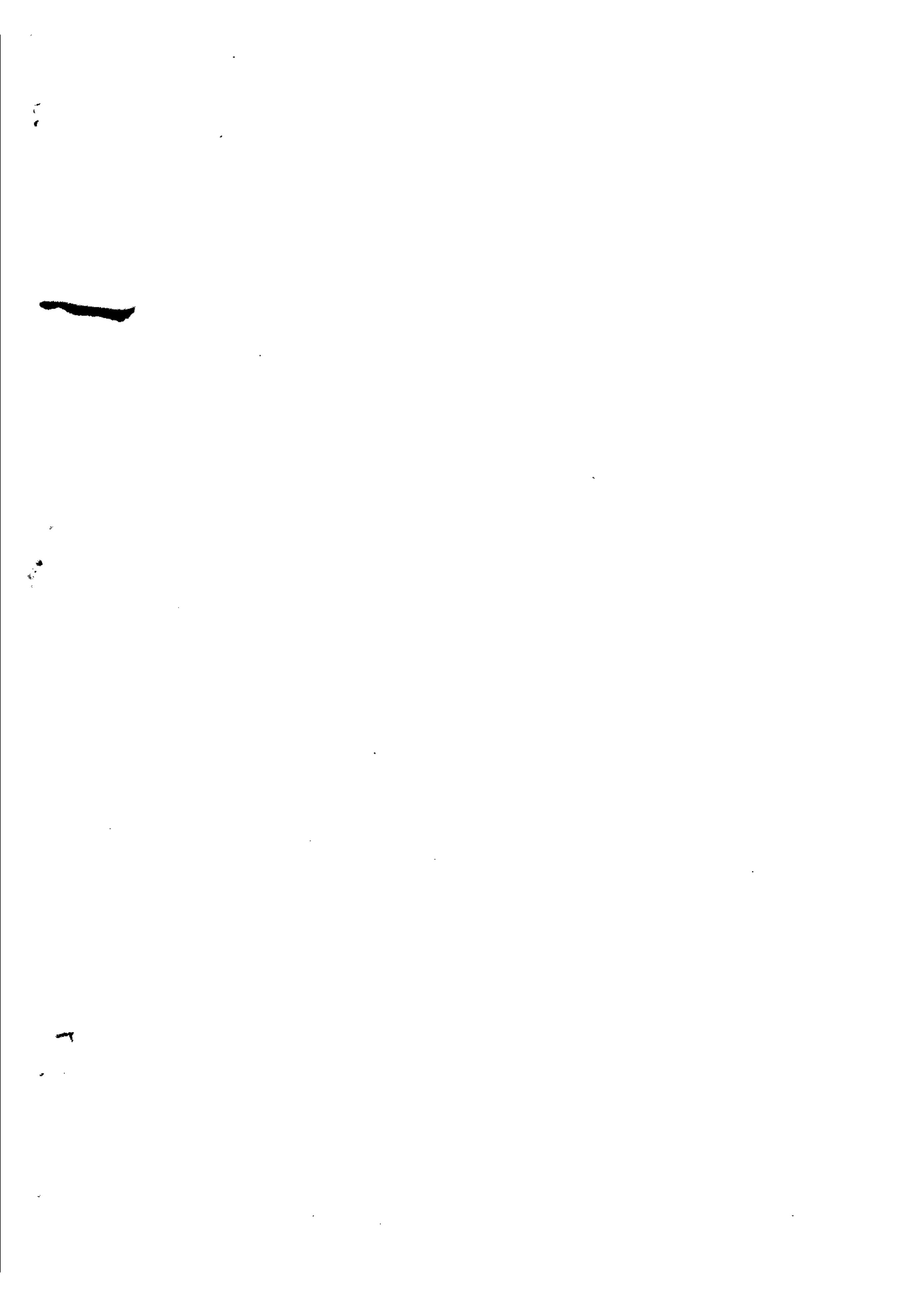
在爲民主殉身以前三小時，在最後一次講演中，一多先生憤怒地指出「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了，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是的，我們要含淚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靈，繼起的不是千百個，而是以萬計百萬計的全中國人民！

一多先生行一，名家驊，進清華學校時更名多，又加爲一多，湖北浠水人，享年僅四十八歲。



暗殺事件經過



一 電訊報導

（一）上海文匯報

（上海文匯報七月十二日昆明電）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民主同盟昆明負責人李公樸氏，於十一日晚偕夫人張曼筠女士於南屏大戲院看電影，九時四十五分電影散場後，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車至青雲街大興街坡脚停車處下車，由左邊岔道上行走，擬經大興街轉北門街口返家。不料剛下車，突被跟隨乘車之暴徒一名尾隨其後，拔出手槍，向李氏背後射擊一下，彈由後腰眼射入，貫穿左前腹而出。李氏中槍後，向前數步，高呼「我中槍了，救命」！當即倒地，時正十時半。因槍聲微弱，李氏高呼倒地時，其夫人方發覺，經附近市民及路過同學急救，送往雲大醫院醫治。

其時暴徒行兇後，即向青雲路西段逃逸，鄰近居民羣起追捕，至第三分局時，當被警員攔住，隨即捕獲，立予審訊。據兇手供稱：名李成業，二十二歲，四川人，住拓東路五十八號，航空委員會第十飛機修理廠機械士，已送警察局辦理。

李氏倒地後，由附近居民幫同救護，抬至雲大醫院，於十二日晨五時二十分逝世。臨死時，神志尚清醒，說：「此種手段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說完脚已麻木，並詢問時刻，即時斷氣。據主治醫師程一雄談：子彈由右背部射入，由左前腹穿

出，內腸擊穿三孔，腔中充滿鮮血，血逆流入胃，口吐鮮血不止。因流血過多，雖經注射血漿三百CC及盤尼西林，無效，於五時二十分身死。

（二）中央通訊社

（中央社昆明七月十五日電）昆市警局息，今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聯大教授聞一多偕子聞立鶴，由府甬道十四號民主週刊社外出，向北行進之際，突被一穿青色衣服，一穿灰色衣之暴徒兩人，開槍狙擊。聞氏父子，當即應聲倒地。暴徒向錢局街方向逃逸。崗警聞聲追捕不獲，在肇事地點檢獲大粒八彈殼一只，盒子槍彈殼三只，當經將受傷之聞氏父子，送雲大醫院救治。聞一多腹部中彈多發，於送醫途中斃命。其子聞立鶴，共中彈五發，計胸部左右各一，大腿中彈三發，一腿已斷。不能言語。市警局霍局長聞訊即趕到出事地點查勘，隨即加派幹員，追緝兇犯，分報省市府及警備總部嚴緝歸案云。

編者按：聞公子名立鶴，原電誤作「義和」，今已一律更正。

二　新聞通訊報導

李公樸先生受難詳記

沁　輯

昆明已到雨季了，天色陰晴，霪雨綿綿，每當夜裏，幾無不下雨，不悽涼、不恐怖，黑

夜茫茫，人心惶惶。六月間軍警特務，每日往各處搜查，翻箱倒桌，拔地板，掘地洞，荷槍實彈，來勢兇狠。七月初則謠言蠭起，一說要打了，一說要殺了，街頭巷尾，談虎色變。夜深人靜，常常有便衣武裝，黑影幢幢，押人過街，夢裏稀聞槍聲，有說槍斃土匪，有說解決部隊，眞相如何，老百姓不得而知。特務機關則散放謠言，沿街貼壁報侮辱民主同盟，特別是對於李公樸先生。李先生由渝去昆是預備擔脊夫過的，但上海生活程度太高，房子又無辦法，只得拖延下去。七月初就有謠傳特務機關對李先生有所不利，朋友們有勸他走的，他說：「我準備好了，要殺我，到別處也可以殺的。」有一次李先生問他的夫人：「假使我被打死了，你怎麼樣？」夫人說：「你怎麼想到這些呢！」然而，七月十一日，不幸的日子終於來了。

那天晚上七時半，李先生和夫人張曼筠女士同出去有事，八時事畢，回來的時候，順便往南屏大戲院看電影，九時四十五分電影散場後，徒步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車。隨即有穿黃色軍服及便衣數人，跟蹤上車，李先生和夫人坐在汽車中部之旁座上，他們兩旁各坐一着黃色軍便服之青年，有一個則頭髮斜遮左眼，在他們斜對面則坐一摩登女人，旁亦坐一着黃色軍便服之青年，此外車上尙有着黃衣者數人，餘均爲普通人。車至青雲街大興街坡脚停車處下車，首先是幾個普通人下去，繼之，李氏夫婦下去，跟蹤而下的就是那個摩登女人旁邊的黃制服青年，繼之是三個普通人，最後那兩個坐在旁邊的黃制服青年。這時，正在下雨，燈光暗淡，看不淸周圍的情景，李先生走在前面，剛要下坡，即聞微歉一響，李公樸先生中彈了，彈由腰眼射入，貫穿左前腹而出，公樸先生倒下來了。李夫人趕到前面去，扶着他說：「

怎麼又跌了呢。」李先生神智尚清，在泥濘裏呻吟着，高呼說：「我中槍了」，李夫人這才看見李先生的腰上都是血，而且不斷的向外流，她情急的大聲呼喊：「捉人吶，槍打人了」！這時兇手才回頭向青雲街逃跑；市民們都出來了，在第三分局門口，兇手給捉住了，就是坐在對面的那個黃便服青年。李夫人在細雨濛濛中抱住了公樸先生，眼淚流下來了。時正十時半。公樸先生呻吟着，正巧雲大有幾個同學打那兒經過，看見躺在地上發抖的人正是他們最尊敬的導師李公樸先生，他們撲上去，扶起先生的頭，李先生慢慢的應道：「你們來得正好，快想辦法！」又說：「我要坐下來，」這時雨正悽迷的下着，水滴淋着先生的傷口。不多久抬帆布床的同學來了，大家把先生抱上去，抬着向雲大醫院走去，一路上先生呻吟着；到了醫院，即刻檢查，子彈是從後腰射入的；洞穿腹腔，至右腹穿出，血完全流到腹腔和胃裏。一個醫師悄悄的說：「嚴重得很，和潘琰一樣。」

打了好多麻醉針，止不了這特種子彈所給予人體的創痛，醫生們決定立刻施行手術，但是，並沒有用處，腸蓋已經擊穿好幾個大洞了，其中兩洞，口徑超過一吋，血像自來水一樣向外突射，李先生因爲失血過度而近於昏迷的喘着氣。手術室裏也到處是紅紅的血滴。醫師們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挽救這一個偉大的民主鬥士，灌輸三百CC血漿，注射盤尼西林和打強心針，李先生一時迷胡，一時又較清醒，他睜開眼來痛罵着：

「無恥……無……恥……」

痛楚使他咬緊牙關，他喊着：

「完全爲了民主！完全爲了民主！」……

李夫人陪伴在他的身邊，用發熱的臉貼着李先生的額角。外面近三點了，子夜寂靜，窗外一片黑暗，室內充滿了緊張和悲憤，漸漸的，李先生的呼吸逐漸短促了，他還勉力的睜開眼來，對站在面前的朋友說：「我早就準備好了！」但是聲音已經很微弱了。

李先生昏迷了半個鐘點，突然較清醒的問：

「外面什麼時候了？」

「五點，天快亮了。」

他疲倦的閉上眼睛，不再講話了，最後一次，鮮血從他的口裏流出來。就在這天剛要亮的時候，李先生離開我們走了。

李公樸被刺前後

禾中

（一）一座恐怖城

昆明的氣候好，常常會引起到達昆明的「外省人」讚美　美昆明「四時皆春」，沒有冷酷的冬天。可是就在這個雨季中，先後就給人們帶來了嚴重的恐怖與災難。先之以一連串非法搜查，繼之就施行恐怖政策，公開殺人。十一日晚李公樸被特務槍殺，十五日下午聞一多教授及其公子又遭特務狙擊。聞公子是去迎接父親，中途相偭，伴隨同行，見其父親倒下，立即俯身救護。不料特務滅絕人性，竟又對聞公子連發數槍，至今奄奄一息。醫生診斷，救治已是盡人事，不死也將成殘廢。青天白日之下，軍警森嚴之區，特務任意殺人，來去自

出，無法無天，有如費孝通教授所慨嘆的：「這是什麼世界！」據說特務機關最近新到大批人馬，預定有所謂「個別消滅、局部清掃」的計劃，以後還可能繼續有新行動。這座「四時皆春」的西南名城，現在不但毫無春的氣息，已被反動派攪成爲恐怖的危城，而使人人感覺自危了。

（二）謠言攻勢

遠在今年四五月間，特務機關就放出遠在延安的艾思奇已經回滇的空氣。「良心話」的昆明版——「新中國」，首先公開發佈這個謠言。隨即特務機關又暗地懸賞緝拿艾思奇，並向艾思奇：昆明的親戚舊友，到處尋求蹤跡。據說曾有一個艾思奇的舊時同學，被特工偵悉，詐以五十萬，哄[illegible]供出艾思奇的住址。又有一個艾思奇的親戚，竟因特工威逼不堪，精神飽受刺激，結果胡言亂語、成了神經病。李公樸此次來昆以後，近日樓一張反動壁報，差不多每期都以他爲主要材料，不是說他帶來美女若干人，鈔票若干萬，到昆大肆活動，就是指[illegible]某日在某處糾衆開會，準備暴動。所有這一切謠言攻勢的陰謀，今日的事實，已經全部證明得最清楚不過了。

（三）舊陰謀的新花樣

李公樸被暗害以後，官方控制的報紙，全無詳確的報導。到了第二天，昆明街頭就出現紅紅綠綠各式各樣的標語，還有一種油印的啓事。這些標語和印件，除了「打倒共產黨」，「撲滅共產黨」的那套囈語而外，千篇一律，誣賴「李公樸被暗殺，是艾思奇主使的」、「李

公樸是共產黨殺死的』，要求『民主同盟趕快起來，打倒共產黨，爲李公樸復仇』，下邊署名『滇南反共大同盟』。作僞心勞日拙，章法也愈來愈奇，到了十六日的早上，街頭又出現一種所謂『中共駐滇支部』的通告，說什麽李公樸因爲叛黨關係，奉延安毛主席命令打死云云。大家記憶猶新，去年一二．一事件以後，那些劊子手們曾自拉自唱，演過一齣『姜凱案』的醜劇。反動派也眞太不長進，翻來覆去，還是只有這一套挑撥離間，陰謀誣陷的卑劣手法。其實一切謠言，是逃不了人民的雪亮的眼睛的，這些舊陰謀的新花樣，又還能欺騙過誰呢？

（四）『倒搭一把』

昆明軍警林立，戒備森嚴，特務公開行兇，無人干涉，所謂『職專治安』的治安機關究竟所爲何事？李案發生之後，兇手被該管分局警察捕獲，據一個讀者投人民壁報的來信中，說到當即有一軍官模樣的人，跑了進去，馬上就有警察出來驅散外邊的觀衆，其中顯有文章。官方消息，躲躲閃閃，多方預留伏筆。後來，某部一面發表一個談話，爲早已換包的（據聯合增刊讀者消息）兇手李成業脫罪，說他『堅不承認，又無武器』，一面發表一封致民主同盟滇南支部的公開信，對於一經貼出，就被特務撕毁的壁報，反而妄肆指責，並提出無理的恫嚇，『事關誹謗公署名譽，法有懲處明文』。這是推脫責任倒搭一把的辦法。至於另一些紅紅綠綠專門造謠的東西，就在他們的保護之下，到處張貼，通行無阻。到了聞一多又被槍殺之後，某部才又經過官方通訊社發表一個登報懸賞百萬緝兇的官樣文章，但是找遍昆市各報，也見不到正式文告的片紙隻字，所以即使迫不得已，勉强裝模作樣，事實上又是破綻百

出，顯出一副醜恥相來了。

（五）『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反動派正在昆明笑着，得意的說，聯大搬了，各學校都放假了。哼，這還不是老子的天下。但是目前的昆明，雖被一種兇惡的恐怖威脅着，而人民心頭蘊蓄的怒火，却一天比一天加强。李公樸死後，成羣的青年，前往弔唁，絡繹不絕，治喪委員會在雲大舉辦一次演講會，到會的人，就有三千多人，昆明各界，現已組織李公樸聞一多血案後援會，將與反動派鬥爭到底。『最下等的暴力，絕對不能解決政治糾紛，反而使政治鬥爭益加惡化，而絕對達不到他的目的。』（張奚若）『這是結束的開始，公樸先生的血，在中國人民爭民主的歷史上，劃出一條新的界限，這界限無疑的是接近了光明。我哀悼公樸先生不能看到這光明的來臨，但是他的血本身創造了光明。』（費孝通）『我們的悲痛，我們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懷着一切的慘痛，背負着民族時代更大的災難，更堅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楚圖南）『公樸先生實際上沒有死，而行將死去的，是一切違反民主精神的惡勢力，這不止是信念，也不止是希望，而是事實擺在目前，朋友們可以無須哭泣了。』（潘光且）

聞一多先生死難詳記

趙銘

「我不出去，何以慰死者！」

當七月十一日晚上十時，李公樸先生被剌殞命的消息證實以後，民盟滇支部的主要負責人，即處在風聲鶴淚、生命危殆當中，不能公開露面。聞一多先生是這次暴徒暗殺計劃當中的第二個對象，遠在昆明「一二·一」慘案時，反動派就傳言要用四十萬現鈔來購買他的頭顱；現在他是民盟中央執委，兼掌滇支部要職，他明知面臨空前陰惡的生命危機，但詩人的澎湃的熱情，使他拒絕了家屬和友好的忠勸，他為了戰友的慘死、為了民主的前途，毅然決然，挺身而出，來處理李先生的善後，向社會人士振臂高呼，提出控訴，並且繼續主持滇省民盟支部的工作。當局勢極度危險的時候，聞夫人的心臟病復發了，她憂心如焚，再三阻止聞先生外出，有一次她拉住了聞先生的衣角說：「我的病已經不能治了，萬一你再遭反動派毒手，丟下孤兒弱女，誰來安排？怎樣得了？……」聞先生長嘆良久，對她說：「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諸事不能進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萬一身遭不測，後事我也顧不得了……」聞先生說話的時候，握拳頓足，非常堅決。他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因為真理是永遠存在的！」

十五日下午一時，李先生治喪委員會請李夫人張曼筠女士在雲大至公堂報告李先生死難經過，聞先生是親臨主持的，當李太太哭不成聲，報告不下去的時候，憤怒的跳上台去的也正是聞一多先生；他用强大的聲音，震盪着三千個聽衆的心靈。他挺起胸膛爆炸出更大的悲憤，他無畏的喊着：「在這裏有沒有特務？你們站出來，你是個好漢，有理由，站起來講！」當時台下散佈着不少便衣特務，但是沒有一個敢站起來的。聞先生說：「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

散會後，聞先生卽往府甬道民主週刊社出席民盟滇支部爲李公樸先生被害招待記者會。會上聞先生詳細證述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政協決議，發動內戰的經過。這時，記者當中有好幾個是某報派出來的僞裝特務；聞先生是正直的人，他毫無介意。最後，他回憶起一件往事來，感慨的說：「我們對國民黨決不是毫無原則的一貫地反對的，當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我們都對國民黨懷抱着極大的希望，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遺像，就是我學習試畫的。……」

「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

四點多鐘，招待會剛要結束，聞夫人差她的大兒子聞立鶴來接他的父親回去。當時在府甬道西倉坡一帶已經滿佈特務了 聞先生父子出來時，正五點十分，街上行人擁擠，陽光斜射，不料走到距西倉坡聯大宿舍僅十步遠的地方，後面追上來兩個穿青便裝的暴徒，「命令」聞先生「站住」；當卽連續開槍，其中一彈正中聞先生的頭部，支撑不住，倒下來了。立鶴就馬上伏在他父親的身上，連說：「你們不要打他，打我吧！」那兩個暴徒又發了兩槍。立鶴本來想回去喊人的，剛翻起身，但一看兩條腿上已經有血流出來，才知道自己腿上已中槍了。兇手接連又向他放了三槍，這三槍都打穿了。他只好裝死，這時他們父子都橫着成一個丁字形，兇手怕聞先生沒有死又開了五、六槍看看不會活了才心滿意足的走掉。

家裏人跑出來時兇手已經逃掉，於是借了一個行軍牀把聞先生送到雲大醫院，立鶴沒有牀可拆，只好放在洋車上送了去。這時地上流的血弄起來足有兩大碗。聞先生的腦漿也幾乎流光了。

聞先生到醫院時早就不救了，他臉色慘白，身上全是血漬，兩眼閉着，從他的胸部取出

來的子彈，都是頭上開花的，和普通的槍彈不同。

聞先生曾經對至公堂的三千個羣衆說過：「每個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回來！」現在聞先生也不再跨回聯大宿舍了，他和李先生一同走了，永遠的不回來了……

「安眠罷！我們會替你復仇的」！

聞先生的屍體寂寞的停在雲大醫院裏。

聞夫人的心臟病嚴重到昏迷狀態了。

聞立鶴的一隻腿斷了，胸部彈孔纍纍，生命危殆，

聞先生的二個小女孩子——聞名和聞翱倚在醫院的門上，孤苦伶仃的流着眼淚……

這是有太陽的大白天，這是人間……

昆明在羣魔亂舞當中。民盟滇支部的負責人，和美使館接洽以後，都集中館內，暫請他們保護。聞先生的屍體，就這樣擱在雲大醫院有三天之久，無人照料。到十八日才由梅貽琦，雷海宗，査良釗等數人草草的給火葬了。聯大當局關於治喪的事，只讓他們自己辦，而不邀別的朋友參與或幫忙，總之盡力避免政治關係。

本來發出的葬啓上，是正午十二時舉行火禮的，而其實却在早晨九時便匆匆的舉行了。當參加送葬的羣衆，到達雲大醫院時，火殮將要完畢了。聞先生生前的好友，也沒有一個能夠在場。當天微風絲絲，陽光黯淡，四圍寂然無聲。聞先生在悽涼裏面就這樣地焚化了。

聞太太曾經堅决主張將聞先生葬在聯大圖書館前面，和「一二・一」慘案的四烈士同在

；因爲他們都是爲反內戰爭民主而殉道的；然而校方却毅然拒絕。更使人痛心的是聞先生的骨灰，現在也沒有什麼地方好放，東也拒絕，西也拒絕，目前只好放在和尚廟裏。……

聞先生死後，特務發出警告，一切追悼，紀念都要遭受殘酷的處置，但是，在昆明，無數受過聞先生教養的青年，無數聽過聞先生演講的老百姓，全昆明有良心的人民，怒火升起了，他們眼裏雪亮，肚裏悲憤，人人都咬緊了嘴吧：

「安眠吧！聞先生，我們會替你復仇的！」　（七月廿日寄自昆明）

聞一多怎樣死的（一位友人寫給他一位朋友的信）

彈丸從兒子的肺中穿過，進入父親的肚裏

……此間的事想已知道了。

十一日李公樸先生被狙後，就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十五日晚，明上街回說：「我告訴你個不好的消息，西倉坡聯大宿舍前面有兩灘血，聽說有兩個人被打，被打者已經抬走了，我想進去看，卻見大門緊閉，只好悵然回來了」。我們心裏都明白，大概是什麼人又被打了，但還希望着，只是受傷就好了。第二天清早趕緊買了兩份報，昨天所揣想的果然不幸而猜中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匆匆地招呼了孩子吃完早飯，就跑到雲大醫院去，當時聞太太緊緊的拉　我的手，痛哭不能成聲，只喊「黑天呀黑天」！我竟說不出什麼安慰她的話來，懾怯地湧着眼淚，陪着她哭了一場。旁邊陪侍她的幾個學生，和她的兩個小女兒也哭成一

團、我眞慚愧，我不應該如此地引她傷心，這就是控訴，淚的控訴。我又走到聞立鶴的病房前面，見門上貼着「病人傷勢沉重，請勿入內探視」的紙條，雖然有人開門請我進去，我想還是不去吧，打擾了他更不好。遲疑了一下，決定不去看聞立鶴了。他活在千萬人的心中，以後隨時隨地都有他的蹤影。

下午，沈太太到我們家裏來，說起昨天的事。她說，她那時剛上街回來，走過西倉坡，就看見離宿舍大門兩三步遠，地下躺着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抱着他正在哭，仔細一看，原來就是聞先生和聞太太。其時聞立鶴已送醫院，大家忙着勸聞太太，把聞先生也抬送醫院，其實這時聞先生已經死了，不過不敢告訴聞太太就是了。這天晚上，宿舍裏大家都吃不下飯，孩子們也沒有嘻笑了，都感到黑暗的緊壓，迫望着明天的來臨。

聞立鶴是怎樣傷的呢？他們已經警覺了，所以他隨時都跟着他父親。這天是他接父親回來，走到門口，一彈正中聞先生的頭部，當即倒地，立鶴即伏身在聞先生的身上，並說：「你們不要打他，打我吧！」那兩人（我說他是「人」！）又連放五槍，二槍中立鶴腿，三槍中胸部，那彈丸從兒子的肺中穿過，進入父親的肚裏。立鶴進醫院後，神志漸清，問起他的父親，有人告訴他已經死了。他只說：「唉！我對不起父親，我沒有保護他！」聞一多有了，聞一多不死！立鶴不獨是位戰士，他還是個孝子；中國怎麼有這些好人，中國怎麼又有那些壞人？

我們談起這事，明也眼圈紅了，放下碗，就走進房去了。我知道他是去揩眼淚的，他怕我看見。

我想這事如果發生在宿舍裏面則更好，讓那些做了父親的、有了孩子的人親眼來看，誰無父母？又誰無子女？

事情發生後，校方尙無表示。

悲哀和憤怒



李公樸夫人給沈鈞儒先生的信

陶老：

本預備全滬於七月底到上海，想不到今天他竟遭毒手，永遠不能同上海的朋友們見面了。真令人痛心之極！我希望他的死能換來中國的和平，民主與安定，並希望朋友們能用一種事業來紀念他。他的屍體於今日（十六日）上午十二時火化，骨灰擬帶滬交朋友們處置。我知道你一定悲痛萬分，尚祈為民主前途珍攝。

料不到公樸的屍體尚未火化，就在昨晚（十五號晚）聞一多先生又遭槍殺，當場死了！昆明愛好民主的朋友誰不為他們的死而痛哭？心亂得很，再寫不下去了。專此敬祝

健康！

附上照片五張

曼筠謹上　七月十六日

聞一多夫人給兩公子的信

立雕立鵬兩兒：

事情竟然有這樣出人意外的！你父親在十五號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在西倉坡宿舍附近被刺，不治逝世。當時留昆的家中老小都極悲痛，後來細想，事情既然如此，只是悲痛也無濟於事。你大哥當時也受傷，現在雲大醫院治療，我的心臟病也發了，但經醫生細心診治，

已漸平復。這些事情雖都是我們的最大的不幸，但是你們兩個也不要過於傷心，過去的已經是過去了，我只盼着將來吧！我將來的希望都寄託在你們兄弟姊妹身上。你們無須來昆，且在重慶等候着消息吧！你父親的喪葬等事，都由你父親的好友黃子堅查勉仲幾位先生妥善辦理，希望你們放心。

祝你們特別珍重！

你們的母親高孝貞字　七月十七日

誰殺死了我的爸爸?!

聞立鵰　聞立鵬

今天（十七）早上，我預料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了，想不到一翻開報紙，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似的；爸爸在昆明被暴徒槍殺了！哥哥立鶴也身中五彈重傷了！看到這里，弟弟哭倒在我的身上，我的熱淚也湧眶而出……青天白日之下，慈愛的爸爸竟被暴徒殺死了！

爸爸、媽媽、妹妹們原定十三號那天來重慶，和我們一同飛北平的。後來因李公樸伯伯被刺的事情，他忙着在昆明料理喪事；另一方面也因爲那天沒有班機，所以才沒有走成。上月二十號，當我們兄弟二人先由昆明來重慶的時候，他親自寫了一封介紹信，替我們在重慶找食宿的地方，我們走的時候，他還親自送我們到門口，一再叮囑我們小心身體。我們以爲爸爸很快會來重慶和我們一道去北平，想不到從此以後竟成永訣，再也看不到慈愛的爸爸了！

爸爸今年祇有四十八歲，如果不是被暴徒殺死，他是還能堅強活下去的。

爸爸是一個愛藝術和文學的人，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一向不大過問政治的。留學回國後，歷任武漢大學，山東青島大學教授院長等職，在清華任教十多年，年來在西南聯大教書。在抗戰後期，因爲目視國內政治的腐敗貪污，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才偶然應聯大學生自治會的邀請，走出書齋，仗義直言。他的演講很受學生的歡迎，但也遭到某些人的痛恨。在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就有人揚言要以四十萬收買爸爸的頭，但爸爸聽了不以爲然，可是今天，他們硬是這樣做了!?

我們是三兄弟兩個妹妹，連媽媽與姨一共七個人，都靠父親一點薄薄薪水維持生活，爲了補助家庭收入，爸爸在課餘替人刻圖章，夜以繼日的刻，我們晚上睡了覺，他還弓着背刻，有時候他刻得眼睛發痛了，躺在床上連眼睛也睁不開。他是經常這樣給生活重担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們家裏生活過得相當苦，大哥立鶴在聯大唸書，我們四弟妹在聯大附中唸書，都靠爸爸一個人供給。媽媽身體很弱，害心臟病，爸爸很鍾愛我們，他常常節衣縮食的讓我們有進學校的機會。

現在爸爸死了——慈愛的爸爸被暴徒殺死了！哥哥也受重傷了！身體衰弱又害了心臟病的媽媽，她是多麼的痛苦和難過，今天中午聽馬大猷伯伯從昆明來說，媽媽曾幾次暈過去，不省人事！

前兩天我聽到李伯伯被殺害的消息，心裏很難過，想不到暴徒的魔手又奪去了我慈愛的爸爸，從此我們兄妹五人變成無父的孤兒了。誰殺害了我慈愛的爸爸？誰毀滅了我溫暖的家

疑？爸爸生平沒有和人結下私仇，爲什麼有人殺死他？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是永遠記在我們的心靈上！寫到這裏，我的手在顫動，我的淚在洶湧，我寫不下去了……。

我們含着眼淚，忍着悲憤，要向社會人士和全世界人士控訴，請主持正義，要政府立卽緝拿凶手和幕後主持人，替我爸爸報仇……。

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痛書於重慶聯大臨時招待所內

一封血的家書

聞家騄

××兄鑒：[illegible]

近數年來，一哥致力於民主救國運動，反對內戰，呼籲和平，致爲黨國所忌，於本月十五日在昆於返寓途中被刺身死，時立鶴姪偕行，亦中彈重傷，命在旦夕，弟遽道聞耗，痛極，憤極，恨極！

近數年來，由於郵電檢查，新聞統制以及蒙蔽混淆的宣傳政策之推行，一般對於民主一詞，往往缺乏一種正確的了解，諒兄等亦不能例外；今願就此點略陳梗概，一則以明此次血案之背景，再則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什麼叫做民主呢？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名詞，牠的內容是要在政治方面爭取自由，在經濟方面爭取平等；牠是獨裁的反面，專制的對頭，法西斯主義的眼中釘；牠是目前中國受壓迫被剝削的廣大的人民的一致的要求，因此也就是復興中國唯一的道路

•自抗戰以迄今日，國內外開明進步的人士，對於所謂民主運動，莫不深表同情，熱烈贊助。一哥以一書生而參加工作，動機純正，手無寸鐵，按諸人情法理，決無死罪，而竟死於暴徒特務之手，令人痛極，憤極，恨極！

民主運動是由團結無數的民主份子的意志與熱忱而形成的一種力量，其成功與否，決不繫於一二人之存亡。這次的打擊，雖說嚴重，但民主運動不見得就從此一蹶不振，相反地，一個人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這種卑鄙下流的行動，只有加深全國人民的憤怒，憎恨和輕蔑，使民主運動今後在中國得到更廣大的同情而愈益強大起來。總之，血是沒有白流的；一哥雖死，一哥的精神永遠不死；雖然散佈種子的人被殺死了，可是種子畢竟散佈在土裏面了，而這就是民主運動必然要成功的一個強有力的保證。

本日報載他的遺體已於十八日在昆火葬，但願他從此安息吧！不過我們要知道，假如我們對此次血案的背景以及他死難的意義不能把握着一個正確的認識，他還是死不瞑目的。

匆匆問候　安好！

弟家駟上　七月十九日北平

向國人呼籲，向世界控訴！

聞教授公子招待記者

聞一多先生兩公子立鶴、立鵬於七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在渝招待各報記者。招待會上，異乎平常的顯得非常沉默，來的每個人都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哀戚的注視着站在門首一高一

他的小主人肅立着等待客人。一會，聯大教授馬大猶、馮式權、葉楷教授來了，招待會開始。

聞立鵰首先立起講話，他還未開口，不禁眼睛一下紅了，他說．「諸位記者先生，我現在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才好，我父親聞一多先生，暗殺死了，他爲什麼死的，我想在這裏簡單的說一下。我父親是專門埋頭做學問的人，他過去從不關心政治，閉門研究古書，有兩年，他甚至連報都不願看。但是，我父親是有良心的，抗戰後由北平到昆明，他親身看到好多令人痛恨的黑暗不平的事，他才開始轉變，認爲中國政治非改良不可。後來他認識了好多很好的教授，更增強了他的自信，於是他談到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學校內學校外都經常請他演講。因爲他平日學問人格都爲學生及社會人士所尊敬，所以他的話很有影響。由於這原故，昆明的特務把他恨入骨髓，常常宣傳他是共產黨，貼標語惡毒的罵他。特別是昆明一家叫「光明週報」的，幾乎每一期都有罵我父親的文章。所以這次我父親的被殺，是與他從事政治運動，要求民主和平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特務們恨我父親，才用這種暗殺手段對付他。我父親死了，我固然傷心，但我知道我父親是爲人民而死的，所以我還鼓得起勇氣向好多人講話。到現在昆明的情形我全不知道，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一封信，一個電報，只從報上知道哥哥傷勢很重，媽媽進醫院了。諸位記者先生，這是一個有計劃的暗殺，背後一定有人主持，我們要求懲辦兇手。」他講到此，再也撐不住了，他頭昏，面色慘白，他說不清楚，他停下來，坐下。所有的記者們眼睛濕了，會場是死樣的寂靜。他稍爲休息了一下，又勉強站起來，他的聲音更顫抖，「記者先生，我只要求你們主持公道，我父親爲了人民爭民主，爭和

平而死的，我想凡是有良心的任何人都不會拒絕我們的請求的。」他再也講不下了，「我眼睛看不見東西，原諒我。」他坐下俯在桌上，他悲痛得快要昏厥。

一個剛唸完初中二，十四歲的小孩聞立鵬，在他哥哥講話時，他難過得已有些支持不住，現在他站起來，零亂地說：「我們兩　兄的控訴　，感謝各個報把它登出來。但奇怪有些報沒有登，說是共產黨打死的，我說一定是特務打死的，因為過去昆明就有大官出四十萬收買我父親的」。……我痛恨的不是那些拿手槍打死我爸爸的人，而是那些在背後指使殺死我父親的人。我一定要報仇，但我不會拿槍去殺人，我要跟我爸爸一樣為民主和平不斷的奮鬥！」他講到此，一下哭了，他再也不能重新講話。會場是充滿了沉痛憤怒與悲哀，長長的沉默，長長地沉默。

最後記者們問馬大猶教授，他雖是匆匆，好些事也不清楚。他只就他所知當地的情形說：聞先生父子在府甬道被暗殺，鳴槍十多發沒有人聽到，倒很奇怪（記者按：昆明警備司令部隔得不太遠）。其次兇手暗殺後，可能有兩條路逃去，一是向翠湖方面，一是向大西門方面，但這兩個地方都比較熱鬧，人很多，而警備司令部即在翠湖，兇手從這些地方跑掉，也很奇怪。

聞一多教授兩公子致書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大使先生：

聽說你是我父親生前的朋友，因此我們兄弟二人在抑着悲痛的胸懷，寫這封信給你，向

你報告先父被刺前的一些事實。

關於先父聞一多在本月十五日被刺逝世，家兄同時中彈五發，身受重傷的情形，相信你已在報紙上看到了，先父是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向來是抱着「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而從來不過問政治的人，一九四三年秋天，他因為目覩中國戰爭接連失敗，政治日趨黑暗，物價不斷高漲，同時他從軍的姪兒（在教導團）在經過昆明時向他哭訴軍隊裏的黑暗和腐敗，使他深受刺激，他閉門深思了一個星期，終於站起來為爭取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而努力，他加入了民主同盟。

他雖然加入了民主同盟，但由於他的性格和生活的忙碌，他的政治活動，僅限於常常應邀出席學生自治會所舉辦的時事講演會，和偶然發表一些不滿中國政治腐敗的文章。

在去年十二月一日昆明發生了屠殺學生慘案以後，他與廣大的學生站在一起堅決要求嚴懲主兇（略），他要堅持中國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過安定而幸福生活的希望，他終於在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半在昆明被暗殺了。我們的大哥立鶴，因為要救護他，也同時身中五彈，受了重傷。現在還在醫院，我們的母親因悲傷過度，心臟病復發，也進了醫院療養。

我們兄弟兩人爭先來到重慶，準備與先父等一同返回北平的，但在目前還已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事情了。我們兄妹五人，已成無父的孤兒了。我們悲痛和憤恨的情緒，簡直不能用文字和言語表示出來。（略）

目前我們和全中國的廣大人民，已經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嚴懲暗殺先父的兇手和幕後主使人，保證人民基本人權等要求。現在我們兄弟二人備將先父被刺殺前的事實向先生報告，並

懇切希望先生促進中國從和平走上民主的努力，能在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奮鬥下獲得成功。祝你康樂。

聞一多次子聞立鶴　三子聞立鵬

（附）聞一多教授最後一次演講

白衣

是在李公樸火葬的前一天，李公樸治喪委員會請李太太張曼筠女士和聞一多教授在雲大講演。

公樸被特務暗殺，重傷逝世後，張曼筠女士粒米不進，身體發微熱。可是治喪委員會的人去請她出來講演時，她慨然答應了。

十五日的下午一時，雲大至公堂擠滿了人，為了防止特務的搗亂或暗殺，前面幾排全是女來賓的座位，後面才有男來賓的。

張曼筠女士上了台，下面聽衆看到了她因傷心過度而憔悴的面容，每個人都咬緊了牙關，怒火在胸中强烈的燃燒。

她一面說，一面啜泣，很快的，台下的人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特務外，都忍不住的流了淚，有的牙關咬得更緊。

她說：「李先生這次來昆時，也是站在這個地方和同學們講話的，想不到今天他已和我們永別了！」

「關於李先生對於死的觀感，」她壓抑住過度的悲傷，時斷時續的說：「他在未死前講過，他覺得，要參加鬥爭工作，必須要準備了死的精神，否則，就不能堅持下去。」

「這次，他說較場口的打，不算什麼事。他對我說，馬寅初這麼老的先生，隨時準備死，買了一口棺材在重慶，爲救人民，爲同胞，隨時準備死。所以李先生就說：「像他那麼老還那樣，我們年壯的人，也隨時準備死。」」

「他說過，『我跨出了門，是否能跨進來？』」一陣過於強烈的悲痛，使得她不能繼續下去，然而，她終於用力的把它吐了出來：「他已經有了預感，他已經預感到他隨時可以死。有一次，他問我：「我死了，你如何打算？」……」她伏在桌上，蒙住了臉孔，整個禮堂的人都隨着浸入悲憤裏，終於，她咬着牙根，緊握住拳頭：「我的心里有一個打算：假使他有一天死了，我一定跟在他的後面，追隨他的精神去幹！他的精神不死！有這麼多的青年追隨着他……他是我的好丈夫，又是我的好朋友，對於婦女運動，他素來鼓勵我。……」

「他一個人死了，可是精神不死！」

她狂號着，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最後，她看看下面那麼多的聽衆後，她咽噎着淚水：「我不能再講了，感謝諸位。」

接着，聞一多教授走出來講話。他壓抑着悲憤，強裝出鎮定的口吻開始說：「這幾天來，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

接着是強大的聲音：「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該遭這樣的毒手？他不過是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他所說的所寫的，也無非是善良的中國人民心里想說出來的。大家都有筆有嘴，大家都說啊都寫啊！爲什麼用槍來打人家？用暴力來摧殘人家？」

爆炸出更猛烈的聲音，聞教授挺起了胸膛無畏的喊：「在這里，有特務沒有？你們站出

來，你是個好漢的話，有理由，站出來講！」（可是，只配做卑鄙的事情的特務，卻不敢正大光明的站出來講話。）「打了人，殺了人，還要誣蔑人。說李先生是土神（流氓），是共產黨，ㄔ！無恥！無恥！」

「李先生的死，是某一個人的無恥，正是李先生的光榮。」

接着，他降低了聲調，憶沉的敘述着：「李先生曾在昆明長時期的領導民主運動，結果是還回到昆明來貢獻出他的生命。還是李先生的光榮，也就是雲南人的光榮，雲南省有着光榮的歷史，遠的，如護國運動不說，近的，是「一二·一」四烈士和李先生的死。」他很崇敬的，頭望着上面說，「在「一二·一」，新的戰士，貢獻出了生命，在最近，像我這麼大年紀（他扩摸他的鬍鬚）的老戰士——李先生，也貢獻出了生命，現在還我們這麼大的人也流血了。還是我們大家的光榮。」

他再也忍受不了，他沉痛地呼喊：「為什麼大家都是人，你的心為什麼偏偏這種想法？」他的　裏滿是憤恨：「這是末日來了，他們怕了，他們要造成恐怖。其實這正是他們的恐懼，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瘋狂行為，就是因為法西斯强盜恐懼人民力量的强大。」

他鞭撻着那些卑鄙齷齪的靈魂：「特務！你們想想，你們身邊還有幾個人？你們這種做法，以為別人可以不存在，可是，別人卻還是存在！因為眞理永遠是存在的。」

他更一次堅定地說，「反動派的無恥，正是李先生的光榮！」對於時局，他是抱着相當樂觀的態度的，對於司徒雷登，他說：「他知道眞正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的。」他認為司

徒雷登的使華，反映出美國反動派的勢力，又一度的被駁下。

滿懷着信心，他說：「一二•一」四烈士的死，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現在，反動派否認了它，這次李先生的死，應該是促進政治協商會議的再開會。我們想還是辦得到的，並且，我們一定要辦到！」

「反動派在那里用各種詭計挑撥我們。告訴他們，這沒用的，聯大搬走了，各學校放假了，今天，來開會的就有幾千人，我們的力量還是這麼強大！」

最後，他無畏的說：「每個人都會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

這是聞先生的最後一次講演，就在他說過這些話的三小時後，他光榮的倒下了，「他貢獻出了他寶貴的東西。」眞的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這篇講演中，對李先生讚揚的話，今天我們就要移來讚揚青年人的導師——聞一多教授了。

（七月十六日聞教授遇難後追記於昆明）

弔唁和慰問

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唁電

聞夫人高孝貞女士禮鑒：報載聞同志被害，並波及長公子，瀾獲悉之後，憤慨萬端，莫可名言。當權者對付民主人士，其卑劣殘酷，至於此極，殊堪痛恨！除已專電南京民盟總部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外，並已專函蔣主席切致責問，同人等對此事件，亦難再忍，至望勉抑哀思，竟其未成之責，俾世兄妹能承先人遺志，國家人民有光明之一日，一多同志當含笑地下，其餘一切另請潘大逵同志代爲致達。

張瀾（巧）

民盟渝市支部唁電

曼筠女士鑒：

驚悉公樸先生慘遭暴徒殺害，此間同志莫不痛憤萬分，除電請總部向政府提出嚴重交涉外，並望節哀珍重，謹此電唁。

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叩

梁漱溟朱蘊山等唁電

昆明張曼筠先生禮鑒：驚聞公樸先生遇害，悲憤至深，誓以倖存之身完其未竟之志，用慰英靈，除滙奉賻儀五十萬元外，僅電申唁，務祈節哀。

梁漱溟　朱蘊山　周　民　辛志超　何公敢　李文宜
羅子爲　于去疾　葉雨蒼　陸欽墀　羅任一　羅涵先　同叩寒

人民救國會重慶分會唁電

昆明張曼筠先生禮鑒：驚聞公樸先生被暴徒殺害逝世，噩耗傳來，悲痛無極！公樸先生畢生爲中國民主運動及文化教育事業努力，蜚聲寰宇，萬人敬仰。際茲眞理不彰，光明湮沒之時，方期先生多方領導，拯人民於水火，迺彼無恥暴徒，窮兇極惡，出此下策，殊堪忿恨！！先生之死，實爲我全國廣大人民無可補償之損失！在渝同人，悲憤之下，尤當繼起先生遺志，爲和平與民主奮鬥，雖萬難而不渝。謹此慰唁，尙祈節哀爲禱！

中國人民救國會重慶分會叩

毛澤東朱德唁電

昆明探轉李公樸夫人張曼筠女士：

驚悉李公樸先生爲反動派狙擊逝世，無任憤慨。先生畢生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爲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實爲全國人民之損失，亦爲先生不朽之光榮。

毛澤東　朱德。午元

昆明國立西南聯大請轉聞一多先生家屬：

驚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爲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於成，特致慰唁。

毛澤東　朱德。午篠

中共代表唁電

張曼筠女士禮鑒：

驚聞公樸先生被特務暴徒暗殺，不勝悲憤。公樸先生之犧牲，必將激起全國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爭取和平民主運動的高潮，敝代表團誓爲後援。茲先電唁，并希節哀。

周恩來　董必武　鄧穎超　李維漢　廖承志叩。午元。

聞一多夫人禮鑒：

驚聞聞一多先生緊隨李公樸先生之後慘遭特務暴徒暗殺，令郎立鶴君亦受重傷，暗無天日，中外震驚，令人捶心泣血，悲憤莫名，眞不知人間何世！此種空前殘酷、慘痛、醜惡、卑鄙之暗殺行爲，實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歷史之紀錄，中國法西斯統治的猙獰面目，至此已暴露無餘。一切政治欺騙，已爲昆明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政治暗殺槍聲所洞穿，中華民國已被法西斯暴徒寫下了一個永遠不能洗刷之汚點。中國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無忌，猖獗瘋狂，實法西斯統治的最後掙扎，自掘墳墓。中國人民將踏着李公樸、聞一多諸烈士的血跡前進，爲李聞諸烈士復仇，消滅中國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與民主，以慰李、聞諸烈士在天之靈。敝代表團誓爲後援，茲先電唁，尚祈節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復。

周恩來　董必武　鄧穎超　李維漢　廖承志叩。午條。

陝甘甯邊府及參議會唁電

昆明探轉聞一多教授家屬鑒：

驚聞聞一多先生遭特務狙擊遇難，公子立鶴性命垂危，噩耗傳來，不勝悲憤。國民黨內反動派，妄圖撲滅廣大人民的鬥爭之火，竟不惜明目張膽，屠殺羣衆領袖實行暴力血腥統治，此種法西斯罪行，爲全世界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同聲反對。聞先生的光榮犧牲，將號召全中國人民，更堅決地爲獨立民主和平而鬥爭，一定走向勝利。謹代表陝甘寧一百五十萬人民敬致唁慰之意。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　副議長謝覺哉　安文欽

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副主席李鼎銘　劉景範　七月十八日。

(按)李公樸先生被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的消息，傳到延安後，各界均無限震悼。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劉景範，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謝覺哉、代表邊區百五十萬人民，特致電慰問李先生夫人張曼筠女士，和他的家屬。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與李先生在延友好柳湜、錢俊瑞、何思敬、艾思奇、賀綠汀、張仲實、江隆基也分別致電慰問。他們一致表示，抗議國民黨當局縱容法西斯特務罪惡行爲，並將繼承李先生遺志，爲中國獨立、和平、民主奮鬥到底。

中共四川省委唁電

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轉

張主席表方暨民主同盟全體中執委諸先生鑒：驚聞貴同盟中執委聞一多先生本月十五日

復在昆明，繼李公樸先生之後，爲特務暴徒所暗殺，聞公子立鶴亦受重傷生死未卜！噩耗傳來，不勝悲憤。一多先生文章學問，世所景仰，對新文化運動及民主事業貢獻尤多。今不幸死於特務暴徒之手，誠爲國家民族之大損失，除另電其家屬致唁外，特電慰問。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篠叩

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轉

張主席表方暨民主同盟全體中執委諸先生鑒：驚悉　貴同盟中執委李公樸先生於七月十一日突遭暴徒狙擊，壯烈犧牲，無任痛悼。公樸先生從事教育，作育人才，號召抗戰救亡，尤其全心全意致力和平民主事業，百折不撓，對國家民族實有偉大貢獻。今不幸竟遭暴徒戕害，實爲國家民族之一大損失。除另電其家屬致唁外，特電慰問。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元叩

沈衡山先生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執委諸先生鑒：驚聞　貴會中常委李公樸先生本月十一日於昆明被暴徒狙擊罹難，噩耗傳來，曷勝悲憤，公樸先生一生爲民族解放事業奮鬥不懈，貢獻至鉅。今不幸遭此特務暴徒戕害，實爲國家民族之重大損失。除另電唁其家屬外，特此電慰！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寒叩

張曼筠女士禮鑒：

公樸先生被暴徒戕害，噩耗傳來，不勝悲痛，先生一生爲民族解放事業奮鬥，功在人民

，雖死猶生，遺留事業，後繼者何止千萬。謹致唁慰，尚希勉節哀思，為國珍重。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元叩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轉

昆明　高孝貞女士禮鑒：

李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聞一多教授父子又復遭法西斯暴徒毒手，一死一傷，噩耗傳來，舉國共憤！一多教授，當代學人，近年致力民主和平運動，尤多建樹。此次不幸壯烈犧牲，實為中國人民之損失。今國人民必將前仆後繼，誓為完成先烈未竟事業而奮鬥。特此電唁，尚希節哀，並祝令郎早日康復。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叩霰

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等唁電

民盟中執委李公樸先生在昆被特務暴徒暗殺，噩耗傳來，本港人士咸表憤慨。李氏生前友好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丘哲、李伯球、張文、陳其懷、千家駒、陳汝棠、胡一聲、陳此生、胡仲持、鄧文釗、劉思慕、沙溪等，特致電李夫人弔唁，原電說：「昆明張曼筠女士禮鑒：閱報驚悉公樸先生被暴徒殘害，悲憤曷極。國運方艱，民主戰士竟遭毒手，海外僑胞無不痛悼逾恆，除通電國內外呼籲追兇澈究，嚴懲匪徒外，先電慰唁，尚乞節哀為幸。」

葉劍英李克農陳士渠等唁電

北平調處執行部中共人員葉劍英　李克農　陳士渠　黃逸峯　徐　冰　張曉梅　柯柏年

黃華等聞悉李公樸氏在昆遇害，特致電沈衡山、陶行知兩氏並轉李先生家屬弔唁。

鄧穎超潘梓年華崗等唁電

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并轉李公樸先生夫人張曼筠女士禮鑒：閱報驚悉貴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先生竟於本月十一日在昆明被暴徒刺死，悲憤莫名。公樸先生獻身教育，志切愛國，九一八事變後，因倡導抗日，公樸先生參加救國會活動曾身陷囹圄，爲愛國七君子之一。抗戰事起，公樸先生奔走南北，爲抗戰盡力；並爲爭民主之前鋒，以此法西斯份子恨之刺骨。今春重慶較場口事件中，公樸先生即爲國民黨特務行兇主要對象之一。但公樸先生爲實現民主而奮鬥，意志堅決，置生死於度外，豈暴力所能使之屈服？今不幸竟橫死於國特之毒手，於公樸先生固爲壯烈成仁，而於中國民主運動則爲重大之損失。國民黨特務此　無法無天之暴行，一再出現於重慶、西安、北平、南通、徐州、南京與昆明，已充分暴露其倒行逆施之本相，但欲以此挽救其反動統治，則爲癡心妄想，蓋民主和平乃全國人民之要求，已成沛然莫禦之洪流，豈陰謀暗殺所能撲滅？全國人民因公樸先生之橫死，必更堅其爭取民主之決心，不達目的不已。謹此悼唁，並願與貴盟攜手爲實現民主奮鬥到底。

鄧穎超　潘梓年　華崗　章漢夫　熊瑾玎　許滌新　陳家康　喬木　龔澎　叩寒

鮮英史良等唁電

昆明聞一多教授夫人高孝貞女士禮鑒：驚悉一多教授爲民主和平又遭暴徒狙擊殞命，痛

憤萬狀：尙祈節哀珍重。鮮英　鄧初民　史良　李相符謹唁（篠）

昆明民盟雲南省支部轉張曼筠女士禮鑒：驚悉公樸先生被刺死難，至深悲憤，尙祈節哀珍重。

鮮英謹唁

昆明北門街北門書屋張曼筠女士：驚悉公樸兄被刺殞命，不勝痛憤，尙祈節哀珍重。

史良謹唁元

鄧初民等唁電

昆明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轉李公樸先生家屬禮鑒：

報載公樸先生在昆明被暴徒狙擊逝世，噩耗傳來，悲憤無已。公樸先生努力民主運動，呼籲團結和平，久爲全國人民所愛戴，然以此亦久爲好戰份子所仇視。前次在較場口之被暴徒毆擊，此次在昆明被暴徒暗殺，實係一氣串通有計劃之行動，此種充滿獸性之行爲，其卑鄙無恥，實非人類語言所可形容。對於主持此案之暴徒及其指使者，全國人民必當提出抗議，澈底清查，對於李先生努力民主和平團結之未竟事業，全國人民必當繼續努力。尙望爲民主和平節哀順變，無任企荷！

鄧初民　丁易同叩元

陸定一唁電

曼筠女士及公樸先生諸位家屬：

驚聞公樸先生遇害，不勝震悼！先生致力中國獨立、和平、民主事業，並從事大衆文

化教育運動，對於國家人民貢獻鉅大。法西斯反動派喪心瘋狂，竟對羣衆運動下此毒手。先生光榮犧牲，將激起全國人民洶湧之怒潮，向堅持賣國、內戰、獨裁者以有力的回擊。謹以戰友之誼，敬致悼唁之忱，並祈努力節哀承志爲禱。

陸定一　七月十四日

上海新華日報羣衆週刊唁電

昆明北門街北門書屋轉鈞女士禮鑒；驚聞公樸先生慘遭特務暗殺，悲憤莫名！先生從事大衆文化教育運動，並致力中國獨立、和平、民主事業，爲國爲民，貢獻至大。法西斯反動派喪心病狂，竟對羣衆領袖下此毒手，令人髮指！此種醜惡暴行，將激起全國人民洶湧之怒潮，與法西斯反動派誓不兩立，而完成先生未竟之事功。謹此唁慰，倘祈節哀，爲國珍重！

上海新華日報辦事處及羣衆週刊全體同人叩巧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一多夫人禮鑒：驚聞一多先生慘遭特務暗殺，令郎立鶴先生亦受重傷，悲憤莫名！先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並致力中國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爲國爲民貢獻至大。法西斯反動派喪心病狂，竟對民主領袖青年導師下此毒手，令人髮指！此種醜惡暴行，將激起全國人民洶湧之怒潮，向法西斯反動派鬥爭到底。謹致唁慰，倘祈節哀珍重，並祝令郎早日康復！

上海新華日報辦事處及羣衆週刊全體同人叩巧

重慶新華日報全體同人唁電

昆明張曼筠女士禮鑒

驚悉公樸先生突遭暴徒暗殺，不勝哀悼。公樸先生之死，不僅爲貴同盟之損失，亦爲全國人民之重　損失。謹電慰唁，尚祈節哀。

新華日報社全體同人叩七月十四日

中國民主同盟重慶支部並轉

昆明支部暨

聞一多先生家屬禮鑒：

驚悉聞先生遭暴徒殺害，曷勝悼惜。聞先生之死，實爲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特電唁慰。聞公子亦同時受重傷，尚祈節哀，安心調養，俾早日痊復，爲繼承聞先生和平民主未竟事業而努力。

新華日報全體同人叩七月十七日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唁電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一多夫人禮鑒：驚聞聞一多理事遭反動派暗殺去世，不勝悲憤。一多先生自五四運動起，即獻身文藝學術，二十餘年奮鬥不懈。勞績卓著，引導無數青年走向進步與藝與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爲中外所景仰。近年來憤於政治黑暗，抗戰勝利的偉大果實有被犧牲，使中華民族陷入洗劫的危險，雖處於致力學藝工作的貧苦生活之中，仍不憚艱辛，挺身參加和平民主運動，反動派如稍有民族良心，應知愧悟，今反而取此卑劣手段，使

國家蒙受不可補償之損失，實堪痛恨。本會同人除號召全國文化界向昆明當局嚴重抗議，務期達到破案懲兇之目的外，誓為繼承一多先生未竟之事業而努力，特電慰問，同時先滙殯禮二十萬元，公子立鶴先生醫藥費二十萬元，尚乞收納，並忍重節哀為禱。

成都大學教授聯誼會中華文協蓉分會唁電

李公樸夫人暨一多夫人禮鑒：驚悉公樸一多兩先生先後被暴徒狙擊逝世，同人等聞之悲痛曷勝，竊此等摧殘人才，專橫暴虐之卑劣行為，乃竟發生於光天化日之下，除即日將有書面抗議發表外，先此電慰，即祈節哀，並努力完成兩先生之遺志。

成都市各大學教授聯誼會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成都分會 同叩

中國婦女聯誼會唁電

中國婦女聯誼會致電昆明，對聞李二氏之夫人表示慰唁，電稱：請竭盡全力，爭取和平民主之實現，以慰英靈，茲滙寄二十萬元，作為奠儀。

上海清華同學會唁電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一多夫人禮鑒，噩耗傳來，同深震憤，光天化日之下，竟成鬼域，除要求從速懲兇外。特此電唁，並祈節哀繼志為禱，上海清華同學會。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唁電

中國民主同盟渝支部並轉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張主席表方暨諸委員均鑒：李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聞一多先生被刺之兇耗又傳！海涵同悲，親仇震悼。聞先生爲一時人，爲一中國文學造詣極深之學者，爲一被多數靑年愛戴之敎授，平日治學行事，均極謹嚴，卽大公報亦稱其無私心，無偏見。惟以愛好和平，愛好自由。愛好民主，竟遭殺害。中國法西斯份子之不斷演此卑劣醜劇，正證明其日暮途窮，喪失理性；同時亦證明其發動大規模內戰前夕，加緊鎭壓民主勢力之有計劃的執行。吾人籲請全國人民於同仲悲憤之餘，應更警覺，應更團結，應更爭鬥。並籲請盟國愛好和平民主人士，於此事件中認淸中國法西斯份子摧殘人民反對民主之猙獰面目，勿再爲其僞裝民主，僞稱三民主義信徒之欺騙技倆所愚。一致促成中國眞正和平民主之實現，以奠立世界和平之遠東基石，則聞李二先生亦將含笑於九泉矣。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叩　七月十七日

昆明民主同盟支部暨聞一多敎授家屬禮鑒：嗚呼，李公樸先生之忠骨未寒，而一多先生復爲暴徒暗殺，立鶴先生亦負重傷，此無疑爲頑固好戰份子摧殘國內民主和平戰士之一連串可恥陰謀，噩耗傳來，曷勝悲憤，吾人誓本先生遺志，繼續爲民主和平事業而奮鬥，深信此

等民主血債必有清算之一日，最後勝利必屬於人民也。謹電慰唁，尚祈節哀，并祝立鶴先生早痊。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重慶分會[illegible]印

重慶文協分會唁電

昆明文協分會轉　聞一多夫人暨聞立鶴先生鑒：驚悉一多先生被暴徒狙擊殞世，立鶴先生亦受重傷，公樸先生之血跡未乾，可恥之暴行繼起，殊令人痛憤。一多先生自「五四」以來，致力學術文藝，近鑒國事日非，呼籲民主、和平，此正符合人民之希望與要求，國家民族之利益，何事必置之死地而甘心？然一多先生文章事業，已垂不朽，而千萬青年，必奮起以竟其遺志，謹此電唁，並希珍重。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分會叩篠

重慶文化界人士唁電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夫人禮鑒：今天早上，驚悉一多先生前天下午被刺身死，立鶴公子亦受重傷。在李公樸先生血跡猶濕的地方再添上血跡，在我們悲憤的心上更加上悲憤！一多先生的詩篇，早已滋乳着無數文藝工作者的青年，而他的言行，更成為全國人民祈求和平民主的楷模。他沒有死！他永遠活着！詩壇上以至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心上是永遠刻塑着他的名字、他的像的。我們除了以工作以行動來紀念一多先生，謹以此短電向夫人慰唁！

李文釗　禾　波　羅　銘　陸　地　柳　倩　史　觀　高馬得　王　朵　蘇　伊

綠　原　羅　泅　白　岩　汪子美　羅　紫　蕭鐵英　沙　鷗　戈　白

繼哭過李公樸先生，又來哭聞一多先生，中國的人民太不幸，在大反動派有計劃的暗殺手段下，連兩位人民領袖，竟遭慘死。他們的血跡便是我們的心迹，我們決不躊躇，像血跡一樣，把我們心跡聯開，向政府抗議！向世界控訴！我們，中國的青年的一代將繼續為民主、和平、自由的偉大事業的爭取而奮鬥到底。

綠野　周西平　其理　陳樹　鄧雅南　沙揚　萬一　湛盧

施敬志　文瓊　覃櫃　于思　方旣　夏清澄　陳昭揚

社會大學全體同學唁電

昆明李公樸夫人轉鑒：頃電飛來噩耗，驚悉公樸先生於十一日夜被反人性的暴徒刺殺逝世，同學等悲憤之餘，至深哀悼，並誓秉先生遺志，為民主奮鬥到底，以濺餘燼，以慰先生在天之靈。特電謹唁，敬祈節哀。社會大學全體同學叩。

成都文化界人士唁電

李公樸夫人張曼筠女士：

公樸先生畢生致力於民主運動，為了國家前途，奔走呼號渴求團結，足為各人示範，不幸十一日先生被暴徒份子，用最卑鄙手段所暗殺，不治身死。我們聞此噩耗，悲忿已極，國

家失精英，民主失鬥士，吾人深信世界大勢，必然走向民主自由，任何倒退落伍的必然死亡，用特務維繫政權，實爲無賴之舉，且不能挽回沒落的命運。

先生死於民主鬥爭的崗位上，死的光榮，我們當繼承先生偉大的精神，努力奮鬥。

先生爲了民主自由，作肩着黑暗閘門的先驅，我們敬仰先生偉大的人格，致最虔敬的哀悼。並候夫人公子節哀。

陳翔鶴　劉盛亞　田一平　舟子　車輻　勞洪　李文平

曾巳波　湯池　黃是雲　杜谷　陳子濤等三十餘人

延安文化界唁電

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及中華全國文協延安分會，電唁聞氏家屬，內稱：「先生文章事業，對中國文化與民主貢獻宏偉，抗戰以來，領導青年爲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平民主奔走呼號，不屈不撓，終於遭反動派的毒手，先生爲正義而犧牲之精神，永垂不朽」。

延安清華同學弔唁聞教授

延安清華大學同學會曹葆華、蔣南翔等人，弔唁聞一多教授。他們說：「我們在延安的清華同學，一定永遠記住聞先生的教導，爲反對中國反動派的獨裁、內戰而奮鬥。」

解放區各界人士唁電

解放區各地文化界、新聞界及各職業團體紛紛電唁李公樸先生家屬。晉察冀文聯，張家口文協分會各電中，指出「先生的犧牲，將號召全國人民和文化界更進一步團結奮鬥，完成先生未竟遺志」。張家口工農青婦商學各界唁電中稱：「十年前，李先生爲抗日而入獄；十年後，至今日再爲爭取民主而遭打。終被暗殺、李先生的死將促使中國人民更加覺醒。反動派可以暗殺手無寸鐵的李先生，但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却是不可能被屠殺的」。張家口市政府參議會及晉察冀文化界沙可夫、丁玲，蕭三、馬達等李先生故友，山東新聞界及晉綏文聯，西滿新華分社等都有唁電。李公樸先生生前友好，嫩江省于毅夫主席唁電中稱：「李先生一生奔走民主、國事業，爲人民服務，爲青年導師，今遭慘死，必將激起全國人民之義憤起而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抵抗」。

察哈爾省政府，察省文聯，新察哈爾報社，宣化市總工會、農會，熱河文化界，新聞界、晉冀魯豫邊區文聯，新聞記者聯合會，人　新報社，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及邊區參議會，太岳區中學教育會議，華中文化協會，東北文化界等紛紛電唁李公樸家屬。他們在唁電中，一致斥責國民黨反動派之卑鄙無恥，同聲要求取消特務機關，及撫卹李氏遺族。

民主憲政促進會上海分會唁電

昆明李夫人張曼筠女士禮鑒：公樸先生獻身革命，勇往直前，國人同欽，不意竟因是遭暴徒之忌，飲彈殞命，遠道聆聽，莫名痛悼。謹電奉唁，尚祈化悲憤爲力量，繼續爲和平民主事業而努力，以完成先生之遺志。民主憲政促進會上海分會叩寒。

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渝分會唁電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暨李公樸先生家屬禮鑒：

貴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先生畢生爲國奔走，民主先進，對「七七」神聖抗戰之發動厥功甚偉。

抗戰勝利後，中國應變爲一民主自由富强的國家，然外而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尚未澈底成功，內則民主建國的局面尚未造成。內戰烽火瀰漫全國，和平的實現尚待吾人爭取。在此國家多難，亟需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之際，不幸李先生遽爾被暴徒擊斃，實爲中國民主和平事業之極大的損失。噩耗傳來，本會同人除表示憤慨外，謹電悼唁，並祈節哀，以便爲國繼續努力，完成李先生未竟之業。

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重慶分會啓七月十三日

重慶婦女界五十餘人捐款慰唁電

昆明李公樸烈士夫人張曼筠女士暨聞一多烈士夫人高孝貞女士：

驚聞公樸烈士暨一多烈士父子相繼慘遭特務暴徒狙擊，除立鶴先生外，公樸一多二烈士均已壯烈犧牲，不禁悲憤填膺！公樸一多二烈士爲中國人民的領袖，爲和平民主之象徵與千千萬萬的青年學子之導師。畢生致力於和平民主運動與教育文化事業，成績卓著，功在全民，早爲中外人士一致推崇，今竟不幸慘遭暴徒暗殺，以身殉國，舉國人民，莫不同聲一哭。痛恨法西斯反動派此種殘酷野蠻之滔天罪行。我們這羣陪都婦女，願繼公樸一多二烈士

未竟之志，與你們共同奮鬥！特函致唁，並附上些微賻儀，敬祈爲國節哀！

陪都婦女簽名（附慰唁金）：

馬芳美五千元　沙人珏五千元　田慧青五千元　史文一萬元　陳格之二千元　李業文一千元　金先調二千元　張珏琬二千元　田希玲二千元　周宗瓊二千元　詹葆容一千元　張琦一千元　劉衡一千元　魯翠四千元　吳儀四千元　楊堅五百元　張予一五百元　徐萍五百元　方青二千元　曾峯楷一千元　曾峯經一千元　費力二千元　陸像年一千元　桂坤林一千元　吳文卿一千元　葉淑卿二百元　林敏五百元　鍾明作一百元　尹云瑛五十元　楊源二百元　張[illegible]惠五十元　崇崗二百元　陳明欽一百元　張竹仙五百元　林度　千元　李瑜一百元　孫安生一百元　羅曉雯一千元　陳蘋英一百元　陳一新五　元　顧晒云四百元　顧舜周一百元　王英一百元　劉寧[illegible]五十元　鄒禾子　李藍漪　竹君　任孟謙　李蘭　柳虹　蔡琳。

民主建國會渝分會唁電

民主同盟張表方主席暨全體中執委諸先生鑒：驚聞貴同盟中執委公樸先生被暴徒狙擊殞命，至深震悼。公樸先生畢生致力救亡、民主、和平事業，功績不能磨滅，竟遭犧牲，舉世共憤，萬千後死者，必繼其遺志，一致奮起，完成建設和平民主新中國之大業，謹此唁慰，并致敬禮！

民主建國會重慶分會謹啓七月十五日

景鈞女士：

公樸先生，被狙殞命，噩耗傳來，痛悼彌深，尚祈節哀盡禮繼死者之遺志，爲國珍重，

謹此唁慰，祇頌禮安

民主建國會重慶分會七月十五日

中國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進會唁電

李先生畢生從事和平救國運動及民主文化教育事業，歷經萬難，始終不渝，其精神之偉大，功績之崇高，為世所咸知。先生為本會名譽理事，對本會領導獨多，今竟不幸，遭無恥暴徒暗算，固為我全中國人民莫大之損失，然由此更令吾人深深洞燭彼法西斯餘孽狼子野心之刻毒殘暴。苟此朝食不滅，則我廣大人民之身體自由與生活幸福絕無絲毫保障。是以同人等於悲憤之餘，誓當繼承先生遺志與精神，為中國民主文化教育事業而努力而奮鬥；不達目的永不休止。

中國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進會

重慶文化出版界唁電

張曼筠先生禮鑒：驚聞公樸先生慘遭殺害逝世，噩耗傳來，無任悲痛。先生從事文化出版事業垂二十餘年，業務斐然，際此國事多危，方期先生續展卓力，以拯時艱，竟不幸犧牲，誠為吾人之巨大損失。同業等除一本初旨永為文化努力外，謹電慰唁，並希節哀是禱。

人事月刊社　大中國圖書局　中外出版社　中蘇文化月刊社　中國文化合作公司　中西雜誌

社　文治出版社　文光書店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風書局　文通書局　民主音樂社　民主星期刊社　民主教育社　四川婦女社　北新書局　生活書店　生活教育社　永生書局　自強出版社　成都新生書局　音樂藝術社　建國書店　春草出版社　峨嵋出版社　唯民周刊社　萬光書局　萌芽月刊社　詩歌月刊社　詩文學出版社　新知書店　新羣圖書社　新地出版社　羣益出版社　復活書店　復興書局　駱駝社　職業婦女社　讀書出版社　聯合特刊社　益新書局　聯營書店同叩

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唁電

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轉　民主同盟中委執委會諸先生鑒：

貴盟中執委李公樸先生在昆被暴徒狙擊殉命，噩耗飛傳，薄海震悼！公樸先生爲民主和平，呼籲奔走，不遺餘力，功在國家。繼起大有人在，犧牲寧無代價，本會本人民之立場，惟求和平之實現，自當益加奮勵，以促進和平建國之事業也。謹此函唁，並致敬禮！

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祕書處　七月十五日

史良先生並轉　救國會中執委諸先生鑒：

驚悉貴會中常委李公樸先生在昆被狙殞世，至深震悼！公樸先生之遭暗殺，誠和平民主事業

之重大損決，惟舉國人心，渴望和平，民主巨潮，不能拒抗，繼起者日衆，貴會及公樸先生之事業，終有完成之一日也。謹此函唁，並致敬禮！

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秘書處　七月十五日

曼筠女士禮鑒：驚聞公樸先生爲暴徒狙擊殞命，至深痛悼，公樸先生生前致力和平民主，功在人間，雖死猶生。謹此唁慰，敬祈節哀，祗頌禮安！

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秘書處　七月十五日

陪都青年聯誼會唁電

這一暴行使我們從此少了一位衆所敬愛的導師，這一暴行也更明白刻畫出：今天的中國、是誰在發動內戰，是誰在積極佈置和進行無恥的內戰！而和平民主的大業，使全國人民脫離那水深火熱的空前災禍，又是如何需要廣大人民強壯起來努力奮鬥、刻不容緩的積極進行呀！

公樸先生將永遠不死，永生地存在於廣大人民的心頭。我們也將永遠記住公樸先在渝時對我們所發的偉大號召：「爲民主，爲人民事業，死也要幹」。爲完成先生未竟的和平、民主事業，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前進！

陪都青年聯誼會啓七月十四日

社會大學留渝教授唁電

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轉

昆明李夫人張曼筠女士禮鑒：噩耗驚傳，悲憤交井。槍聲何來？人間何世？公樸先生畢生致力教育文化，奔走民主事業，功在民族，將垂不朽，而繼起者，正大有人在也。雲天遙望，難致瓣香，集奉賻儀，敬乞督收。謹此函唁，尚冀節哀，祗頌禮安。

鄧初民 張友漁 于剛 何其芳 艾蕪
力揚 方與嚴 孫茗薰 羅克汀 同叩

詩歌社唁電

公樸先生的肉體雖毀，但其精神却與世長存，千千萬萬個李公樸將繼承李先生的未盡事業，為和平民主的實現而奮鬥到底。

詩歌社同人叩

重慶青年業餘學習會唁電

想不到當全國人民正在爭取和平民主的今天，我們青年人正需要公樸先生來領導，以與法西斯反動勢力作鬥爭的今天，先生竟遭了反動份子的暗算。我們悲痛我們的導師巨星之隕落，我們更痛恨法西斯反動份子手段的卑汚無恥和下流。他們今天雖然殺害了一個公樸先生，但是還有千千萬萬個公樸先生的繼起者，他們是殺不盡的。我們這一羣業餘學習的青年，也將遵循先生的遺教為民主事業而努力。

重慶青年業餘學習會敬啓七月十四日

星期研究會唁電

李先生畢生致力民主事業，爲革命奮鬥數十年，竟遭慘死，同學等悲憤之餘，決繼承先生遺志，爲民主奮鬥到底。特電謹唁，尚希節哀。

星期研究會全體同學叩

海關員工捐款慰唁李聞家屬

編輯先生：

法西斯獨裁統制者窮兇極惡，不僅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陷人民於湯火之中，並竟用極其卑劣無恥的暗殺手段，殘害了舉世知名的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使我們異常悲憤！我們要向反動獨裁者抗議！向全世界人民控訴這種滔天的罪行！同時，我們要大聲呼籲一切愛好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人士！立即一致站立起來，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和惡魔抗爭！這里我們籌集了兩萬元，請煩轉致李聞二先生的家屬。

一部份海關員工謹啓七月二十四日

中國歌劇藝術社唁電

反民主的法西斯反動逆流，會在人民的巨大的聲音之前被毀滅的。在那一天，我們要在廣大的人民的地方，演出一部安慰死者的民主勝利的大歌劇。

中國歌劇藝術社

一羣音樂工作者唁電

我們相信只有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才可以粉碎反動統治者的陰謀！

我們願意獻出我們的歌聲，當作還擊的武器，替兩位為中國民主事業死難的青年導師復仇！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和平、獨立而奮鬥到底！

一羣音樂工作者

俠明　傅佩容　仇永同　梁慧珍　胡洗恥　甘繼志　鍾漢平　陳才
企平　蕭家鈺　楊木　樂家玲　樂家琪　柯炎　歷耕　蕭素
其明　曹薩　張生　蘇泯　華華　荔枝　王今　王良

學生生活座談會唁電

李公樸
聞一多　夫人禮鑒：

我們除了對李聞二先生致最深的哀悼敬意而外，我們懇切的盼望二位夫人別再傷懷，難受沒有用，眼淚更沒有用，我們要轉悲痛為憤怒，由憤怒而堅強我們自己，唯有堅強自己才有復仇的一天。

學生生活座談會謹啓　七月廿三日

社會大學校務委員會唁電

昆明聞夫人禮鑒：聞先生一多於昆明慘遭暴徒槍殺，噩耗驚傳，不勝悲憤，聞先生一代文宗，淸苦執教十餘年，學術文章世所景仰，今不幸遽遭反動派毒手，萬人含悲，敝校同學，痛憤之餘，并於儉日與李副校長合併舉行追悼外，誓願繼承先生遺志，完成民主事業，特電慰唁，并祈節哀。

社會大學校務委員會午（有）叩

國立女師院一羣學生唁電

從死者未乾的血痕中，我們更加深了對於敵人的仇恨，只要我們沒有死，只要廣大的人民沒有死，這一筆筆的血賬，他們決不能再拖下去的。

讓我們的戰士安息吧，爲了人民，他們的死是最體面的。「黎明」將會再循着來到我們這個黑夜的國度裏！

國立女師院一羣學生　七月二十日

一羣小學教師唁電

聞夫人、李夫人：

我們相信，在舉國忿恨之中，人民在未來一定要向主使暗殺的人討還這筆血債！

現在我們奉上一筆小小的捐款（三萬元），作爲兩先生所遺子女的教養費，略表我們悼念之意！

一羣教師

鄒綠芷　周徵林　廖意林　劉白予　蔣路　吳讓能　蘇永揚　張再爲

彭松　葉百令　李葳　潘省吾　潘學詩　屠公澤　潘冷雲

曼筠——我們親愛的姊姊：

公樸先生是民主的戰士，也是教育的救星，是人民的教育家，更是我們這一羣從事小學教育者的導師，可是這顆星殞歿了，我們只有爲民主文化教育事業更努力，我們要把先生要

潔的光輝照耀兒童——民主的小戰士，我們要培植這千百萬李先生的繼承者，叫獨裁者、特務、凶頑者一齊滾蛋，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來紀念李公樸先生！

一羣小學教師

王 鑫 成大偉 席 凱 謝明清 韓 島 官儒門 楊健明

陳 蘭 伍亞賢 朱 虹 劉可夫 段彩虹 李文西 熊 焰

趙莉娜 唐 娓 田 云 索光輝 喻 奇 七月十九日

一羣青年唁電

反動派如此兇，足證其沒落期近，不得不作垂死之掙扎；實爲其迴光反照之象徵。我們懷着無比的憤怒，向政府抗議，向世界控訴，反動派這一連串的有計劃的暴行！

一羣青年（簽名）

尤 在 梁 全 梁 敏 鄒天開 王萬思 程延慶 張 駿 徐永堉 蔡慧梅 汪 明

殷 俊 徐潛淵 史 軍 童 心 莫先鈴 王心玉 王心華 呂長春 唐 廠 徐孝元

羅 堅 木 子 馮 平 劉啓綱 羅 綱 杜 鳴 楊 仇 鍾體源 楊清堅 王亞屏

郭君實 傅 彥 鍾 源 傅 倫 傅四華 傅 望 李 彥

聞先生，安眠吧！無數的青年被您底死喚醒了。您的死是有代價的。國家一天不民主、不獨立、不和平，我們無數的青年一天不會停止奮鬥的。當我們勝利的一天，我們會拿着劊子手的頭顱，來祭奠在天之靈。

慰問聞一多公子

一羣聞一多先生的靑年朋友上　七月十七日

新華日報轉

聞立鵬聞立鵰兩位先生：

讀了你倆寫的「誰殺死了我的爸爸!?」我不禁由憤怒而流淚了！法西斯反動派對外寇是寬大的，對漢奸是優容的，唯獨對於手無寸鐵的爭取和平民主人士却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就是他們的「愛」和他們的「恨」，這對於一個稍具良知和正義感的人焉能不憤怒塡膺，悲傷欲絕！

但是，你們爸爸的血不是白流的，同樣，還有李公樸先生的血，還有千萬民主戰士的血都不是白流的。古人說：「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人都不免一死，可是只有「爲人民而死」，才稱得上「重於泰山」！他們雖然死了，他們的精神將感召、鼓舞千千萬萬繼起之士，他們已經是「民族之魂」，將博得千百後代子孫的景仰和膜拜，這是絕不容置疑的！而到了那時，現在這夥橫行霸道、卑鄙無恥的喝血魔王和手下嘍囉們，不過是人們咀咒和嘲笑的對象！

朋友！你們莫過於悲傷，致把身體弄壞。最要緊的，你們要繼承你爸爸的志向，繼續不懈的爲爭取民主而努力。現在「他們」又在假惺惺地裝做什麼「澈查」了，「嚴辦」了，還不是那麼一套！除非中華民國個個都是「白癡」，誰來相信那一套？你們當然十分淸楚：究

竟是「誰」殺死了你們的爸爸，這絕不是什麼「仇殺」，這也是稍具良知和正義感的人一眼就看出的，絕不如某些報紙，到了這個時候，還裝模做樣，企圖文飾，用「一個指頭」來替主子「蓋遮」，不敢堂堂正正地說幾句公道話，也眞失却做人的道理了！

我也是一個飽受生活壓迫的人，而且因為歷次逃難，染了痼疾，纏綿不癒！因此對你們雖有深厚的同情，却不能有什麼幫助，這是非常難過的！不過我的良心難安緘默，終於促使我寫這封信，希望能給你們精神上一點點安慰！

趙思今七月十九日

美加兩國基督教友唁電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慘遭特務暴徒暗殺的事情，遠傳國外後，美國和加拿大的基督教友們對這種法西斯的暗殺暴行都感到極大的震駭，特由美國兩個教會雜誌代表致電給上海文滙報，慰問李聞兩先生的家屬。原電如下：

（一）

每一個正直的美國人，都為貴國民主領袖的被殺害。深深感到震駭。我們「新教雜誌」，代表美加兩國六千個新教牧師，為美國在這一罪惡中所應負的責任，向中國人民致歉。

正直的美國人，對於美國政府使用落後的，支持不受信任的政治集團的老方法，使中國成為一個殖民地的行動，都表示反對。我們承認，這一個在華的美國兵，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一巨大的陰謀，不僅是反對中國人民，並且反對全世界人民，因為這是新的世界大戰的開始。

對於三位被難者的家屬，我們深致同情。

K．奈斯禮（Kenneth Nesle, Editor）

（二）

本人以「基督教人」的編輯，及全美聖公會僧俗大衆的代言人身份，請求貴報對被殺害的各位著名自由主義者的家屬轉致我們深沉的同情。全美國人民，對於中國政府排斥民主的這類事實，深感驚駭厭惡。賽樸奈爾（L. F. Shiplere）

（七月二十五日寄）

青年會少年夏令營唁電

曼筠夫人惠鑒：

公樸先生噩耗傳來，正爲悲痛，謹備函唁問，尚乞節哀爲國事珍重。敝營同人昨夜靜默致哀，以表示追悼之忱，相應奉達，希即查照爲荷。順祝

痊安

青年會少年夏令營同人啓

今日文藝社唁電

李公樸先生治喪委員會轉民主戰士李公樸先生家屬張曼筠女士：驚悉李公樸先生於軍警林立之區，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所指使之特務暗殺，致爲民主殉難，我們悲憤痛苦，實難以言語形容，但由此更證明了中國法西斯的陰謀鬼臉和日暮途窮，國民黨反動派一面標榜保障人

民應享之基本自由，一面卻親手製造[illegible]層出不窮的暴行，自「一二・一」起以至現在，上海、南通、北平、廣州、青島、西安、南京、徐州，無一地不施展其恐怖手段，無一時不暴露其猙獰面目，而達其血腥統治之迷夢，我們要民主要自由，中國人民要向前，要進步，要和平，要安定生活，任法西斯野獸怎樣猖獗，中國人民要走自己的道路，中國人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我們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抗議法西斯慘無人道的對一切進步人士的無恥的謀害，我們這一羣文化工作者，悲憤之餘，誓願在爭民主反內戰的陣線做一名小卒，誓為李先生報仇，為爭民主自由和平富強的新中國的實現而努力，尚祈節哀，謹致沉痛的民主的敬禮。

雲大附中學生會唁電

李夫人曼鎬，這次我們聽到李先生被反動派暗殺了，我們非常憤慨，李先生是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平民主而被殘害了，反動派能殺死一個人，兩個人。………乃至幾十萬人，但他殺不完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個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人民，我們青年學生誓死願為李先生的後盾，踏著李先生的血跡繼續為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並致我們的慰問給你及國男妹妹國友弟弟，尚乞節哀順變，為國珍重，敬祝康健

中國週報唁電

李夫人曼鎬女士禮鑒：

公樸先生遭特務匪徒暗殺，我們萬分痛恨，公樸先生的死，我們堅信必將喚起全國人民更堅定的鬥志，與反動派戰鬥到底，謹此唁慰，尚希節哀！

中國週報社

高原週刊社唁電

曼筠女士禮鑒：

公樸先生爲民主，爲全中國的老百姓而死，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們爲他下淚，也爲他歡欣！

人孰無死？死在床上，和死在刺客的槍彈下，意義是不同的！

死有重於泰山，公樸先生是「千古」了！

如果戰士以死爲休息的話，公樸先生是得到永久的休息了！

公樸先生的死，只能加速黑暗的滅亡，和光明的誕生、先生以一己的生命，換得了光明的早臨，是值得的！

希望女士拭乾了悲哀的眼淚，大睜着眼，來看公樸先生遺志的實現罷！

好好看顧遺孤罷，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戰士的伴侶應該是勇敢的——

因爲：已有成千成萬的勇士，接着公樸先生的旗幟，展開戰鬥了！

高原週刊社啓　七月十三日

人民壁報社唁電

曼筠女士，女公子國男，公子國友鑒：

僅於悲憤之餘，寄給你們衷心的慰問。讓我們揩乾眼淚，用　李公樸先生的死所給予的力量，打退內外反動者的進攻，促成獨立，和平，民主新中國的實現。

人民壁報社　七月十五日

新音樂社昆明分社唁電

李公樸夫人禮鑒：

公樸先生被暴徒行刺逝世，正十足表現了法西斯的猙獰面目，這黑暗的日子，熱血的仇恨，將永遠記在我們的心上，在民主運動的激流中失去了偉大的舵手，我們年青人失去了卓越的導師，這損失是無可補償的。我們謹以悲憤的心情，向你致虔敬的慰問，爭取民主自由，和平團結，我們立誓要繼承着　公樸先生的遺志，更堅強地去鬥爭，去努力！

新音樂社昆明分社敬上七月十二日

一羣小學生唁電

李公樸夫人及公子鑒：

聞公樸先生被殺消息，我們幼小的心靈，充滿了悲哀和憤怒，「豺狼當道，猛虎橫行。」

我們純樸善良小朋友們親愛的導師公樸先生，在反動派的魔手之下倒地了，中國要民主的前途，我們——未來的主人——要民主的前途，李先生爲敎我們怎樣愛護國家，怎樣愛護自己，替我們幼小的一輩開闢平坦的道路，這樣他遭到了槍殺，但是公樸先生雖死，他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希望夫人和公子等節哀，我們誓爲李先生復仇！ 謹致崇高的敬禮！

一羣小學生敬上

昆華女師自治會唁電

曼筠先生雅鑒：

今晨忽聞李先生逝世，如晴天霹雷降於頭上，滿懷憎恨，在萬分悲痛中，以赤子之心立誓：誓爲我民主戰士李先生在天之英靈復仇，今願在靈前立誓永踏李先生的後塵，建立起我們堅強民主堡壘。

曼筠先生，我們以誠懇純潔的心來安慰你，請你不要悲痛，我們願以悲憤的眼淚滙成巨流，向法西斯冲去！洗刷盡這污濁無天日的社會。

曼筠先生！你不孤單，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在你身旁！別悲傷！我們來永遠攜起手給我們敬重的民主戰士　李先生復仇！敬祝

保重身體

昆華女師自治會啓

抗議和呼籲



民盟政協代表嚴重抗議書

為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等慘遭暗殺事件，民盟政協代表張君勱等七人，於七月二十日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書，由政府代表轉致蔣主席，抗議書原文如下：

哲生、雲樵、鐵城、亮疇、力子、立夫、厲生、岳軍諸先生並請轉陳蔣主席鈞鑒：本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席李公樸同志，於本月十一日在昆遭暴徒狙擊身死， 正駭痛間， 而本同盟中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委聞一多同志，又於十五日與其子立鶴在昆遭遇同樣狙擊，聞君當場身死，其子重傷後亦復不治。查此兩案其為政治性暗殺，毫無疑問，與上次本同盟所抗議西安秦風日報李敷仁、王任之慘死案事同一律，前案尚未解決，而此兩案又連續發生，則是直以恐怖手段對付在野黨派，實可駭異！且本同盟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身從未利用武力，並堅持各黨均應放棄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殘殺無武力之在野黨派如同盟者，則尤可異訝。用是不能不向政府當局提出嚴重質問與抗議：

（一）李公樸、聞一多、李敷仁、王任諸君，始終站在本同盟立場從事民主運動，其主張無外於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動不出乎作言論號召，在不犯法之範圍內，而遭摧殘至此，則政府究竟是否准許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動之自由？假如不犯法的政治活動是政府所准許，則政府為何又容許此種非法摧殘之事在南北各地繼續不斷演出？假如政府對於此類非法摧殘

是不容許的，則本同盟上次抗議之西安慘案為何至今不查明嚴辦？

（二）政府既以實施憲政號召國人，一再公開承認各黨派之合法地位，而數月來如秦風報事件，如西安、昆明各慘案，皆顯然一致地為向本同盟施以摧殘壓迫，則政府是否准許各政黨之合法存在？對於和平公開之政治結社竟如此摧殘，是否不惜驅迫其轉為地下活動努力革命？如或不然，則何以不見對於本同盟予以有效之保障？政府今後是否能負責保障一切和平而公開之政黨活動？

以上各節請予明白答覆，以釋群疑。此外關於昆明慘案之善後，本同盟復有下列各項要求：

（一）政府立即選派公正人員與本同盟所派之人員同赴昆明，進行調查慘案真相。早日公諸社會。

（二）政府對本案正兇及主使者應依法究辦，其審判時並應准本同盟推派法律專家列席參加。

（三）政府於本案發生時應負責任之地方治安長官應即予以撤懲。

（四）政府應對於李聞二君之遺屬特加撫卹並負擔其子女教育費用。

（五）政府對於目前因慘案威脅而避入昆明美領事館之本盟領導人潘光旦等十一教授以及一般民主人士均應切實負責保護其身體安全及自由。

（六）政府立即撤消國民黨部及軍事機關之調查統計局，以後設置情報機關並應保證不作對內政治鬥爭之用。

前則昆明慘案發生以前，早經傳說，有所謂黑名單，李聞二君均居首列，事後果一一如其所說不虛。據說此外列名其間者，尚有本同盟政協代表及各地負責數人，併此提請政府注意爲幸。專此函陳，佇候覆教，順頌政祺。

中國民主同盟政協代表
梁漱溟　沈鈞儒　黃炎培　張申府
張君勱　章伯鈞　羅隆基　同啓

民盟書面談話

中國民主同盟對該同盟兩執委李公樸，聞一多在昆遇難事件，以書面發表談話如下：「我們中國民主同盟，是個絕對沒有武力，而且堅持以和平 段爭取中國民主的政治團體，在最近五天以內，我們民盟兩個重要執委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在昆明被暴徒暗殺遇難，我們民盟同人悲憤萬狀。這種殘酷卑劣的事件，已經夠說明了事件的背景，意義及其前途的危機，我們民盟很坦白的承認，我們對這類武力暴徒的攻擊沒有抵抗的力量，亦沒有抵抗的計劃。我們只有訴之於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請求主持公道正義。但我們民盟對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有所恐怖與畏縮，我們只有更積極更勇敢的向前猛進，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兩先生地下之靈。」

民盟聲明態度

對李公樸氏被暗殺事民盟作如下聲明：「今天政府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權利比組織聯合政府

這問題，還緊急重要。時局愈來愈黑暗，愈危險了。繼較場口下關這一大串血案而起的，是政治暗殺手段，我們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先生七月十一日在昆明已被暗殺了。這是我們民主同盟，同時亦是國家無可補償的損失。這說明民主人士的生命在今天沒有了絲毫的保障，近來封閉雜誌，燒毀報館，殺戳編輯。已經成了一種公開普遍的風氣，民意已經完完全全的被摧殘了。

我們民盟今天要向全國大聲疾呼，倘國家還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倘政府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那末當權負責的人，應首先保障我們老百姓生命身體的安全，應首先保障我們老百姓生存和說話這些最基本的自由權利。對當前的時局，我們民盟沒有什麼過高的理想，亦沒有什麼過大的奢望，老百姓只要求一個做人的起碼條件，讓我們老百姓活得下去，讓我們老百姓有生存的希望和機會。這樣說來中國今天一定要有和平，並且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取得和平，這就是中國民主同盟與全國人民今天共同奮鬥的目的。

民盟祕書長梁漱溟書面談話

民主同盟祕書長梁漱溟先生七月十八日為聞一多先生被暗殺事，發表書面談話如下：當李公樸暗殺案發生時，社會上或者還有些人不完全相信他是犧牲在當前政治鬥爭上的，他是被國民黨特務殺了的，現在聞一多暗殺案繼之，再發生恐怖；任何人也都可以明白了。前一個李公樸先生是民主同盟中執委，兼民主教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後一個聞一多先生也是民

主同盟中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務委員暨宣傳部主任。兩個都是站在民主陣線最前面的戰士、這不是政治上的暗殺是什麼呢？即使問之國民黨方面，怕亦無辭自解，如若硬要抵賴、推諉，亦造成笑話而已。當李公樸先生被暗殺發生後，我個人曾說過，只向社會申訴，不向政府抗議的話，現在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繼之再發生，我却認爲非向政府抗議不可了。我們抗議：政府允許不允許人民在其政治軌道內有其政治活動之自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趕淨、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如其還有意實施憲政，那麼，對於合法的政治活動，爲何不予保障，假如保障不了，何必高唱政府威信；如承認還要行憲政，並承認還要負保障之責，那麼，就請從眼前的事來負責起，我們要從眼前的事情上考驗政府的誠意。一面要看眼前事情上政府負責不負責，一面還要督促快取消這種特務機關，這種對內的特務機關是與憲政不相容的。政府口口聲聲要各黨派參加到政府裏來，但同時却令這一機關監視我們，威脅我們，試問我們怎麼能參加呢？我們正告政府當局：這種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斷不參加政府。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這是各方朋友所知道的。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却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裏等待着他。

民盟滇支部抗議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發言人於七月十二日，爲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

樸先生被暴徒暗殺事件，發表嚴重抗議：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同志，數月前曾以爭取民主和平，在重慶較場口被暴徒辱毆重傷。傷愈出院，休養月餘，即來昆處理事務。七月十一日晚八時公樸同志，偕夫人張曼筠女士外出，十時許歸至大興街口，突遭暴徒狙擊，槍中腹部，傷勢嚴重，遂於晨五時二十分不治逝世。本民盟支部認爲公樸同志之死，不僅是我們中國民主同盟的巨大損失，亦且是全中國人民的損失。爲了這一個英勇的民主戰士的死去，全國各界，無論知與不知，自當同聲痛哭。不過本民盟支部，認爲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雖政府於政協會議前一再宣稱保障自由，保障人權，而各地慘案血案依然層見疊出，此次公樸同志之死，實與昆明四烈士，西安王任，李敷仁之死，南通孫天平等之死，同一性質。於此可見，以特務恐怖政策摧殘人權，破壞民主和平運動，並不惜以最陰險狠毒之手段殺害民主人士，乃是政府一貫的政策。因此對於這一案件，本支部不得不向政府提出左列提議：

（一）澈查造成本案之直接負責人及兇手，並予以嚴厲懲處。

（二）對死者家屬優予撫卹。

（三）立即實踐四項諾言，取銷特務組織，維護人權，並保證以後不得發生同類事件。

同時，本支部也正式向全國各界呼籲，請對我們上項諸抗議，一致予以有力的聲援，並本着李先生的精神，爲中國的和平民主，繼續奮鬥，直至目的達到爲止。

民國卅五年七月十二日

民盟渝市支部發言人談話

本月十一日晚十時，本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同志，在昆明大興街口突遭暴徒狙擊，彈中腹部，於翌（十二日）晨五時傷重不治逝世。

噩耗傳來，我們感到說不出的悲痛和無限的憤怒。公樸同志畢生盡瘁文化教育事業，抗戰期間，鼓動青年人民參加抗戰工作而奔走各地，卓著勳勞。抗戰勝利後，更不辭辛苦，跋涉於渝昆兩地，爲促進中國和平民主的實現而奮鬥。本年二月十日，在較場口慶祝政協大會上，曾一度遭受有組織的暴徒的兇毆重傷，但公樸同志並未因此而稍退縮，相反的，卻更以加倍勇敢的精神繼續奮鬥。但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國內的反民主份子恨之入骨，也是這種精神，才使公樸同志遭遇到暗殺。公樸同志這種爭取民主的精神，也是民主同盟的精神，我們一定會發揚公樸同志的勇敢精神，爲中國和平民主的實現而奮鬥到底的。公樸同志的死，不祇是本盟的莫可補償的損失，也是全國愛好和平民主人士的重大損失！

我們要鄭重指出，李公樸同志之慘遭暴徒暗殺，決非普通暗殺事件，而是一件政治陰謀的暴露，是國內頑固份子加強反對民主、鎭壓人民的進一步表現。這一件血案，是與兩個月前，本盟盟員王任、李敷仁在西安慘遭暴徒暗殺的事件如出一轍的。

滄白堂與較場口的暴行沒有清算，於是繼續發生了北平中山公園和南通的血案沒有清算，於是又發生了西安和下關等血案。從石子到棍棒，從毆打到屠殺，國內頑固的反民主份子

是一步一步在加强鎮壓和屠殺人民了，他們這種卑鄙無恥的行爲，非但出爾反爾地撕毀了蔣主席的四項諾言，而且嚴重的危害着中國的和平民主事業。面對着這一灘灘的鮮血與重重的迫害下，我們再也不能縱容這些暴行繼續下去了。

爲了公樸同志的慘遭暗殺，我們代表本支部全體盟員提出三項要求：

一、立即緝拿兇手歸案，公佈幕後主使者的姓名，「殺人償命」，當局應即判處兇手及幕後主使者以極刑。

二、幕後主使者應負担李氏全部喪葬費，並須從重賠償李氏損失，負担死者家屬的生活費與教育費用。

三、政府重申保障人權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並保證不致再有同樣事件發生，並應立即解散一切無形有形及變相的特務組織。

最後，我們呼籲全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爲支持我們這些要求的實現而共同奮鬥！

七月十三日。

民盟南方總支部致電民盟中央

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爲民盟中委李公樸在昆被暗殺事件，於七月十六日致電民盟中央稱：「摧毁億萬生靈的內戰，法西斯份子尚且忍心爲之，暗殺若干民主戰士，自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這種殘忍而卑鄙的手段之使用，充分地暴露他們的眞面目，充分證明所謂「還政於民」以及一切「諾言」都是欺騙國人，欺騙友邦的不兌現的支票。法西斯份子這樣子倒行逆

施，並不足動搖民主陣線於絲毫，反而激增國人的義憤，迫使國人更加緊要求和平民主。不過，法西斯份子顯然不是仇恨公樸先生個人，而是仇恨民主，仇恨和平；不是向公樸先生個人開槍，而是向民主宣戰，向和平宣戰。……我們切盼公等一面督促政府追兇嚴辦；一面向全國控訴，號召全國主張民主和平的人士，加強團結、加緊奮鬥。粉碎法西斯份子發動全面內戰，強化恐怖統治的企圖。……」

民盟港九支部也打電報給李公樸先生家屬弔唁，裏面說道：「李公樸先生爲和平民主奮鬥，竟遭特務殺害，海外聞訊，曷勝悲憤！同人等誓與僑胞繼續先生未竟之志而奮鬥……」。

又民盟南方總支部星洲辦事處胡愈之等，也都打電報給李公樸先生家屬弔唁。

人民救國會重慶分會發言人談話

中國人民救國會重慶分會發言人，爲李公樸先生在昆被刺，發表談話如下：

李公樸先生，係救國會發起人之一，也是現任中常委之一，平生盡瘁於社會文化事業及國家民族事業。在「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前，致其全力於喚起全民族的普遍覺醒，奮起搶救國家危亡。「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後，又奔走南北，跋涉海內，致其全力促進全國團結禦敵，爭取最後最大的勝利。從勝利之日起，又以民主和平團結建國之國策不可一日或緩，卽又致其全力於民主運動，擴大民主事業之進行，冀和平民主自由獨立幸福之新中國早日建立。

我們公樸先生生平，前因救國運動而入「七君子」之獄，而不改其志，忠於民主事業而流「較場口」之血，而不易其行！這種只知為公、不計其私，只知有國，不計個人利害，如日月經天之行誼，自足感召千千萬萬之人心，為民主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也竟因此而引起反人民、反民主之反動派之毒謀，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此公樸先生之所以死於昆明特務暴徒之手，明眼人一目瞭然。公樸先生雖然因救國因民主而竟以身殉，但先生之精神，已引起千千萬萬有志氣有血性之中華民族兒女，並勇起來分担起先生愛國救民之事業。本分會亦當順應全國之人心，安居樂業之企求，與總會一致，與全國人民站在一條戰線大聲呼籲，向全國控訴，向世界控訴，提出如下緊急要求：

（一）緝拿刺李兇犯，並嚴追主謀要犯。

（二）立賞及撫卹遺族。

（三）國葬李公樸先生。

（四）解散特務組織。

（五）實現政協協議，保障人民自由權利。

（六）全國團結一致，要求和平民主早日實現。

中共代表團抗議書

中共代表團為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在昆明慘遭特務暴徒殺害，特向政府出席政協代表

提出抗議，原抗議書如下：

哲生、鐵城、布雷、力子、雪艇、厲生、立夫、岳軍並轉

蔣主席賜鑒：敬啟者，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因熱心奔走和平民主運動，竟先後在昆明被暗殺致死，聞先生之公子亦傷重垂危，遠道聞之，悲憤交集！政府既一面大舉進攻蘇豫邊、山東、山西及蘇皖、蘇北各解放區，準備造成全面內戰；另一面，縱容、指使特務機關，在大後方暗殺和平民主領袖。如此野蠻、卑鄙手段，雖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政府猶不敢肆意爲之。中國號稱反法西斯勝利國家，四項諾言，言猶在耳，而特務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國；毆打未已，暗殺繼之，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竟連續演殺人慘案兩起，不知政府當局，何以自解耳！據昆明來信所云：李先生被難之日，即有再殺聞先生之風傳，今其言果驗，豈屬偶然！且李、聞兩先生之外，還說重慶有鄧初民先生等，上海有沈鈞儒、羅隆基先生等，皆爲暗殺對象。人心惶惶，舉國震怒，政府當局如果從此悔悟，猶懼春秋筆伐，應飭起制止，以謀善後。恩來等聞此噩耗，夜不成寐，除對李公樸、聞一多先生事件表示嚴重抗議外，特要求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並以明令公佈全國：

（一）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限拏兇手，交法院問罪，並由政協派員陪審。

（二）先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並給死者家屬以撫卹。

（三）嚴格責成各地政府及軍警機關，負責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四）重申四項諾言，澈底予以實施。

（五）徹查政協會議以後各地所發生之慘案，並應懲辦禍首。

（六）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七）釋放一切政治犯。

恩來等認為政府必須實行上列各項最低要求，方足表示政府有重返和平、民主之意，特此奉達，並希於三日內賜覆，無任企盼，並頌

公祺

周恩來　董必武　吳玉章　鄧穎超　李維漢謹啓　七月十七日

周恩來將軍談昆明暗殺事件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暗殺，我們非常憤慨。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運動中一種反動的逆流，想以這種最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這兩位先生都是民盟的負責人，而這類事件並非是從他們兩人身上開始。遠的不說，在政協以後，搗亂挑撥的事件不一而足。政協開會時，滄白堂扔石子，開會後，較場口打傷人，李公樸先生就是當時被打傷的一個，搗毀新華日報，在北平，廣州和別的地方也有搗毀報館的事件。暗殺的事件從南通，西安起，現在發展到昆明。這一串事件都是有計劃的。為什麼敢於這樣做？因為政府沒有明令制止懲

辦過，而且政府的宣傳機關還爲之掩飾袒護。尤其是這下關事件，依然沒有追究出一個水落石出。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不亞於內戰。因爲這是打擊大後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及文學家。在內戰的前方，還可說兩方都有武器。而在國民黨政府管轄的後方，有的是憲兵、警察、軍隊、法庭、監獄等的鎮壓，還要用暗殺的手段來鎮壓政府黨所不滿意的人士。這眞是無恥卑鄙之至！

對于這類暴行如再不停止，再不懲辦，再不追究，找出根源，則可以擴大到全國，重慶、成都、廣州、以至上海、南京都會發生的。陳立夫先生又來上海了，他是來佈置統一黨政軍的行動，鎮壓民主運動的。黑名單上列有許多民主人士，準備逮捕、兇打、綁架和暗殺他們。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陳立夫先生的手上，更不論我們共產黨人了。我們來談判就是準備着的。過去在重慶準備了八年，今後再準備八年吧。但這個代價對於他們還是不够的。他們還要向手無寸鐵的文學家，新聞記者、工業家、學生、平民索取代價，來維持統治者的獨裁。我們不能忍受，我們要控訴。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楊杏佛、史量才的案子不能伸雪。現在不行了，我們要伸雪，我們要控訴。如果以陳立夫爲首的特務機關說我是寃枉了他，希望他有所聲明，並拿出事實來看。我們歡迎他的聲明，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和眞心悔過的人握手。我們和多少人握過手，我很難過的說，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過手。爲了人民，爲了民主，爲了國家，我們不惜忍氣吞聲地這樣做。我們日夜祈求停止此種暴行。我爲什麼在諸位面前控訴？因爲諸位受到的壓迫、威脅、恐懼比我們多。諸位是手無寸鐵者。希望以諸位的筆、口、來控訴，以制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七月十八日在滬招待中外記者

郭沫若等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最近中國兩位著名的文化領袖李公樸與聞一多的慘遭暗殺，把中國政府的反動爪牙在全國所進行的恐怖行動，帶上了新的高峯。李聞兩先生都是以獻身抗戰和爭取人民權利與基本自由而馳名的。這兩位被中國人民所熱愛的光榮的導師，中國民主同盟的領袖是被無聲手槍打死的。在中國這種手槍只有美國的戰略作戰部給過中國政府的特務機關。因此中國的特務機關就有了嫌疑。中國一黨獨裁的政府為了無情地摧毀它的反對派，聽說還有成百的民主人士的名字已經被寫上了暗殺的黑名單。我們請求聯合國立即派遣一個調查團來，不然，中國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將面臨爲暴力滅絕的威脅，

郭沫若　茅盾　洪深　葉聖陶　周建人　許廣平　鄭振鐸
田漢　胡風　曹靖華　巴金等十三人　七月十九日

西南聯大留渝教授呼籲書

西南聯大留渝教授馮友蘭、湯用彤、黃子卿、金岳霖、葉企孫、馮至等三十餘教授，電教育部轉國民政府，對聞一多教授慘遭暗殺發出呼籲，原電大意說：同人等留渝待機飛平，萬目時艱，不勝憂戚。不意噩耗傳來，聞一多先生在昆慘遭橫死。聞先生一代通才，對中國

學術貢獻極大，深爲國內外所景仰，現遭此不幸，同人等悲痛之深，曷可言喻，國家法紀何在？學術尊嚴何在？聞先生之死，乃國家最大之不幸。希政府嚴懲兇手，追究主謀。

重慶民主人士的態度

李公樸在昆明被暴徒暗殺，消息傳到重慶，各方極爲悲痛與憤怒。

史良先生 得到消息，整整哭了一夜。當記者特地去看她時，她許久才慢慢追述她與公樸先生十九年的交誼，從民國十六年在上海認識後，始終就共同爲救國、要求抗日而奮鬥，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三日她同公樸、韜奮、沈老、章乃器等七人被捕入蘇州獄，仍繼續爲抗日、救國、團結而努力。去年九月底他來到重慶，仍然爲了爭取民主，在較場口他被暴徒毆傷了，當受傷第二日，在醫院史良先生代他拆頭頂裂傷處的縫線，非常痛，但公樸先生忍受痛苦，史良先生問他痛不痛，他的回答說：「現在還不過流血，將來還會犧牲的！」想不到這句話在今天竟成讖語。公樸先生平日忙於民主事業，家庭生活大部靠他太太張曼筠賣畫度日。他只知工作，只知爲了國家的生存、民主團結而不斷奮鬥，在萬萬艱苦中他先後創辦了讀書生活出版社，北門出版社，及與陶行知先生締造了社會大學。

最後史良先生沉重的說：

「公樸先生爲國家的民主、團結而死，他是光榮的，他的死，象徵着中國人民的力量，便統治者發抖了，戰慄了！誰想要靠恐怖來統治人民，人們會站起來的。公樸先生是永遠會

活在人民的心里！」

鄧初民先生 當記者談起公樸先生的死的時候，他說「我與李先生是朋友。在抗戰前，爲了救國而坐牢；抗戰中爲了支持抗日，主張團結，而使生活極度艱苦，連吃飯也成了問題，靠他太太在北碚開一小書店維持，褲子補了廿多個補定無法換洗。一個爲抗戰、團結、民主而這樣奮鬥的人，爲什麽一定要把他弄死?!李先生被殺死了，爲和平民主奔走的人固然少了一個，但這和平民主的潮流相反的，却絕不會因李先生的死而被壓下去的！無數崇拜敬仰李先生爲國家，不惜犧牲的人，將更爲和平民主而更勇猛的戰鬥；李先生的死固然悲傷，但最傷心的還是：如果我們有一個還够得上稱民主的政府，就絕不會有此無法無天，丢盡國家體面的事發生，我們要提出嚴重的抗議，更要繼續李先生遺留給我們未完的事業而加倍警惕，加倍奮鬥」。

鮮特生 老先生回憶着，他們兩人因爲都有長長的鬍子，而無形中在他兩人間感到特別親切，常在一起，李先生總是談着人民生活的疾苦，及計劃着北門出版社的充實與擴大等問題。他說：「李先生對工作對朋友是非常熱情，任何事他沒有不竭力幫忙的，他總是不避權勢，爲了和平民主大聲疾呼，日夜奔走，這就是他致死的原因。死不可怕，但求死得有價值，爲全民利益奮鬥而死，李先生的死，將會激發起全國人民，堅强其爲和平民主鬥爭的決心，」

馬呂賢先生 指出：「這一件對公樸先生暗殺事件，正是一個對一切民主人士企圖以恐

怖政策來鎮壓的開始，但是誰也知道，相反的，還對誰不要和平，誰不要民主，都是一個結論。公樸先生作事，只要決定了什麼事是他所當為，他必不顧一切困難打擊，而始終努力。在他離渝時，他還準備到上海後，創辦一「韜奮圖書館」，想不到現在他卻成為為民主和平努力而犧牲了！」

孫茗薰先生說：「這事件，很顯然的，是一種有計劃的行為，主要的想借此威嚇其他民主人士，但這一個妄想，誰也知道是不會成功的。」

力揚先生說：「一個國家的政治，用暗殺來維持，其成績可知。公樸先生的死，在民主運動中雖然是一極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確信，死了一個，起來更多！全國人民將會拿出一切力量來制止揭破其陰謀！」

能盛夫先生說：「他們對民主運動最初用破壞，破壞不了，用威脅，威脅不了，現在又用暗殺了。但是李先生並不會死，李先生對社會大學的成績在中國教育的開拓上，是誰也不能抹殺的。」

王洞若先生說：「這次李先生的慘遭暗殺，是令人很悲痛的，統治者這種手段並不能使人民感到畏懼，而是將永不屈服的。」

郭沫若等提議人民公葬

七月十六日民主同盟政協代表招待滬市文化界席上，郭沫若、馬敘倫、田漢等提議，李公樸不應國葬，也不應同盟葬，而應該人民葬，因李公樸係爲人民而死。該會於下午三時舉行，五時許始散，主人方面有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張君勱、羅隆基、黃炎培等。由沈鈞儒主席。章伯鈞、張申府分別報告民盟爭走和平之經過，目前內戰危機之火並及李公樸慘遭暗殺之情形。繼由馬敘倫、郭沫若、田漢、王紹鏊、閻寶航、許廣平等先後發言，認爲唯有加緊反戰力量的團結，並加緊動員人民堅決反對內戰，始能挽救目前的危機。關於民盟的作風王紹鏊說：「人家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依我看民盟卻是馬歇爾的尾巴，因爲民盟以一個政黨身份，竟專任調停，而無獨立堅定的主張，故馬歇爾調停失敗，民盟也不能不失敗，現在正是民盟與民更始的關頭，希望民盟有自己的主張，而這主張是爲了人民。」閻寶航說：「人民願做民盟尾巴。」馬敘倫說：「我們人民團體也願做民盟尾巴。」郭沫若說：「我已經是民盟的尾巴了！希望民盟能團結反戰力量，堅決提出對國是的主張。」關於李公樸的死，郭沫若等認爲國葬對他是侮辱，民盟葬太小視了他，而應該人民葬。故李氏治喪委員會中不應全部是民盟人士，應該加入別的委員，郭沫若與馬敘倫均願自動參加治喪委員會。沈鈞儒表示歡迎，請他們正式致函民盟提出，民盟則進而對擴大李氏治喪事宜。

昆明教授的悲憤

潘光旦：李公樸先生爲民主的掙扎而死，死且不朽。實際上公樸先生沒有死，而行將死去的是一切違反民主精神的惡勢力，這不止是信念，也不止是希望，而是事實擺在眼前，朋友們可以無須哭泣了。

張奚若：我對公樸先生被暗殺沒有什麼話可說，我說的社會人士自然明白——這是政治上很卑鄙的手段。用軍警的暴力來威脅政治，是很下等了，再用「暗殺」這是暴力中下等裏最下等的一種，最下等的暴力絕對不能解決政治糾紛，反而使政治鬥爭益加惡化，而絕對達不到他的目的！

楚圖南：李公樸先生，幾乎以他的一生，爲中國的民主運動而努力。現在中國正需要他的時候，他却爲惡勢力所狙擊而倒下了。這不僅是中國民主同盟失去了一主要的支柱，即全國，乃至世界的民主運動，亦失去了一位英勇有力的鬥士！我們的悲痛，我們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懷着一切的慘痛，背負着民族和時代的更大的災難，更堅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與民族的敵人鬥爭，與民主的敵人鬥爭。要以眞正和平民主，富強康樂的新中國的實現，來完成李先生的志願，也是我們的志願！

費孝通：這是結束的開始。公樸先生的血在中國人民爭民主的歷史上劃出一條新的界限，這界限無疑的已接近了光明。我哀悼公樸不能看到這光明的來臨，但是他的血本身創造了光明！「無恥」，這是他臨終時對殺害他的黑暗勢力的最後的斥責。

可是，讓我們告慰死者，無恥到這地步，已表明了快到結束。信賴人民，他們會繼續奮鬥！

潘大達：「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公樸先生的死可算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死了。因爲他的死是誠如他臨終時所說「爲了民主而死的」。我們除了悲悼外，讓我們繼續死者的遺志以慰死者於地下罷。

馮素陶：公樸先生爲盡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神聖事業而犧牲，求仁得仁，可以無憾，一個爲人民大衆獻身的人，個人的生死榮辱是早置之度外的。而敵視人民懼怕光明的東西，想以暴力塞住人民的喉舌，想以血水消滅在慘苦掙扎中茁長着的生機，這簡直是一個愚妄的夢想，血水所將淹毀的，就是那最腐爛的東西。

李何林：李公樸先生之死，使全世界和平，全中國要求民主解放的人民，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但中國的反動派則失去了全國以致全世界的人心，他們在廣大人民的海裏孤立起來了。

馬伯蓀：我與公樸認識，人很爽快，此次突被人暗殺死了，深爲惋惜，但因何致此，不明眞象，不便斷言，現在已捕獲嫌疑犯一人？負責當局對此殺人兇犯，自應追究其原因，依法嚴辦，使案情大白，是非自有公論，否則法律失其保障，人民生命隨時在危險之中，引起社會人心不安，來日方長，這實在不是國家走上光明路之福，我們的憂慮在此。

楊玉川：中國現時正缺有熱忱的愛國者，李公樸先生學問品德均優、奔走國事多年，爲中國不可多得人物，此次在雲南被刺，余是雲南人，深爲惋惜，希望政府嚴予查辦，以儆將來。

上海教授的意見

繼李公樸氏遇殂之後，昆明名教授聞一多復遭暗殺，噩耗傳來，上海各界同深憤慨。爲明瞭本市教授界對此事件之意見，記者特走訪本市大學教授聯合會理事長——

金通尹教授

據談：我個人意見，以同在教育界立場對聞氏以一權威教授而卒遇害，自表悲痛，惋惜。此種暗殺事件，雖不明其內幕實情，究屬大不應該，應請政府嚴予追究，澈查眞相，緝兇歸案，以國法辦理。並稱：政府已有命令，表示決加徹查，嚴懲。對此自極贊同擁護，唯願其能確成事實。

記者跑到臨大文法學院訪問本市大學教授會理事長——

劉大杰教授

劉教授和聞一多先生是同鄉，更是老朋友，劉教授的悲痛是可以想見的。那天早上看到報上的消息時，他連早飯也不能吃了。他說他太驚奇，連聞一多先生也會被暗殺。

「聞一多先生，朋友們都知道他，說起來，他不僅沒有多大的「革命性」，就是在文學的研究上，他也偏向於古典的，唯美的。從學的時候，在國外，他研究英國的古典文學，回國來，他也是悉心考據探研我國古代文學，楚辭，詩經等等，都有卓異的收穫，教的也是這一門，一向比較不大過問現實社會的。這幾年，就朋友們看起來，他的確改變了一些，那也不過說說話而已。說說話又有什麼呢？而且，也實在是這樣的時代，使他這樣一個鑽在古書

堆裏的，也把頭伸了出來，誰知道頭伸出來就給打倒了！像他這樣的人，完全沒有政治野心的人，就是說說話也說得並不激烈的人，竟然也要死，實在太悲慘，太不應該，太使人想不到了！」

最後劉教授表示他始終不能瞭解聞先生爲什麼會遭人殺害，因爲害死他是於誰也沒有好處的。

爲李聞二先生被暗殺

中華文協總會召開大會

爲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被暗殺，中華文藝協會總會，特於七月廿一日開了一個臨時大會，到會的有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胡風、夏衍、田漢、洪深、歐陽予倩、熊佛西、潘梓年、丁聰、吳祖光、陳烟橋、馮乃超、白薇、孔另境、錢君匋、馮雪峯、潘子農、趙清閣、葉以羣、林煥平、于伶、吳仞之、徐調孚、張光宇、張正宇、袁水拍、曹聚仁、姚蘇鳳、顧仲彝、沉櫻、任鈞、張駿祥、馬彥祥、辛笛、崔萬秋、戈寶權、鳳子、陳敬容、葛一虹、駱賓基、費穆、許傑、蔡儀、柯靈、唐弢、魏金枝、李健吾、徐遲、郭紹虞等先生及各報記者五十餘人。

大會是在沉痛、悲憤的嚴肅空氣中開始。每一個與會的人都有千言萬語要傾吐出來。那是對暴徒的控訴，那是對兇手的咀咒。大會主席葉聖陶先生請大家發言後，大家都爭着發言。

郭沫若先生首先起立，臨時動議向被暗殺的李聞兩先生靜默三分鐘。跟着大家也起立了，空氣頓轉沉寂，嚴肅和悲哀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會場。李聞兩民主戰士的死，如親人死了一

樣，這是無比的悲哀。

郭沫若先生帶着憤怡的調子，指出國民黨反動派無恥萬分，使中國人民感到無限的羞恥。接着他說：「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可是他們被反動派暗殺了。在反動派看來他們是死了，但我們看來他們仍然活着，永遠在領導我們前進。他們活在中國人的心裏，活在永恆的歷史中。一多先生的兒子只有十八歲也被打死了，這實在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他指出昆明暗殺同事發生後，跟着北平民主同盟的朋友又被捕了，在上海也有了此等事件發生，這是值得密切注視的。他又說：「現在我們沒有死的人，應如何把這種瘋狂的行爲制止下去，這是做人的權利，也是我們光榮的任務！兇手用的無聲手槍是美國人供給的，我們有權利抗議，美國的槍打死的是從美國受過教育回來的自由主義者」。最後他號召文協應該站起來和無恥的暴徒鬥爭。

剛剛回上海不久的洪深先生，在重慶時也曾被特種學生打過，在上海還不到一個禮拜，他就看見機關槍和刺刀在對準學生的胸膛，他不忍不把這事告訴大家。五百多的憲兵警察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地衝到復旦大學，衝到女生宿舍搜東翻西，無原無故帶去了兩個學生。曾有憲兵部的兩個人，到市立戲劇學校來檢查顧仲彝先生的思想，逼問顧先生對李聞被暗殺的感想怎樣。洪深先生說：「美國的政策是兩面的。在美國哈佛大學灌輸的是英美式的自由思想，而美的槍彈也正打在受美國自由思想的人身上。我是和聞一多受同樣教育的，我自然也有受美國的子彈權利」。

歐陽予倩先生才到上海三天，他告訴了大家桂林那一度成爲文化大城的地方，現在怎樣

艱苦地和困難的物質條件，萬惡的環境鬥爭。刊物沒有，也不許有，人要跑但也沒處跑。官方的三二九青年節，學生為了怕打架不敢參加，沒遊行成。五四學生要慶祝一番，可是學校不放假，同時市政府又大造謠言，說什麼人有武器又要暴動。幸好沒發生什麼，但又有人揚言：「討伐令一下，就動手，看他們逃到那兒去！」歐陽予倩先生又說：「桂林一個學校演叫做「凱旋」的戲，硬說裏面的情節是說東北接收人員如何腐敗，軍人如何不法，蘇聯又待人如何好，造謠說是我編導的，企圖鼓勵士兵來搗亂。並且又造謠說我講救濟麥粉有毒，叫難民跟我要飯吃，這說明了雖然在偏僻的地方，也有人想鼓勵士兵和難民來打文化人。然而，這却正是懦怯的表現。」李公樸和聞一多先生都是歐陽予倩先生的熟朋友，他自然很痛心，但他堅決相信用政治暗殺來壓迫是最沒有辦法的表現，想如此可以維持政權，這是在歷史上沒有的事。

田漢先生首先指出自李、聞暗殺事件發生後，在全國各地又不斷地發生隨便捕人的事，如上海復旦兩學生，北平的民盟盟員，昆明的音樂家趙渢，必須嚴密注意。他又提議擴大捐款運動來撫慰死者和生者；當即獲得大家一致的贊同。他激動地說：「反動派用無聲手槍來打，就讓他打出一個有聲的中國來吧！我們無須動搖恐懼，展望前途是很清楚的」。他又建議請在昆明的李廣田、李何林先生把聞一多先生的著作蒐集起來，廣泛的印行出去，使大家知道『壞中國』是怎樣使一個頹廢主義詩人走向一個民主戰士的道路。

茅盾先生說：「中國反動派用種種陰謀來虐殺人民，他們怕李、聞兩先生的嘴，但我們的筆也厲害，各地分會都可進行宣傳工作，開追悼會。還請在美國的老舍、曹禺兩先生對這

暗殺案公開的講演，使美國人知道』。馮雪峯先生也表示暗殺的武器是來自美國，必須請老舍、曹禺在美國進行宣傳。白薇並建議委托在美國的楊剛來做更廣泛的宣傳。

馬彥祥先生是剛從北平來的，他描述了這古城的文化所遭受的迫害，更引起了大家對黑暗統制的憎恨。北平文協成立後就是文藝節，也沒有法子找到任何地方開會，紀念刊也找不到任何印刷所承印，會刊『人民文藝』在北平只出過一期，但到第二期就沒有一個地方肯印了。跑到天津找遍了也沒人肯印，現在又送到瀋陽去印，還不知道情形怎樣。北平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沒有一點點文化的城市了。北平有十八家報紙，只有一家是民辦的。在那兒沒有輿論。在他臨走的頭一天，李公樸被暗殺的消息傳來，但是有關這事件的文章送到唯一的一家民營報館去，也沒有登出。

鄭振鐸先生指出阻止慘案只有用羣衆的力量，並向國內國際上宣傳。胡風先生激昂地說：『在今天暴政的統治下，每天不知死了多少人！這是什麼統治』！最後他大呼道：『我們要站起來做人，不要做猿做狗就得起來抗爭！』

熊佛西是李、聞兩先生的好友，他說：『他們都是最好的人。聞一多常說田間是中國的鼓手。但我卻說，聞一多先生是中國的鼓手！』一點不錯，他是鼓手，民主的鼓手，他光榮地死在鼓手的崗位上。

許廣平先生也相繼發言，並希望文協會刊早日出版。最後通過文協爲李、聞慘案告全世界學者文人書和文協爲李、聞慘案宣言兩文件，並提出五項基本要求。大會至六時許始散。

中華文藝協會總會爲李聞慘案宣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我們優秀的文化批評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刺，兇手三人所使用者乃美國新式無聲手槍，舉世震怒，正謀擴大紀念，乃不出五日，全中國文藝學術界的導師之一——本會理事聞一多先生，又在昆明同遭毒手。兇手二人所使用者仍爲美國新式無聲手槍。而一多先生的長公子年僅十八歲的立鶴世兄並同時遇難，身中五彈，卒因傷重身殉；這很明顯的是有計劃的政治暗殺，而處心的毒狠，手段的殘酷。造出了滅絕道義的空前紀錄。

我們今天要以人民的立場，鄭重地宣佈。這樣繼續發生的慘無人道的血案給予了我們中華民族以極大的污辱。我們中華民族究竟是文明人種還是野蠻人種，今天是遇着了一個嚴重的考驗。我們人民的力量，如果對於這種肆無忌憚 民主敗類，依然無法制裁，讓這片霍亂要猛烈的法西斯瘟疫再行蔓延下去，那我們中華民族將永無面目，立足於人類。

今天是民族興替的關頭。民主與反民主不能兩立，道義與非道義不能兩立。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父子，爲爭民主，存道義，貢獻了他們的生命。他們是我們光輝燦爛的模範。我們要踏着他們的鮮血，繼承着他們的遺志，爲了眞正民主的實現，人權自由的保障，與民道德的維繫，民族光榮的護衛，誓和一切的反動份子作毫不容情的鬥爭。

我們雖然沒有武器，但我們有我們的鐵和血。我們雖然沒有軍隊，但我們有不甘心做奴

隸的人民。從黑暗中創造出光明來，原是我們從事於文藝者的本位工作。今天在這暗無天日的時代，我們更應該認清楚這項使命而加倍的振奮。把悲憤化爲力量！把恐怖還給施行恐怖手段者！爲人民大衆作前驅，以我們的血洗盡中華民族的極大的污辱！

爲此，我們共同宣言，幷向政府當局提出如次的基本要求：

一、將李公樸、聞一多父子生平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並通令全國舉行人民公葬，擴大紀念，撫卹遺族。

二、嚴緝凶手，組織人民法庭，澈底審訊。

三、將昆明警備司令及有關治安機關負責人員立即撤職究辦。

四、明令取銷一切特務組織，幷淸算自較場口事件以來各地發行懸案。

五、釋放費鞏教授及政治犯。

中華文協總會告世界學者和文藝作家書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學者和文藝作家們：

我們今天要以無限的悽痛和羞愧的心情，向你們申求道義的援助。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後快要滿一週年了，我們中國迄未享到和平的幸福。民主與

反民主鬥爭，一方面形成爲間歇性的大規模內戰，另一方面則演化爲端極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整個的中國已陷於恐怖狀態。

關於政治暗殺進行，我們今天想把一件滅絕人性的慘案向你們報告。

本月十一日，在我國西南地區一個有名的都市——昆明，我們的一位優秀的平民教育家李公樸先生被用美國製造的無聲手槍的暴徒所暗殺了。暴徒三人，一人被捕，二人在逃。相隔僅五日，我國的名教授兼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又在同一的昆明，同被用美國製的無聲手鎗的暴徒所暗殺，暴徒二人逃逸。

尤可慘痛的是聞一多教授的公子聞立鶴君，年僅十八的一位大學生，和他父親同時遇刺，身中五彈，入院後三日，終以傷重殞命。追隨他父親之後，成爲了反動暴徒的犧牲。

李、聞二先生都是美國大學出身，他們是受了美國式教育的自由主義者，近年爲爭民主運動不遺餘力，加入了民主同盟，成爲了該同盟的幹部幷極力反對內戰。不意因此遭受了反動派的忌視，而同被暗殺。

這樣無恥萬分的政治暗殺手段出諸於目前的中國，我們作爲中國人，實在是感受着無限的慘痛與羞愧，連我們自己都不能不懷疑，我們的民族是不是退化到五千年前的野蠻時代去了？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個國度中一項重大的事件的發生，和別的國度每每是有互相關聯的因果關係存在的。例如我們中國的這種恐怖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它的後果可能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而我們中國之所以釀成今天的這種恐怖狀態的前因，在實際上實不免也要負一些

責任的。

事實是很明顯的，今天的國際關係並沒有達到眞正的協調，有兩個龐大的勢力對立着，那便是美國與蘇聯，就在這個對立之下，美國的政策未能朝着眞正和平協調的方向，這便鼓勵了我們中國的內戰，甚至醞釀出了我們中國的政治暗殺，我們所看出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用意是很鮮明的，那是想在我們中國佈置一個防蘇陣線。故爾在日本投降之後美國仍在中國駐兵，不斷地以大量的軍火和軍事上的便利援助我們的政府，雖然我們的政府是爲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聲明爲一黨專政的政府。就因爲這樣，我們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便生了障礙。這情形擴張下去，不僅於我們中國不利，於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是不利的。

李、聞二先生同是受了美國教育的自由主義者，而同受美國製的新式武器所暗殺，單只這一個事實，不就足够值得美國的朋友加以深長的考慮嗎？

第一次歐戰之後，德國是作爲防蘇陣線而被扶植起來的，結果怎麽樣呢？記憶還很新鮮，用不着我們縷述。

我們認爲全人類應該和平相處，即使有矛盾對立，應該用協調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因此我們希望美蘇兩國能够相忍相讓，無詐無虞，忠實聯合國的組織，盡力避免可能的武力衝突。假使能够這樣，那實在是全人類的幸福，也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幸福了。爲了這，我們向你們伸出請求協助的手，我們希望共同向着這個目標策進，鞏固世界的和平，消滅第三次大戰的危險。

我們希望一切的盟友，尤其是美國，會助我們和平建設，但不希望我們也要成爲未來大

戰的選手，因此我們得迫切的希望美國能够改變她的世界政策乃至對華政策。美國如無必要再向我們作軍事援助，我們中國內戰也就自然消除，而政治暗殺的卑劣行爲也就可望減跡了。

假使不是這樣，那我們中國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世界的前途也是不堪設想的。

人類的智慧發展到了今天，儘可以主動地左右歷史，而不再被動地爲歷史所左右了。

謹致人民的敬禮！

七月十七日

文協總會致于邵二先生電

南京于右任監事、邵力子理事勛鑒：本會理事聞一多先生十五日在昆明遭暗殺身死，本會同人聞悉之下，不勝悲憤。一多先生爲我國新文藝開創者之一，二十餘年來，致身文藝學術工作，勞績卓著，中外景仰，今竟遭此毒手，使學術界受不可補償之損失，在國家立場上說，亦爲一大恥辱，特懇請先生等轉呈蔣主席嚴飭昆明當局破案懲兇，並公開申令保障全國文化教育人士之自由安全，以免羣情激憤，友邦譏議，實爲至禱！專此即頌公安。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　七月十七日叩

昆明李聞慘案後援會致函美國當局

昆明十四個人民團體爲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國民黨反動派特務份子殺害事，組織了

李、聞慘案後漫會，致函杜魯門總統及美國國會議員，要求杜魯門總統實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對華政策的聲明，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軍事援助，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並向馬歇爾和司徒大使致電呼籲，原文如下：

杜魯門總統閣下並轉美國國會議員先生：

我們，中國人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告訴閣下及所有國務院的議員們：在七月十一日及十五日兩天，中國雲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兩件國民黨反動派特務謀殺中國民主人士的血案。

中國第二方面人士、著名的民衆教育家、社會大學副校長、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終身爲中國國內的團結民主和平奔走呼籲的李公樸先生，及國立西南聯大與國立清華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家、詩人及民主同盟中央委員聞一多先生，均先後遭受特有手段之特務份子謀殺；聞一多先生長公子亦因營救其父而受重傷，生命危殆。聞、李兩先生都是留美學者、西歐民主政治的信仰者，他們不但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而且是英勇的民主戰士。此次血案發生以後，立刻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廣大聲討，無比的憤慨與抗議。

我們嚴正說明：半年來國民黨反動派能在中國國內這樣囂張橫行，不顧人民一切利益而瘋狂的進行內戰，施行其法西斯恐怖政策，毆打屠殺民主人士及和平人民，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貴國政府在中國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以前，直接以軍事援助一黨政府及延長對租借法案的結果。

目前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積極擴大內戰及積極推行法西斯恐怖政策，人民已處於空前的黑暗境遇。爲了保障中國國內和平、團結、民主，爲了保障國際的

和平與安全，我們謹以至誠向貴國呼籲：請閣下及國務院重視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內戰、實行恐怖政策的結果，並要求閣下實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對華政策的聲明，美軍立即撤出中國、立即停止一切軍事援助，立即停止對華租借法案及一切足以助長中國反動派進行內戰、迫害人民的任何措施。

昆明李公樸聞一多慘案後援會　七月十九日

致馬歇爾及司徒大使函

敬愛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兩先生：

你們為中國民主和平所作努力，已經在中國人民的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激，但是你們的工作已不斷的為中國反動份子所破壞，如今他們的破壞工作正在加緊進行。昆明七月十一日及十五日發生了國民黨反動特務份子暗殺教育家、學者、教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事件。這是國民黨反動派以毫無忌憚的決心，向中國人民開始進攻的具體表現，中國人民已陷入法西斯恐怖的深淵。我們覺得中國反動者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為，是由於貴國片面援助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結果。我們，包括民盟十四個團體所組成的李、聞慘案後援會，謹向你們作正義的呼籲：

（一）為了人類的尊嚴與正義，請你們對國民黨政府所主使的此種法西斯恐怖政策，提出道義上的抗議，並代向貴國朝野人士控訴，制止中國法西斯的恐怖。

（二）爲了有効的制止國民黨法西斯的恐怖政策及內戰政策，只有貴國立刻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財政的、經濟的、軍事的、交通的片面援助，直到能眞正的代表人民的聯合政府成立爲止。

昆明李聞慘案後援會向全國同胞緊急呼籲

昆明李公樸聞一多慘案後援會啓七月十九日

昆明李公樸聞一多慘案後援委員會，向全國同胞發出緊急呼籲，在敍述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慘遭暗殺的詳細情形以後，指出：「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敢於此時斷然殺害李、聞兩先生，完全是內戰造成的結果」。更嚴正指出：「中國內戰之所以至今未能停止，反而日趨擴大，除了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與民爲敵的反動本質外，最主要的原因，在目前來說，便是美帝國主義者單方面以軍事援助國民黨的對華武裝干涉政策」。

最後，並提出九項緊急呼籲：

一、要求當局嚴懲殺害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眞正兇手及其主謀人。

二、要求政府立即取消特務制度，取消軍統中統。

三、由政府負責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安葬及家族撫養費。

四、要求政府確切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

五、要求切實保障人身自由。

六、要求立卽停止內戰，實現全面和平。

七、要求立卽重開政協會議。

八、要求美軍立卽退出中國。

九、要求美國政府立卽停止對華租借法案和一切軍事援助。

七月十八日

雲南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協會通電

萬萬火急！

全國同胞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士，美國友人們：

昆明現在已成了殺人盈城，屍橫遍野的大地獄，昆明人民已受到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威脅，全國同胞們，趕快團結起來阻止國民黨法西斯特務，這一股空前的逆流，全世界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士們，趕快伸出你們同情的手來，拯救我們困處浩劫中的昆明人民！

中國民主同盟最高負責人之一，中國名教育家李公樸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夜十一時（夏令時間）被國民黨法西斯特務以手槍刺殺於本市青雲街，此百目所視，百手所指，兇手李成業卽被擒住送入警局，（陪同行兇之數特務，於行兇後將李成業之兇器搶走逃逸）然治安當局極力包庇兇犯，謂非兇手，僅係嫌疑犯。由於雲南國民黨治安當局，極力包庇兇犯，法西斯特務便愈來愈狂獗了；十五日下午五時（夏令時間）數十特務又於西倉坡西南聯合大學教職員宿舍門口，以手槍公開慘殺中國名教授（現任聯大教授及民盟雲南省負責人之一）聞一多先

生及其公子聞立鶴、各身中數彈，聞先生當即斃命，聞立鶴，身受重傷，不能言語，奄奄一息，危在須刻，此慘案連續發生後，所爲各校師生於驚惶中通宵不敢成寐，其形勢之嚴重，爲古今中外所稀聞。

昆明此次慘案，是過去數月來，『一二・一』昆明大屠殺，重慶滄白堂血案、較場口血案、南通大屠殺、北平中山公園血案、西安大屠殺、南京下關大血案、徐州大屠殺等的繼續與再版，是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於各地零星屠殺之後，對全國爭取和平民主人士總剿滅的開始。

現在是我們這些酷愛和平人民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現在是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全中國同胞團結啊、保護我們的生命！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士起來啊！伸出你們救援的手吧！請你們幫助我們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吧！

我們還要向美國友人與美國政府呼籲，日本投降後美國政府幫助國民黨法西斯六萬萬多美元物資，數萬輛載重卡車，武裝了六十個師的軍隊，運了一百卅多萬軍隊到國民黨平身不可能到的地方去打內戰，在中美訓練所，美國人訓練了若干萬國民黨特務，贈送了數萬枝特製的特務用的手槍，和數百萬發傷人斃命內重？子彈，僅僅由於這些軍事援助，中國的內戰，不能停止了，僅僅由於這些特務技術的援助，國民黨法西斯肆意猖狂了，所有各地血案中被殺的人，無一不是死在美國槍彈之下，美國友人們！你們，是光榮而偉大的華盛頓、哲斐生，林肯的子孫，你們忍心援助一個法西斯，撲滅用和平方式來爭取民主和平的人羣嗎？你們早已得到民主，難道你們一點不同情別人爭取民主嗎？你們縱然不同情我們，至少你們也應嚴守中立，把你們這些殺人武器收回去吧！我們非常尊重中美人民的傳統友誼，這是我們

最低的要求啊！

雲南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協會叩

昆明學聯發表告同胞書

昆明學生聯合會，代表昆市三萬學生，爲李公樸先生被刺，發出告全國同胞書。首先指出這是反動派有計劃的陰謀，是反動派施行法西斯黑暗政策的具體表現。接着他們更指出反動派今天所以敢這樣猖狂無忌，是由於美帝國主義份子不合理的援助造成的。所以該宣言中特別指出假使美國對反動派的軍事援助不立卽停止，美國軍隊不立卽撤出中國，則類似李先生被害的事件亦將不斷發生，最後他們要求：

（一）嚴懲兇手及幕後指使人。（二）取消特務制度，切實保障人身自由。（三）立卽停止內戰，實現全面和平。（四）立卽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政府。（五）美國立卽停止軍事援蔣政策，停止租借法案。（六）美軍立卽撤出中國。

上海學生和平聯合會告各界書

李公樸先生是抗戰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曾因「愛國有罪」而被審判。勝利了，想不到又因「愛國有罪」而遭好戰派毒手！

聞一多先生，詩人，西南聯大名教授，與李先生都是留美生。誰又想得到好戰派對學者如此殘忍！

這是對全中國有良心、有學問者的進攻！

你們要想把中國拉回到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時代去嗎？你們這樣做法，難道能獲得四萬萬人民的心嗎？你們以爲青年愛國熱情就從此死滅嗎？決不能的！人民要和平，要過安定生活的要求；青年要愛國，要爲祖國服務的熱情是壓制不了的！

誰要違抗廣大人民的意志，誰就愈孤單，愈逼得人民起來反抗。抗戰以前，你們用大刀、水龍把北平學生鎮壓下去沒有？倒底還是青年的呼聲，叫醒了全國人民聯合抗戰！

爭和平民主的運動也是鎮壓恐嚇不倒的。

誰要爲民衆所愛戴，誰就要按照人民的願望去做，就要立刻用事實來表示。

上海學生堅決抗議上列痛心的行爲，要求：

（一）維持社會法紀，切實保障人身自由，嚴辦一切慘案兇手，追究主使份子，

（二）維護教育神聖的獨立，反對黨團控制學校，終止一切摧殘青年的行動！

（三）維持司法尊嚴，立即宣佈遊行四隊員無罪！

（四）遵守政協決議，真正實行全國上下的民主大改革，轉變時局危機，解救人民，爭取永久和平！

一切愛國同胞，愛國青年團結起來，爲祖國的和平富強而奮鬥。

三民主義同志會上海分會發言人談話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上海分會發言人，因李公樸，聞一多二氏在昆明遭暗殺，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嚴辦自昆明學生慘案較場口迄下關慘案以及李聞慘案之各種暴行兇手及內幕主持者，並呼籲民主人士加强團結，促進國內全面停戰。

社會大學同學會抗議書

社會大學同學會爲李副校長公樸被害事件發表抗議書說：

「李公樸先生的死，是法西斯反動派甘心與人民爲敵的表現，是野蠻的特務制度對全國堅持民主和平人士的挑戰！我們再不能緘默了，全中國有正義、有良心、愛自由、愛和平的人們，請一致團結起來，粉碎萬惡的特務制度，擊潰法西斯反動派的挑戰，否則，我們每一個人在任何一分鐘都會遭到李先生同樣的命運」！

「最後，我們要抗議政府當局對李先生遇害事件的緘默態度，對特務份子的寬縱優容，和對較場口以來歷次流血事件的不聞不問！因爲李公樸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正直的公民，而且是被中外公認的中國民主政團——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似此緘默、縱容，豈不予人以排除異己之嫌，把血汚塗上自己的面孔，而猶恬不知恥嗎？而法西斯的骨髓，「民主」政治的僞裝，和誰在破壞所謂「法紀」，誰在破壞和平、團結，豈不更暴露無遺？

「我們要求政府當局爲表示一點「法紀」，一點民主和平的精神，要眞心誠意緝拿兇手

及兇後主使者，從優撫卹、安葬、並撥給子女教養等費，立即明令解散一切有形無形的特務組織，澈底保障人身自由。不達目的，我們的抗爭，誓不停止』！

重慶文化界抗議書

（一）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聞一多先生被狙擊殞命的血案又起。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都大邑之中，軍警密佈的地方，暴徒白晝鳴鎗殺人，竟縱容飄逸而去，渺無蹤影，而暴徒臨去時猙獰的惡言：「好，留你作個種，以後好替你爸爸復仇』，與聞一多先生生前撫着李公樸先生的屍首，悲憤的發言：『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的話，前後頗有呼應。聞公子立鵬、立鶴的控訴書『誰殺死了我的爸爸？』中更說：在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就有人揚言，要以四十萬收買一多先生的頭，以及報載：中央社將聞先生被刺的消息，遲壓一天，以等待其他方面文件的配合，才發佈出來。由這種事前的線索，與事後的佈置看來，即使是最忠厚單純的人，也會猜想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李公樸先生生前致力文化、教育，聞一多先生生前大半時間埋頭書齋，悉心於文藝、學術的研究，雖然兩位先生都因目睹國難民艱，以學者的立場，起來呼號奔走民主、和平運動，然皆爲手無寸鐵的書生，言論行動，亦皆本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目關心政治，批評政治，亦係作爲民主國家的人民，應有的天職和權利，否則『莫談國事』，『偶語者斬』，我們亦何貴乎有此『民主國家』的美名？對於這樣的洵洵學者，配稱爲民主

國家的眞正公民，竟施以毒手，置之死地，眞叫人不知對「民主」、「和平」、「自由」等字，作何解釋？更不知置國家人材，文化教育事業的尊嚴於何地？

聞、李兩先生皆爲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而民盟又爲中外所公認的中國民主政團，一般人都稱他爲「第三方面」的，政治協商會議中有他們的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有他們的名額。對於這樣一個政團的領導人，橫加殺害，一而復再。我們又不知置政黨公開平等，民主政治精神，以及政治道德於何地？即使要排除異己，亦應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公開政治鬥爭的方式，爭取人民，取決勝負，奈何竟出此陰狠，卑劣可恥的下策！

由於這連續不斷的對民主人士的政治暗殺，我們深深地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和平事業，人民的生存權利，以及文化學術的尊嚴，甚至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有人稱之爲「焚書坑儒」時代，還只是說出醜惡的一面，一切有良心，有正義，眞正愛國的人士，都要起來挽救這個危機，制止這個危機，否則，我們眞會淪入萬刼不復的最黑暗的境地！

同時，在政府申言要澈查此案聲中，我們願追隨全國同胞之後，對此案提出如下主張。

一、由政協各方代表組織臨時法庭，公審昆明地方失職當局。

二、切實認眞緝拿兇犯。

三、從優撫卹死者家屬，並且國家担負死者子女一切教育費用。

四、切實保證人民言論、思想、居住、人身等基本自由。

五、取消一切特務組織，以其費用移作教育經費。

沈起予 聶紺弩 艾 蕪 何其芳 周 文 力 揚 端木蕻良 丁易 孫銘勳 方與嚴
劉滄浪 鄧曉嘩 周特生 賴 靜 屈 楚 孫堅白 唐 祈 黃若海 趙尹銘 洗 羣
路 曦 邱 橫 李天濟 孫 普 黃 瑾 李 影 沙 莫 蔣 路 鄒綠芷 周徽林

（二）

誰是內戰的發動者？現在是再明白也不過了，當國民黨內一部份的好戰者，在中原企圖消滅李先念部隊而誣中共軍「發動總攻勢」，在蘇北業已完成圍剿的軍事部署，也誣中共軍「威脅京滬」的時候，在西南一角的昆明，法西斯特務暴徒，爲了配合這一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爲了壓制民主運動，爲了使愛好和平的人士，不能同聲反對這一瘋狂的行動，於是繼「打」以後，竟「進步」到使用下流無恥的手段，暗殺了李公樸先生，不數日，接着又暗殺了聞一多先生及他的公子，消息傳來，祇稍有國民良心的人，寧不悲憤，寧不向這羣貪饞無厭，專門吸人血爲生的劊子手們，提出控訴！

李公樸先生是國內知名的人民教育家，數十年來，爲中國的國格而奮鬥，爲民主自由的獲得而努力，言行一致，奔走呼號，竟遭嫉忌，遭受毒害，自命「實行政協決議」，自命「眞正民主」的當局，這是什麼做法？這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意旨嗎？

至於聞一多先生，是中國詩歌界的先驅者，名詩「死水」爲五四運動來的佳篇，數十年來閉門講學，爲國內少有的詩詞學家，近年來，由於當局的反動設施，現實迫使他老人家不得不說幾句公道話，不論這是不是政治活動，但這有什麼罪？爲什麼要偷偷摸摸地來結束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即使這是政治活動吧，當局不是保證「黨派合法化」嗎？不是「四項諾

言」猶在耳嗎？爲甚麼要出此暗殺手段？是不是有意向人民示威？

我們不解！

可是，我們正告這羣豺狼：在許許多多的事件中，人民已看清誰是在破壞和平；從大大小小的暴行中，人民已看清誰是在進行內戰，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等的死，就是有力的證據、抵賴不了！

我們要進一步正告這羣豺狼：這一切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這樣不但不能阻止人民的和平民主的要求，反而會加速了你們自己的滅亡！

我們除向死者致敬外，要求全國人民提高警惕，以先驅者的血，來增加我們的信心和力量！

王頌竹　王采　吳視　吳織　索開　薛汕
碧野　豐村　臧雲遠　李文　張周　沙鷗

重慶人民的心情

聞一多先生被暗殺一事，近日在重慶市已成了街談巷議的主題。許多年輕的文化工作者，坐臥不安。聞氏生前好友某教授數日不言，如坐愁城，於送來訪記者時，突於樓梯上放聲痛哭。高級機關職員們，個人致書或聯名致書給聞氏在渝二位公子表示弔唁的也不少，他們信中對反動派暴行斥責之深遠過於一般公開唁電。青年學生在此酷暑天氣，從沙磁區趕進城來，到處找聞公子，跑得滿頭大汗，上下衣如水淋雨濕，也不管好多人沒找着，仍然絡繹不

絕，他們要想見一見聞公子，親自說幾句壓抑在心中的話。民主報銷路陡增。前次，聞公子記者招待會，各報記者踴躍參加的情緒，爲重慶市一二月內以來的記者招待會所無，有不少的並不是去採訪消息，而是去爲了自己了解眞情，那怕就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同事能報告得十分詳細，也不能使自己不去。有許多不是記者的，也想去。可是就是因爲他們不是記者，消息欠靈通，等到看見晚報登載要開招待會的消息，已經晚了，只好埋怨自己，埋怨報紙。

自然，也有具備相反的情感的人物，如民主報報差照例把五份報紙送到某機關去，某機關的衞兵拿起來就撕得粉碎。

目前値得注意的是：李公樸先生被害時，的確在各階層人士中產生了一種仇恨然而多少有些恐懼的空氣；聞一多先生被害後，這空氣像變了，是仇恨，更是決心！現在開始流行着這麽一句話：「光怕不行，就是沉默一點也不行，那些傢伙是連老教授也忍心下毒手的」！

人民之聲



學習李公樸先生

羅克汀

我和李公樸的私交并不很深，因此，對李公樸先生的了解自然是很不夠的。今年春天，社會大學在渝成立，實際上負責主持校務的就是李公樸先生。那時，我剛好由鄉下搬回城裏居住，由於侯外廬兄和社大政經系同學們的要求，我在那邊擔任了哲學的功課。這時，李公樸先生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那邊辦公的，因此，由於工作聯系我們之間才接觸得比較多一點，而對公樸先生的了解也比較多。想不到，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竟然在短短的五天之內，先後殁於特務底無聲槍之下。當然，任何詞句與形式都不能夠把我們對於這兩位偉大的民主戰士之犧牲的哀痛表現出來。不過，李聞兩先生的死只有加重了我們後繼者的責任，使千百萬人民的悲痛變成力量，把反和平民主團結的封建法西斯力量送進歷史墳墓。在哀痛之餘，我想我們應該向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學習，學習他們的態度，作風和氣節。我對公樸先生了解得很少，但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向他學習，因此便雜亂地就我所見到的寫點出來，這也許不是無益的吧。

我覺得李公樸先生不僅是一位沉毅堅貞，身經百戰的民主老戰士，而且同時也具有着青年底氣質和青年底活潑的活力。在社大的時候，他常常和同學們在一起談各種問題，傾聽同學們的意見。同學們都感到他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青年導師。不但這樣，他也是最「年青」而活躍的，在開會的時候，他常常自己唱歌和指揮大家唱歌；在擺龍門陣的時候，他也最

活躍，談笑風生，不期而然地使他成了一羣人的中心和靈魂。在演講的時候，他也完全沒有一點學究的陳腐氣味，常常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正是這一點使他實際上成了廣大人民，特別地是青年所敬愛的導師。

其次，我覺得公樸先生最富於實事求是的精神的，他從來都是有什麼就說什麼，不說一句空話，在社大的時候，每一次在教授會議上報告校務時，他的報告都是很詳盡很具體的，從沒有一句空話。在學期結束時，社大舉行放學典禮，許多來賓和教授，新聞記者都到會了。公樸先生指導同學們將一學期來的社大作了一個報告，並指出它底優缺點，大家都非常地驚異於報告的詳盡，具體和坦白。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使公樸先生成爲民主運動中之優秀的領導者。

再次我覺得公樸先生不但堅貞沉毅，而且在工作上，在待人接物上也是最科學化的。

他做事情向來都很認眞，很負責任。在社大時，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中，處理着一切大小的事情，耐心地和每個人談話，解釋問題，詢問問題，決定辦法等等。一到了有空閒的時間，他便到教室中去看同學和教授上課的情形，我記得，我去社大差不多講了十幾次的課，每次他都來課室裏看過一二趟，有幾次還虛心地在窗外聽講了十多二十分鐘。這些地方都表現出公樸先生對工作的認眞和責任。就是因爲公樸先生有着這樣工作作風，社大才有這樣的成績。

公樸先生竟然被害了，但他的遺言，他底氣質，作風，態度還保留着，正如聞先生所說的一樣：「一個倒下去了，但千百萬個站起來」。結果反動者們只不過是搬起了石頭打自己的

七•二三晚於寓所

又一筆血債

錢俊瑞

突然得到消息，中國人民救國會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暗殺了。

這樣在我們這個血腥的國度裏，又經由法西斯特務最卑污的血手，平添了一筆使我們永遠記住的血債。

也許中國法西斯的頭目及其黨徒們，滿想靠着他們的一雙血手來嚇倒人，使人從此不敢動彈！但是在全部歷史上殺人不眨眼的專制魔王，又幾曾壓服得了人民的反抗。即如國民黨反動派，在這二十年來，他們曾殺了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和善良的老百姓，他們也曾殺了廖仲凱、鄧演達、楊杏佛和史量才，在最近他們還殺了李兆麟、孫平天、王任等。但是，共產黨和全中國的老百姓，曾經有那一次給他們嚇倒過，在他們的屠刀面前表示屈服過？古話說的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人民為了求得自己的獨立，自由和解放，為了這樣崇高和光榮的目標，前仆後繼的奮鬥了這許多年，難道還怕他們這批法西斯宵小的毒手不成！

也許中國法西斯的頭目及其黨徒們，以為殺了一個李公樸就可以滅掉民主份子的口！但是這些法西斯黨徒，難道連這一點點子常識都沒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民的嘴是滅

不過，殺了一個李公樸，就有幾萬幾十萬的李公樸站出來講話，這聲音最終的淹沒一切歷史的渣滓，讓他們蕩然無存。

也許中國法西斯的頭目及其黨徒們，這樣打算着：殺了一個李公樸就少了一個民主運動的領頭人！但是殘酷和愚蠢到極頂的法西斯害虫們，就不會了解這麼一條真理：由於人民運動的正義性和偉大的創造力，無數新領袖和新幹部源源不絕地產生出來。李公樸先生的死，將號召幾千幾萬個民主戰士，更加警惕，並挺身而出，來接替公樸先生的崗位，爲完成公樸先生的遺志而鬥爭。

因此，法西斯反動派的一切打算，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對於中國現在偉大的爭取獨立·和平、民主運動來說，都是枉然的。

因此，法西斯反動派的暗殺公樸先生，只能更加明白地暴露國民黨法西斯分子的極端殘忍和陰毒，只能證明中國人民從法西斯反動派手裏，決不能得到任何他們在口頭上也會允許過的自由，如果有，那就是他們實行恐怖的自由；只能說明國民黨獨裁政府，今天不僅在向解放區繼續擴大內戰，而且也正在向國民黨地區手無寸鐵的和平人民進行血腥內戰；只能再一次證明獨裁者所說的只要共產黨交出軍隊放下武器，便可以得到安全與民主，是何等可恥和可笑的欺騙！公樸先生是手無寸鐵的人，何以竟要加以殘害？最後這一慘殺，還只能證明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反動政策和軍事經濟援助，是如何有力的支持和助長着獨裁者懸政府的殺人事業。

這又是反動派在全國實行全面大屠殺的信號。現在公樸先生是被殺害了！他光榮地死在一個民主戰士的崗位上，在反動派的謀害下，他流了自己的沸熱鮮紅的血！由於他的鮮血的灌溉，在祖國的原野上必然會開花！如他所最愛歌唱的「五月的鮮花」，這戰鬥的孕育着[illegible][illegible]光明前途的鮮花，任憑反動派如何兇殘毒狠。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一定要勝利的。

對於公樸的死，作為一個親愛的朋友來哀悼他，我沒有眼淚，只有憤恨。我們要向全世界控訴中國法西斯反動派這樣滔天的罪行。這是一筆多麼沉重的血債呀？而我們和一切民主人士是懂得應該用什麼來償還的。

七月十三日

悼聞一多先生

蕭剛

在荒涼的文化園地正需要更多的人開拓的今天，這樣一位刻苦的園丁——學者、詩人和革命家聞一多先生，却突然被反動派無恥地暗殺了。這的確是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我們哀悼這位文化戰士，除了踏着他的血跡繼續前進、為民主為和平繼續奮鬥以外，我們對於聞先生的許多優點應該很虛心地學習。

戰前，聞先生是不問政治的。有個時候，在藝術上還有「唯美派」的傾向。戰後，由於親眼看到人民的流離失所，覺得這個世界太不會理！然而，他也還沒有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民國三十二年，有一次聞先生在昆明某大學講演，他還是說詩無非是不負責任的宣傳，個人一時的抒情而已。不過，以後由於國內政治的日益令人失望，聞先生的思想便日益激進起

來。記得當時他曾在昆明某週刊上發表了一篇『時代的鼓手』，聞先生熱烈地讚揚了人民詩人田間先生。他說田間的詩才眞正是人民的聲音，才是原始的古代的節奏。這篇文章發表以後聞先生不斷地提高自己，終於突破了自己，而進入一個新的思想範疇。一個四十餘歲的人還能這樣轉變，而且轉變得這樣快，實在是很難得的。

聞先生的弟弟聞家駟教授，也是一位詩人。他是喜歡法國『象徵派』的。自從一多先生在藝術上擺脫了『唯美派』思想以後，這兩位弟兄就像陌生人一樣，不相往來了。不久，幾乎是神蹟，家駟先生受了一多先生的影響，也毅然決然地擺脫了『象徵派』。這一對兄弟詩人的思想轉變過程，眞是文壇上的佳話，

聞先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教授。在聯大，他是認識學生最多的教授。見了認識的學生，往往是他先點頭。有一次我訪他，我本已坐在床邊，聞先生却執意讓我坐在桌旁的籐椅上，他說：『這樣舒適些！』聞先生除了在講演的時候，往往興奮得咆哮不已以外，平常說話總是和和氣氣，對方就是有天大的脾氣，在這樣情形下也發不出來。

聞先生能夠獲得學生的敬愛，獲得全國人民的愛戴，絕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他在漫長的歲月裏，不僅征服了書本，也征服了生活。下面三點可以說是聞先生最顯著的特點。

第一點是詩人的氣質。聞先生對於任何事情都是非常熱情，非常年青。他每次參加座談會或是大規模的講演會，總是臨時想起什麼，一有機會就站起來的，絕不是預先準備好的講詞，記得幾年前的一個『四五』紀念晚會上，聞先生很興奮地說：『我研究古文，絕不是捧甚麼『國粹』！我是要揭破它的瘡疤！我越唸古書，越覺得古書要不得！』他越講越激動，

「青年的幼稚病，有時候並不可恥，在一個啓蒙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而感情的衝動才有力量！我們不怕矯枉過正，因爲矯枉過正，更顯得有力量些。譬如當年高喊「打倒孔家店」，今天也還是要打倒的！」這一段話充分表現了聞先生的熱情和年青。聞先生平日總是布鞋大褂，一手提書袋，一手執手杖，如果他不開口說話，你簡直想不到他的詩人氣質——熱情而年青——那樣濃厚！

第二點是學者的氣質。聞先生非常刻苦耐勞，孜孜不倦，學者氣質非常重。例如他做種種考據工作，都很有成就；對於文字，也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對中國文學如莊子、楚辭等，尤下過一番辛苦工夫。這種刻苦精神正是學者必要的條件。過去，曾有一度對新詩不聞不問，有一次他突然看起新詩來，他覺得新詩簡直進步得不容易趕上了。因此他有編新詩選的計劃。聞先生的刻苦耐勞不僅表現在研究方面，他的生活方面尤其可以看得出。他除了在聯大敎書以外，還在中學兼課，此外研究、寫文章、參加座談會、演講會、辦民主週刊、還要刻圖章。在這樣忙碌的生活裏，刻圖章還是非常認眞的。他說在這樣一小方塊面積上，刻幾個各種各樣的字，其排列安置含有很大的藝術意味。因此每個圖章都是先經過了一番設計工夫，然後才動手刻。聞先生刻的圖章每個都很新奇，與大衆不同，就是由於他的認眞而刻苦的學者氣質。

第三點是革命家的氣質。有了這個氣質，才使前二者氣質生動活潑，有了更大的意義。年青人和聞先生在一起，往往會感到自已蒼老。這就是因爲聞先生的生命力表現得特別强烈，革命氣質特別濃厚的緣故。聞先生對於研究工作，一如探險，非常大胆。例如他擬用唯物

辯證法的觀點重寫中國文學史，可惜這項工作還沒動手就遭了暗害●他對於青年的種種新奇理論。絕不譏笑或視爲謬論，相反的，他感到很大的興趣●據說有一位同學研究屈原的結果。以爲屈原就是伍子胥，聞先生聽了並沒有斥之爲荒謬，反而說：「也有可能，繼續再研究研究。」這種進取的冒險精神是他在學術上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思想轉變以後，革命氣質更濃厚。他總是站在青年這邊，一切事情都用人民大衆的眼光來衡量。近來參加民主同盟，是他的革命氣質的高潮！一個詩人，一個學者，如果沒有革命家的氣質，怎麼毅然決然地投進政治漩渦？聞先生平日演講，總是像一個雄獅，聲音宏亮，語句簡單而有力。任何特種份子阻撓，任何恐怖謠傳，他都不怕，他依舊振振有詞地講看●這一次聞先生在李公樸先生被刺以後，明知危險很大，仍於十五日下午五時許單獨和其子立鶴君返家，就是由於他的大無畏的革命家的氣質●

聞先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大學教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學者，是一位熱情的詩人，是一位大無畏的革命家。像這樣的人才，這樣有能力有希望的文化戰士，却不能生存於堂堂大中國，這還像什麼國家？

我們哀悼聞先生，我們要永遠保持對於民主和平的酷愛，對於反動派的憎恨。我們要永遠爲保衛民主和平而奮鬥，要爲消滅反動派而戰鬥！（七月十九日夜）

我的先生聞一多

臧克家

剛到南京不幾天，一顆被驚濤怒浪所震駭的心還沒有完全平定下來，李公樸先生被暗殺

的消息，又把它翻動了起來。

不知爲什麼，在李公樸先生撚着長鬚的含笑面影在心上一閃過後，馬上便想到了聞一多先生，我會怕自己的這個念頭，但又笑我這個念頭。每天看報紙，眼光總是先在上面迅速的掃一遍，怕觸着什麼似的。

一個晚上，從玄武湖回來，夜已經很深了，洋車要的價有點令人吃驚，就先讓鄭曼一個人坐車走了，我有點負氣的拖着疲乏的身子走着一眼望不到頭的漫長的大街，已經走了」多半路了，才僱了車子。走了許久許久，還不到，最後他把我拉到了一片荒郊的邊緣上去了，連燈光也看不見，站崗的衛兵，如臨大敵的，橫着鎗，大喊：「口令！」到了這時候，我才知道這個青年車夫才拉了五天車子，路徑全不知道，而我呢，也不辨東西了。拉來拉去，總算拉到了「家」，心裏却非常的恐怖，這個恐怖在我是一個很可怕的預感。回到斗室裏來，一句話也沒有說，躺在床上，心還在不大規則的亂跳。

第二天一早，在「大行宮」的貼報處站着看報，「聞一多被刺」的五個字把我的眼光碰了回來。我又看上去，「中多槍殞命」的一句把我的希望全粉碎了。第二次，眼光離開報紙的時候，我的人也離開了那個地方，像一隻碰暈了的蠅子，在大街上東跑西跑，像在追逐什麼；又像被什麼所追逐。

回來，把身子扔在床上。

「聞先生被刺死了！」

「聞先生被刺死了！」

彷彿是鄭曼告訴了我這個可怕的消息，在她的這一驚問之下。

我的眼淚才開始往下落………

我閉上眼睛。時間回到了民國十九年的夏天，我回到了青島。那時候，我是「青島大學」英文系的一名新生。開學以後，我想轉國文系，我走進了國文系主任的屋子，有好幾人站在那裏，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

「不行了，人太多了。」一個瘦削的中年人向着同學們這麼說，他。就是聞一多先生。

「你叫什麼名字？」當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他問。

「臧瑗望」

「好，你轉過來吧；我記得你的『雜感』。」他把我的名字塡到了一個名册上去，

就這樣，我就以試卷「雜感」中的：「人生永遠追逐着幻光，但誰把幻光看做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的二則，見知於聞一多先生了。

以後，我常常出入聞先生的辦公室，認識了他的人，才讀他的詩。讀了他的「死水」，我放棄了以前讀過的許多詩，也慢慢的放棄了以前對詩的看法。挾着自已的詩稿，向他請敎，結果我燬掉了那些詩稿；聽過他的意見之後，我動搖了對另一些詩壇先進們的崇拜觀念。

我覺得，我像一個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爲可口，今天，我才有了一個自已的胃口。

那時候，他是我們學校的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他給我們上名著選讀，文學史，唐詩

，和英詩。記得有一次在英詩的課堂上，他說：「如果我們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談詩，而不是在這樣一間大房子裏，我講你們聽；坐在草地上，無妨吸着烟，喝着茶，也無妨吸一口雅片……」他詩人的氣質很濃厚，兩腮瘦削，頭髮凌亂，帶一副黑邊眼鏡，講起書來，時常間頓的拖着「哦哦」的聲音。

漸漸的，我從他的辦公室，走到他的家裏去，而且，越走越勤了。他住在大學路的一座紅樓上，門前裏有一排綠柳，我每次進到他的屋子，都是起一種嚴肅的感覺，也許是他那四壁圖書，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的吧？

筆總是禿的，墨水瓶總是乾渴着的，「聞一多先生的書桌」（死水裏的詩篇）總是那樣凌亂。彷彿是表示：我的心不在這上邊；彷彿是說：「秩序不在我的範圍以內。」（前篇中結句）這時候，他正在致力於唐詩，長方大本子一個又一個，每一個上，寫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驚。關於杜甫的一大本，連他的朋友也特爲劃列成了目錄，題名：「杜甫交遊錄」。還有一個抄本，是唐詩摘句，至今還記得上面的一個句子：「蠅鼻落燈花。」

一開始談詩，空氣便不同了，他馬上從一個學者變成一個詩人。我吸着他遞給我「紅錫包」（他總是吸紅錫包烟），他嘴上也有一支，我們這時不再是師生，我們這時也彷彿不再是在一間書房裏了。我在「炭鬼」篇裏把挖炭夫的眼睛寫做「像一雙月亮在天空閃爍；」他說一位美國詩人把挖炭夫額上的電亮比做太陽，馬上從書架子上抽出一本詩集來，翻來翻去，把　個句子找了出來。

孝家也在學校裏幫聞先生工作，有時候，我們三個人也在一起談。孝家的詩在天上，我

的心在泥土裏，往往談不大攏，可是我從夢家那裏得到了許多益處。夢家的詩融合了聞先生同志摩先生，而我自己在形式上也受到了這位先生的影響，特別是聞先生的精鍊，嚴肅。當夢家同我大量生產的時候，聞先生已經很少動筆了。間或有一篇刊在「新月」上。

「聞先生多寫點東西給我們讀呵」

「有夢家同你多寫已經很好了。」

「你的『紅燭』我也找來讀了。」

他的臉一紅，「不要提這本書吧，它是我『過繼』出去的一個兒子。」

顯然，他很愛他的死水——裝訂那麼考究，封面那麼嚴肅，校對那麼認眞，內容形式那麼方正的一本新詩。他曾經在大禮堂裏公開演講過這本詩，他在桌面上拍着拍子，眉飛色舞的朗誦：

「老頭兒，

扔一交，

滿地下白杏兒紅櫻桃。」

「死水」，我幾乎全能背誦，我用它滋養了自己，也用它折服了許多頑固的心。從這本詩裏，我認識了它的作者——一個熱愛祖國，熱愛土地，熱愛自然，隔着大洋對未來的中華寄出無窮熱望的一顆心。他愛祖國，而祖國給他的却是痛心，他希望將來，而將來只有給他失望。

因爲「我愛一支國旗在風中招展。」在「新月派」之外他又得到了一個頭銜：「國家主

藝派。」

他不好辯護自己，正如他不好表現自己。

這時候，我的詩，他是第一個讀者，開始在「新月」上發表詩，也是他拿去的。有一個暑假，我從故鄉裏把「神女」，寫給他看，寄回來的時候，在我自己頂喜歡的一個句子上有了紅的雙圈。我跳了起來！

徐志摩先生慘死了，許多人寫了追念的文章。我問聞先生，「你是公認的他的好友，爲什麼沒有一點表示呢。」

「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這文章怎麼個做法呢。」

從志摩先生談到「新月派」，談到「新月」創刊的情形和他個人的主張。他說，「新月」到後來的一些傾向，是和他的初衷距離很遠的，但他也不表白。從這些談話裏，我看出了他對人生和對文藝是一樣嚴肅的。

廿一年夏天，發生了學潮，是爲了一些事情，聞先生主張「不阿，沒是答應多數學生不合理的要求。大隊學生包圍了他的屋子，他始終泰然，有些卑鄙的人在報屁股上寫打油詩罵他，他泰然。

他同夢家在憤激之下，同登泰山，歸來後，我去看他，他很平靜。不久便轉到「清華」去了，在來信上說：「學校要我做國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後決不再做這一類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够了。」

以後只通過很少的信，聞先生除了書本以外對什麼都懶。全憑信聯系的情感，這情感已

總是很可憐了。

廿六年夏天，送分開了的那位太太到北平看病，六月底的一天，我到「清華園」去看聞先生。他住着一方樓，一個小庭院，四邊草色青青，一片生趣。還是那樣的桌子，還是那樣的禿筆，還是那樣的四壁圖書。

「唔！」他把筆一扔，站了起來，有點驚喜的樣子。

他把一支烟送給我，還是紅錫包。

「你看我現在又在搞這一套了。」

還是那樣的大本子，大本子抄的不再是唐詩，杜甫交遊錄，而是「神話」一類的東西了。

我在弄詩經，楚辭，史前史，牽連到的一些神話，我也很有興趣。」

「寫過詩嗎？」

「完全成了門外漢，朋友們的東西，你們，之琳，還常讀一讀。」

「想看夢家嗎？他離這兒不遠」，說着就要去抓電話機。

「不，聞先生，有病人在醫院裏，再一天來，還想約聞先生一同到街去攝一張影。」

「好的，那麼你隨便什麼時候來吧。」

「你知道夢家成了重要的考古學家了嗎？」忽然，他大有意味的笑着說。

「各地發掘的古畫，多半邀請他去鑒別呢。」

「他很有才氣，一轉向，就可以得到成功。」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點影響。我覺得一個能寫得出好詩來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別

的，因爲心被磨得又尖銳又精鍊了。」

我要走，他出來送我，經過寢室門口時，看到他的太太，和他的公子——一個十二三歲長條微瘦的孩子，不知道還是一次傷了的立鶴是不是他。

我還沒來得及再去訪聞先生，「七七」事變却搶在頭前了。

七月十九號我離開了北平，在車站上碰到了一多先生，他帶着家眷和一點隨身的東西。

「聞先生那些書籍呢？」

「只帶了一點重要稿件。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掉，幾本散書算了什麼？」

他很感慨，我很難過。

在天津換車，人向車上擠，像沉在水裏爭着一個把手。我從窗子裏爬了進去。聞先生憑了一個紅帽子的幫忙，全家安然登車，他一下給了那個人五元一張的鈔票。我從德州下了車，辭別了聞一多先生——永遠的辭別了。

以後，我一直在戰地上跑，偶然在畫報上見到聞先生的照片，鬍鬚半尺長，成了「清華」的四（？）大鬍子之一。也間或從報紙上看到他領導學生徒步跋涉的消息，見到他導演戲劇的消息。隔一年半載，我總投個信給他，也總是一去不回頭。我還爲他寫了詩，也不知道他看到了沒有看到。不論是信是詩，意思差不多，除了懷念之外，便是希望他脫開故紙堆，走到現實裏來，走回詩國裏來。到三十一年秋天我到了重慶，不久，「我的詩生活」印出來了，我投寄了一本去，也還是一去無消息。第二年夏天我搬到歌樂山去了，常常在報紙上看到聞先生在聯大活動的情形，有一次看到他在朗誦「田間」的詩，那一段描寫，很使我感

動。

「啊，

祖國！

呵，

人民！」

我彷彿聽見了他熱情的呼喊。他說：「第一次看田間的詩，這麼想：這是詩嗎？再看，再看，唔，這是戰鬥的聲音，鼓的聲音。」（大意）

別的接近他的朋友告訴我，他帶極欣悅的心情說：「和詩隔絕了這多年，這才慢慢的能讀詩了。年青人的詩，那麼有生氣，那麼活潑，興奮得叫人心跳！」

聞先生回到詩國裏來了，他不是以「死水」的作者回來，而是以另一個嶄新的人回來的。他斬掉了傳統，斬得乾乾淨淨，站在一個頂前進的立脚點上。他回到現實上來了——用新的姿態面對着血淋淋的新的現實。

生活，詩，他把它們扣緊在一起。

一個夜晚，一支白臘閃動着光亮，我的憶念，我的感情，生動得要活起來，清純得要往下滴，在這神怪的深夜裏，在最美最醇的心境下，我給聞先生寫了一個淋漓飽滿的信。

幾天以後，回信飛來了，一看信後，那謹嚴挺硬的字體先就給了我以很大的歡喜。這字體，我認識得很深，寫在那樣多的大本子上是這個樣子，寫在「烙印」序上的是這個樣子，改在我一些詩稿上的是這個樣子，以前寫來的信上是這個樣子。

一打開信，驚比喜更多—蠅頭小字寫滿了一大張信紙，又加上了半張也還把好幾行格到了邊邊上去。眞是一個奇蹟。

我心跳，我整個靈魂在躍動，我不是在欣賞這個奇蹟，而是被這個奇蹟所震驚了。

「我被你那支流淚的白臘感動了。」

這是開頭第一句。

「你說從我這裏學了技巧；你不說×××是技巧專家，而說我是！……所以，我也就不求知於你了。和我一道的朋友都知道我……我的心是一座火山，在找着一個噴口……」

從這些字句上，我知道他一定接到我給他的信，他一定讀過了那本與他有關的那本小書——我的詩生活。

他說，他這些年在搞歷史，現在總算搞通了。「我不知一個人不懂歷史，還寫什麼詩！」最後，他告訴我，他正着手編「現代詩選」——「中國歷代詩選」的一部分，同一位外國朋友合作，已經翻譯了一部分到外國去了。首先他要我把整個作品全寄給他，用完了再還我，再請我幫忙他索求材料，完成這件工作。因爲：「許多朋友鼓勵我做，認爲我比較合適。我寫過詩、多少能鑒賞：現在不寫了，不至有門戶之見。」

他的信比我的還感情，還直率。我的心隨着信上的句子一緊一鬆，到了末尾，像一陣狂風暴雨之後，一片風和日麗的情景了。

他責備我，我高興，因爲他沒有隱藏了這個感情。

我立即去了一個長信，問他除了研究工作經常還做些什麼？我說。

他的信又來了。我多想見到他，多希望能跟在他的身邊！

「這裏的人還吃不飽，我一家八口，五千元一担的米！大學教授，車載斗量，何重於你？有個樂園，可不在這裏，你曾想過嗎？」

這時候，關於他生活的困苦，我已經另有所聞。給人家刻圖章，另外還給一個中學改國文卷子，他不願意別人知道這貧苦，常是偷偷的做着。

關於他學術以外的活動，他寫道：「幾年來，我一直在喊，起先在聯大圈子裏喊，慢慢的向全國喊了。」他在昆明領導文化活動，爲民主戰鬥，他像一面正義的大旗，在它下面團結着無數的青年。

他呼喊波浪，波動到全國。他已經不僅是兒子的父親，我的先生，而是千千萬萬青年的導師，四萬萬人民的聞一多先生了。

他是一個有數的學者，（方面那麼廣，又是那麼深！）他是一個眞正的詩人，（熱得像一團火！）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那麼大無畏！）

同時，他也成了少數人的敵人。

報紙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的消息。

我寫了抗議的文章，我寫了「擂鼓的詩人」。許多朋友聲援他，向他致敬。我寄去了這些詩文和消息。

顯然，他被打動了。

他寫道：「朋友們對我們的鼓勵，我很感激。你對我：說得太好了。我無有別的長處，

只有一顆心，一張嘴巴，要說就說個痛快。……」

他說得眞痛快，太痛快了。

有「人」在他演講的時候，叫囂，投東西，扔一個爆竹，大呼「炸彈！炸彈！」

「殺了我，我也這麼說！」

這比炸彈更厲害！

有一個這樣的消息：某種人物在一個秘密會上，決定要暗殺他，這個情報到了××的耳朵裏，把那些人物請了去對他們說：

「聞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今後我把他交給你們了。」

這個消息的正確性雖不能說定，但我始終替他担心。

有一次，從「聯大」寫來了一封信，明明是聞先生的手筆，皮面上卻寫着「高」寄。拆開一看，是幾張呼籲團結的傳單，上面有改正的錯字，有添加的字。他在第一張的邊上寫着：「這就是我年來的工作。請把它們分散給朋友們看看。」

讀完了這張傳單，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對現實，對詩的看法，我顯然比聞先生落後一步了。

因之，我覺得他更可愛，也更可敬了。

抗戰勝利以後，一直沒得到他的信。聽說，他已經把蓄了八九年的長鬍子剃去了。我離開重慶的頭些天還給他發了一個信，滿以為將來到北平，我又可以到「清華園」去訪他了。

而他竟死在暗槍底下。他把所有的血全流在他工作了多少年的昆明的土地上。這槍是滅

晉的，卑鄙的；而他的呼聲却是響亮，他的人，他為民主而鬥爭的精神却是偉大的，堂皇的

這次乘拖輪在蘄春（報上說他是浠水人，我却記得他是蘄春）城外過了一夜，我在日記上寫着；「這是聞一多先生的故鄉。」

到了南京，存放在艙底的箱子爛了兩隻，許多東西全霉污了，聞先生為我「四十初度」遙遠寄來的那副字，邊邊上也漬染上了水痕，當我曬着大太陽在晒衣物書籍的時候，我站在這個小中堂前面，久久不動。我珍重這副字。

今天，那幾封天眞熱情的長信，這一幅鐘鼎文的小中堂，更覺得可貴了。

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

鄭振鐸

聽到了李公樸先生的被刺，悲憤無已！正想說幾句話，剛攤開了紙，提起筆來，要寫下去，早報來了，一翻開來，便觸目驚心的讀到聞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語文字已不能表達我們的憤怒了！這是一個什麼世界！『打』風之後，繼之以政治暗殺，顯見得手段之日益殘酷。凡有點正義感的人，凡肯說幾句公平話的人，凡能替老百姓們傳達其痛苦的呼籲的人，恐怕都難免有『危險』。然而『暗殺』能夠阻止有正義的人的發言麼？『暗殺』能夠嚇得退從事於民衆運動或政治工作的人麼？這正如要用武力來解決中國問題一樣，明顯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有堅定的信仰和主張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們不會怕死貪生。對他們，「暗殺」的陰影，只有更增加其決心與憤怒，絲毫不能搖撼其信仰。正如戰爭，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絕對不會停步退却的，反因戰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衝去的勇氣。

「打」是惡劣的手段，「暗殺」是更進一步的卑鄙的作風。凡是政治家，必須以堂堂正正之師與人相見，有理論，有主張，儘管說出來，與對手方見個高低，而以「暗殺」來沉默對手的發言，却是最無聊、最無恥的方法。這不是政治家，這是謀殺犯！以這樣的手段來做政治活動簡直是自殺！

像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那樣的人是「暗殺」不盡的。可悲可痛的是，他們乃在勝利之後，從行後被人打了幾槍而死；他們爲呼籲和平而死；他們爲不願意見到兄弟們自相殘殺而呼籲不要內戰而死；他們手無寸鐵，不想擁兵自衛，結果是被「暗殺」，那末，有自衛力量的人，誰還肯放下其自衛的力量呢？

李公樸先生一生致力於民衆教育；戰前，在上海有過廣大的影響。不意，纔較場口被打之後，竟以身殉。聞一多先生爲一詩人，曾出版過詩集「紅燭」和「死水」，在新詩人裏是嚴肅而注重於格律的一位。他從來不問政治。在清華大學教杜詩，教詩經，曾經寫過不少重要的考證的論文發表。他隨學校到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教書。教的還是詩經等課程。「民主」的呼號把 從恬靜的書室裏呼喚出來。他曾爲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盡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繼於李公樸先生之後，他也以身殉國了！尤爲慘酷的是，他的公子聞立鶴也中彈五

發，傷勢嚴重；胸部左右，各中一彈，大腿中彈三發，一腿已斷，能否出險，尚不可知。聞公子並不參加民主運動，而亦遭此橫禍，人的生命尙有絲毫的保障麼？

他們兩位先生爲國犧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籌備舉行「人民葬」，將有以謀作永久之紀念之舉。他們未覩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的建立而死，實死不瞑目。但他們的血，像火種似的，已經深種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胸中，薪盡火傳，他們是不怕沒有後繼者的；後繼者們將更多、更多起來。死一李公樸，將更有千萬個李公樸繼之而起，殺一聞一多，將更有千萬個聞一多繼之而起。前仆後繼，暗殺者其能將四萬萬五千萬愛好和平，主張民主的人民盡殺之麼？

我們悲憤於李、聞二先生的壯烈殉難，我們敬向二先生的遺屬致最懇摯的哀悼之意！但我們於悲憤，哀悼之餘，我們不能不對國民們和政府說幾句話。

我們呼籲和平，爭取民主，全爲中國的前途着想；我們希望看見强盛、民主、和平的中國的實現。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的慾望，也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我們一介書生，手無寸鐵，所有的只是口和筆。如果國家昇平，民生安定，我們只願意在書室裏做我們所應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絕對的沒有任何的好心情，從事於任何政治活動。像聞一多先生，其心情想來也是同樣的。然而，在這種的政局之下，凡爲一個中國國民，如何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呢?!作爲一個中國的國民，我們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說我們想說的話，應該說的話。在我們覺得，實在是歉愧之至，因爲除了口和筆之外，並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貢獻給國家。然而，即此微薄的呼籲，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橫禍，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則實在無話可說

了！到了我們不能說話的時候，那末，應該怎樣說話，便不問可知了。我們爲此危懼！

到底是什麽人在做着這種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殺的事呢？這對於政治是有害無益的。商談之門，並沒有杜絕。打仗的，也還在斷斷續續的談着，而呼籲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們却首先遭到了暗殺，這是什麽一種做法呢？主持的人，爲何會愚蠢至此呢？爲政府計，必須澈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開審判，依法嚴加懲辦，單是負責治安機關一紙懸賞緝兇的佈告是絕對不够的。政府對於昆明負責治安的機關，應該嚴厲督促其『破案』，務期獲到兇手，嚴查主使之人，並保證以後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樣的政治暗殺事件發生。同時，對於李、聞二先生的善後，必須負責辦理；對於昆明的負責治安者必須加以懲戒；這些，都是『題內文章』，我們不必多說。

我們所悲哀的是，中華民國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歷史了，政治上，却一點進步也沒有。這豈復捨堂堂正正的政治爭鬥方式而不用，而還在用武力，用暗殺來杜絕人民們的呼籲的，這豈復有絲毫淸明之氣存在！『暗殺』是最下流的手段，凡爲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黨派都絕對的不會使用這個手段的。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暗殺了陳英士，然而對於國民黨的活動和發展，到底有什麽阻礙沒有？這兩個大暗殺案，只增加了人民對於袁氏政權的厭惡和憎恨，却絲毫不能削滅國民黨的力量。這不是明顯的前車之鑑麽？用暴力來企圖削弱或撲滅對方的，一定會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們的普遍的不平和厭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會得到的。相反的，反而暴露了這主持政治的謀殺者的胆怯與無知，惶恐與無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見解、有主張的任何政黨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張，有所活動時，都是要以正規的政治活動的

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國或美國，有某一個政黨胆敢用這種卑怯的暗殺手段，加之於對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會壽終正寢，人民們立刻便會羣起而攻之，把她驅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們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謀殺。且爲國家留些體面，爲民族存些正氣，爲社會惜着有用的人才，爲自己保有些生機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黨，絕對的不應該爲自已掘墳墓，應該盡量的改變作風，純然以堂堂正正之師，出與對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國家的政黨，都是富有競技者的精神的；勝固可喜，敗亦可鑑。心平氣和，一心爲國。尊重對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已。這些話都是陳腐之極的老生常談，然而在今日却還是談不到的起碼條件，豈不可悲可嘆乎！

要照這樣發展下去，『打』之後繼之以『殺』，我們實在要爲中國的政局前途哭！難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張和言論，正義的公平的呼籲，已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了麼？難道主張和平的，爭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來從事政治活動的，有正義感的，肯出來替受苦難的人民們說幾句話，便都要被視爲眼中之釘，不除去不快了麼？

雖然這謀殺或暗殺事件發生在昆明，受難者是李、聞二先生，然其影響是極大的，其意義是極深刻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是不會允許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發生的。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在國際上將發生怎樣的一種反應啊！我們到底是一個野蠻的黑暗的國家呢，還是一個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國際的地位上，已經是一天天的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已再加速度的墮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像這樣的胡鬧，

胡搞下去，卽有「助我者」。恐亦將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聞二先生首先爲國犧牲了，爲爭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們國民們必須急起直追，不息不懈，爲二先生雪恨，而澈底的查究那些兇手們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與衆共棄之；而爲了安慰李聞二先生的在天之靈，我們也將相誓的踏着二先生的血迹前進，決不中途停步。我們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强盛的中國，早或遲，必定會建立的；在那時候，我們當再以淡酒園蔬，祭告於二先生之靈道：

民主已經爭取到了，建國事業正在進行，强盛、自由的中國已在實現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誰還能息一息肩，鬆一鬆前進的脚步呢！我們謹以淚，同時也以汗與血來哀悼壯烈、殉難的李、聞二先生！

三五、七、十七寫

悼李聞二先生

西諦

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在五天之內，相繼被暴徒狙擊而死。他們爲呼籲和平，爭取民主而死，死得光榮！他們不能見到民主、自由、和平，强盛的中國的建立而死，死得不瞑目！

他們竟以呼籲和平，爭取民主，而爲暴徒們置之死地；則暴徒們之不欲「和平」，反對「民主」可知。暴徒們欲以此種不名譽的卑鄙的暗殺舉動來威脅或削弱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力量，徒見其不自量而已。暴力是絕對的不能威脅或削弱這種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們的普遍

要求的。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人民領袖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來呼籲，來爭取，手無寸鐵、心胸坦白，決不料會有暴力來「打」，乃至來「暗殺」的；所以，他們不加防備，也不想有什麼防備；而竟被「打」了，被「暗殺」！這是什麼一個黑暗的世界呢！恰足以證明這黑暗的世界，非加强加速的爭取民主，呼籲和平不可！否則，人人均可被打，被暗殺，隨時隨地，都可被打，被暗殺的。法律何在？社會的秩序云何？保障人權的諾言何用？竟連最起碼的生命的保障，也都得不到保障了，還談得到什麼別的自由和保障嗎？在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人民領袖們以身許國，生死早置之度外，他們豈能因受到恐嚇而便退後一步半步！徒見使用暴力的暗殺暴徒們的愚蠢和不光明而已。爭鬥應該堂堂皇皇的對壘，豈能用冷箭傷人，乃至殺人！我們絕對的反對以暴易暴，所以，我們只用口和筆來爭取，來呼籲。對壘的人，却使用了暴力來對付，恰足以表示他們的無力與怯弱，無力於爭鬥，怯弱於辯難而已。

我們哀悼李、聞二位先烈的死；不僅僅哀悼而已，應該本着大無畏的精神，不退後半步，更堅强的更大聲疾呼的來呼籲和平，爭取民主，達到和平、建國、民主、自由的目的；惟有這樣，才可以安慰二先生在天之靈。

李公樸先生那里會死呢？

鄧初民

偉人用墨來寫「謊言」；
幫兇者用墨來寫「謠言」；
李公樸用血畫出了兇手們的「廬山眞面目」。

扔石頭打人是石器時代；

用手槍暗殺是鐵器時代；

公樸先生何幸，在一個國度，躬逢了兩個「盛世」！（見十五日民主報自由放談）

× × × ×

從這兩段斬釘截鐵對於李公樸先生之被特務狙擊殉難的憤怒文字——如鋼一般硬，火一般熱的憤怒文字來看，李公樸先生之死，對於反動面目在人民大衆面前，暴露得更清楚，只是把李公樸先生的人格，表現得更偉大。

李公樸先生是爲民主和平的奮鬥而被刺的，反動統治者刺死他，是爲着壓制民主和平運動。我敢斷言：李公樸先生之被刺，決不是民主和平運動的被阻抑，而是民主運動的被擴大，被昂揚。

然而反動統治者爲什麼要這樣幹呢？這容易答覆：要不這樣幹，就不是反動統治者了。另外，「目前中國反動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們的强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迴光返照。」

屬筆至此，報人送來新民報晚刊，第一版就載有一段消息：

「李公樸十一日晚飲彈倒地後，曾爲附近市民及路過雲大同學送往雲大醫院治療，經醫生檢查腸子，被擊穿三處，臨死時神志清醒，曾言：「此種手段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

反動派聽着！你擁有軍隊、警察、憲兵、監獄、法庭，那麼多，却對手無寸鐵的李公樸

，只能偷偷摸摸地採取暗殺手段，此種手段眞是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這是何等胸襟，何等從容！何等偉大！

在較場口事件後，李公樸先生就曾經留下了他英勇的誓言：「一定要爲民主和平，爲老百姓事業，幹到底，幹到死！」

李先生已是英勇的實踐他的「誓言」了；當局的「四項諾言」呢？

李先生那樣偉大崇高；反動派是那樣卑鄙無恥！暴徒的一槍，打痛的誠然是李先生，倒下去的將是反動派自己！

爲老百姓的事業是不朽的，李公樸先生那里會死呢？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

悼李公樸先生

廖承志

公樸先生去了。他並沒有走到十分遠——離我們十分遙遠的地方去。他還在我們的身邊。他講演時洪亮的嗓子；他豪爽的笑容；他那飄飄然的鬍鬚；他高興起來常唱的「俺李逵」——。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 × ×

公樸先生是熱情的人，是願意將事情做好的人，是對自己的信仰具有堅强信念的人，是對黑暗勢力不肯低頭的人，是在困難艱苦的環境底下不退縮的人。

就是這樣的性格，使他走上抗拒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政治的道路。

十數年如一日，他曾在飢餓線上徘徊；他坐過監牢；他在抗戰火線上度過艱苦的歲月；他挨過打。他挺然不屈的鬥爭。

七月十一日特務政治所發射出來的一顆「特種」子彈，使他最後一滴熱血都流盡了。但是倒下去的只是他的肉體。他所建立起來的事業，他所培育出來的青年，他所發動起來的運動，他在羣衆當中烙印下來的回憶，他留下給親友的思念，這一切，永遠活在人間。

他們會不在？

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 × ×

今日，劊子手們或許正在舉杯矜功，彈冠相慶。他們必以爲打中了公樸先生這樣的目標，就必能對民主運動給以若干打擊，可以嚇退一些不堅定的人，對堅定的人們便以爲是下了「血」的警告。

歷史上，幾曾見過暗殺可以打消一個巨大的人民運動？

劊子手們在不久之內，可以得到完全相反，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回答！

事實上，公樸先生的犧牲，只燃起了他戰友心中更高的憤怒火焰，只激起了他親友更熾烈的民主鬥爭的意志。沉默的起來說話了，說話的起來行動了。追悼的眼淚行將變成橫決山河的洪濤。這洪水之下，將淹沒一切腐朽的帝皇及其臣僕，將灌育中華民族子子孫孫萬世紀念的革命花朵。

他何會不在?

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 × ×

「我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

這一壯烈的誓言，決不僅是公樸先生一個人說的話。這是大衆要說的話。這是中華民族每一個優秀兒女要說的話。這不單是具有十數年民主鬥爭傳統的救國會，和今日正向反動政治搏鬥中的民主同盟及爲民主而鬥爭的各黨各派的每一個朋友要說的話。同樣的，這也是一百二十萬中國共產黨員，和數百萬解放區內武裝的人民要說的話。

要說的話是一致的。這句就代表着今日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共同要求，共同心理。

這就是：「不民主，毋甯死。」但是，這死，不是祇徒然悲歌慷慨，清談遯世的「死」，而是如公樸先生所說自己所做的一樣，是在戰鬥上死，是在偉大的民主鬥爭崗位上隨時準備死，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而死。並且這死必可以更激起同志的鬥志，給朋友留下應怎樣死的榜樣。中國的人民，就在這樣光榮而死的血跡之上，建築起燦爛的殿堂。

公樸先生的「死」，就是給這殿堂又高砌了一塊基石。看啊，這基石不已經在天天加高了麼?

他何會不在?

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 × ×

但在另一方面，公樸先生的犧牲，又說明了一個政治的眞理。不久以前，還有一些人們

，在幻想着「共產黨軍事讓步，國民黨政治讓步」。共產黨在軍事上，已經讓了足够的步了。六月以來的談判，就是共產黨在東北停戰，恢復交通，整軍復員問題上作了一連串的軍事讓步的紀錄。

然而國民黨的「政治讓步」呢？

暗殺是它的「讓步」，「特種子彈」是它的「讓步」，行將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出現的暗殺潮流便是它的「讓步」。人民的自由在那裏？公樸先生的死是具體的回答。「國民黨政治讓步」的限度在那裏？公樸先生的死是活生生的回答。

醒來罷，這些人們！如果還有任何幻想，請看看公樸先生的血！！

它不是在我們眼前麽？！

× × ×

公樸先生的遺體，很快便付諸熊熊之火，昆明的沃土，不久便葬下他剩下來的一撮骨灰但聽說，火葬時必有一撮灰由煙囱凌入雲際，散向四方——他最關心的人的心胸中去。

公樸先生最關心的人是誰呢？

是人民。

人民就起來啊！

為澈底摧毀特務政治而鬥爭！

為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鬥爭！

能在這鬥爭中勝利，

公樸先生不也就永遠在我們眼前麽？

多說沒有用，只說幾句

葉聖陶

緊接着李公樸先生的被害，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的消息，又赫然在報紙上出現了。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是被誰暗殺的，誰都清楚，誰都明白。儘管罪惡的製造者用種種方法掩飾，掩飾得異常巧妙，都沒有用。

「暗殺是最卑怯無恥的行爲，」「政治暗殺是以招致國家於亂，」把這一類的話對罪惡的製造者說，顯然是無用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够從自身的利害上想一想。使用這種殘暴恐怖的手段，是不是眞能够把人民的聲音壓下去？還是會更激怒人民，引起人民用行動來答復？「人生自古誰無死」，今天，爲爭取民主與和平而呼號的人士，也沒有一個怕死的。

在人民的世紀裏，竟容許這種卑劣殘暴，滅絕人性的事件在中國發生，這是全中國人的恥辱，也是全人類的恥辱。我要向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控訴，大家要用行動來洗雪這種恥辱。

記聞一多先生

葉逸民

今天我讀了聞一多先生兩位公子在各報刊佈的「誰殺死了我的爸爸」，哀痛欲絕。

聞先生死了，聞立鶴一彈在肺，一腿已折，聞夫人悲憤至心臟病猝發，已送雲大醫院。現在在昆明祇剩下兩個無依無靠十歲與十四歲的女孩子，在重慶舉目無親地留下兩個孤兒，我不懂這些法西斯匪徒們還是否有心肝，他們身上還是否有一滴人的血！

聞一多先生是湖北浠水（蘄春）縣人，他的父親是秀才。他們弟兄五人，聞先生行四，他五弟聞家駟是北大外文系的教授。他是民國十年清華畢業後回家結婚的，聞夫人高孝貞女士是武昌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結婚後她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聞先生的名詩集「死水」就是他婚後幾年中寫成的。

在清華時，他與羅隆基先生是同學，都親身參加了「五四」運動。那時羅隆基先生是學生自治會的主席，他是擔任書記。他們一人走上政治學的研究，一人走上文學藝術的道路，在廿年後，為了拯救中國苦難的人民，他們在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道路上又成了最親密的戰友。

聞先生在美國回來後，先後在中大、武大、青島大學作教授，作文學院長，但他的生活一直是清苦的，他整日埋頭在中國文學的研究，在楚辭、詩經、古代神話、唐詩、文字學、甲骨文、音韻學、民俗學上，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光輝的成就。他曾寫中國文學史，惜未完成，就齎志以歿了。

抗戰後，清華遷昆明，與北大南開成為西南聯大，他也到了昆明。

聞先生的生活是極清苦的，當他們住在鄉下（陳家營）的時候，沒有錢，平日只吃些豆渣鹹菜。他家裏有一個由北平起十多年的女工趙媽，有時因為聞先生太苦，常常回來得晚，

給他作菜特別弄好些，還受到聞先生的責備，使趙媽有時氣得哭，她說：「爲你好，你反說我對家裏人不公平。」

聞先生最小的一個女兒聞翺，才十歲，可是她很愛做詩，她自己寫了好多首，訂成一個小本子，她自己題名叫作「金黃色的太陽」，這位小妹妹的詩集後面，朱自清、陳夢家、浦江清等先生都題了好多詞。一次小妹妹與她四姐聞名因爲一點小事鬧起來，適聞先生正聽到湘林最危的壞消息，情緒不好，打了小妹妹幾下。在聞先生家庭中是從未體罰過小孩的，於是其餘的四兄妹都來與聞先生講道理，說這種辦法不合理，父子間辯論了好久，聞先生很難受，自己承認這種行爲是錯誤的，不是教育小孩子的好方法。聞先生感動得哭了。孩子們也都哭了。

因爲家裏很支絀，所以他們很少有娛樂的機會，他們是很少去看電影的。近兩三年，物價不斷飛漲，收入還是那麼一點，生活更是困難，無法維持，於是聞先生只好日以繼夜的爲人刻圖章，增加一部份收入，但有時學生找他刻，他總是甚至連石頭都送的。每天請他刻的人不斷，他每天一有空就坐在桌子面前，彎着背專心專意的刻，常常刻到深夜一兩點鐘。是去年在「一二•一」事件後，李宗黃請他刻圖章，限兩天刻好，聞先生理也不理，原樣將石頭退了回去。

聞先生的家中一天到晚學生總是不斷的，每一個學生都願意找聞先生，他們背後親切叫「聞夫子」或就直呼「聞一多」。他是學生人格學問上最受尊敬的導師，是最關心學生的家長，他總是那樣耐心的誠懇的爲同學們解答問題。

聞先生教書是從不缺課的。在轟炸最利害那年，他的課程是下午三點鐘，解除警報後，常是三點多鐘，教授與學生經常是不上課的，但他總是警報一解除就先到教室，等一到時間，不論來好多學生，他仍照樣講，他講書總是鼓勵幫助同學獨立思想，自由討論，去發現問題的。

有一次聞先生講詩經，他的下一課是劉文典教授講莊子，他講得津津有味，沒有聽到下課鈴。接着上課鈴響了，劉文典先生也來了，他才發覺。他馬上迎上去說：「劉先生來得正好，這里有一問題（怎樣一問題記不清了），我這樣一種論證不知對不對，請你告訴我。」劉先生考慮以後，認爲這樣論證是正確的，聞先生才放心，感謝地下課走了。這里充分表現着聞先生做學問負責任嚴肅與虛心的態度。

聞先生在鄉間，親身看到無數農民的痛苦，他們受着重重剝削，使農村破產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而這樣一個政治制度是保護支持着這殘酷的奴隸鞭子的，在他意識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覺醒。

三十二年有一個教導團經過昆明開赴印度，當中一個聞先生遠房的姪子，同着一些朋友去看他，談着好多教導團及軍隊中的黑暗，貪汚與無窮的罪惡，使聞先生深深感動。聞先生每天要經過昆明西站進城去上課，他看到車站附近那些士兵，瘦骨嶙嶙，病的躺在地上無人管，而軍官們如狼似虎，兵士們完全過的是非人生活。正巧一次教導團請他講演，他去痛痛的大罵了一頓，把他看到的聽到的軍隊中的黑暗，赤裸裸揭露。從此以後聯大、雲大學生自治會都請他講演。接着湘桂吃緊，日蹙千里，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腐敗無能，暴露無遺，而

在官僚機構下仍然貪污遍地，罪惡盈貫，於是聞先生就堅強的走上了人民的政治道路，爲民主呼籲奔走，不惜餘力。抗戰結束後，敵人漢奸備受優容，而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國內團結荆棘重重，內戰危機造成遍地烽火，聞先生不忍兄弟鬩於牆，自陷國家於分裂，陷人民於水火，乃又涙盡聲嘶爭取和平。而今聞先生竟以爭取中國的民主和平，繼李公樸先生之後，而慘遭法西斯好戰份子的毒手，我不懂得呼籲民主和平有什麼罪，要遭如此暗殺?!我不相信，法西斯魔鬼們能用槍彈將人民嚇得退！我更不相信，用如此卑劣無恥的暗殺手段能鞏固維持他們的血腥的統治！

聞先生死了！我只聽到孩子們的哭聲，悽慘欲絕的哭聲，「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小弟妹們，不要哭，你的爸爸沒有死，他老人家永遠活着，他永遠活在全中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心上！他的血已經滲透到我們每個人的血液裏了。小弟妹們，聽着你們五叔的話罷，你們看他多勇健堅強的在向全國人民沉痛的控訴呵：

「不論是死了也好，活着也好，我們的理想只有一個：爭取民主，爭取自由，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獨裁的暴君，法西斯的黨徒。………

「死了的寧可暴尸不葬，讓它腐爛發臭，給烏鴉充飢，給野狗果腹；活着的寧可被人指作「奸黨」，「赤匪」，在一種更殘酷的大屠殺之下再倒下幾個。反正現在是一個豺狼當道，法紀凌遲的世界，被刺刀砍死了，固然是大大的不幸，乖乖地活下去，更不光榮。

「好罷！那麼活着的和死了的就一齊動員起來，讓活着的抬着死了的走遍全國，告訴每一個人，死了的是爲了什麼罪，活着的是爲了什麼而活着的。并且還要告訴大家：死了的在

什麼條件之下才肯死心塌地底死下去，同時活着的在什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心悅誠服地活下去。」（見聞家駟先生：「最後的話」）

卅五年七月十八深夜四鐘

爭民主的犧牲！

董必武

本月十一日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特務暴徒暗殺殞命的消息傳來，正使人悲憤萬分的時候，接着又傳來了聞一多先生於十五日在昆明再遭毒手同罹耗！李聞二先生之死並不是偶然的事，這和今年一月以來一連串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東北李兆麟將軍被慘殺事件、西安王任李敷仁先生被殺死事件、南通大屠殺事件等等是同一性質的陰謀，是反動派有計劃有組織的特務暴行，只不過採取的手段更加露骨殘忍，更加無恥與卑劣罷了。

站在統治地位的反動派，儘可用它所擁有的一切絞殺人民的工具如憲兵、警察、保安隊、監獄、法院、刑具、刑場等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但是反動派已不敢採用這些公開的工具了，甚至連希特勒式的「審判」的詭計也不敢採用，而竟用美國祕密傳授的無聲手槍，偷偷摸摸地實行卑劣暗算了。無論反動派再怎樣瘋狂與殘暴，都不能挽回它垂死的命運，一個「壞政府」想靠特務的恐怖來維持黑暗的統治是可能的嗎？請看它的先驅者德意日法西斯的最後歸宿罷！

李聞二先生是爲爭取和平民主，爲維護政協決議而死的，反動派不但發動着大規模的內戰，而且也已經在向一切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宣戰了，我國人民如果不能作有効的制止這種

卑劣兇惡的特務暴行，則更黑暗的局面將不可免地要來的。暗殺的魔影將威脅着每一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建立着各式各樣的特務機關，縱容這些特務機關蹂躪人民，無惡不作。李聞兩先生慘案發生後，行政院已命令緝兇了。不解散一切特務機關，而下令緝兇，這是掉槍花，是騙人的把戲！也許政府將來找出「姜凱」之流，另串一番供詞，將特務罪行輕輕開脫，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應預先警覺着！

反對和平民主的反動派記着，人民是絕不會再寬容你們的暴行了，不解散特務機關不管你們玩弄任何手法，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和戰士李聞二先生及其他爲民主事業犧牲了的先烈，雖然死在你們的魔手之下，但是更多的民主戰士將不是低頭畏縮，而是更團結、更勇敢地繼續舉起民主主義光榮旗幟前進！

七月十六日於南京

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

新民

西安李敷仁先生被暴徒捕殺，經七十日了，經過民盟的抗議和社會的呼籲，尙沒得到一點的回聲，昆明現又發生兩大驚人的暗殺案件：李公樸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夜間，剛被暴徒暗殺了，我們正在萬分悲憤中，過了四日，（七月十五日下午），聞一多先生又被暴徒暗殺了，並且把他的兒子立鶴亦槍傷甚重！李聞兩先生是手無寸鐵的民主運動領導者，他們一向主

張以和平方法和政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今竟接續地慘遭暗殺，是主張和平民主者均有隨時隨地被暗殺的危險，勢必造成全國的恐怖局面！

我和公樸初次認識，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抗戰爆發以後，我們在漢口又遇見，那時他正忙着準備赴臨汾，創辦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沒有得到暢談的機會。二十九年的冬天，我由巴東到老河口，正在保康境內鬧豐峪等船，忽然看見一肩行李，後面跟着一位身着舊皮衣的半老頭子，我大聲問：「你是不是公樸呢？」他立即答應：「是呀！你爲何也到這裏來了？」我告以經過，並以天將黑了，勸其留宿一夜。經過那次暢談，我不但從他的口胸中了解華北和華中各地情形，並且對公樸的志行已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自從那次分別，他向西去我向東來，其中不見者將近三年，音信亦未通過。至三十二年春間，我到昆明，又與公樸相遇，並且爲我介紹許多新朋友。我在昆忽忽住了三年多，常和公樸討論問題，一切的看法和做法雖大體相同，但是爲求理論之正確和工作之進展，亦有不少的辯論和批評。

公樸自參加救國運動以至民主運動，不僅有了多年一貫的主張，而且有了堅決不拔的精神。所以爲了救國運動，他曾被囚於蘇州，爲了和平運動，他曾被毆於重慶，每遭一次打擊，他不但不灰心不餒氣，反而比從前更勇敢，更堅決。他在昆明，聞早有特務注意他的活動，夜黑常有人站在他的門前，友人曾經給以警告，他答以：「我們的死早經注定了，還怕什麼？」今春在較場口被毆，友人多往慰問，他說：「我這次沒有被打死，還是責任未了，以後應當繼續幹下去。」

公樸除有正確的認識和苦幹的精神以外，並有不少的美德和特長。他對朋友極熱情，既

坦白，能做就做，能說卽說，決不推諉或敷衍。其次，他做事很有條理，並且很能吃苦，每天早起總是把當天應做的事情記下來，騎了自轉車出走，依次辦淸，才回來吃午飯。他最大的特長，是善於佈置和維持會場，每次大的集會，多由他很快地佈置成功。若是遭到暴徒的搗亂，他便可輕輕地應付過去，不至鬧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重慶滄白堂每次開會，大都靠他來維持，就是個例子。這是他的特長之所在，也是他招恨之所在。反動份子看他有這樣特長，以爲一切都是他做成的，只要把他暗殺了，民主運動卽可從此消沉下去！

我和一多向不相識，到昆明第二年才和他見過面，因爲他待人那樣誠懇和熱情，一見面便成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好友。就我二三年來的接觸，他不僅是有道德有學問的純良學者，而且是有識力有魄力的民主戰將。

一多自留美歸來，就一直担任淸華大學教授，並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爲期已經十多年了。他不僅對於中國文學和儒家思想有深的研究，且對於書法，石刻，以及各種文藝亦有深的研究，誠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同時，他一向不談政治，專門研究學問，可以說是一位無黨派的學者！近三四年來，他目睹一黨政治太腐敗，內心刺激太深刻，並且認定其原因在於不民主，民盟的政治主張又適合當前的需用，故自三十三年秋間決然加入民盟。

一多不但有了正確的思想，而且以科學方法研究儒家學說，不但有了熱烈的情感，而且以實際經驗指導靑年學習，所以他每次在大會上講演，確能抓住聽衆的心理，提高會場的空氣，有時靑年聽到他的演說，竟爲之感動而流淚！由三十二年「五四」晚會以後，昆明每次大的紀念會或講演會，幾無一次不請他出來指導，雖有時他因病不能出席，靑年們還是一再

懇求他親自到會，幾有他不到會會就失掉中心了。

一多的家口很重，兒女五人都在求學時期，每到開學的時候，他總是焦慮無錢繳費。他每月薪津到手，至多能維持十天，其餘二十天是靠辛辛苦苦地爲人家刻私章來彌補。所以他每天下課後，卽匆匆忙忙跑回家去刻章，有時白天沒有動手，夜間還要補刻。倘使夜間又有客，他一面刻章，卽一面來談話，幾無一刻放鬆的。他的工作如此緊張，生活還是無一點改善，他的吃是很粗的飯菜，穿的是很破的衣服，始終能濟然自處。處在這樣艱苦生活的下面，仍抽出寶貴的時間出來奔走，其目的無非是爲國爲民，今竟與公樸同遭政治上的暗殺！旣殺其父，復傷其子，而使全家生活立時陷於絕境，更爲可痛！

公樸一多旣相繼遇害，政府有沒有懲兇的決心和撫卹的辦法，當然要看他有沒有維持法紀和保障人權的誠意來決定。他們遺下來的重大責任，我們後死者只有加强團結，加緊努力，使和平早日成功，民主早日實現，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哭聞一多先生

鳳子

聞一多先生被刺死了！

文化界殞落了一顆巨星，奔走和平民主的人又弱了一個，千萬靑年學子爲失去了他們的導師而痛哭。全中國反內戰爭自由的人民將永遠記着這一天，七月十五日，在地球的東面，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却賡續地扮演着悲劇，饑餓、流亡、掠奪、

欺騙……人吃人的人間地獄裏，這樣一位歌頌着明日的詩人，呼籲着和平民主的戰士，聞一多先生，却不幸地竟遭人暗算了！

沒有眞理，沒有是非，聞先生死得多慘，死得多寃呵！

離開了昆明又將六年，這六年間，無論個人，國家，世界變得眞快。在我腦子裏的那位伏案終日，埋頭於書本中，考古，鑽研的聞一多公，想不到他的聲音却透過了書本，喊了出來，從研究室傳播到課堂，從課堂傳播到萬千青年人的心上。

不到五十歲，却留着一大把鬍子，可是他的談吐，他的笑聲，他的動作與外貌，決不因有了那麼一把鬍子而顯得衰老。

他是年輕的，永遠年輕的。在昆明，當生活指數冠於全國的時候，教授的收入可眞把他「叫瘦」了。儘管他有一位善於理家的太太，然而五六個孩子，一家七八口，憑那麼一點點收入，他不得不首先改吃粥。

對於這樣一種不合理的生活，他沒有抱怨過，爲了抗戰，他有吃苦的決心，他的留鬚，就是決心抗戰吃苦到底的一種表示。三天前見到昆明來的吳晗兄，談到李公樸先生的慘死，都不禁爲聞一多公躭心。我忽然問起：「聞先生的鬍子剃了沒有？」吳晗兄說「剃了！日本人一投降就剃了！」我們不禁婉惜那麼一把好鬍子，吳晗兄却嘆息說：「剃得太早了！」

可不是剃得太早了嗎？世界如棋局，一切竟不容人樂觀，早知有今日，聞先生九泉有知也許抱憾自己樂觀的太早。

昆明的山水是美麗的，我們許多個愛慕山光景色的人，曾經一塊爬上西山頂，一塊泛舟

滇池作竟日遊。爲了「原野」的演出，聞先生自告奮勇担任服裝設計，「金子」着的一件緊身紅棉襖還是他自己去跑估衣舖買了來的。仇虎的那件大褂，他堅持要黑緞面子，紅緞裏。我們只知道他是位學者，是位詩人，却不知道他也是位畫家。對於着色，對於情調的把握，他有高人一等的鑑別力。「原野」舞台上的一部份的成就，我們忘不了在那些日子裏聞先生賜予的協助！

可是，今天，他却已被刺身死了！抗戰勝利結束，聯大卽將還平復校。而他却永遠地留在昆明了！

昆明的山水還照舊地美麗麼？西山的景色還照舊地迷人麼？那明如鏡子的滇池呵！照出來的將是傾全滇池的水也洗不盡的人爲的罪惡！聞先生，你死的太慘，死的太寃了呵！

悼李公樸先生

寒松

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先生竟於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暗殺了。消息傳來，上海各界人士，不問對先生識與不識，無不表示悲憤萬分！因爲李先生之死，實無異於宣布向全國的民主自由挑戰，全國人民的生命與自由，從此更受威脅，更無保障了。

李先生早年留學美國（約在一九三〇年前後），從美返國後，卽一直爲文化與民主事業而努力，十餘年如一日。一九三五年冬，曾因從事救國工作，而與沈鈞儒、鄒韜奮諸先生共同被捕入獄，卽世稱「七君子事件」。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方始 復自由

•後一度入山西，襄助辦民族大學。一九三八年在漢口，無故被現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先生非法扣留達一月以上。但李先生毫不氣餒，仍努力於抗戰救國工作與民主教育事業。較場口事件李先生雖被打，而却沒有爲「打」所嚇倒，也許因此更遭了反動派的嫉視吧，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就說明：李先生之死，決不會因同任何人有私仇，而是一種最卑怯的政治暗殺！

更由此可見：李先生的被害，決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反動派對民主同盟，民主事業的打擊與威脅。李先生是民盟的重要份子，並爲昆明民盟負責人之一，這些，反動派都很清楚。反動派不敢公開的打擊民盟，反對民主，而又極不願意民盟領導昆明的民主運動，所以就採取了最卑鄙的暗殺手段，既便抵賴，又可推托，更能收「殺一儆百」之效。嗚呼，反動派的用心，可謂毒辣之至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李先生果眞如中央社所報導，僅爲暴徒所殺害的嗎？我們要追問下去：暴徒的特殊手鎗是那裏來的呢？暴徒是誰指使的呢？小小的一個昆明城，事出之後，爲什麼眞兇竟捉不到呢？眞正的兇手到底是誰，這一點，人民的心裏也是很明白的。不過反動派的打算是完全錯了，民主運動決不是用暗殺可以嚇住的。今天在全中國爭民主，爲民主運動而努力的人士，有着千千萬萬，也就是說，目前中國已有了千千萬萬像李公樸先生這樣的民主戰士，反動派能暗殺得掉麼？

從李先生的這次被害，更暴露了反動派進一步摧殘民主的猙獰面目，說明反動派要決心倒行逆施到底。這是昆明即將到來的恐怖政治統制的訊號，不，是全國即將到來的恐怖政治的訊號。現在殺擊不是已普遍於華中、華北麼？

從李先生的這次被害，告訴了全國爭民主的人民，民主決不是由「恩賜」可以獲得的。今後的民主鬥爭是更尖銳、更艱苦的，它的意義是和戰場上作戰的戰士一樣，不但要準備挨打，而且還要準備挨「殺」。這決不是危言聳聽。只要反民主的反動派存在一天，凡愛好民主的人們個個有做李先生第二的危險！當然，我說這話，不是害怕，而是要大家提高政治上的警覺性。

李先生是很光榮的以身殉民主了，但是我要告訴李先生：你的血決不會是白流的，你的犧牲是有代價的，中國人民為了民主，已經奮鬥了有三十幾年，這當中不知流了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如同李先生所流的一樣，這爭民主的血仍在繼續的流！李先生，你安息吧，全中國人民誓為你的後盾，繼續為民主的實現而努力！中國的民主最後一定能夠勝利，中國的反民主者，最後一定會被清算，要失敗的。

李先生，你沒有死，你的民主精神永垂不朽！

大家都來說公道話

傅彬然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都是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他們的被暗殺，是政治性暗殺。政治鬥爭已經使用到暗殺的手段，還有什麼話可說！

發縱指使者以為可以用暗殺的手段來排除異己，鎮壓「反動」。那真是愚蠢到極點的想法。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是民主與和平，民主和平一天不實現，爭取民主和平的運動一天不

會停止。壓迫越重，反抗的力量越大，殺掉了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會有千百萬位像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人產生出來的。

上面的話，只是從客觀上立論。如果拿這個話去向沒落階層說，其實也是多餘的。自然界裏，有飛蛾撲火的現象，人類社會裏也同樣存在着。一個落入水中而快要滅頂的人，最好的自救辦法，該是安靜地，放平身子，讓身子浮起水面來。可是事實上，他決不這麼理知。他偏亂掙亂動，直到溺斃了才罷休。

李公樸先生，最初是學教育的，後來參加救亡運動了。聞一多先生，大家知道他，原是個「安分守己」，從事於創作和研究的詩人，抗戰之後，對現實政治太看不過去了，抑止不住正義感，才從書齋裏跑出來說話，才參加民主同盟工作。這樣的人，竟也被暗殺了。我國的政治照現在這麼搞下去，非搞到每一個人都不能安居樂業爲止。我希望每一位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都來說一些公道話。

公樸先生不該死

張申府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當然要給人以極大震動，當然要使得許多人感到極大的憤慨。以公樸先生這樣一個天眞活躍，心直口快，最沒有什麼，有時說話甚至都不考慮的人，竟這樣子遇難了，如何能不使得許多人都感着傷慟？

公樸先生的這樣死法，顯然是天理人情國法所不容。一個國家，但令還有正常的軌道，

一定不該容許這類的事件發生。

許多人當都知道，公樸先生所努力的雖然有種種方面，總之不外乎民主運動或救國運動。今日的民主運動原是世界的潮流，國家人民所需要，對於任何人任何方面原都可以有利而無害。從事這樣一個運動就至被暗殺， 一定更會使得許多人感到意外， 引發不平，激起義憤。

從二月以來的種種不該的事件看起來，本來一個頂平常的民主運動却變得越來越白熱化起來了。履霜堅冰至，這尤當是可以使得許多有心人都感到憂慮而再不能棹以輕心的。

要維繫一個社會，最最要緊的就是能够事事都訴於理性。假使到了不訴於理性而訴於暴力，訴於暗害陰謀的時候，那就是綱紀失墜，國法失靈，無所忌憚，可以無所不至了。那時原來社會也就要再不能維繫了。

因此在這兒不能不誠懇明白地指出，這種情形最後最受害的却還是「有一的方面，有特權的方面，也就是統治者方面。

統治者本應當是要法的，也應以法，以樹立楷模爲手段，到了不能不容亂，甚至導亂，要以亂爲手段，那必然是它已成岌岌危殆之勢！

無論一個人，一個羣，一個黨派，爲息事寧人，少生枝節起見，總願他能够多多領受歷史的教訓，以及其它一般歷來有效的大道理，就如上說之一點。

本來，一個人要多少與一般人不同，要有所成就，尤有要有所改變，要對社會國家直接有所貢獻，那就隨時隨地都有比平常人較多的不自然而死，而人爲而死的可能。舉一個最顯

著的例，林肯就是一個・就是羅斯福初年也曾挨過一槍，只是別人代死了・

公樸先生孤乎？不孤也！

但是這樣作法，能够擋住大潮流麼？能够妨礙或防止一個像民主運動一類的正當運動麼？但令歷史可信，這顯然都是不可能的，只令人嘆惜其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緣木求魚，徒勞無補，而且後必有災而已！

嗚呼，一多先生！

張申府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許多人所受的震動還沒有完，萬想不到就在五天之內，就有聞一多先生來繼之・

發動這種行動的人眞太不怕駭人聽聞了！

國法，司地方治安之責的，一定有人會疑問，都那裏去了，乃令光天化日之下，一省省會之中，對於社會不爲無名的人物，這樣的暗殺事件，竟一之不已，又繼以再！

就在前兩天，在我悼念公樸先生的短文裏，我曾說到他不孤，當時就覺着別成箴讖語，誰意料到竟居然這樣快地就應在一多先生身上！

一多先生的這樣慘死簡直更是出乎人的意外！

我與一多先生似乎並無深交，但却曾在淸華六年共事・

那時大家同住在北平郊外校內，縱不很常相往還，關係也會自然親切・

有一次的情景，更始終使我不能忘懷。

民國廿五年我因領導華北救國運動被捕入獄。事解後依然回校講學。不久暑假，本尚有一年聘約未滿，而且照章本應享受出國休假的待遇。然而一紙書來，我被解聘了。在我尚未及搬出學校的時候，一夕在城內回校的汽車站上，遇到一多先生。闇然相對，愀然地對我說，「我感覺無話可說」。

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如在目前。那時他那種「脈脈含情」的情形，我是始終不能忘的。縱然彼此所講之學不同，當時行動見解彼此也還不盡一致，但我卻相信彼此之間久已有了神交。

一多先生雖然一向是一個靜默治學的人，但從那次汽車站的情形，我卻深深曉得了他其實乃充滿了一身的正義感與人間情。

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一多先生專精毛詩楚辭了。三年前我在渝掌編圖書季刊，曾承他以「詩經新義」相投，只周南部分，長約二萬言，已頗可見他用力之勤，所獲之精。但以似未完篇，直至今春始編入付刊，誰竟料到竟成了他的遺文！

許多人也都曉得，這幾年來，因生活的高壓，教書不能養家，教課之餘，一多先生乃勉以爲人刻章自給。

對於這樣一個學者，對於這樣一個一向沉默，刻苦自勵的學者，國家平日既未能使他生活無憂，講學無擾；而現在只因他隨和潮流，發於不忍之心，喊了幾聲民主，就看着他這樣遇害慘死了！

凡是猶以國家爲念的人，凡是對於國家還感有責任心的人，誰還能忍受這個？誰還忍容許這個？

嗚呼！一多先生，你是爲民主而殺身了。但是許多人一定可以共信，民主一定不會辜負了你！

關於公樸一多兩先生的相繼被狙身死，一般的表示，一般的要求，已有許多方面在作。我是一個弄哲學的人，我不能不幷向深處遠處看，我不能不告訴一切人，要維繫社會只有訴於理性。同時，我更不能不正告世人，發狂，暴行，絕對達不到任何目的！

悼李公樸先生

張絅伯

十三日清晨，打開報紙，一眼看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消息，「李公樸被狙擊殞命。」這個消息一傳二，二傳三，羣情憤激甚至痛哭失聲，公共團體及與李先生有交誼者，一面致電家屬弔唁。一面向政府控訴，要求緝兇論案嚴懲。但我們要認定本案是昆明慘案後，重慶廣州北平南京一連串事件的繼續。幕後當然有主使的人，即使緝到兇手，也是一個替死鬼無濟於事。正眞兇手，有恃無恐，逍遙法外，奈何他不得。在主使者意中，殺一儆百。你們高喊民主反對政府，李公樸便是一個榜樣。威脅我們停止工作。豈知道他們心勞日拙，結果適得其反。殺了一個李公樸，到處產生無數的李公樸，眞是殺不勝殺。我不相信當局者政策之不智，卑劣之手段，一至於此。用暴力來排除異己，無過昔日的秦始皇，現代的希特勒。結果

如何，人人皆知。蔣主席四項諾言，墨瀋未乾，各處違犯人民身體自由，指不勝屈。明明出於公開祕密的特務機關。這個機關，一日不取消，人身一日無保障，民主戰士，一日不能高枕無憂。本案發生後，我家人勸我，守口如瓶，明哲保身，我付之一笑。自問年逾花甲，一事無成，枉生斯世。若能追隨李先生，爲民主而死，眞是死得其所。得全國數千萬人來追悼，天下光榮之事，還有過於此嗎？我不追爲李先生哀，而爲李先生羨。據聞李先生一生遭遇生死關頭，不下五次，而終不免於被害。求仁得仁，重於泰山，可謂無毫髮遺憾。

但是我引爲最可痛心的，今日國內人才寥落窮乏得可憐。舉世滔滔，盡是阿斗之流。若李公樸先生，身爲七君子之一，名聞中外。其學行修養道德文章，人所共仰，千萬中不得一。這是人類菁英，國家瓌寶。政府不知愛護，竟置之死地而後快，誠不知是何心肝。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夫復何言。自從國共對立，不知多多少少青年英俊，慘遭殺害。此風至今未息，所遺留的，盡是粟中秕莠，酒中糟粕。按之天演公例，優勝劣敗，適得其反，可不哀哉。公樸先生死矣，民主運動前途荆棘叢多。我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願與國內同志共勉之，必有以告慰，使李先生含笑於泉下。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偉大楷模！

張西曼

一旦中國仍有封建制度殘餘，

一旦中國政治仍在繼續黑暗，
無疑地，被壓迫的廣大羣衆中間
必有解放思想與力量的形成，增長。
　這種不可抗的思想力量的形成，增長
就是千千萬萬民主戰士的化身：
　他們在每個角落裏英勇奮鬥，
　爲廣大羣衆的解放而流血犧牲。
一個個的流血犧牲，
一個個的前仆後繼，
他們愛國心頭的烈燄
並不能因反動勢力的高壓而滅熄。
　　這種愛國心頭的烈焰
　要在每個被壓迫者的心頭燃燒起來，
　如是萬衆一心地舉起解放大纛
　將那一切反動勢力踏成塵埃。
但是中國民主戰士的任務
在爭取雙重壓迫的解放；
所以任務是加倍的艱鉅，

更不能求收速效于旦夕。
我們知友中的李公樸
是民主戰線的先鋒軍；
他的廣長舌與生花筆
多年無情地打擊敵人。
他們陰狠狡詐之徒
早已伸出血魔之手，
在在造成白色的恐怖，
滄白堂、較場口上暴露了萬分的兇醜。
最後，昆明黑暗中的一擊，
要使民主戰線發生戰慄。
不，民主戰線絕不戰慄，動搖，
反要因此加强憤恨與鬥爭勇氣。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偉大楷模，
你那精忠報國的精神永遠不死！
我們同你一樣的堅强英勇，
不達到自由民主的目的誓不終止！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于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

鬥爭纔能生存，退縮便是罪惡

張友漁

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二位先生，在五日之內，先後死於法西斯統治者的爪牙——特務份子的毒手，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作爲二位先生的朋友的我，對於這件不幸的事，自然要感到無限的悲憤！

然而只是悲憤，有什麼用處？我不願意表現悲憤的情感，也不願意發表悲憤的言論；我要指出這是法西斯統治者壓迫人民，反對民主的暴行，全中國人民和民主人士必須一致起來，反抗這一暴行，回擊這一暴行。

法西斯統治者是橫暴的。他把人當做羔羊。任意宰割，當做土芥，任意踐踏，當做仇敵，必欲屠殺淨盡而後快。希望法西斯統治者自動放下屠刀，那只是幻想。

但是，法西斯統治者又是脆弱的。在强大的人民的力量給予他以回擊的時候，他是會倒下來的，不要以爲法西斯統治者的暴力是不可抵抗的。恰相反，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抵抗的。

儘管法西斯統治者是橫暴的，但在他的橫暴背後，存在着卑怯。當人民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的時候，他表現得很橫暴；但當人民的力量充分表現出來的時候，他就立刻變得很卑怯。如果他不能壓迫得人民在他面前發抖，他就立刻變得在人民面前發抖。

對於法西斯統治者的鎮壓與屠殺，只有拿鬥爭來回答，退縮是沒有用的，求饒也是沒有用的。

特別是在民主潮流瀰漫於全世界的今天，法西斯統治者本身也有時被迫不得不戴起僞裝民主的假面具，因而他的橫暴，在表現上，有時也就不能不有所限制。經驗告訴我們：在今天，法西斯統治者的橫暴的表現，好像是一起一伏的波浪。在他的橫暴，遇到人民力量的反抗，國際輿論的抨擊時，他便暫時裝着一副柔順的面孔，以緩和這反抗和抨擊。等到反抗和抨擊停止下來，他便立刻故態復萌了。

公樸、一多二位先生相繼被暗殺，已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國際輿論的抨擊，這迫使法西斯統治者不得不暫作斂跡的表示。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號召全國人民，國際輿論，繼續反抗，繼續抨擊，，一直反抗下去，抨擊下去，不讓他有「故態復萌」的機會。

鬥爭才能生存，退縮便是罪惡！

民國卅年春夏之交我國對日戰事一再敗北，中原之戰失利後，繼而湘桂、黔桂、粵漢等綫，節節敗退，湘桂綫被打通後，粵漢、黔桂兩線也勢如破竹，日寇越獨山、都勻、直逼貴陽，先生萬目時艱，不勝悲憤，乃於是年，昆明各校慶祝雙十節大會痛陳中國政治腐敗要求改革，並發表文章『武裝保衞大西南』，要求政府實施民主改革，動員民衆，武裝保衞大西南，不讓敵人得寸進尺，覬覦我西南大後方。是年十二月八日昆明民主週刊，先生出任民主週刊編輯委員及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省委。

自湘桂戰事失利後，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距全國，先生薪給有限，家庭負担甚

重，乃不得不日以繼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聞先生是操守極嚴有所不爲的，好些以貪污或殺人起家的權貴，貲重金請他治印，都爲他嚴詞拒絕。

先生品性耿介，待人溫厚，愛青年有如子弟，深得聯大學生的愛戴，每日課餘，學生及昆明職業青年去看他的絡繹不絕，先生生活雖拮据，但有些學生交不成飯費或生病醫藥費無着時，先生總是東借西湊千方百計的替青年解除困難。

先生的參加政治，完全是本乎他學者的良心，他本來是厭惡政治的，他以他參加政治活動，也僅僅止於發表演講，或文章，用於先生對民主的熱誠和大無畏精神，他的演講是異常得到青年人擁戴，每次演講，聽衆總是五六千至二三萬人，演講時總是掌聲不絕。

在先生的生活中是找不出『畏縮不前』或『恐懼』這兩個詞的，他的生活態度總是本着『義所當爲，毅然爲之』八個大字，在去年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再大聲厲呼主張嚴懲兇手的是他，今年二月間昆明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萬人遊行走在人民前頭的是他，每一次演講會第一個說話的，也還是他。在今年二月間昆明特務份子，就揚言懸償四十萬元買他的頭顱，但他聽了只淡然一笑，答覆恐嚇的是更積極的爲和平民主實現而工作。

聞一多先生出任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及民盟雲南支部宣傳主委，兼民主週刊社社長，是去年九月間民盟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在今年聯大課程結束後，他就想回到北平去了，但因爲交通工具的關係，一直未能成行，竟致於本年七月十五日繼李公樸先生之後被刺，其長公子立鶴也身受重傷，現仍在昆明雲大醫院療養。

聞先生遺下妻一，子女五人，均在西南聯大及附中小肄業，身後蕭條一無長物，今後家

屬生活及子女教育費都很成問題的。

聞先生死了，在國民黨反動的陰謀下死了，但聞先生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死的。快要死的，那是日暮途窮的反動派自己。聞先生是活着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理想，已經變成全中國人民的精神，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全中國人民的理想，他的方向，也是中國人民的方向。全中國人民將會以更堅强更勇壯的行動，去爲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的。

讓公樸永遠抱着一個孩子

郭沫若

我並不是偶象崇拜者，但我今天要把李公樸崇拜爲『民主之神』。他爲民主運動而流盡了他最後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運動有機地生合了起來，只要人民還存在着的一天，永遠會發生着領導作用的。

因而我要向我們中國的雕刻家或畫家們建議：假使有人要替李公樸造像，希望不要單造一個李公樸，一定要像聖母像那樣，抱一個孩子在手裏，而且要臉貼臉地呈現着十分和親的神氣。

我和李公樸雖然相識得很久，知道他很有才幹，是一位直爽的人，但並沒有達到心悅誠服的地步。較場口事件以來，他和我更親密了，每每到我天官府的寓所裏來，來時總愛抱着我的小孩子之中的任何一個和他親臉。

公樸說：他頂歡喜小孩子。

在這兒我把公樸的本質認淸楚了。有人如要問民主精神應該怎樣形象化？我可毫不躊躇，這樣地告訴他：像公樸抱着小孩子的那種和親的態度就是眞正的民主精神。

讓公樸手裏永遠抱着一個孩子罷！他是爲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流盡了最後一珠血，也讓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因他的獻身而無災無難地成長。

只有法西斯蒂才會相信，李公樸是死了，被他們用美國特種手槍打死了。讓他們去向洋記爺爺報功罷，多謝洋記爺爺大老闆給了他們美械師，更給了他們美械特務。

我曾經幻想過：讓那些拖槍的人也轉過心向來抱抱孩子。今天我可知道那完全是妄想了。相信武器萬能的人只好讓他相信到像墨索里尼一樣的最後一刻。

我也曾經幻想過：帝國主義者經過了第二次大戰的慘痛，似乎可以變質了，世界似乎可以不流血地走向大同。今天我可遭逢着了血的嘲笑。希特勒畢竟還是活着，他還要活到第二個柏林完全毀滅的一天。

七月十五日

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郭沫若

李公樸先生死了。聞一多先生死了。一多先生的長公子聞立鶴世兄和他的父親同時遇難，左右兩肺各中一彈，大腿被打斷一隻，已經不能言語，雖然還未接到最後的噩耗，但斷然是凶多吉少的。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這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碼條件的

人，都不免要遭受這比霍亂還要惡毒的反民主瘟疫的侵襲。

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都是受了美國式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公樸先生是文化批評家，是平民教育家，一多先生是詩人，是學者，是有數的名教授，然而他們爲了爲人民爭取民主竟不免於遭受了這樣的慘死。

尤其是聞立鶴世兄，聽說是才進大學的一位十八歲的青年。這在國法上是還未成年的人。他顯然是爲了要護衞他的父親，却親眼看見父親被暗殺，而自己在死亡線上倒下了。

反民主瘟疫使者們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們說：他們在反蘇反共。但事實上他們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顯的是，要他們才是眞正的「反美」派。他們用美械來打死李公樸和聞一多，那等於是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爲人民大衆而犧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他們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頭，永遠領導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戰鬥，永遠不會死。

我們今天對於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的遺族，負了很重大的責任。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都是十分淸貧的文化人，尤其一多先生，他的子女多，除垂危的聞立鶴世兄之外，還有兩男兩女，而他的夫人是患着心臟病的。一多先生生前，除可憐的一點教授薪金之外，是靠着治印或寫字來維持家計的。這些事實，我們希望不要忽略，一定得周密地想一個妥善的辦法來才能對得住二位人民烈士。

好些朋友們都在說：這樣下去會人人自危了。實情是如此，但自危也沒有用處。像聞立鶴世兄那樣的孝子都要殺，你有什麽辦法？「何處桃源可避秦」？今天眞是到了這樣的實際

•化悲憤爲力量，把恐怖還給施行恐怖政策者，學習李公樸和聞一多，學習聞立鶴爲了人民撲滅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七月十七日

悼聞一多

郭沫若

十一日李公樸先生遭難，十五日聞一多先生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領導民主運動的朋友，同遭美械兇徒的暗殺，這毫無疑問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白色恐怖的陰謀擺佈。下手人看起來好像是瘋狂了，但其實只是一二人在暗裏發縱指使。那發縱指使者的一二人，像聞一多先生這樣自由主義的學者，竟連同他的長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的手段來謀害，不眞是已經到了瘋狂的絕頂嗎？

誰都知道，一多先生出身於淸華大學，是受了美國式的教育的。當他在美國留學的期間，曾經寫過很多有規律的新詩，他的成就遠超過徐志摩的成就。他雖然和創造社發生過關係，他的詩集「紅燭」是由我介紹曾由泰東書局出版，但他從不曾有過左傾的嫌疑。回國以後一直從事於大學教育，詩雖然不再寫了，而關於卜辭金文及先秦文獻的研究成了海內有數的專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類似，但我們相見，平生却只有兩回。一回是在抗戰初期的漢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蘇聯時所路過的昆明。沒想出昆明一別便成了永別了。在先秦文獻的研究上，一多先生的成績是很驚人的。「楚辭校補」得過教育部的二等奬金，讀過這部著作的人，誰個不驚嘆他的方法的縝密，見解的新穎，收穫的豐富，完全是王石臞父

子再來？我所見到的，關於莊子內篇的校記及若干詩經的今譯，也無不獨具隻眼，前無古人。他還有很多的腹稿待寫，然而今天却是永遠遺失了。這是多麼嚴重的損失呀！

誰都知道，由於政治的不民主，中國招致了十年的內戰和八年的外寇，弄得來幾乎亡國。這是國內外共同所承認的事實。愛國的文人學者們不忍坐視國家的淪亡，同時更認識到國難的癥結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變作風，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來的事。一多先生之參加了民主運動，也正是在這個潮流中有良心的學者的愛國行爲，難道這就是犯了該死的[illegible]嗎？有一部分人的偏見，認爲學者文人根本不應該過問政治，然而政治惡化到了今天，連學者文人都不能不起來過問了，這到底應該誰個負責？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教導我們的不是這樣。他所擬議的國民代表大會，連學生都應該有代表參加的，誰個說學者文人們便不該過問政治？而且今天的學者文人們對於政治的要求只是作爲一個民國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我們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權利的保障，要求廢棄獨裁，廢棄一黨專政，難道這便行同不軌嗎？

誰都知道，靠着盟邦的協助，日本投降了，我們幸而免掉了亡國之痛。亡羊補牢，尚未爲晚。我們正應該力改前非，及早廢棄獨裁，廢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從事建設，以圖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這也正是我們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國內國外都是認爲合理而且合法的，沒有一絲一毫踰越了限度。然而有權責的人却充耳不聞，熟視無睹，不僅不依從人民的意願，反而倒行逆施，變本加厲，在遍地災荒，漫天貪墨，萬民塗炭，百業破產的時候，却偏偏進行着大規模的內戰。而鎮壓人民的反對，竟不惜採用最卑劣無恥的手段來誅鋤異己。不用

多說，李公樸和聞一多兩位先生，都是在這樣違背人民的反動機構之下遭受了暗殺的。今天我們看得很明顯的，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權利的人便應該殺。凡是要求廢棄獨裁，要求廢棄一黨專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們看，今天的中國究竟成了一個什麽世界！是羣衆便遭美械師剿滅，是個人便遭美械特務暗殺，今天我們也有權利，請美國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了，看他們給予我們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了怎樣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來鎮壓人民。歷史替我們證明，誰也沒有成功過！恐怖不屬於我們，恐怖是屬於執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經到了死裏求生的時候了。爲民請命的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是從獻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樸遇難的時候，聞一多說：李公樸沒有死。聞一多今天又遇難了，我也敢於說：聞一多沒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執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們是死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死！

中國的人民是有翻身的一天的，到那時候李公樸和聞一多的銅像要滿佈天下。

七月十七日

敬悼李公樸先生

陸詒

李公樸先生的死訊，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刺激！

睜開眼，總覺得他那副正直誠懇的面容，勇往直前的氣慨，聲若洪鐘的說話，明明還在面前閃現。他怎麽會死？我由衷的贊成聞一多教授的話：「公樸先生沒有死，而且永遠沒有

死！」

當今之世，許多人的言行，是不相符的。然而，李先生的一生，是言行一致的。

我認識李先生時，他正爲促成團結抗戰，而奔走呼號。這麽說，就這麽做。不怕坐牢，更不怕誤解，中傷，因爲他堅定的站在眞理的方面。

七七之後「八一三」，民族抗戰的炮聲，使他走出了蘇州的監獄。他爲抗戰實現而欣悅，並立即「以身作則」的奔赴山西前線，從事抗戰工作。

在抗戰初期，他到過平綏線，同蒲與正太沿線，也到過太原，臨汾，延安，會見過當年的閻錫山將軍，衛立煌將軍，以及十八集團軍諸將領。到處他說一樣的話，發表一樣的主張，——要團結抗戰，要動員人民力量。他從來沒有，也不會隱諱自己的立場與主張。他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從不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我記得很清楚，戰後我們首次會見，是在二十八年的冬天。地點在阜平縣境的城南莊。當時他率領了一個從事抗戰工作的青年團體，從晉西北衝過了敵人的封鎖線，來到了冀西。他穿了一套灰布棉服，鬍子留得很長。我們在坑上一起談天，往往歷四五小時而不倦。他講了許多在晉西南，晉西北的抗敵故事，小至一村一事，大至整個抗戰局勢，他都有極深刻的觀察。我當時極敬佩他調查工作做得這樣細密，我說：「如果李先生能來領導我們幹新聞工作，那就太理想了。」他也說：「將來回到後方，一定要重整全民通訊社事業，（按先生即爲該社之創辦人）把在戰區兩年多來的所見所聞，以及許多冒炮火之危所攝來的照片，一併介紹到大後方，及全世界各地去。」

他在前線上，過的是一個普通士兵的生活。白天要寫作，訪問，或出席會議，晚上要跨上戰馬，隨部隊行軍，像這樣刻苦的生活，決不是任何人都受得了的，然而他「甘之如飴」的過下來了。他經常鼓勵青年們上前線，即使生活過得苦一點，可是越到前線，對抗戰大局便越覺樂觀。不像困居後方，看到和聽到的，都是烏煙瘴氣。

他在閒談中流露着一個宏願，他要走遍全國各戰區，溝通各個地區的抗戰工作經驗。二十九年春天，我們在戰地握別，還相約再見在前線。

誰料到抗戰中的逆流，使他在二十九年回後方以後，竟沒有機會實現宏願。緬甸一戰之後，我們又在昆明重逢。那時，他住在昆明郊外的西壩，斗室之中，堆滿了書籍，他又重新從事文化工作，暫時放棄重赴戰地之想。我們又在一起躲空襲，一起談時事。那時，雖然國內的團結局勢，已經有了裂痕，太平洋戰爭初期的軍事頹勢，使敵人竟有機會打到了怒江沿岸，可是李先生仍絕不悲觀。對抗戰，對民主，他始終堅決而樂觀，因爲他永遠站在眞理的方面，所以，他能一貫的勇往直前的戰鬥，而竟戰鬥到死！

如今抗戰勝利快滿一年了！我們反躬自問：究竟勝利的成果在什麼地方？提倡曲線救國論者，滔滔皆是，而對抗戰有極大貢獻的李公樸先生，竟遭陷害！當年是愛國者有罪，如今則民主有罪，當年如果不抗戰，則亡國立待，今天如果不再不實行民主則內戰連綿，大家活不了。李先生「一切爲民主」而倒了下去，千千萬萬的人民，必然會繼起努力，完成未竟之志，因此，我也堅信：「公樸先生沒有死，而且永遠沒有死！」

暗殺嚇不倒人民

陳家康

當我提筆寫幾句話哀悼李公樸先生的時候，聞一多先生父子又被暗殺了。這兩次暗殺事件使傳聞多時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暗殺政策完全暴露出來。

乾脆的說，國民黨獨裁政府的統治方法完全是抄襲當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方法。這個方法的特點就是用殺來對付手無寸鐵，酷愛和平的人民。軍警憲兵出動彈壓，就發生明殺。特務暴徒搗亂行兇，就發生暗殺。然而，無論明殺也好，暗殺也好，誰都知道，這是國民黨獨裁政府幹的。

國民黨獨裁政府其所以要用最卑賤的暗殺政策，無非是想造成恐怖，以便嚇倒人民。我們敢於說，人民是嚇不倒的。同時，歷史告訴我們，人民從未被暗殺嚇倒。記得我第一次認識公樸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四年。他主持申報補習學校，我在那裏當國文和英文教員。不久，史量才先生被特務暗殺了，但是沒有嚇倒公樸先生，他把申報補習學校改爲量才補習學校，幹得更起勁。其後，公樸成爲救國運動的領袖，又遭受逮捕，關進牢獄，但是，他又沒有被國民黨獨裁政府的卑賤政策所嚇倒。民國二十六年後，他對於抗戰、民主、團結三大原則，堅持益力。

民國二十七年春，公樸先生又爲當時任政治部部長的陳誠將軍逮捕看守一次，後來，公樸先生告訴我：他這次被捕是抗日統一戰綫走向下坡路的一個信號。公樸先生畢生英勇的鬥

爭叫我承認他的名字是一個信號，是中國人民不斷遭受災難的信號。

因爲有了這段故事，所以當公樸先生在重慶較場口被打受傷，住在民主報館，我去慰問時，我便說，這又是一個信號，還是「打」的信號，果然從北平到廣州，從重慶到南京，到處都打，一直打到下關的血案。

現在暗殺的信號發出了。這個信號又是與公樸先生的名字相聯的。果然四天之後，聞一多先生父子被暗殺了。今後，還不知道有多少爲和平民主而鬥爭的人民會遭受國民黨獨裁政府的明殺和暗殺。然而，人民是嚇不倒的。希特勒沒有把人民嚇倒，墨索里尼沒有把人民嚇倒，日本軍閥沒有把人民嚇倒，國民黨最殘酷的反動派也不會把人民嚇倒。必須懂得一個手握政權和軍權的政黨要依靠暗殺政策來維持統治，這是日暮途窮的象徵，這是崩潰垮台的象徵。這種政府不僅是壞政府，而且是惡政府。

李公樸先生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聞一多先生父子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現在，全國人民應當起來，針對這個既壞且惡的政府作鬥爭，把人民受難的信號變成人民翻身的信號。

『民主』是殺不死的

——弔聞一多、李公樸二先生

陳白塵

李公樸先生被暴徒暗殺的噩耗剛才傳來，聞一多父子又同時被刺！這絕非偶然的兩件謀殺之案在同一地點、同一個禮拜內發生，那兇手是顯然地在對着全中國人民示威：「主張民

主的人們，我們要暗殺你！」

李公樸先生是較場口事件中被害者之一，聞一多先生是西南民主運動的中堅，他們之連續被刺，不已經明白地昭示着兇手的身份？善心的滇省警備司令部和省府，還登報懸賞緝兇，還又何必呢？對於這種兇犯，老百姓敢於去捕，敢於去『聞』『報信』麼？老百姓生着幾個腦袋？要眞心緝拿兇手，兇手在那兒，用不着懸賞的。重慶較場口毆打李公樸的在做官，無恥地以『聞一多夫』之渾號誣衊聞先生的人也還活着，他們如果不是兇手，也必是兇手的同夥，兇手的骨肉，滇省警備司令部和省府又焉有不知道之理？

我還可以預言：這所謂『兇手』不用一百萬元的賞格，最近也會被捕獲的。昆明是有前例可援：不然，又是所謂『蘇北難民』之類來充數，再不然，便是『赤匪搗毀新華日報』的一著。但，對於這類魔術，老百姓早看膩了！

老實說，兇手們是圖窮匕見，向中國人民直接示威了，我們很明白，但我們更明白：要求民主決不是聞一多和李公樸等幾位先生，或者是少數人民。暗殺是殺不完的！把公開的民主運動者殺得祕密起來，便以為太平無事，便可一意孤行了麼？如果可能，滿清不會垮台，袁世凱早就做了皇帝了！

一多先生，公樸先生，我們除了悲憤以外，幾乎是沒有哀痛了。但全中國的人民都跟在你們的背後，眞正兇手逃不過人民眼睛的！

哀悼李公樸先生

章伯鈞

公樸先生生平爲人民事業奮鬥；爲民族事業奮鬥；遠在抗日戰爭以前，他從事社會教育，爲貧苦子弟謀福利；當法西斯暴日快要進攻中國人民的時候，他就在上海領導號召抗日救國運動，成爲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反動的統治者，外媚異族，內抗革命；公樸先生以不屈不撓的英毅的精神，堅苦卓節，來與一切反動力量搏鬥。

我於民國二十七年在武漢時，認識公樸先生，對於他的奮鬥生活，勤苦和藹的作風，衷心欽佩。像公樸先生這樣的人物在新生的中國正是需要的，而且不可多得的。因爲他的努力，因爲他的反抗惡勢力，一切反動的人們就對於公樸先生加以迫害，加以種種誣衊，欲殺之而甘心。

公樸先生在民國三十三年參加民主同盟，對於民主工作，團結工作，以至最近和平反內戰的工作，尤爲盡力；在青年群衆中起了很大的影響。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期，公樸先生就在會外和會後協助了我們，反動的統治者正想推翻協商會議的決議，正想消滅民主運動和力量、就對於公樸先生企圖謀害，有名的較場口事件，就以公樸先生爲對象的。但是公樸先生是一個革命人物，他不畏強暴，不甘退避，對於民主工作依然繼續奮鬥努力，當他回到昆明的前二星期，我們還在重慶社會大學討論如何進行昆明的民盟工作。

這次，公樸先生竟爲反動統治者暗殺了，在公樸先生是盡了責任的犧牲，精神不死，但

是中國人民所受的損失則異常重大；同時反動統治者的殘暴無恥，則更加暴露其眞相；凡是中國爲民主奮鬥的人民都必然因公樸先生的死，因公樸先生的精神感召發揮更大的奮鬥力量！

哀悼李公樸先生

章伯鈞

反動的統治者不敢公開逮捕制裁李公樸先生，而竟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採取暗殺行動，奪取民主領導者的生命，這證明民主是眞理，是世界人民的力量。

民主運動不是暗殺恐怖所能消滅的，它將以更堅強的陣容，發揮日益增長的戰鬥力量，公樸先生的被殺，就是推動這種力量的重要因素。

愚蠢的反動者！你們看看秦始皇的屠殺政策，滿淸末年撲殺維新的義士，有何補於滅亡的命運？今日民主人士都在爲和平民主努力，作合法公開的鬥爭，而反動的屠夫反處處逼人民造反，逼上梁山。

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

哀悼聞一多先生

章伯鈞

在李公樸先生被反動份子狙擊殞命之第四日，我們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全國著名學者

聞一多先生，又為了光榮的民主運動，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何等悲痛的慘史！中國人民在於近五十年來為一羣野蠻的統治者所宰治，過着奴隸的生活，連起碼的人民權利都不能獲得。聞先生生平致力於藝術文學工作，對於政治素不感興趣，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惟近年來他痛恨政治上無道，同情於人民的苦難，才開始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他的日常私生活是極端艱苦而又嚴肅的，不苟取，不趨避，是一位典型的樂道前進的學者。他在青年羣衆中，有極大的影響，愛護青年，教育青年，期望青年在光明大道上做成建設民主國家，改造腐敗社會的中堅人物。自從參加領導同盟以後，他就不同凡響，他以全部精神灌注到同盟的工作，希望同盟的奮鬥，眞正成為中國人民達到建設民主中國的力量。他明知反動統治者對他的努力是痛惡的，對於他的命運要加以迫害的，但他有殉道的精神和決心，不計及個人的危險，始終一貫的英勇的領導着同盟的同志向前奮鬥。他生前曾向幾位最親密的同志說：「在民主運動能獲得相當的成功以後，我還是回到書齋中，做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今天，在奮鬥中，我只好站在最前線，我不能後退。」聞先生這一番光明磊落的心腹話，眞令人感奮落淚！無恥的反動統治者：你們是不是人類？你們那樣兇暴，那樣甘願犧牲千百萬貧苦的人民來保持個人權利的觀念，在聞先生高風亮節的精神對比之前，你們是何等的卑賤下流！你們所能摧毀的是聞先生的軀殼，但是，聞先生偉大的人格是永遠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上發揚愈遠愈亮的光輝！

最後，我要在這裏補記一段革命的逸話以備記載聞先生行述的參證！在民國十六年中國大革命時代，聞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紹，由北京到武漢，應鄧演達先生之邀約，參加總政治部

工作，約在是年二三月間（？），聞先生到部任藝術股股長並親自繪製反軍閥的壁畫一大幅。後來因爲聞先生頗不慣於軍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卽行告退。我與聞先生交遊僅此一度。三年前聞先生參加同盟的報告到重慶總部時，我所感到的印象，自然極深，並曾說：『革命的朋友畢竟遲早要滙合到一齊來的』。今天，聞先生爲民主革命貢獻了他的生命。我們自然是踏着先生光榮的血跡加倍奮鬥的！向先生學習一切。

公樸爲民主而死
民主爲公樸而生

黃炎培

在三天以前早起看報紙，忽然發現一條新聞，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人暗殺殞命，爲公爲私，我非常哀痛的。

首先我要說公樸先生的爲人。我認識公樸還在九一八以前，後來爲了抗日救國，曾經和他合作，他爲人很慷爽，很坦白，待朋友很忠實，做事非常努力。認識他的二十年中間，他雖是過着流動生活，但是他的私人行爲很是嚴肅，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像金錢男女他絕對不犯的，並且儘量的幫助朋友，自己的需要，擺在後邊，所以老是窮困。他的特長，就是在羣衆中間，他能够把幾句話，或幾種動作，頓時誘發全羣的力量，他這種活力，一般朋友很少

勝過他的。在民國二十五、六年，上海七君子的入獄，他是其中之一人，但是他被拘禁，不單是那一次，還有民國二十七年在漢口也有一度失却自由。任何遭遇，他的勇氣總不會因此挫折。今年滄白堂較場口，被人毆打，那是大家知道的。他是救國會的一份子，也是民盟的一份子。最近他到昆明去，在民盟方面，並沒有負多少責任，只是爲了戰爭結束，他想把家眷搬回到上海（他是江蘇鎮江人）。他的夫人張曼筠女士還在昆明，所以他預備去昆明接他夫人一塊兒回上海，不料在昆明出這種事情。說到他的夫人，能書能畫，是名畫家張曉樓先生的女兒。曉樓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曾任朝鮮新義州領事，也是我的老朋友，爲人高尙淡泊，在流亡生活中，翁壻二人，相依爲命，傳聞最近在峨嵋山出家了。今後曼筠帶她老母和三個孤兒怎樣過活呢？凡是公樸的朋友，一定會放心不下的呀。

公樸臨死留下一句話，「我準備爲民主奮鬥而死」！這一句話的分量等於一篇李公樸先生的全傳，恰好說明了他的一生。

凡人把他的一生，奉行一種主義，若主義是正確的，奉行是眞誠的，其人死，其主義不會死，其人死得越慘烈，其主義發揚越光大，越迅速，越廣遍。這是一部大歷史，很明白告訴我們的，我們敢斷然提出兩句話：

公樸爲民主而死，

民主爲公樸而生！

追思李公樸先生

陶行知

戰爭，戰爭，戰爭，
戰爭籠罩着天空。
戰爭籠罩着鄉村。
戰爭籠罩着都市。
戰爭籠罩着整個民族的生存。
只須看一看殺您的子彈從那兒來，
便知道誰發動這自相殘殺的戰爭。

您爭取民主，反對一黨專政。
您爭取和平，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
殺您的人是殺民主，殺和平，
殺害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一顆兇惡的子彈不是打您一個人，
是打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身。

您的死是民主的巨大損失。
是和平的巨大損失。
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
我們要自己爲民主和平加倍的努力，
來補償這巨大的損失。
我們每一個人要爲民主和平招兵，
感召新的同志來彌補這不可補償的巨大損失。

酵母，酵母，大家來做民主和平的酵母。
發酵，發酵，發成民主和平的麵包大家吃，
使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人都有得吃。
吃得更有力，
肅清民敵無蹤跡。
和平最急！
民主第一！
我們要做到安居樂業人民萬歲，
追悼才算完畢！

卅五年七月十八日

痛哭公樸先生

涵　先

在全世界人士驚異的目光下，在全中國人民悲憤的心情下，公樸先生：你背負着這古老中國給你的苦難，你背負着廣大人民給你的期望，撒手去了，這一去，竟永不回頭！

擦一擦眼睛，竟有這樣的事情麼？有！你說——「荒謬」？不錯，是荒謬！你罵——「無恥」？不錯，是無恥！世界上竟有這樣難於相信的眞實，眞叫人不得不悲憤而嘆息了。統治者！你的手法是進步了？還是愚笨了？

更可怕的，四天以後，又一個暗殺案來了，聞一多先生亦遭暗算。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站在民主同盟的立場，我們高呼：我們不饒恕！

民主同盟是一個沒有武力的政黨，我們也不準備建設武力作我們政爭的工具，我們所爭取的是和平、民主，我們只要求一個環境，在這環境裏人民充分自由，生活充分保障，政爭全靠政治家的嘴巴和人民的選舉票。然而在今天，是不是要「逼上梁山」，要我們也去採取嘴巴以外的方法呢？

愚蠢的統治者！人民要裁判你，歷史要裁判你的！

哭李公樸先生

夏　晨

啊

先生
你死了麼
你是不能死的

中國需要你
民主需要你
苦難的人民
需要你

啊
我們的青年導師
堅強的民主鬥士
你不能死！

先生
你竟然死了
是誰？

偏偏要置你於死
　你死在「勝利」後的今天
你死於罪惡的法西斯的魔掌中

十年前
　你因愛國有罪入獄
去年
　你在較場口又遭毆辱

愛國爭民主
　都有罪麼？
四萬萬五千萬人民
　誰不愛國
　　誰不渴望民主
　　　——你們
一個個都「槍斃」！

在危難的祖國
爭民主的浪潮中
你在前面
帶着傷痕纍纍
你沒有退縮

在黑暗中
終於——
你在暴徒的槍彈下
無聲的倒地

先生
你死了麼
你
沒有死
你將在我們的心頭
永生！

含笑地瞑目吧
先生
　我們就要
踏着你的血跡
彼仆此起地
做你光榮之後繼

努力達到他的志願

馬敍倫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雖則還等法律上的證明是什麼性質，但是，凡是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認爲有政治背景。政治鬥爭竟用暗殺手段，是他們「日薄西山」的象徵。我們從李先生平日的志願上，決不替他喊冤，我們也決不因他這樣的遭遇而灰心。他已經發了太陽大的光明，在照着我們前進，我們只有努力達到他的志願，才是對他的安慰。

從李聞案談到暗殺政策

馬敍倫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在昆明被暗殺了，這消息傳到各處，除了仇惡民主的人們，沒有

一個人不替民主前途可惜被摧殘了兩個鬥士；也沒有一個人不意想到李聞兩先生的被暗殺，是有政治的背景。

用暗殺來做他達到政治鬥爭的手段，自然够懸劣了，這也表現了他沒有正當的辦法，只得出於這樣窮極無賴的手段。

外國人看中國戲裏的黃天霸，說他够不上英雄的資格，因爲他只是暗打一鏢。政治鬥爭裏來暗殺對方的人，和黃天霸暗打一鏢有什麽兩樣？

我常想到韓非子裏說，則「私劍而窮之」，就是主張暗殺，他是特務的老祖師，他原來是主張君主極權的。

凡是拿得出道理，可以攤到場面上來講的，決不需要暗殺。暗殺就表現他的理屈。

但是如汪兆銘的暗殺載灃，胡樾的暗殺五大臣，溫生財的暗殺孚琦，却不在此例，因爲「勢相懸殊」，來這們一手，可以減少犧牲，但也終究不是堂堂正正的辦法。

至於清朝的暗殺吳祿禎，袁世凱的暗殺宋教仁，就下流到極點了。這是暴露他的立場不正，沒法對付人家。所以他後來也只有抓破面孔，下個討伐革命黨的令，並且就此索性做他叛國的勾當，但是他終究怎樣？

李、聞兩先生沒有可以被人家暗殺的私仇，凡是他們的朋友都曉得的。李先生是爲着抗戰救國而坐牢的「七君子」裏面的一個，聞先生是昆明學生運動主要領導人裏的一個，也是民主陣線上先鋒隊裏的兩員猛將。這就是他們在今日有被暗殺的可能。

在要暗殺李、聞兩先生的人們，如果是反民主而想要功於他的主子的，李、聞兩先生在

他眼裏是敵人陣營的兩員大將，殺了他們是減少兩個強敵，但是將帥不過帶領了有限的士兵，做到元帥，帶的士兵還是有限的，殺了敵陣的兩員大將，不過叫他們部下像「蛇無頭而不行」，就會散了。其實也不盡然。何況民主陣營裏的大將，實在彼着教師的職務，可以在最短時期裏教成許多許多的徒子徒孫，他的徒子徒孫「衣鉢相傳」，必要貫徹和實現他的教旨：所以殺了他一個，是沒有用的，我們只要看歷史上有許多所謂邪教，政府總是想剿滅他，或者殺了他的敎頭，以爲就可以沒事了，但到了某個階段，他們依舊現出他們的力量，而且平常也好像春天的草，「生生不絕」，而且「更行更遠還生」。

在前清殺戮革命黨是什麼意思？結果怎樣？豈不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我們看了前清不能順從人民的意見，拿政治來消滅革命，終究被革命消滅他。那末，李、聞兩先生的被暗殺，不是因爲他有私仇，就是由於政治的背景，如果由於政治的背景，解鈴繫鈴還是應該由政治上去使李、聞兩先生從此不會繼續地生出來，否則是無辦法的。

殺了昆明四個民主鬥士，民主是不是就夭折了？下關打了呼籲停止內戰的人民代表，是不是就會沒人敢再談停止內戰？這種淺顯而最近的事例，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不應該不明瞭；如果竟不明瞭，還是矇矓權了，他坐穩是失敗的，因爲他是自掘墳墓。

但是死硬派被一種私意迷胡了他的腦筋，他是不會得再轉一念頭來自己救救自己的，我們可以保證他們還要接二連三地演他們的拿手戲，直到他們氣盡力絕地躺在地上。

在他們以爲總拚了你們幾個，而且自己未必損傷，還是筆賺錢的買賣；其實他們不想到他們蝕了入本，因爲被他們殺的本來是他們的本錢。殺的愈多，就是蝕本愈多。

封你們說話用嘴封不完，掣你們寫字的肘掣不盡，打你們行動的身體打不罷，使你們損失了生命，你們總得怕。

但是老子有兩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是政治哲學上一個很深的理論，凡是革命的發生都是用死來威脅人們的反應。到了這個反應廣泛了，就是自己的死刑由自己宣告了。

李、聞兩先生不但不死，更立時產生了許多李先生、聞先生，這是實施恐怖政策的人們沒有打在算盤上？不是，只是表現他沒有辦法。

我以為做人或做事，如果失掉了自己的立場，不如守拙，還可以保全末路；死硬地拚，總歸拚不過有立場的。我想再向他進一句忠告。

但是我想他還會報我一個警告：是的，我的歷史上一部份正和李、聞兩先生相同，我自然預備着接受一顆子彈。但是我也預備送還他一顆原子炸彈。

三五年七月一六日

痛悼陶李兩位先生

馬寅初

「世事多故，民主多難。」李公樸、陶行知、兩位先生相繼逝世，噩耗傳來，悲憤交集，陶、李兩位先生與余志同道合，時相過從，往事尤歷歷在目，願述一二、略表追懷，藉知二位先生事業之成就與精神之偉大。

一、當齊燮元任江蘇督軍時，陶先生已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彼時、陶先生少年英俊、

才具超人，治學爲人，已爲一般青年所敬仰，曾爲教育社聘余赴山西太原講演，其熱心於教育，已可見一般。

二、陶先生　南京附近創辦曉莊學校時，亦請我去參觀一次，在重慶北碚附近，辦理育才學校，屢次來邀，卒因事不克成行，後辦社會大學，邀余充義務講師，余去講過兩次。他對於社會教育的熱忱，無可否認，今日之死，確是中國的一大損失。

三、陶先生素不主張積財，身後當然無遺產，終生以辦教育爲唯一的天職，近來雖鼓吹民主，然仍從普及教育入手，他的長處不但講理論，而且能實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惟陶先生足以當之。

四、李先生　七君子之一，又是民主同盟的健將，但我與他在最近的二年內才相識，他留有長鬍，看上去好像是五六十餘歲的老人，實際上是「假老人」，他現年祇有四十五歲，但他的作風，確有可以學習的地方：一、言出必行，二、不畏難不怕死，三、做事肯負責，以上三個美德，陶先生亦兼而有之，所以陶、李二位先生之死，眞是社會上莫大的損失。

五、李先生現年四十五歲，陶先生五十五歲，而余已六十五歲，四五、五五、六五、好像成三級，依理余應先他們而死，玆竟顚倒次序，天意歟？抑機遇歟？

六、陶、李兩位先生是民主同盟的健將，民主戰士，余是國民黨黨員，何以我們三人會做起朋友來，原因是他們所主張的好多與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若合符節，只要主張相同，意氣相投，就可以與法西斯反動份子同立於對立的地位，現國民黨黨員之中，主張早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者正不知凡幾，余不過其中之一耳。

七、近日以來，我國國際地位逐步低落，這是自己不爭氣之當然結果，故一、邀請國一降而為被邀請國，雖經力爭，祗准於開大會時做一次主席，稍留顏面；二、聯總救濟物資停運；三、日本澁谷事件表示日本不承認中國為戰勝國；四、美國向來擁護國民政府之魯斯一派雜誌近亦為文痛罵之，竟稱之為「惡政府」。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令人羞死，這種國恥，應由在朝黨來負責雪之，如在朝黨無能為力，老百姓應快快組織民主政府，來負起這個責任，故民主戰士愈多愈好，陶、李之死，所以令千百萬志士悲痛不已，希望後起者遵照陶、李二位先生之遺志，益加努力，勇往邁進，來完成他們未完之工作，余雖不敏，願附驥尾。

向廣大的社會申訴

梁漱溟

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害，因為民盟諸負責人均在上海，所以尚未共同商量，以下所說，僅係我個人的意見。

公樸先生的遇害，無疑的是為了當前政治的鬥爭。儘管正兇沒有捕到，好像是無法證實是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衆心裏都可以明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我個人的意見，不向國民黨當局作無效果的抗議，只要向廣大的社會申訴好了。我們只要社會人士明白，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凡在政治上有主張能說話的人。都不能見容，試問所有「民主」「憲政」等口號還有沒有相信的價值？特務機關不取消，政治的清明，政治的民主，還有沒有希望？社會大衆果然於此有判斷，有抉擇，

而繼之有行動，則我們不怕這種事得不到糾正，也不怕政治不能民主。末了，我總結一句：我們期望只希望於社會，對於當政者，我已懶得向他說話了。

殺是殺不完的

純青

——悼李公樸先生

十二日的夜晚，天氣是悶熱的，同志們都擠到收發室來歇涼，順便在這里等消息，希望着南京會來個電報，會有一個和平談判的消息遞進來。已經十二點多鐘了，這樣的消息以目前形勢看，一定不會有，同志們準備睡了，一陣敲門聲使大家忙住，一隻手遞一封信來，「噯噯又是血，血的消息：又去了一個民主的戰士！」

「……李公樸在昆明遭暴徒槍擊……」拆信的同志驚叫着，然後沉默了。五六個同志擠過去看看也沉默了，然後一個個帶着沉重的心咕嚕着各自離去。

「唉！反動派…………拷打還不够，還在暗殺…………」一個同志說。

「殺！是殺不完的！」另一個同志沉痛的接下去。

「對！殺是殺不完的！」我想着這句話，想到李公樸先生，記得李先生也是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想着，李先生似乎來到我們的面前，他沒有被暴徒打死，他還活着，他還在向我們青年人講話，向着青年握手，討論着各種各樣的問題。

在昆明，他不曾到那里，總是騎着一輛自行車，從北門書屋，跑到青年會，由青年會跑

到雲大、聯大、各個文化團體，爲解決青年人求學，就業的問題而忙碌在這一段路上，人人都認識了他，熟習了他，一看見他騎着車走過，就尊敬的點着頭叫着「李先生……」他也笑笑的跳下了車，一手拉着車握着人們的手，「忙啊……」一手又去撚着他的黑鬍鬚。

每逢星期三的下午，昆明青年會的小禮堂中，擁得滿滿的一堂，學生教員，互相討論着國內外時事問題，一點多鐘了，李先生還在作結論……那時正是希特勒瘋狂的向莫斯科猛攻，李先生武斷的說：「希特勒雖然望得見克林姆宮，但他只是望見而已……」不久事實證明，希特勒果然被紅軍趕出了蘇聯邊境，他正確的告訴了青年們蘇聯紅軍的力量是能擊潰德國法西斯的，使青年們正確了解世界所走着的方向。

每當報紙上的一角登出了李公樸先生演講的消息，未開會，會場早也擠滿了人羣，連窗子上，門外，都擠得不能站脚，每次，人羣是那末多……

在音樂家聶耳先生逝世紀念會上，記得，會場是在賜安聖堂，李先生告訴青年們：「紀念聶耳我們只有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青年人要做一個新中國人民的開路先鋒，…………」那時正是國內政局很沉悶，大後方的青年人都苦惱，弄不清楚青年人應走的方向、和出路。李先生使青年們找到了自己的路！「向聶耳學習走向人民羣衆中去！」他還編了一本「青年之路」（北門書屋版）。

抗戰勝利了，李先生來到了重慶，爲民主、和平、團結繼續努力，在滄白堂被暴徒咒罵，丟石頭，在較場口被暴徒扯着鬍子，拉下了會台，腦殼皮打開了兩寸的縫。他休養在「民主報」的樓上，我帶着不安的心去慰問他，他頭包着白布，睜開眼，雖然我和他不怎樣熟，

握着我的手，他還是那樣的熱情：「是你：你不是在××曾被憲兵把你送到牢裏？據說被暗殺了的！」

「逃出來了。」

「不逃出來，也殺不完的。」李先生還樣的說着。

「對！殺不完的：」李先生的話永遠的記在我的心裏……

悼一多

孫伏園

不知怎樣我忽然想到了楊皙子先生，他眞是一個幸運的人，比聞一多先生幸運得多了。這個聯想，決不是因爲一個是湖南人，一個是湖北人，二人籍貫是「一湖之隔」而起的。籍貫是小事，並不能引起我的聯想 大事是二人同在民主國家裏面發表政論：楊皙子先生發表的是背叛、危害民主國家的「君憲救國論」，是何等罪大惡極的事，但是從來未聞有一位暴君或者暴民對他有何不禮，使他竟能安然終其天年。聞一多先生發表的是助成、充實民主國家的和平民主救國論，是何等福國利民的事，但是不知道是暴君呢還是暴民呢，居然如此殘忍地結果了他的生命。

民主國家裏面可以公開提倡君主制度嗎？照楊皙子不死看來，似乎是可以的。照民主國應有言論自由看來，似乎也是可以了。照民主國家人人忠於民主制度決不會受君憲謬論的蠱惑看來，似乎更是可以的。但謬論到底是謬論。背叛民主制度，危害民主國家，即使不是法律上的至少也有道德上的罪惡。

民主國家裏面不能公開提倡民主制度嗎？當然是可以的，但由較場口事件看來，由滄白堂事件看來，由下關事件看來，反對民主制度的還大有人在，背叛民主制度，危害民主國家的可能是一個大集團，集體主張君主制度的生活，而方方面面的打擊福國利民的行為，凡有助成民主國家，充實民主國家的，都被認為敵人，打的打，殺的殺，夢想一個一個的把他打盡殺絕。

我們的先烈們專會做掛空招牌的工作，用心蓄亦艱苦，他們以為先把民主國家的招牌掛出去，即使事實上仍是君主國家，最低限度可以少殺幾個爭取民主制度的志士。不幸事實到底是事實，鼓吹君憲的可以不死，鼓 民主的非死不可。惟楊哲子鼓吹君憲到今日已經整整三十年，民主國家依舊是一塊空招牌。

難道歷史眞要重演，怕打怕殺的楊哲子們又要撰「君憲救國論」了嗎？

李、聞兩先生之死，固使我們悲悼哀痛，可是我得向國人控訴，向世界控訴，起來制止這類醜惡罪行的發展，嚴責政府迅將全案眞相剖白於國人之前。我們更要抗議以桃色事件的造謠再來誣衊死者，或是諉罪於地方人士。我們將指出這種卑劣的行徑是一連串有計劃的惡毒的殘殺陰謀的總暴露，萬萬掩蓋不了，轉嫁不了的。

中國人民是死不完的。中國還有千千萬萬的李公樸、聞一多。他們將團結得更緊，以開拓和平、民主的康莊大道。這力量，是任何外力所不能壓倒，任何暴行所不能摧毀的。我們要正告中國的統治者，應立即懸崖勒馬，改正這些卑劣的行徑，亡羊補牢，尚未為晚。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夜半

為李、聞二先生被刺
向全世界人民控訴

胡子嬰

李公樸先生被狙擊殞命六十七小時後，聞一多先生又被刺殞命了！

因為與公樸先生私交較深，聞公樸之死，悲戚的情緒高於憤怒，所以二日來心緒惡劣，紊亂得不能理事，但聽到聞一多先生又被刺後，則悲戚的情緒完全沒有了，只有憤怒，只有不可抑止的憤怒，充滿我全身每一根血管！我整夜不能入睡，我深深覺得中國老百姓善意的要求改革內政，要求國內和平，已經到了完全被拒絕，與人民對立的統治者已經決心向徒手的人民開戰了！二位先生的被刺就是向全中國人民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中國的民族性是保守的，中國的人民有最大的忍耐力來承受一切苦難與壓迫，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的一部歷史，就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歷史，幾千年來，中國的老百姓都生活在壓迫與災害之中，在歷史上有名的漢唐之治，也不過是人民稍有喘息的機會而已。因此保守與忍耐竟成了中國民族的天性，也因為有這些天性，到了今天政治腐敗到如此，而經濟危機嚴重到如此，內戰給人民的災害到了人民無以為生的時候——比時代雜誌所載壞政府還更壞的時候，中國的人民，還沒有意思要解除現在統治者的政權，中國人民只不過向現在的統治者

要求改善內政，要求停止內戰，要求能建設中國，要求有人的權利，要求可以生活，但是中國的人民竟連善意的要求都沒有自由，都要遭到慘殺，這表示中國的統治者決心壞到底，決心與全國人民為敵，決心陷全國於恐怖之中，決心毀滅中國！

但是中國人民的保守與忍耐也有限度，在歷史上我們看到過『逼上梁山』的事實，搜完人民的鉄器，竹桿也可以起義，而且殘暴的統治者終於被竹竿打倒，這並不是竹竿勝過刀槍銳利，而是人民一致意志的威力不可當。聞一多教授與李公樸先生因為致力於人民共同的要求和平民主而竟遭慘殺，那末全國人民的保守與忍耐，也就趨到限度了。過了限度以後是什麼，歷史上已有明證，——全人類的歷史有一個通義，就是凡與人民為敵者，人民必斃之！

恐怖將蔓延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全國人民，人人自危，近日上海謠言更多，更是不可終日。這次打倒法西斯的世界大戰，中國竟不幸列入同盟國，以致法西斯的餘威得在中國迅速膨漲，中　竟成了打倒法西斯後唯一培養法西斯細菌的溫床，中國法西斯的被保留，強大，不僅危害了中國人民，也將危害全世界人民。聞一多教授與李公樸先生之被害，只是中國法西斯的毒炎向全世界人民挑戰的第一聲號砲。為了整個人類的安全，我向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控訴。我們不能坐待中國的法西斯，全世界人民有義務來幫同中國人民共同消滅這人類　公敵，像共同消滅德義日一樣的努力來消滅中國法西斯，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將毀滅在中國法西斯手裏！

要把這一次暗殺當作新的反動進攻的信號

胡風

將近一年來，法西斯派對於廣大人民底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這運動實質上和抗日戰爭一樣是挽救中國危亡的運動）始終採取的是充滿仇恨的敵對手段。先是組織所謂「羣衆性」的暴力行動，企圖用這把人民底要求鎮壓下去，下關事件就是這種手段底最高峯。但人民底要求是鎮壓不下去的，而且，在衆目昭彰之下，這種「羣衆性」的行動無論如何也不能掩飾住它底眞像，於是，又採用了另一手段對於民主運動領導人物的暗殺，西安事件，南通事件、早已開了場，現在李公樸先生底死就是一個更大的信號。

所以，公樸底死給和平民主的陣營一個警惕，法西斯派對於人民的仇恨心是很深很深的，和平民主底實現還得經過殘酷的鬥爭，我們得有堅決的準備來迎接這一陣新的黑浪。

但法西斯派以爲用背後飛來的鎗子可以使和平民主陣線退却，那是太時代落伍了的幻想。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用血餵養成功的，中國人民底民主力量是用血餵養壯大的。法西斯派等着看罷，在你們潑來的黑浪裏面所流的血，只有使爭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受到鍛鍊而更加堅強，更加開展，一直到廣大的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爲止的。

七月十六日

早起看報，聞一多教授又遭暗殺了，連同行的他底公子也遭了毒手。那麽，這一股黑浪正在「方興未艾」，按着計劃在瘋狂地進行。而且，在同一地方幾天內接連發生，好像法西

新派派戰略是劃區作戰，各個擊破，全力掃平了一個地方再開始第二個目標。全國的和平民主陣營當然知道，昆明正站在第一道火線上。

十七日晨

「圖窮七首見」

沏　倩

——我沒有眼淚，只有無言的傷痛——

李、聞兩先生之死，是證明中國統治者破壞和平、民主，明目張胆地犯罪的行爲的開始。如以黨派立場而論，這種恐怖政策的行使，算是政治上的墮落行徑；站在中國人民立場上說，那有違犯人民生活起碼的權益。一國政權行使者，不能善體民艱，解除人民痛苦，已經辜負人民的願望，應該負咎自責；再施行恐怖手段，以維持其可憐的統治，這更是一種卑劣的勾當了去。

李、聞兩位先生，一是新文育家，一是國際知名學者。中國能有這樣的一類人，已經難能可貴，算是國家的光榮。若聽其自生自滅已經不可，何能不顧民意，橫加摧殺？尼古拉沙皇所不願爲的，你們已經作了。希特勒沒有完成的遺志，你們來繼續完成。當今巴黎和會召開之際，你們勇於內戰，置全中國人民於災殃、飢餓、死亡線上，你們究有甚麼光彩以戰勝者的姿態昭告世界人民，且置國家的臉面於何地？

尤其像聞一多先生這樣的人，是一個故本質的忠厚長者。從他的詩集『死水』、『紅燭』、及其他作品里，我們可看出他是一個不問政治、踏實作學問的人。現在連聞一多先生這樣

的人，也由清出來大聲疾呼，更可以看見你們腐敗的統治，殃禍人民，無法無天的可恥的行徑。抗戰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八年毀家紓難，忍苦至今，照理應該讓他們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可是反而變本加厲，對外則喪權辱國，使中國淪爲「非律賓第二」；對內則不顧人民死活，勇於內戰，以維其血腥的獨裁。像李、聞這類手無寸鐵的學者，作家，也横加暗殺，已足夠說明恐怖政策是到了「圖窮匕首見」的時候了。

對死者的安慰和紀念

茅盾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爲什麼而遭暗殺，人民心裏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因此，一切形式的什麼懸賞緝兇嚴辦等等之類把戲，決不足以告慰死者，都不能平息人心之憤慨。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是爲人民爭求民主政治而遭暗殺的。因此，一切形式的紀念也都不足以安慰死者。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是爲民主而死，唯有力爭民主政治之實現，才是對於他們最好的安慰和紀念。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以身殉民主，猶告訴了反民主份子：暴力不能摧毀人民之要求。也告訴：不流血而實現民主，在中國是一種幻想！

七月十八日

堅定人民必勝的信心

——敬悼李公樸先生

周建人

李先生已於七月十一日夜間十時許，在昆明大興街坡腳公共汽車停車處，被「暴徒」用最新式的特種手鎗射擊，重傷死去。聽說此種手鎗發聲極輕，便是在旁邊一同行走的李夫人也不會聽見鎗聲。

李先生爲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曾因主張抗日，在蘇州下獄。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時曾被打。今爲民主同盟昆明負責人之一，積極從事民主運動。除爲了民主政治與反民主的法西斯作鬥爭外，個人則並沒有私仇宿怨。又甚貧窮，據說本想回上海來的，因爲缺乏旅費，故暫留昆明。可見他的被殺不是因爲私仇，也不是由於强盜的刼奪。而且這種特種新式的手鎗，亦不是普通人所容易得到的。所以這一消息傳到上海，無論民盟同志，或其他社會人士，暨報館記者都異口同聲的說李先生的遇害是由於一種恐怖的政治行動，是反民主分子所幹的一種最卑汚的恐怖手段。雖然當場捕獲的兇手怎麽說還沒有人知道，雖然當地官方如何表示也還未明白，大家一致這樣斷說，不是偶然的。

政治鬥爭有時候可能很殘酷的，但暗殺這種極古老的方法往昔在某種情形下面雖曾經使用過，但是統治者既有着警察與監獄，被治者倘觸犯他們時，他們既可以公開逮捕與監禁，

推想起來應該沒有暗殺的必要的。至於在中國，本來法西斯自由逮捕與自由監禁，人民起碼的一點自由也已經被剝奪，豈知法西斯派這樣做了還不够，還要使用最卑鄙的暗殺手段哩！可能他們也知道今日的世界已是民主世界，要繼續行封建時代的專制獨裁已屬不可能。如果強要這樣做，是完全違反民意（因爲人民已經覺悟）的，他們在這種理屈詞窮的狀況下面，祇好用最卑鄙的暗殺手段了。

但是到了人民已經覺悟，不再甘心做奴隸而要求民主時，必有許多比較活動，比較肯做事情的人 出來冒着困難與危險從事工作的。社會上便稱他們爲「民主戰士」。既爲戰士，自然隨時有受傷或甚至於犧牲生命的可能，並不稀奇，亦非意外，所以李先生臨終時說：「我已經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他就情甘理得的死去了。

民主戰士既從要求民主的人民裏產生的，所以並不孤立，打死一個，將產生十個；打死十個，產生出更多的數目。這是一條歷史的，社會的，同時也是自然的定律；即一切進步的運動，遲早點一定要成功。假使今日中國民主運動在世界上還是創舉，其他國家都還在專制獨裁之中，那麼打擊在前線的民主戰士，可能把這運動暫時延緩下來的。現在情形不是這樣，世界上的民主潮流已滙成功爲一條巨流，在向前奔流，再想把它抑制下去，便是暫時抑制，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希望反民主的恐怖者會知道這種道理，自動地歇手，這大抵是不可能的，他們除非被迫地不得不放下手鎗與主使者同向人民降伏，才會肯這樣做。但這種恐怖的暗殺行爲表示些甚麼呢？它告訴我們反民主的法西斯蒂距離向人民降伏之期已經不遠了，他們已不得不採取最後亦最卑鄙（李先生稱爲「太卑鄙」）的手段了。人民祇要再接再厲

的向前進，民主分子決不怕手鎗的，多開幾鎗，無非促短自己的生命，使民主運動快點成功。李公樸先生做了戰士的模範，將有無數人民踏着血迹前進，是必然的事情。法西斯向人民投降之期當已不遠，大家不可不有這種信心。

寫在李聞兩先生被刺消息傳來之後

周建人

昨夜我寫了一篇抗議李公樸先生被暗殺的文章睡下，今晨聽到又一個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民主週刊社門前被人槍殺了。時局已經緊張到這樣子，第一天晚上寫的文章，第二天早上便已失了時效，需要改寫或修正了。我們今日眼前看到一個空前絕後的暗無天日的世界，接着一連串的發生在幾處地方的慘案與暴行之後，昆明一處地方，已有二個民主運動者被槍殺了。這是表示法西斯統治者，便是對於普通統治者所需要的法律條文，社會秩序它都不要。它公開毆打，屠殺，把人民幾萬人捉去，非法地關起來，諸如此類的黑暗手段做了還不夠，今已公然開始用手槍暗殺民主分子了。

這種黑暗，卑劣手段的使用，便是表示法西斯統治將要沒落。決不是還有前途的兆頭。中國過去的專制時代，政治也常常很暴戾的，但是它對待人民卻少有用陰險的暗殺手段的。今日竟用這種手段了，它告訴我們甚麼意義呢？它是說明法西斯統治者已發見人民的民主要

求已是全世界公認的公理，就是想加以罪，也是無法藉口的了。然而自己却不肯放棄反對與仇視，那麼，除了暗殺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呢？

但是諸位必定明白：這種法西斯政治能維持幾多時候？我想：恐怕沒有人會相信能够長久維持下去的。恐怕便是恐怖者自己也祇圖今日幹今日的，不再顧到還有明日。

不過上面說這種政治不能長久維持下去，附帶的條件是人民的民主要求決不會讓步，對於這種恐嚇決不會退步！祇有愈加忿慫與激昂，祇有更多的人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大踏步前進。任法西斯份子對着李、聞二先生的腰而一槍是要打擊任何民主分子的信號，可是人民決不害怕，即使手中沒有槍械，團結也就是武器。人民對於一點一滴的民主也要爭取，已經爭到的一點也不肯放鬆，已經踏進了一步或半步決不容再後退。當然，人民不是註定了任他打擊的，法西斯份子用槍打來，回答是要開政治協商會議！要徹底改組政府！這樣子才能把法西斯政治擊退！他們再開手槍嗎？在比較年老的人裏面，大家固然都很重視自己的生命，不肯浪漫的拋棄的，但如遇有必要時，也會情甘瑘得的付出去。一點也不吝嗇！如果能够爭到數分民主，交給我們後輩的中華兒女，莫非還有別的事業比這更光榮的嗎？

民主與法西斯二者是絕對地對立着的，話差不多說完了，抗議也沒有大用處，所剩下來的，人民，民主分子的鮮紅的血已在向全世界的人民控訴。被屠殺的人民也在加强團結中。法西斯由明殺而至暗殺的轉變中傳出一種消息，說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增長中！這是祇要看今後的中華民國走向獨裁還是民主可以證明的。

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
高舉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前進！

周　文

李公樸和聞一多先生，是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先驅，是偉大民主力量的表徵，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但却是法西斯反動派的眼中釘。因爲他們的存在，妨礙了法西斯反動派發國內戰獨裁的罪行，法西斯特務遂不惜用出卑鄙無恥的暗殺手段來把他們消滅，以爲這樣就可以毀滅人民　光榮，可以打退民主力量，可以把　民完全踏在脚底下爲所欲爲。法西斯的這種算盤完全錯了。李公樸和聞一多先生的犧牲，固然是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但是全中國人民經過了多年的鬥爭過程，特別是經過了八年艱苦抗戰的過程，覺悟已經提高，力量已經壯大，是決不會被嚇退的。全國人民對於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的被害，只有更加憤怒，更加緊決起來鬥爭。今天事情很清楚，民族不獨立，國內不和平，政治不民主，任何一個人隨時都有遭遇李、聞兩先生同樣危險的可能。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生命連猪狗也不如；我們中國人民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就是爲了擺脫這樣的命運麼？全國人民過去已經懂得，現

在更懂得，只有堅決鬥爭，獨立和平民主才會獲得。

在這次事件中，大家更清楚認識了，安心破壞獨立和平民主者是誰。同時也更清楚認識了，破壞獨立和平民主的法西斯特務在空前强大的人民力量之前不敢像聞一多先生所說的「是對的就站出來」，而只是偷偷摸摸的幹這種下流的暗殺勾當。因此就更加顯示出李、聞兩先生的偉大，他們是眞正人民的兒子和導師，他們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爲了人民而獻出了他們的生命。他們噴射出來的鮮血，映照出了對方怎樣渺小而卑鄙的血腥嘴臉。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在人民的前列倒下了，但這並不是他們生命的絕滅，而是他們生命的擴大，他們壯烈犧牲的鮮血已浸潤了全中國人民，它將使千千萬萬人民更堅强起來，踏着他們的血跡，高舉他們遺下的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前進！

詩人·學者·戰士

林辰

——敬悼聞一多先生

> 不許陽光攪你的眼簾
> 不許淸風刷上你的眉
>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
> 聞一多：「葬歌」之一節

打開報紙，「聞一多教授又被害」的大字標題突然刺入我的眼簾，這眞好似一個晴天霹靂，直震得我眼花心跳，待到匆遽看完了電文以後，我不禁熱淚盈眶！整個的下午，在我的眼底心頭總不斷地出現着「聞一多」三字，最近正苦惱着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問題都被暫時忘掉了。

只要稍稍留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大約沒有不知道聞一多先生的。他是湖北蘄水人，一八九八年生，淸華大學畢業後，曾赴美留學，歸國後從事教育和文藝工作，在新詩上的成就極大。遠在十餘年前，他便出版了「紅燭」和「死水」兩詩集。在那許多人都對尙未脫盡舊詩詞音節意境的胡適等人的白話詩和太戈爾影響下的小詩表示不滿，甚至因而懷疑到新詩的存在和前途的時候，「紅燭」和「死水」的出現，是有着重大意義的。他提倡規律，獨創一格，努力於新詩形的探求和嘗試，影響了當時和後來不少的詩人。但在最近十年來，聞先生埋首於古文學的研究，我們已很少看到他的詩了。他在學術研究上，也有極精深的造詣，他的「楚辭校補」（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杜甫年譜」（武大文哲季刊）、「樂府詩箋」（國文月刊連載）及其他散見於各雜誌的許多論文，其成就已遠遠地超軼了前代的學人。此外他又從事於甲骨文的研究，著有「釋省省」一類文字。據他自己有一次在聯大文藝晚會上說，他之所以從事這些研究，用意是在探尋傳統文化的弊病，以便反戈一擊，制其要害。由此可見，他是和一般鑽牛角尖的所謂「國學家」不司的，他並沒有因爲鑽在故紙堆裏而忘掉現實，他正視國家的危機，人民的苦痛，在教學研究之餘，時時爲和平民主事業奔走奮鬥，從令受到種種威脅（前年曾盛傳教育部命聯大解聘聞先生）辱罵（昆明某種壁報稱聞先生爲聞

一多夫）也屹立不搖；又因爲他在文藝學術和教育上的崇高的地位，他的言行，影響極大。由許多老年人看來，他是一個對舊學問極有根底的人；而由許多青年看來，則他又是一個對新文學極有成就的前驅，無論在同輩的眼裏或後輩的眼裏，他都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在社會上得到信賴而使許多人翕然景從。——然而，也正因此，這位學貫古今舉世知名的教授，終竟被魔鬼們的罪惡的血手攫去了！

在聞先生遇難的當時，七月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我正在一個著名風景區的綠竹陰裏和幾個教授敍談，在談到前幾天剛剛發生的李公樸先生被刺案時，有一位老教授說：「此風萬不可長！」誰想得到就在說這話的同一時候，在李公樸先生血跡未乾的地方，一個善良正直的生命又躺在血泊中了！記得那天下午六點鐘時，曾下了一陣雨，閃電迅雷，一時併作；對於聞先生的慘遭殺害，連天公也表現了無比的憤怒！

我獲讀聞先生的詩，是在十幾年前，「紅燭」中的「太陽吟」，「死水」中的「死水」，「聞一多先生的書桌」諸篇，至今也還能依稀記取；但看到聞先生本人，則是在民國二十七年。那年夏天，在××省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裏，聞先生担任我們國文教學組的講師。乍看到他時，我不免暗暗驚異：這飄着美髯，穿着古銅色長袍和平底布鞋，神態安詳瀟洒的中年人，就是當年風行一時的「死水」的作者麼？我分明地記得，他第一次給我們講詩經裏的「蒹葭」，很有許多新意，可惜現在不記得了。暑講會不過短短的一月，我只聽過他幾個鐘頭的講課，並沒有直接和他談過一句話。但就是這淺淺的印象，却使我在這次聽到他的噩耗時的悲痛格外深切！他的美髯，他的古銅色的長袍和平底布鞋，他安祥瀟洒的神態，老是浮

現在我的眼前，揮之不去！

前幾天，在聽到李公樸先生被刺時，我感到深深的痛惜；然而聞先生的兇耗，却使我更加感到切身的哀傷。這大約因爲我不僅和全國人民一樣，也要求和平民主；而且還多年來便一直接近文藝的緣故。『斯文骨肉』，我相信，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們，學術研究者們，曾天下的讀書人們，對於聞先生的慘死，一定都會感到哀痛，感到悲憤！要是在一個尊人民、重學術的國家裏，聞先生是決不會遇害的。由他的死，人們將要更淸楚地認識了是誰不要民主，不要學術！倘若有人認爲，李公樸先生是政治性很强的實際活動家，所以反動頑固分子們必然要置之死而後快；那麼，對於連大公報也稱爲『無私心，無偏見，純粹是書齋學者』的聞一多先生，爲什麼也要出以這樣卑劣狠毒的手段呢？聞先生可殺，那恐怕全國的讀書人都將無噍類了！

從此，我們不能再聽到聞先生的正義的聲音，不能再看到他的精湛的著述了。但是，作爲詩人、學者、戰士的聞先生，他是將與中國人民永遠同在的。爲了民主的實現和學術的發展，中國人民一定會繼承着聞先生的遺志奮鬥下去！

七月十九日夜

悼聞一多先生

雨萌

淸早，還沒起床，一位朋友來告訴我：『聞一多先生被刺！前天下午。』我怔了一怔，我簡直不敢相信。『死了嗎？』我問。他默默地點點頭說：『還沒有到醫院就死了。聞先生

公子也受重傷了•」我眞無法抑止我內心的憤怒！難道這些法西斯份子以爲石塊、木棒阻擋不了民主洪流，槍彈就可以阻擋嗎？這種手段除了使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暗無天日，弄得不像一個國家，顯得自己日暮途窮以外，是不會有別的效果的，

聞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每年在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會上，他總是像說故事一樣地告訴我們一些『五四』運動的情形，那時，他還在清華大學讀書。運動展開時，他擔任祕書職務，他說有一天他還興奮地寫了一首滿江紅詞貼在學校門口上，讚頌學生運動•這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這幾年來，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使聞先生興奮得簡直沒有好好地休息過。震動全世界的『一二•一』反內戰、爭民主運動期間，聞先生也一直不斷地幫助着同學們的工作．關懷着運動的發展。二月十七號昆明各界爲了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聲援較場口血案及抗議兇手升官而舉行的三萬餘人的大遊行，聞先生雖然年邁，仍要和青年們一同進行，毫不示弱。這種完全和青年打成一片的精神使我們永遠崇敬而感奮•

這些年來，聞先生一直在西南聯大執教。每天清早，我們總是看見他一手提着裝得滿滿的書袋，一手拿着手杖到學校里來。同學們給他打招呼的時候，他總是和顏悅色地回禮。如果他授課的時間未到，他便站在民主牆前，仔細地看聯大同學編寫的壁報•他並不以教授自居，他也在向學生學習！

聞先生平日完全是一副慈祥和藹的面容。可是一到了講演台上，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一副雄獅的英姿，那宏亮的聲音是雄獅的怒吼！在前年（三十三年）紀念雙十節的一個大會上，當聞先生開始演講的時候，台下的特務份子便搗亂起來，用鞭砲恐嚇聽衆，用石塊向台上

投，企圖破壞大會，但聞先生並沒有停講，他的說話簡直成了憤怒的咆哮，他仍舊有力地講着，聽衆被他的聲音感動了，而使大會圓滿結束。聞先生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抗戰期間，聞先生一直蓄着長鬍子，有人說這樣顯得太老氣橫秋了。據說，當時他便和西南聯大另外一位美籍教授約定：抗戰勝利以後，他們立即把鬍剃去。去年八月間日本投降以後，聞先生毫不猶豫地就把鬍子剃光了，在講演台上高聲疾呼，精神奕奕，簡直是返老還童了。聞先生說一句話是算一句話的。

是在勝利以後的一個晚上，聯大東會堂舉行着一個『從勝利到和平』晚會。那天晚上，有很多位國內著名的民主運動先驅講演，聞先生是最後講話，他手裏拿着擴音器，像一個武器，一面講，一面狠狠地搖動着，他說：『誰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誰！』這兩句話使整個會場激動了。狂熱的鼓掌不停地繼續了好幾分鐘。

聞先生家境很清苦。教授薪水是不够維持生活費用的。他的生活大部要靠雕刻圖章賺來的錢。記得有一次，幾個人在民主週刊社取聞先生刻的圖章，他們拿着這幾個雪白的象牙章看來看去，覺得不像是出於聞先生的手。正在眞僞難辨的時候，聞先生來了。他看見這種情形便問：『怎麼回事？』這幾位先生仰慕聞先生已久，看見他這樣和靄地問，反而有點不好意思開口了。民主週刊社辦事員便說了這件事的原因，聞先生看看圖章，接着說：『怎麼會這樣做？這兒是民主週刊社，我們是獻身民主事業的，絕不能馬馬虎虎，我們什麼事都要做榜樣的，………這是我刻的，絕沒錯兒，怎麼能叫人代刻呢？………』接着他拿起了圖章很

謙遜地說：「如果刻的不好而使各位不滿意，那我就很抱歉了。…………我個人對於雕刻很有興趣，朋友們督促我不要丟棄了這件工作，同時，爲了生活的關係，這才公開刻圖章。我個人自信是很認眞的，沒有馬虎過一個圖章。」這一段話已使這幾位先生啞口無言。而聞先生又說了一篇雕刻圖章藝術，並指出這幾個圖章的特點，最後這幾位先生簡直慚愧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爲了這件事，聞先生總費了半個多鐘頭的時間。聞先生是不擺架子的。做事情是認眞的。

今年五月間，聯大已經開始北遷了，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正在黯淡的燈光下看書，他很熱誠地和我談了很久，分析了國際國內局勢，指出了今後民主運動的必須再接再厲，我問他甚麼時候才到北平去，他說一時還不能走，要在昆明籌辦民主報。想不到民主報還沒有出世，這位爲了民主事業而奮鬥的老戰士就遭了法西斯反動派的毒手。這眞是民主運動中無可補償的損失！

聞先生公子立鶴尙在聯大求學。人很活潑，做事很踏實，沒有一點虛誇驕飾，「一二．一」運動澎湃洶湧地展開的時候，他在戲劇組工作，我們眞可以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想不到這樣年靑就遭到反動派的暗算，我們希望他不久會康復！

十一號李公樸先生被害。十五號聞一多先生就遭了毒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動派有計劃的陰謀竟猖獗到這種地步，這那還像一個國家？

我們要揭發法西斯反動派這一有計劃的狠毒的陰謀！我們要向全國以及全世界控訴這筆新的血債！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吳玉章

你們都是一介書生，你們都是文化教育工作者，未嘗結怨於人，
爲何爲統治階級所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
只因爲你們是要求和平民主的先鋒戰士，代表着千百萬人民的呼聲，
你們雖手無寸鐵，却能使反動的統治者膽戰心驚，
因而你們就成了法西斯恐怖的對象，無聲槍的犧牲品。
歷史是這樣地諷刺人，幾曾見焚書坑儒能鞏固獨裁專政！
法西斯的恐怖專橫，不是表示他們的强而是表示他們的醜惡無生命，
他們在發抖着，幾疑普天之下，草木皆兵，
你們爲民主而犧牲，激起了無限廣大的人民；
無數熱血民主戰士將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
行看民主自由的旗幟插遍全國的城市鄉村；
我們誓必完成你們的遺志，爭得中國獨立和平民主的無上光榮！

七月二十五日

哭公樸

吳晗

「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不會死」。一多哭着這樣說。

是的，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不會死，他活在每一個青年，每一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心坎中。

我記得，三年前的雙十節。

在昆明昆華女子中學的廣場上，昆明各界慶祝雙十大會。公樸是主席團之一。

正當演講進行中，突然一聲爆炸，聽衆辟易奔走，秩序亂了，是公樸，他在講台上用洪大的聲音，指揮糾察員維持秩序。一會兒，特種人員第二度搗亂會場，被羣衆拘捕，人心激昂，一片喊打聲，秩序又亂了，是公樸，出來維持秩序，制止羣衆，和憲警辦交涉。他在台上，在會場中，跑上跑下，用手勢，用呼籲的口氣，和平的交涉，終於使這會開成功。參加的人不但沒有被爆炸聲，毆打聲嚇退，反而更堅定，更踴躍的來參加，來堅持這大會程序的完成，散會時的人數要比開會時增加了三分之一，黑壓壓滿場子都是人。會場上留下一些爆炸過的爆竹，一支手槍，和許多斷爛的椅子。

我記得，幾年來民主的大會和遊行，通電和宣言，每次都少不了公樸。

騎了自行車到處接洽的是公樸，滿頭大汗，力竭聲嘶在喊在叫的是公樸，拿了通電宣言

的底稿，到處奔走，邀約簽名的是公樸，辦印刷，分發的是公樸，主持民主週刊的是公樸，有些會場中當司儀的是公樸，有些座談會中發言最多的還是公樸。

我記得，過去受了國民黨中傷的毒，公樸蒙受了多少謠言的災害誹謗、中傷。朋友中爲了愛護他，曾引起極嚴厲的指責、批評，有時鬧到面紅耳赤，聲色俱厲，可是公樸，他絕不激動，不懷恨，安祥地含着眼淚解釋，他哭。他用最有力的武器來回答這些莫須有的誹謗、中傷，他在加倍的工作。他說能批評他的人，是他最光榮的朋友、同志。

我記得，他是如何的熱心主持民主週刊和「孩子們」，他天眞地在每一期出版後，挾了一大包，到處分送，一手捋鬍子，向你說明這一期是如何的精彩，排版的格式和標題，還有，文章的排列次序是有怎樣的含意。末了，他會說，雖然不錯，缺點是有的，要不客氣地指出。他還會說，來一篇吧，隔天來拿。看他那份神情，安祥微笑，不斷捋鬍子，誇獎自己心愛的刊物，那裏像中年人，那裏像青年人，簡直是孩子，天眞，無邪，可愛得令你感動。

我記得，他到了重慶。在重慶工作了八個月。

他和陶行知先生辦社會大學，沒有錢，沒有設備，光憑一張嘴，兩條腿，辦成了最新型的最合於人民大衆要求的社會大學，他替學生連求帶勸請到國內第一流的教授，他自己被選爲副校長，兼教務主任，兼教授，還兼校導師，兼打雜，他每月支薪一萬五千元，他拿了這點錢，又全捐還給學校了。

他爲了促進政協的成功，在滄白堂舉行的政協會促進會中，他用全力主持，在叫囂，毆打的情況中，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他在較場口的政協會慶祝會中担任主席，被拉下講台，被拉住鬍子，被打破腦袋，血浸濕了十幾條手巾。可是他不氣餒，不抱怨，他說，還要更努力工作下去。

我記得，在重慶，五月十三日我去看他，住在陋巷中，正在同社大學生結算這一學期的成績。社大學生的成績是由學生自己互相決定的。他高興極了，指給我看，這房子是當年韜奮先生住的，這房子是當年他們一伙人的食堂。我代表一批朋友對他致慰問之意，他只是遺憾的說沒有能做好，他描畫當時的情形，施復亮先生如何被打，馬寅初先生的馬褂等等。我替他慶幸鬍子並沒有如傳說一樣被撕去一半，因此話題就轉到鬍子上去了，他提起當年坐牢會怎樣沾鬍子的光，現在也還是，靠了鬍子，對上一輩人混得到一起，靠了鬍子，和青年人也打得火熱。剃總歸是要剃的，不過，一定要等到和平民主完全實現的一天。附帶，他還責備一多，那末好的一把鬍子，居然捨得，我說，你們是鬍子惜鬍子，他笑了。

第二天，他來回看我，談得更多，他談到他的社會大學，也談到從前的量才補習學校，談到社大在上海北平各都市的發展計劃，也談到他三五年後的工作。他自己認定的工作，除了社大以外，他要用全力來搞好韜奮圖書館，還要幫陶行知先生搞育才大學。當然，他不會忘了他自己的一份小事業，經營了幾年的北門書屋。

他對中國的前途有無比的信心，無比的熱情。他對中國青年，對社會教育，對民主運動，曾盡過最大的努力。他說，他今後還是要用全力全生命來完成他所應做的工作。

他說，一兩天內回昆明。全家到上海是不可能的，不要說生活，連住處也無辦法。因此，回昆明去結束一下北門書屋，安頓了家小。借機會休息一下，把在社大的兩部講稿整理出

版。之後，再到香港，轉上海，借朋友家的一席地安頓，好好地爲民主工作。

並且，我們約好在上海，在北平見面。

之後，我記得，第三天，又見面了，在史良先生家裏。

我記得，公樸是那末的活躍，勇敢，富於生命力。那末的安祥，謙虛，願意接受朋友的批評。

微笑，一手捋鬍子，是他最躊躇滿意時的神態。

他能笑，笑得喘不過氣來，也能哭，在會場中，在講演時，在私人談話時，他會像孩子那樣的哭，一顆顆的淚珠弔在鬍子上。

我記不得是什麼事了，我們在打賭。他提議說，輸的出一點錢買肉吃，他們家有多少天沒有見過肉，參加打賭的人似乎還有田老大，光未然，一多諸兄。

他喜歡抽煙，美國烟買不起，抽烟斗。有時有人送他一包兩包，也決不吝惜和朋友分享。

衣服靠舊底子，雖然舊，可是極整潔，整潔得叫人看了忘記它的舊。

我記得他這幾年來的一切，也瞭解他的一切。

無端在報紙上見了他的噩耗，公樸，從此永別了。

一個哭過杜重遠，哭過韜奮，哭過昆明四烈士，哭過博古、若飛、希夷、鄧發的人，今天，輪到我們來哭他了！

這樣一個人的死，如此死法，我們沒有別的話說，鍾鍊成一句：「公樸，你不會死，你

永遠不會死，死去的是一個萬萬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權！」

公樸，我替你寫好了墓誌銘：

七君子之獄，他坐牢沒有死，

較場口血案，他挨打，打破了腦袋，沒有死，

在昆明學院坡，被暗殺，他死了。

他爲了團結，抗戰，坐牢，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挨打，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而死。

這是這個人的一生，爲民主而生，也爲民主而死，

生爲民主鬥士，死爲民主之神！

七月十四日

死，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吳晗

我們的朋友，同志之一，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特務狙擊殞命了！

公樸才四十六歲，生龍活虎般的民主鬥士，死這個字對於他太不能聯繫，沒有人會想到李公樸會死，然而晴空霹靂似的傳來噩耗，公樸死了，被狙擊，兇手所用的武器是一種無聲的多管的最新式的祕密武器。

公樸這幾年在昆明過的是一種什麽生活，朋友們全知道。他勤勞，刻苦，瀟灑的風度，

安靜的口吻，掩蓋過他的貧困。這次由重慶回昆明，原是打算安頓一下家眷，整理一下他一兩年來的著作，再轉香港到上海，用全力來辦社會大學和韜奮圖書館的，然而，沒有走成。原因是窮困，安頓不了家，也籌不到個人的路費。

他死在被統一以後被接收以後的昆明！

七君子之獄，他坐牢，沒有死。

較場口血案他挨打，打破了腦袋，沒有死。

學隆坡被暗殺，他死了！

他爲了團結，抗戰坐牢。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挨打。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而死。

這是他的一生。

他爲民主而生，也爲民主而死。

生爲民主鬥士，死爲民主之神。

公樸永生了，他不但不會死，而且活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民主鬥士的心坎中。

死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七月十四日。

哭一多

吳晗

一

繼李公樸先生之後，同學同事同志聞一多先生又慘遭毒手，他的大兒子立鶴，我的學生，才十八歲的青年也被慘殺了！

四天前哭公樸，今天又哭一多，五天內在昆明同一地區，接連發生兩樁空前殘暴的暗殺案，被殺的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而且都是同盟的中央執行委員，雲南民盟省支部的執行委員，這說明了四項諾言的意義，人權的保障，也說明了現階段的中國政治！

公樸死了，那樣生龍活虎般的人，一個晴天霹靂！

四天之後，一多父子同命，在今晨看到報上消息的時候，目瞪口呆，欲哭無淚，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聲來。

不能說是悲痛，我的心情已經超過了悲痛，也不能說是憤怒，這兩個字實在不够說明我的情緒。我在哭，在憎恨，在厭惡。

不能說是意外，一兩年來經常在傳說黑名單的故事，在特種報紙和壁報上經常有謾罵的文字，造謠侮蔑的文字，早知道敵人是欲置之死地才甘心的。而且，在公樸被狙以後，昆明市上立刻就有第二號第三號的恫嚇，有人勸一多要當心，他說，我已經準備死了。

但是，也不能說是意內，豺狼虎豹的惡毒也有個限度，公樸的尸首還沒有冷，萬萬料不到這樣緊接一個之後又一個，發生得這樣快，而且是在青天白日！

我不肯哭，但是無法不哭，我哭公樸，哭一多，也在哭我其他能遭受毒手的朋友和同志，我也在哭我自己。

二

我和一多認識，從朋友而同志，不過兩三年。雖然過去幾年都在聯大同事，雖然過去他在淸華大學當教授，我在當學生，當助敎，當敎員，經常有機會見面。

一多比我遲到雲南，他從長沙率領學生步行到昆明。在路上一個多月沒有刮鬍子，到昆明後，發現鬍子長得很體面，索性留起來，成爲美髯公，他很得意。去年旅行路南遊石林，含着破煙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紮脚褲，坐在大石頭上歇脚的時候，學生給他拍了一張照，神情極好，歡喜得很，放大了一張，裝到玻璃框裏，到他家的人，都欣賞照片裏的鬍子。有一次，第五軍軍長邱淸泉在軍部開時事座談會，吃飯的時候，推他和馮友蘭先生上坐，說兩位老先生年高德劭。我插了一句，錯了，德雖劭而年不高，明年他才四十五歲。

一直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在鄉下看到了報，立即叫理髮匠把鬍子剃了，當天下午進城，滿院子的孩子們見了，都豎起大拇指，喊「頂好！頂好！」

一部好鬍子配上鬍子發光的眼睛，在演講，在談話緊張的時候，分外覺得話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簡直像照妖鏡，使有虧心事的人對他不敢正視。

他爲勝利犧牲了鬍子，爲民主獻出了生命，獻出了兒子。

天生是一個詩人，雖然有十年不寫詩了，在氣質上，在情感上，即使在政治要求上，還保留了徹頭徹腦的詩人情調。

強烈的正義感，無顧忌到暢所欲言，有話便說，暢到使人起舞，使人猛醒，也使人捏一把汗。因爲這，他抓住幾千幾萬青年的心，每個青年當他是慈父，是長兄，向他訴苦，抱怨，求援，求領導。也因爲這，敵人非置之死地不可。

在前年五四的前幾個月，爲了一樁事，我去看他。那時，他在昆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担米，一點錢和兩間房子，雖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頓沒一頓的情況已經好多了。

從此以後，我們成爲朋友。

五四這一天，在聯大南區十號歷史學會所主辦的晚會上，他指出古書的毒素，尤其是孔家店，非打倒不可。要裏應外合，大家來幹。這晚上的盛會建立了近兩年來聯大民主運動的基礎。

之後，幾個月，他參加了民主同盟，由於他的熱心和努力，立刻成爲領導人之一。熱心的情形到這個地步，民盟是沒有錢的，請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時，往往是他自告奮勇寫鋼版，不管多少張，從頭到尾，一筆不苟。

昆明那時還沒有公共汽車，私家也無電話，任何文件要找人簽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個。要開會，分頭個別口頭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戶跑，跑得一身大汗，從未抱怨過半句。

去年暑假，昆中換校長，新校長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說，只說要加鐘點，一多明白了，不說什麼，捲起鋪蓋搬家，恰好聯大新蓋了幾所教職員宿舍，抽籤抽中了，搬到了我

家的對面。從此成天在一起，無事不談，也無話不談，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

三

一多的氣質是剛性的，肚子裏有什麼，嘴裏說什麼，從來藏不住話。而且受不了氣。在鄉下住，明白了農民的苦痛，他會氣得說不出話。談到政治上的種種，越談越多，他會一晚睡不着，輾轉反側到天亮。朋友間一言不合，會得當場吵架，眼睛都紅了，口吐白沫。等到誤會消釋以後，又會握手言歡，自動賠不是。

這兩年，經過磨煉太多的憂患，眞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即使在極不快意的時候，對任何一個來訪的朋友，溫言悅色，從無倦容。並且，他還有一套說服人的本領，左說右說，連求帶勸，一直說到對手同意方甘休。

我和他都有怕開會的毛病，我永遠不是進，直到此刻還如此。可是一多，他一天一天在進步，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應到的會無有不出席的，而且，也無不終場。

在宿舍三十三家中，一多夫人說我們兩家最窮。有時早晨菜錢無辦法，彼此通融，一千兩千來回轉。

五個孩子帶一個老女傭，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

兩年前他學會了刻圖章。

這故事包含了血和淚。

他研究古文字學，從甲骨文到金石文，都下過工夫。有一天朋友談起爲什麼不學這一行手藝。他立刻買一把刻字刀下鄉，先拿石頭試刻，居然行，再刻象牙，雲南是流行象牙章的

，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擀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着牙幹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着淚。

以後他就靠這行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

圖章來得少的時候，他着急，爲了要挨餓。

圖章來得多的時候，更着急，爲的是躭誤他的工作。

聯大分校了，清華復員了，可是他不能走 第一，爲了昆明的民主工作需要他主持，第二，爲了吃飯，在道路上的幾個月中沒有圖章生意活不了。雖然遲早不免一走，多挨一天倒底好一天。第三，一家八口有錢尚且困難，一個窮教授，也根本走不了。

這樣，他繼續留在昆明，被暗殺在昆明。

一多，我也學你的話「你是不會死的，你是永遠不會死的！」

十七日夜

哭亡友聞一多先生

吳晗

一

是詩人，是學者，是民主鬥士的聞一多先生被法西斯暴徒有計劃的預謀的狙擊殞命了，地點在雲南省城，昆明，雲南全省警備司令部的所在地，雲南省政府的所在地，軍隊，憲兵，警察擠滿了的小小昆明城。選擇好的狙擊場所是昆明府甬道十四號門前，是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所在地，同盟機關刊民主週刊的編輯部。向北走十幾步是文林街的清華大學辦事處和西南聯合大學，向南轉灣向西十幾步是聯大教職員宿舍，一多先生的家。再向下走，

是軍分校舊址，現在的警備司令總部。順着文林街往東走幾分鐘就是雲南大學。日子是李公樸先生被暗殺以後的第五天，時間是下午五時卅分，光天化日之下。用的武器當然不是本國製造的。行兇暴徒二人，在連發多少排槍彈以後，從容逸去。同殉難的是他的長子，十八歲的青年大學生聞立鶴。

殺一個詩人，一個學者，一個著名的大學教授，為千萬青年和人民所景仰所愛護的民主鬥士和他的兒子，在都市中，在民主同盟的省支部門前，在大學區，這是一個什麼世界！什麼國家！什麼政府！

四項諾言那裏去了？政協的五項協議那裏去了？提憲法在什麼地方？（退一萬步說，即使承認一多主張民主有罪吧！）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父子的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訴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是誰食言而肥？是誰破壞了政協協議？是誰在知法犯法？

從說謊政治到打手政治，到暗殺政治，從無恥到無賴到喪盡天良，倒行逆施，法西斯暴徒在自掘墳墓，一多父子的血祭奠了民主的大纛。

死，本來尋常得很，多少農民被驅上戰場作炮灰，多少人民在草根樹皮和救濟物資的誤用下餓死，困死。而且，一多自己也早明白他的命運，其實，何止一多，任何民主鬥士都明白他自己可能的命運。他不為黑名單退縮，不為四烈士之死退縮，李公樸先生之死，他更不退縮，在得到惡意的恫嚇，友誼的勸告之後，他說，我早已準備這一天！

死，在一多先生父子，一個死忠，忠於人民，忠於民主。一個死孝，孝於人民，孝於民主。求仁得仁，只要人民得救，民主實現，他們是會瞑目安眠的。

他們是爲人民爲民主而死的，萬千人民明白這個，法西斯暴徒所得到的代價是更深的憤怒和憎怨，痛心疾首。是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聞一多和聞立鶴，獻身於民主運動。

二

一多生平有三變，永遠在進步，永遠在追求眞理。

到美國留學時代，學畫學文學，回國後以新詩人出現於文壇。代表作是『死水』。

中年轉變方向，研究詩經，研究楚辭，搞甲骨文，金石文，成爲古代文學研究的權威，更進一步，研究古民俗學，談龍，談圖騰，談圖案畫，寫了許多專門論文，代表作是關於詩經和楚辭的研究的兩部大著作，尙未殺靑付印。

晚年，不寫詩了，也不能，不許可做研究工作，把全時間全生命獻給民主運動，成爲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代表作是幾年來昆明的民主運動高潮。

富於感情，容易衝動，三年前羅努生先生還說笑話，說一多第四變會變到那條路，一多的答覆是再不會變了，因爲已經走上追求眞理的路。

路是走出來了。可是他在沒有走上這條路之前，對政治是一絲一毫也不感興趣的，成天埋頭在書齋中，在故紙堆中，是道道地地象牙塔裏的人物。

終於有一天，這位詩人，學者，敎授，被趕出象牙之塔了，正如他自己所說，被擇到十字街頭。

到了十字街頭之後，他走上了爲人民服務，領導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大路。

而且，對研究工作，還是不能忘情，他在日夜祈求聯合政府實現的一天，民主政治得到

保證的一天，立刻退回書房，重溫舊學。說實話，一多是厭惡政治的，不適合於政治工作的，然而，現實的環境强迫他非放下書本不可，非參加政治活動不可。爲人民，也爲了自己。他是痛苦的，憂鬱的，在含着眼淚，拋棄心愛的工作，去參加他所最不感興趣的工作。他在加倍的努力，要儘量縮短人民受苦受難的時間，要儘量提早自己回到研究室的時間。

從白天忙到晚，用嘴、用筆、用兩條腿，在工作，在戰鬥。

加倍的努力，加倍的工作，爲了這，縮短了他的生命歷程，還帶上他所鍾愛的長子。

三

一多夫人高孝貞女士，典型的妻子和母親。身體不很好，經常害病。十幾年前受過大驚嚇，到如今，一有什麽大響聲或意外的變化，就受不住，一躺幾十天。

大兒子聞立鶴，青年民主鬥士，「一二·一」那天，和法西斯暴徒戰鬥受了傷，一拐一拐走回家，媽媽妹妹勸他休息，他說：「媽媽，我是聞一多的兒子，聞一多的兒子是不能休息的。」

二子立鵰，三子立鵬，四女聞名，五女聞翮，均幼。

幾年來一多家庭的窘況，我是深切體會的。他住在鄉下史家營的時候，一家八口（連老女傭）光包飯就得要全部月薪的兩倍，時常有一頓沒一頓，時常是一大鍋清水白菜加白飯。敵機絕跡以後，搬進城，兼了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担米，一點錢，加上刻圖章，也强可以維持。去年夏天，昆中新校長到處放空氣，說某人要辭職，一多知趣，只好眞的辭

散•幸虧學校新蓋了宿舍，抽中了籤，住在我緊對面•米沒有了，得買，柴錢，靠刻圖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二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沒有生意，就得借貸•

到了實沒有辦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傭工去擺地攤，賣舊衣舊鞋，有一天，我問聞太太，賣了多少，她苦笑一聲說：「三十多件破襯衫，賣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

刻圖章刻得食指長繭，右手發抖，往往在夜闌時，我在寫文章，抬頭一看，對面窗子中一個操勞過度的中年人，也正在用勁刻象牙。

一多原名多，一字是他同班光且先生替他加的，羅努生先生曾叔偉先生都是他的同班生•

一多比我大十歲。為了特種原因，我叫他多公，多九公，這兩個新名字，兩三年來一般朋友都已很熟悉了。

「身後蕭然」四個字是不能形容一多身後的慘況的。他這一家根本在飢餓線下，說不上蕭然。

一多就這樣的死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三年來同苦樂，同憂患的情形，也記得在離開昆明前一天的情形，孩子們圍住他：「吳伯伯走了，我們怎麼辦」！都哭了•也記得第二天清晨他們全家到大門口送別的情形•

我願意代表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對一多夫人和孩子們說，有辦法的。一定有辦法，而且非有辦法不可•

這幾天來，我哭了公樸，接着又哭一多父子。我是向來不肯哭的，然而，我哭了，兩天來都在哭。

我相信，全國人民也在哭。

十八日午

哭一多父子

吳晗

一多，我想不到你會死，我雖然離開了昆明，却無時無刻不在担心你的安全。

一多，可是我決想不到你會父子同命，連立鶴，才在大學一年級的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也慘遭五槍，比你遲死一天！

我想不到，無論如何想不到！

父親是忠臣，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兒子是孝子，孝於人民，孝於忠臣的父親，父忠子孝，表現了民族的正氣。一多，我忍着眼淚，我要告訴我所遇見的每一個人，民主同盟有這樣的盟員，這樣的領導人，中國民主的前途是被保證了的：我也會很着心，自己對自己說，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同志，這樣的學生，作我未死以前的準繩，前進的明燈，我是被保證了的，永不會走錯路！

幾年來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

我記得清清楚楚，當你還住在昆華中學的時候，爲了一件必要的事，我帶了幾個學生去看你。

當你作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當你埋頭研究詩經楚辭的時代，我明白

你，並不接近你。可是，當這一晚上談了三四個鏡頭以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了，我不但瞭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

此後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憂患，貧困，緊張，忙亂，痛苦的日子。

我記得你洪亮的聲音，激昂的神情，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目光。在每一次羣衆大會中，在每一次演講會中，座談會中。我也記得你每一次所說的話。

像一頭憤怒的獅子，去年，在雲南大學廣場的一次集會中，正當開始的時候，天不作美，在下雨了，參加的男女青年在移動，在找一個蔭蔽，會場在動亂了。你，掀髯作獅子吼，「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來，走近來，勇敢的人走攏來！」在你的召喚之下，羣衆穩住了，大家都紅着臉走近講台，冒着雨，開成了這個會。

我也記得你，在爲四烈士下葬的那一天，你在薄暮的微嘆中致詞，你說：「我們一定爲死者報仇，要追捕兇手，追到天涯海角，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

不管是陰是晴，是冷天是熱天，認爲該作的事，你毫不遲疑，獻出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

宣言，通電的潤色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在執筆沉吟，推敲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們安慰你的過度辛勞，你還在微笑着說：「誰叫我是國文教員呢？」

從你搬進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以後，我們恰好是對門，兩個窗戶也正對着，你的賓客，你在工作的情形，一抬頭便可望到。

學生一批一批的進出，詩人，作家，木刻家，戲劇工作者，還有我們民盟的朋友，從清

晨到深夜，川流不息似他在走動。

你有一隻破爛籐椅是鐵棠去英國時送的，一個整齊一點的方桌，是我向學校借來轉借給你的。你的書桌是三塊長木板，像裁縫桌子，還有兩把鄉下搬來的描金黑漆方椅子，坐上去倒很結實，不會怪叫。此外，還有兩張小板凳，兩口破箱子。吃飯時一家人剛好一桌，孩子們站着吃。

終年穿一件陰丹士林長衫，布鞋，破襪子。最近半新不舊的一件灰色布夾袍是趙三姊送的，你喜歡得合不攏嘴，大熱天還在穿着。有一次同走過雲南大學前面，公共汽車經過，我們兩個人都濺了一身泥點，爲了這件事，你還不快了半天。

你喜歡喫茶，我爲你預備一點好茶葉，三天兩晚在我的小書房中邊喝邊談，有時到深夜。你也喜歡喝咖啡，要加多糖，還有，菜要口味重一點，你說，在蒙自那一年，包伙吃飯，鹽太少了，簡直受不了，現在要補一點回去。

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書的時間沒有，連看報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時候看，爲了這，你的太太和你吵了不少次架。

去年年底吧，你告訴我，要替中原寫一篇長文章，我說我也在準備，相約在三個月之內寫完。可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你沒有開筆，我也沒有一個字。

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的前面，兩個小杌子，兩杯茶，兩支烟，談了許多事之後，你喟然說，太空虛了，成天吐出去，卻沒有新的東西補充。要好好念書了。天可憐一年兩年後，民主實現，政治走上軌道吧，只要有這一天，我們立刻回書房，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

，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所受的教育。

為了這，你加緊了工作　忘寢廢食地工作，希望儘量提早和平民主日子的到來，好重回書房，作新知識的學生。

可是，你死了，你沒有看見和平，更沒有看見民主的影子，齎志長逝了，永遠再不能回到書房了。

你喜歡田間，喜歡瑪雅可夫斯基，郭沫若先生赴蘇過昆的一天，邵魯諾夫先生問你想帶什麼書，你希望有一套瑪雅可夫斯基全集。我昨天看到郭先生，他說書早已帶來了，無法寄，今天，是永遠投遞不到了。

你為了生活，學刻圖章，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得右手中指起了個老大疙瘩，刻得手發抖，寫字都不方便，為了一升兩升米，為了明天的菜錢。你常說你是手工業者。

饒是這樣，還有一些朋友在責備你，不該幹這行手藝。天啊，你在哭，我也替你哭，吃飽的人是無法瞭解餓肚的人呀。

立鶴，你的長子，我的學生。

去年，你剛念完聯大附中二年級，暑假你居然去進了聯大。你父親喜歡，母親高興，為了獎勵你，連僅有的一支美國水筆，一個可敬的美國朋友送的，也給了你，作為獎品。

在進入大學以後不久，你立刻成為青年民盟戰士的一員。

在「一二·一」運動的時候，你受了傷，腿被打腫了，母親勸你休息，你說：「媽媽，我是聞一多的兒子呢，聞一多的兒子是不能休息的！」

立鶴，你才十八歲，多災多難的中國，居然在殺戮青年！

立鶴，你爲民主殉了身，爲了你的父親殉了身。我替你相信，你是求仁得仁的。有這樣的父親，才有你這樣的兒子。

安眠吧，一多，我的朋友，立鶴，我的學生。

我們會跟着你們走的，你們已經替中國人民鋪好了道路，用你們的血。

十八日

聞一多先生之死

吳晗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五天內暗殺了兩個著名的民主鬥士，李公樸和聞一多。

死，在公樸和一多。早已是意料中事，許許多多的跡象和事實，歸納起來成爲預感。民主鬥士是不會被死所嚇倒的，以身殉民主的公樸和一多，依然挺起胸膛前進，不，不但不畏縮不退却。在民主前進的號角之下，他們站在第一線。

在他們的鮮血號召之下，全國人民都衝鋒了，搶着到前線！

二

在昆明，兩三年來，經常有黑名單的傳說。每一次新名單的消息透露時，一多總是名列

前茅。

三年前，還一度傳說一多被解聘了，校內校外，省內省外，引起廣大的反響和關切。大概，正是因爲這樣吧，不能不有所顧忌，一多還能安心教學下去。

之後，是前年冬天吧，雙十慶祝會後，護國紀念大遊行後，民心激奮，民氣昂揚，愛一多的人，增加以千計，以萬計。恨一多的人也跟着增加了，恨的程度也愈深了。

特種人物給一多一個外號「聞瘋子。」

在一個著名貴族化的中學的特種會議上，傳出消息。他們要給羅隆基先生一多先生和另外幾個人以「膺懲」。

一多得了友誼的關照之後，還是坦然。白天晚上照常出門，照常工作。

他常說，沒有愛，也就不會有恨。被人民所愛的必然會被反人民的人所深惡痛絕。反過來也是一樣，只有能恨的才能愛，沒有恨沒有愛的人只能叫行尸走肉，不配叫作「人」！

他明白，正因爲被廣大的人們所愛，所以被少數人們所恨。

傳說一天比一天多。

有一次，一多告訴我一個笑話，他自己笑得喘不過氣來。

說是散會後，和同事中某一要人同路走。邊走邊談。要人告訴一多，學生公開罵他是特務，壞蛋，他在發愁會挨打。

一多說，你們的人也在恐嚇說要幹掉我呀。

要人說，那末，今天我們倆是安全的。

另一次，在這文化區担任重要工作的另一要人向人訴苦。

訴什麽苦呢？爲了開會，他們作紀念週，除了幾個長和職員以外拉不到學生，一間小廠室還是那麽空洞洞的。

他們的演講會，什麽會，除了自己人以外一般學生都是望望然去之的，冷落得凄慘。

還有，他們掛着一塊長牌子的門口，經常有人在利用作廁所。

他說，在別的地方，有人說他們如何如何，在這地方，他們是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了

一多聽了這故事，發出一連串的長笑。

三

去年夏天，一多新添了一個綽號，聞一多夫。羅隆基先生叫作羅隆斯基。

被戴上紅帽子了！

昆明市上特別被關照的幾種小刊物，光明週刊，正論，民主與時代經常對一多實行人身攻擊。

有一篇文章勸一多學屈原，跳昆明湖。

有一篇文章挖苦一多，以博得聽衆掌聲爲滿足。

還有，說他在使盧布。

甚至下流到說他之所以憤慨，是由於家庭生活的不滿，種種侮蔑，中傷，一多成爲特種人物的箭垜了。

「一二・一」事件以後，近日樓有兩種壁報出現，前一種是學聯的，一出來立刻得到廣

大市民的愛護，天黑了，還有人拿着手電筒在讀，有人急了，照樣來一套，同一名義。同一形式，內容可是恰好針對的。這一種壁報經常以一多作對象，漫罵到不像「人」的話。主要的說他是中共的特派員，說他有錢，等等。

今年五四，學聯在雲大舉行紀念會。雲大圍牆上貼滿了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壁報。有兩條是用紅墨水寫的，前一條說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組織了暗殺公司，董事長聞一多夫。緊接着一條是王慧生不怕暗殺。王慧生是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的主席，經常得到官廳愛寵的一個新黨，每一次行動，開會咧，遊行咧，都有憲警軍保護，事前事後都由官報替他們發消息登廣告的一個黨。

來了慣用的一套手法，我要做什麼，先宣傳說你要做什麼。

跟着昆明市上發現了一個瘋女人，逢人說她是民主得道的，有一套大道理。成天訪李公樸，訪聞一多，訪潘光旦，說些不倫不類的話，後面經常有人尾隨保護。

在一多父子遇難的當天，瘋女人又去繞過一多，還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多字是兩個夕字，你父子倆命在旦夕了。

十九日，這瘋女人又到雲南大學，說她是共產黨。還解釋什麼是共產黨呢？共產黨就是一個女人可以有很多丈夫。瘋女人進雲大的時候，校門外茶館有幾個人在裝着看報，眼睛不住朝雲大瞄。

雲大校長熊慶來，據說還請瘋女人吃兩碗麵。

此外，近日樓「他們」的壁報上，舊話重提，說聞一多夫組織暗殺公司。

又來了，先一次是信號，這一次是口令了。

四

一多決定在七月十日以前離開昆明。上一個月二十號把第二第三兩個孩子先打發到重慶，他呢，帶餘下的家人候班機起飛，經重慶，回北平。

一班一班的班機都把他一家擠下。

七月十一日，這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早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最後一批學生搭車離開昆明。

聯大學生上午走完，公樸先生當天晚上被暗殺。

公樸一死，一多不能走了，要辦完公樸的事才能走。

他憤怒，他悲痛，他抗議，他呼號，他在奔走。

市面上風聲鶴唳。說第二號是聞一多。

在慟哭公樸的時候，好心腸的朋友勸一多隱避些，犯不着讓敵人快意。他說，我早準備這一天。

七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學聯在雲大舉行公樸先生生平事蹟報告會，曼筠女士一上講台泣不成聲，台下聽衆全哭了，曼筠女士再也說不出話，原定出席的講演人臨時因事沒有來，一多先生被拉上講台。這一次他講得很溫和，聲調也很低，只是在結束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他憤慨地說：「如此卑鄙，如此無恥，我真想像不出這些人是不是『人』！在場的特務請站出來，讓我們看看是什麼一副嘴臉。」

出了雲大以後，他出席府甬道十四號民盟雲南支部的記者招待會。說得極簡單，四點鐘便散會了。

五時卅分離開支部，父子倆一人拿一份晚報，一面看，一面走。

大兒子立鶴這些日子每天陪伴他父親在外面奔走。

府甬道十四號一轉灣是西倉坡的西南聯大教職員宿舍。說步數吧，距離不會過八十步。往南走，一轉灣向西，是西倉，雲南省田粮管理處的米倉。這條短短的巷，只有五個門，從翠湖上坡第一個門是西倉坡四號，前清的大學辦事處，對面是五號。再過府甬道缺口是西倉，倉隔壁是聯大宿舍。對面是培文中學。聯大宿舍和培文中學的門都是新開的沒有門牌，過聯大宿舍有一條錢局街。這小巷平素往來人很少，據一多家的老女傭趙媽說，三點鐘時她出過門，沒見過一個人，比往常更冷清。

一多父子剛到西倉門前，突然從倉門裏蹿出四條彪形大漢，一邊一個，喝聲站住。一多父子站住了，還沒出口，一槍就打穿一多腦袋。倒下去了。

父親一倒下，兒子立刻伏在父親身上連聲喊，「你們不要打他，打我吧。」還是開鎗的那個「人」，一連三槍，一槍中左肺，一槍中右肺，一槍中肚子，三槍六窟窿，子彈從兒子的肺穿過，打入父親的肚子，立鶴還是掙扎着爬起來要跑，又是幾槍，一槍中右腿，幾槍中左腿，腿骨斷了。

一多倒下的時候，開槍的「人」說：「哼！看你還出風頭不！」

立鶴第二次倒下的時候，有人說：「好，留下這種，將來好替他爸爸報仇？」

放完了槍，四人揚長轉向錢局街而去。

進行屠殺的時候，府甬道十四號和聯大宿舍裏的人都聽得淸淸楚楚，槍聲有似連珠鞭砲。

一多聽見連珠槍聲，一多夫人明白了，連跑帶跌衝了出來，看見父子倆身倒在地上，淌着一大堆鮮血。

沒有担架，兩架洋車送父子倆進雲大醫院。其實一多在中第一槍時已經絕命了。

第三天，立鶴淸醒過來，向人問他父親，知道已經死了，連聲哭叫「唉！是我不好，我沒有保護得他好！」

一多夫人原來體弱，有心臟病，受了這打擊，也進醫院了。怱怱忙忙，十八日在雲大舉行火葬，到的人很少。

五

一多在準備離昆以前，做了兩件事。

其一，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在巡津街商務酒店公開招待各界，第一天招待各界首長，第二天招待工商文化界，第三天在冠生園招待新聞記者，報告民主同盟的組織，立場、對當前時局的看法。尤其着重的是呼籲立刻全面的永久的停止內戰，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來解決一切問題。

第一天開會就出了岔子。會還未散，有一個未被邀請的「人」搶了簽名簿跑了。一多公僕立刻追，追到巡津街口，這人跳下水，泅過對岸，警察把他按着，從此就無下文。

其實，這本簽名簿是預備發表的。

其二，是發起爭取和平聯合會，簽名的有七千多人。

公樸的死，爲了民主，爲了和平。

一多的死，爲了民主，爲了和平！

一句話，是爲了人民！

千萬人的悲憤

沈起予

一個國家的專制集團的統治者，作着倒行逆施的事，遇到了民衆的反抗潮流高漲而形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時，常是要取一種卑劣的手段，而發生暗殺行爲的。因爲這時他們知道自己的劣跡已無可否認，無論取任何合法的政治鬥爭手段，都是對他們的無利，他們的統治基礎，根本要發生動搖的。

就在這種情形下，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慘痛地相繼犧牲了。他們兩位都是文人學者，李先生是一個熱烈地從事於社會的文化事業，辦理圖書館，創設「社會大學」、經營出版社；這些既把貧弱落後的中國文化水準提高，同時也培植了不少進步的從事文化工作的青年。聞先生更是一個中國稀有的詩人兼碩學家，他深研甲骨文之類的古代艱深的學問，他對中國偉大的詩人屈原有獨到的見解；他是中外聞名的大學教授，他的孜孜不倦的教導，獲得了許多學子的尊崇。

在這樣一個缺乏人才的國度裏，對李、聞兩先生是應當怎樣地加以愛護，怎樣地加以輔助培植的呀！然而報答他們的竟是殘酷的暗殺！

這是爲了什麼？顯然地，這是因爲他們在辛勤地從事於自己的工作之外，他們還有一副對社會人類的正義感。在中國人民受過多年的內外統治者的壓迫，流過八年的抗戰的鮮血之後，內心是滿希望能逐漸得到一種自由，和平的幸福的生活了，然而他們所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事實，他們不得不稟着大無畏的精神，吶喊着民主、自由、團結、和平，向製造內戰的頑固份子作無情的攻擊。他們的言論是那末大義凜然，他們的主張爲千萬的人民所擁護。可是這可使那些反動的份子感到末日的來臨而發抖了，於是他們祇好用卑劣的手段，殺害了聞、李兩先生。

然而李、聞兩先生的肉體雖倒，他們的精神却永在，正義却不滅，民主自由，終於會光臨全世界的。現在就借用他們生前的吼聲來作爲對他們的弔辭罷：

『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了，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殉道者李公樸

沈體蘭

前天突然在報上看到李公樸兄被刺的不幸消息，感覺無限的悲憤。他的死顯然與國內的政局有關。很多人認爲他奔走和平民主，殉國而死，但也許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基督教徒，他的死更證明他是一位殉道者！

他與我在宗教信仰上是同道；在教育事業上是同工（他從事社會教育，我從事學校教育）；只有在政治派別上非「同志」（他是民盟中委，我是無黨派的）。但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運動中，僅僅政治上的派別，並不妨礙我們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團結一致。正如我們唸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時候，雖非國民黨員，却深深地感覺他偉大的號召。所以公樸作爲一個民主戰士，還是我們無黨派者的同志。

我在廿餘年前認識了公樸，那時他還是滬江大學的學生。我與前滬大校長劉湛恩先生同時任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幹事。在集會中第一次見了公樸，從此就做了追求眞理，砥礪人格的同道好友。後來他畢業了，由教會資助到外國去，過了一度勤工儉學的生活，更進一步體驗了宗教的信仰。它回國後對於基督教青年會一直參加服務工作。起先我們一班青年會的同道——吳耀宗、徐寶謙諸先生——發起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公樸以學生領袖地位積極參加。我還記得在大革命時代　我們在南京開會，起草「中基學運」的宗旨。公樸和我也參加討論。經過多次修改，最後通過如下：——本耶穌的精神，結合青年同志，養成健全人格，實行革命，謀大衆生活的解放與發展。——這樣看來，我們原來早就是「同志」了。原來公樸畢生從事於民主運動，不過是實踐了「中基學運」的宗旨。他的最後犧牲也就是貫澈了這一使命。他既是行道者，更是殉道者。

在這戰後的新世界，人類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天國的降臨。但天國愈逼近，魔鬼的阻力愈大，基督徒的任務也就愈艱巨。我們的先知——劉湛恩和他的學生李公樸——先後陷於魔手，倒下去了。只留下了我們，來踏着他們已經走過了十字架的道路，邁步前進，直

到上帝天國的降臨！

鞭筆

何其芳

一

七月十一日，中國反動派暗殺李公樸先生於昆明。七月十五日，中國反動派又於同一城市暗殺聞一多先生。

我們往往把殘忍嗜殺的人叫作狼。但是，像今天中國的反動派，已遠非用狼這類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了。狼的武器只有爪牙，所以牠用牠的爪牙殺人，今天中國的反動派的武器卻多得很，軍隊、憲兵、警察、監獄、法庭等等都是，然而對於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他們不用這些比較明明白白的武器而採取了偷偷摸摸的暗殺。狼，是沒有這樣卑鄙的。

也曾經聽說過，狼是狡猾的，牠會從你背後用前掌撲到你肩上，像熟人拍你的肩頭似的；等你回頭一看，它就一下咬住你的頸子。我想，這恐怕也不過是傳說而已，狼未必這樣。就即使真這樣吧，狼還是遠不如今天中國的反動派。牠不會一手殺人，一手懸賞捉拿兇手；牠不會一面吃着人肉，一面說這個人是他的兄弟咬死的；牠不會心里笑着，臉上卻裝着「關懷」的樣子。狼，是沒有這樣虛偽，這樣無賴的。

二

反動派爲什麼不用他們那些比較明明白白的武器而採取了偷偷摸摸的暗殺呢？而且，他們在暗殺以後，爲什麼不惜笑話百出地來掩蓋抵賴呢？

他們是有着弱點的。

他們不敢公開地用軍警來逮捕。他們不敢公開地用法律來判罪。他們已經如此沒有自信，彷彿他們搖搖欲倒的統治，再也負担不起兩個英雄的屍首的重量。

他們的兇殘，正是由於他們的脆弱，而他們的笑話百出的掩蓋抵賴，也正表現出來了他們的張惶失措。

三

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都是忠實的愛國主義者。李公樸先生曾因愛國而入獄。聞一多先生，則以我的理解，很早的作品里面就充滿着愛國主義的精神。

今天中國的反動派，如過去所有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都是爲了他們少數的利益不惜出賣祖國的。雖說因爲想欺騙人，他們有時候嘴里也講一講愛國；但是，誰要眞正愛國，誰要反對他們賣國，他們就恨不得馬上跳起來殺死誰。

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又都是忠實的人民的戰士。爲了慶祝人民的勝利，李公樸先

生會在較場口被反動派打得頭破血流，但是他仍然樂觀地微笑着，堅決地行動着，他相信着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征服，人民的要求一定要實現。聞一多先生，則不但他很早的作品里面就流露着對於中國人民的熱愛，近數年來，更從詩人的同情發展爲政治家的行動。成了國民黨區域的最得人民擁護的羣衆領袖之一。

今天中國的反動派，如過去所有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都是由於彼此的利益根本矛盾而仇視人民的。雖說因爲今天中國的人民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覺醒與強大的程度，今天中國的反動派有時候嘴里也不得不講一講人民；但是，誰要眞正站在人民一邊，誰要反對他們的殘酷的對於人民的壓迫與剝削，他們就恨不得馬上就跳起來殺死誰。

這就是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的根本原因。

中國反動派的手上已經塗過了無數愛國主義者的血，無數人民及其戰士的血了。然而這一次，他們是要付出他們預先不會想到的代價的。

四

他們以爲殺了站在最前綫的戰士，民主鬥爭的隊伍會暫時退却。他們想錯了，事實上整個隊伍更加英勇，更加走向前了。

他們以爲殺了一個地方的羣衆運動的領袖，那個地方的羣衆就會跟着潰散。他們想錯了，事實上各個地方的羣衆都更加團結，更加擴大了。

這是我們對於兩位先生的最好追悼。這也是我們對於反動派的挑釁的最好回答。

有些時候，文字的確是顯得無力的。

在得了聞一多先生的死訊第二天，我曾經寫了一篇『哭聞一多先生』。還有些話想說，就又寫了這一點。沒有萊蒙托夫追悼普希金之死那樣的鞭策似的句子；然而反動派用手造成兩位先生的死，本身就將成爲打擊在他們自己身上的沉重的鞭策！　七月二十四日深夜

五

我們沒有眼淚，只有仇恨！

李相符

——悼公樸、一多兩同志——

公樸、一多兩同志，這次被國民黨特務所暗殺，這在我們同盟中是一不可補償的損失，也是中國民主人民的一不可補償的損失。

但是，我們沒有眼淚，只有仇恨！我們只有從這仇恨中，化爲更大的戰鬥力量，來撲滅國民黨內反動派的無恥的一切滔天的罪行。

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們，你們這半年來在中國人民面前所表演的醜行，的確是使你們太得意了。你們可以不顧人民的死活，以奉送中國『主權』換取美國軍事裝備，作爲內戰的資本，屠殺千百萬的中國人民，這就是你們所要『誠心實現』的『政協五項協議』！你們在較場口打人、在北平打人、在南京打人、封報館、殺律師、殺記者，今更變本加厲的以最無恥的

手段，暗殺我們同盟以及中國無數人民所愛戴的李、聞二民主領袖，這就是你們所要「誠心實現」的「蔣主席四項諾言」！

這一連串的「傑作」，的確是使你們太得意了。所以反動派的頭子就在李、聞二同志被暗殺之後，更得意忘形的公開的在上海向記者叫出：「開刀割盲腸的政策」。這是怎樣暴露出一副吃人的面孔。但是，今天我却要向國民黨內反動派提出警告：你們不要太得意了！美式的裝備是嚇不了中國人民的，無聲手槍也是嚇不了中國人民的，全中國人民，為了要和平，要民主，要自求解放，血是流不盡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個李公樸死了，會有千萬個新的李公樸生長起來！

一個聞一多死了，會有千萬個新的聞一多生長起來！

我們為了要澈底實現民主，實現和平，我們的確要急急號召起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都拿起刀來，割去今天中國的「盲腸」！而這個「盲腸」，不是別人，却正是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國民黨的特務組織！

公樸、一多兩同志，你們安息吧，我們每一個民盟的盟員以及每一個人民，都會踏着你們的血跡，來向國民黨內反動派，清算一切罪行的！

悼公樸先生

李維漢

八年前我和公樸先生第一次見面於延安，他從「七君子」獄中出來，要上敵後戰場去工

作•他在延安的日子裏，是那麼熱心地到處參觀訪問，拿着一根手杖，整天東奔西跑，成了延安各學校和文化機關的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不辭竟去，留給我一個非常熱心的教育工作者的印象。今年四月，我們在重慶再會見，一見面，他就不停地親切地問起延安的人物，延安的學校•他把社會大學介紹給我，並邀我參加社會大學的春季結業典禮•結業大會上，先由各系學員代表報告學習心得，然後公樸先生作總結•我一邊聽，一邊點頭：「眞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大學！」我想起了八年前他在延安的參觀訪問，想起了我自己在前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講過的一句話：「人民的文化事業讓人民自己動手來辦。」又想起了較場口事件和他的受傷•

隔了兩天，我們又會見了，他問我對社會大學的意見，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訴他，他說「政府不准社會大學立案！」是的，在國民黨獨裁政府下，一切爲人民服務的事業都是非法的，不許存在的，社會大學不許存在，和平民主運動不許存在，和平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更不許存在！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父子，就這樣倒在血泊之中！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國民黨獨裁政府先後暗殺人民領袖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於昆明！

千萬人在悲哀，千萬人在憤怒！

讓我們把悲憤變成力量，踏着李先生和聞先生的血跡前進！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人民一定要勝利！

七月十七日

悼念之餘

西民

四天之內，昆明接連有兩位民主運動領導者被特務暗害，這種暴行迭出，令人悲憤之極！千千萬萬憤怒的人民在等待着要國民黨地方當局早日查明宣佈：誰是主謀者？誰是唆使人！

◇ ◇ ◇

無聲手槍殺死了李公樸先生。提起此槍，就可以知道，除掉中美合作所（已故特務頭子戴笠主辦）有美國贈送的無聲手槍外，別處是找不到的。我們中國爭民主的人民，今天正在美國製造的槍彈下流血，美國人民一定會了解中國人民反對以武器幫助國民黨內戰，這是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讓國民黨內及國際一部份反動派說它是反美運動吧！中國人民是必須爭取生存的權利！

◇ ◇ ◇

袁世凱派了特務暗殺宋教仁，震動全國。當時的袁總統電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廳長應德閎說：『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而程應之流又趕緊覆電：『德全等奉大總統令，自應：：窮究主名，務得確情。』讀了這段太遠的歷史，令人啼笑皆非。

殘忍與狡滑是現代殺人魔王鎮壓細民的唯一辦法，換句話來說卽是一面是狠毒一面又是欺騙，暗底指使殺人表面大講仁義。近代史上的奸雄曾國藩袁世凱之流，就是這一套人物。

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是也。

◇　◇　◇

但是歷史無情，見不得陽光的東西總是要在人民前進的時代潮流中滌除淨盡的。昆明的暴行挽救不了定命沒落的腐朽特務統治的命運。狡滑欺騙，也不能使人民一再上當，曾國藩之爲漢奸異族奴才，殺同胞的劊子手，號稱曾剃頭；袁世凱之賣國，今日不是皆已成歷史定評了嗎？人民的眼睛是矇不住的。想到這種種之後，問題極爲簡單，最要緊的還是趕緊擦乾眼淚，承担起担子前進！

『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哀悼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

艾蕪

『這幾天來，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聞一多先生在追悼李公樸先生大會上的演說）不到一星期，爲人民爭取民主的鬥士，就被暗殺了兩個。然而從這被暗殺的兩個鬥士身上，我們却看出了我們中華民族最優秀最光榮的精神，即是他們能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李公樸先生在充滿恐怖的昆明城內，推行民主運動抱着『每天跨出門，就不再回來』的勇氣，抱着『我們年壯的人，隨時準備死』的大無畏精神（見李公樸夫人的演說）。聞一多

先生爲了爭取民主與和平不怕四十萬元買割他頭顱的威嚇（見聞立鵰聞立鶴「誰殺死了我的爸爸」一文），他在追悼李公樸先生的數千人大會上，高聲痛罵「反動派的無恥」，毫不對暗殺的恐怖表示沉默或者退讓，反而更向黑暗勢力，衝鋒肉搏。（見昆明通訊「聞一多被害之前」）這樣的兩個勇者，這樣的兩個鬥士，眞是我們中國人民無上的光榮！眞是我們中國知識份子得意的驕傲！

再從另一方面講，暗殺李、聞兩位先生可說是最愚蠢的，因爲血並不足以嚇人，血更是使人更加淸醒，更加憤激。而且被犧牲的，只是少數的人，而引起憤激的，却是更多更多的廣大羣衆。許多年前，我們的哲人老子，就看出這個道理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同時，李、聞兩位先生的死，也使國際上的人士，明明白白地看出了，一個國度會黑暗到這步田地；沒有武力軍隊的政黨，而要守正不阿，熱忱爭取民主，它的領導人竟這樣的沒有保障，竟這樣的遭到屠殺。總之，一切假民主的招牌，都被這些暗殺折卸得乾乾淨淨的了。聞一多先生說得好：『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今天我們千千萬萬的人，在哀悼李、聞兩位先生的時候也要同樣喊出這樣的聲音。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踏着戰士的血前進！

——敬悼李公樸先生之死

田漢

較場口事件的第二天我到重慶市民醫院去看李先生，病房小，人多，他靠着高枕躺着，

頭上包着厚厚的紗布，一面和訪客談話，一面還要替一位美術家 Pose ，顯然這幅民主戰士受難圖，將引起廣大靑年的感奮。

我們興奮地拉了手。那時我剛從昆明來，臨動身前他的夫人張曼筠女士曾來看我，我告訴他，並問他傷得怎麼樣。他爲着使我們安心，掙扎起半身來說：

——不要緊，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不過血流得過多，體子怕要吃點虧，醫生說祇要再深一公分就要傷到頭蓋就難辦了。

他用手指比給我們看。

我們勸他躺下去靜養，因爲中國的眞正的民主苦難正多，還待我們繼續奮鬥。幸而他不久果然康復了。繼續與陶先生們盡瘁於社會大學，及各種文化事業，我們在那個時候相見的機會和在昆明時一樣的多。

公樸生平歡喜幫助朋友，許多有爲而失業的靑年因他而得到工作，當時世界日報外勤主任畢覃兄便是一個。畢覃兄是這幾年來重慶最活躍也最有正義感的記者之一，爲着他喜說話已經換了幾個報，但他最初加入新聞界便是公樸介紹的。某夜細雨滿街，畢覃兄請我和公樸在中一路一家廣東館吃飯，這是公樸全癒後不久的事。後來我們就分手了，我來上海，公樸到了昆明，想起昆明便同時想起北門書店樓上他們那雅潔溫馨的家，那是這一對摩登紅拂和藥師的感情的天國。我贈過他們一首絕句云：「正是艱難創業時，風塵應有將星馳。一娘慧眼眞如炬，勝得虬髯亦藥師。」公樸正在盛年，眞是民主運動一員驍將，大家對他的期待正大，而不料他終於遭了反民主陰謀家最卑鄙的毒手，流了比較場口更多的血，而且是最後的

一滴血！

這法西斯兇徒的罪惡是不可容恕的！

每一民主戰士原是準備隨時犧牲的。牢獄即學校，迫害即教育。但此種以卑鄙陰毒的暗殺爲政治鬥爭手段的兇風決不可長，必須予以遏止！

死者不可復生，而公樸的血不能沒有意義，不能沒有代價。誰一時一刻鬆懈了爲和平民主的戰鬥，誰一時一刻放棄了人民基本自由的爭取，誰就是公樸的罪人！

這是一個中國轉入更混亂局面更殘酷戰鬥的信號。

全中國民主戰士踏着公樸的血前進！

七月十五日。

望着雲南痛哭

田漢

七月十三日我還倚枕未起，亥兒大爲由樓下帶報紙上來，告訴我說：

「爸，李公樸先生被刺了！」

我趕忙接過報紙細看，眞不能相信這會是眞的，但又無可置疑，我禁不住哀悼和憤怒。我立即起來寫了一篇「大家準備好了沒有？」投給週報，這是因公樸臨終時曾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

七月十六日，民主同盟沈鈞儒先生等在南海花園招待文化界，我也被邀參加。關於李公樸先生的死，及追悼籌備，郭沫若先生主張公樸一生爲民主自由而奮鬥，非民盟所得私有，

應舉行人民公葬。我們大家深表贊同。我提到昆明的文運情形，覺得聯大北遷，許多文化工作者相繼復員以後，以致留昆的文化戰士過於暴露，公樸以後，深爲一多憂危。我說：

『現在我們最担心的算是聞一多先生了。』

萬不料就在十六日深夜，王坪兄從報館裏打電話來說：「你不幸而言中。」原來聞先生就在昨天午後從民主週刊社回家的時候被刺了，中了八彈，死得極慘。他的公子立鶴也同時被中五彈，一腿已斷，命在旦夕。

這眞是言語道斷！

這還成個什麼國，什麼世界！

但在一多先生也許不是太意外的。他早已知道民主的代價是什麼。據時代日報訊，李公樸先生被刺送醫院，一多先生便趕去探問。當時有一位朋友勸一多先生早些回家。據說聞他也是暴徒們的狙擊目標之一。但一多先生不爲動。俯視剛剛斷氣的公樸先生說：

——公樸爲民主而死，我也準備爲民主而死。

李、聞兩先生算是求仁得仁，但是天下愛自由民主的人士難道眞個坐視他們血淋淋地犧牲，坐聽他們的夫人和遺孤們的慘呼哀啼而無所動？當然許多言論機關都趁此時被緊急封鎖扣押，連文滙報也被罰停刊七日，人民的吼聲似乎是暫時無法傳達的。相反的是聚蚊成雷，滿耳對事件的歪曲報導，對死者的進一步的讒誣，甚至企圖再度嫁禍傍人，製造第二次姜凱事件。

但人民的吼聲是不可壓碎的，正義是不可歪曲的，民主是不可暗殺的。民主戰士們也許

還要繼續遭受犧牲吧，但民主的大潮終將掀騰澎湃不可阻遏！

李、聞兩先生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而一多先生尤甚。李先生在昆明經營一片「北門書屋」，雖則生意清淡，還能勉强維持。一多先生孩子多，大學教授所入不够開支，還靠在翠湖傍一個中學兼課。他是對於金石有興趣的，常以餘力替人治印。我對於他的鐵筆技術非常驚歎。

——啊呀，想不到聞先生還有這一手。那一天我也要請你替我刻一顆。

——好，你帶石頭來讓我學習學習。

他說話老是那麼謙虛而有風趣。有一次，當昆明學生慘案爆發，定期公祭四烈士。民主週刊社由潘光旦先生撰了一首輓聯交聞先生揮毫，只記得下聯是「民不畏死，如何勿思。」文既古雅，聞先生又寫的是小篆。雖則傍邊用小字註出原文，但觀衆誰去仔細考究？也可知道這位忠勇奮發的民主戰士還隨時流露「學究作風」。但連這樣民主學究都不能容的中國，却是何等可咀咒的中國。

一多先生受聯大及整個昆明學生界的愛戴是無可比擬的。祗要是他講演，學生們是隨着他的笑而笑，隨着他的悲而悲，隨着他的怒吼而怒吼！政治性的講演之外，我還聽他在五四文藝節檢討過新詩。他舉出艾青和許多現代詩人的作品做例子而評論其得失；指出何者是通過生活喊出了人民的聲音，何者仍有觀念論的殘餘。那次的講演眞是妙趣橫生，辯才無礙，聽者數千人擊節不置。

一多是一位苦行的學者。抗戰初期他由湘桂經黔入滇。凡步行一月有餘，雖有人勸他乘

車，他堅決拒絕，始終不肯脫離學生隊伍。但起先他主要的還是一位皓首窮經（詩）的學者，不大管外事的。數萬里的流離轉徙使他目擊抗戰中國的殘酷現實。一個有學術良心的人一旦對現實覺醒了，會加倍勇敢地擁護眞理，參加現實鬥爭也是極自然的事。

——！當你們革命的時候，我還在鑽牛角尖。

這是一多先生常說的話。但許多曾經是「革命健將」的先生們，面對一多先生獅子般奮勇芯猛的姿態，不僅要覺得一多先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而自顧其退擾怯懦，眞不知要怎樣慚愧啊！

這樣聞先生就被那些反民主的陰謀家所嫉恨畏忌，欲得而甘心了。

這樣聞先生便繼公樸先生血跡之後也倒下了。

天下愛自由爭民主的人都望着雲南痛哭。

公樸先生想不到在較場口被打之後再在昆明被刺。他歎息他「不死於較場口而死於昆明」。他痛恨陰謀家的手段太卑鄙了。一多先生卻明知內戰再起，危機未已，他可能遭遇和公樸先生同樣的命運，但他像過去徒步旅行中不肯坐車一樣，始終守住崗位不逃，等待爲民主流血。他眞有戊戌政變時譚復生的精神。

不用懷疑，民主的花必用聞先生的血而滋長而怒放！

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悼李公樸先生之死——

田漢

晨起讀報，驚知李公樸先生於昨晚十時許乘公共汽車回昆明北門街寓所時在學院坡遇刺，雖經李夫人送雲大醫院施行手術，以失血過多，延至今晨五時三十分不治身死。——對着這樣不能置信但又無可懷疑的消息我們眞感着無比的哀傷和憤怒！

十年以來李先生是一貫的堅貞勇敢的民主戰士，他久已爲中國反民主的法西黨徒們所忌恨，所仇視。他曾經數次遭受羈囚，今年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事件，公樸先生又被暴徒毆擊，受傷最重，他頭蓋上的傷再深一公分已有性命危險，而不料他回到昆明繼續爲和平民主而呼號的時候，終於喪在野獸般瘋狂的陰謀家之手。

記着，幾年來政治鬥爭雖然殘酷尖銳，小打大打，時有所聞，卻還很少用到暗殺手段。這是一個開始，一個信號，全國人民若不予此種慘毒非法行動以迎頭痛擊，黑暗的子彈會隨時隨地洞穿任何民主戰士之腹，中國將進入一個大混亂大破滅的局面。

我和公樸先生早就互相知道。但直到抗戰前夕，我們才見面。那時抗日情緒已經十分高漲了。我寫了一個五幕劇「蘆溝橋」，在洪深先生導演之下由南京新聞記者協會諸君在大華，新都，國民，首都各戲院演出。第一次在大華上演之夕，招待首都各界，新出獄的七君子當然成了那晚的嘉賓。我聽說他們來了，趕到樓上貴賓席和他們握晤。那位濃髯滿頰而眼睛

露着善良的光芒的人物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這戲很成功，觀衆的情緒也很高。

他緊拉着我的手搖着，這就是李公樸先生。

到了武漢我們相見的機會比較多了。幫助閻錫山辦過民族革命大學，但閻老西的進步性原是很有限的，再因抗戰局面變化，他也由晉而回到武漢了。他和陳誠將軍原是舊識，常到武昌政治部來訪問他。一天陳部長出席政治部的會議，很興奮地報告大家，說：

——我已經把李公樸扣起來了。不管大家說我對不對，我覺得非這樣做不可。

當時的情形據說大體是這樣的。他會應約到漢陽某廠講演，該廠正醞釀一次工潮，有人誇大報告說這次工潮完全是李某煽動的。當時陳部長正兼武漢衞戍總司令，聽了這一面之辭一肚皮不高興，抓了幾個工人代表，說他們是共產黨，正要嚴辦。碰巧李公樸先生受託來看他，請他開釋這幾個工人代表。

——他們都是善良的工人。不過反對廠方的剝削。我們的神聖抗戰原也應該防衞工人利益的。

——在抗日戰爭正緊張的時候他們竟敢煽動罷工，就是破壞抗戰，非槍斃他們不可。陳將軍翻了臉。

——你不能這樣興奮啊，辭修，倘使說一位開明的抗戰將領屠殺工人。……

——我不止要嚴辦他們，對於那些煽動者也不客氣！

這樣他們在激烈爭辯之後，陳誠將軍把他的老朋友也監視起來了，接着許多人來替公樸

說話，甚至有人責備陳將軍的魯莽，而事件的眞相陳將軍也開始明白了。在第三天（？）陳將軍對公樸表示了歉意，請他出來。那幾位工人代表後來據說也沒有被槍斃，

長沙桂林的那幾年我們似乎沒有什麼接觸。

前年黔桂戰役後我由貴陽到昆明，在那兒遇了羅隆基、聞一多、吳晗、李廣田、李何林諸先生，也遇了公樸夫婦。公樸在北門街開的一爿「北門書店」。新的書籍和定期刊物蒐羅得非常完備，也時常自己出書。可惜這北門街比較偏僻一點，生意不能和鬧市相比。但因是「李家店」平時訪客已經很多，再加接近大學區，學生子來買書的不少。公樸夫婦住在這書店的樓上，夫人張曼筠女士是一位家學淵源的圖畫家。把幾間屋子佈置得非常幽靜雅潔。公樸的老岳丈張小樓先生年六十有九，雖則衰年多病，却仍奮筆作畫，以助乃婿事業，小樓先生的紅梅原是有名的，你若進了公樸寓樓你將發見滿壁琳瑯，驟疑置身香雪之海。

公樸夫婦原是好客的，再加昆明民主人士，都歡喜來這裏聊天或討論問題。還有，詩人光未然的寓樓也與他們望衡對宇，他又是在書店寄餐的，所以公樸家裏眞是每天座客常滿。我在他家裏參加過好幾次愉快的座談。趙丹從新疆出來到昆明找他的孩子，朋友們請他談盛世才的「德政」和許多進步青年在新的慘毒遭遇，也正是在這樓上。那天，趙丹談得很興奮，他描寫那些「人間地獄」的魔鬼們是那樣的生動，大家都聽得那樣出神，雖在四時如夏的昆明也覺得鬼氣森森，肌膚起栗。

昆明當時雖號稱「民主堡壘」，實則進步文化運動的開展仍是非常困難的。新中國劇社和四維兒童劇團，在昆明的演出都曾受到阻礙。但公樸常常是那樣關切我們，支持我們，除

了我們請他之外他不止一次地獨自買票進來研究我們的演出，在觀衆間的反響，因而貢獻許多寶貴意見。

所謂雲南接收事變前後，我正住在龍井街觀察報。公樸曾經幾次深夜相訪。他怕我們感到什麽不便。那時他將赴重慶，同我談到昆明文化運動的得失，我也陳述了幾個月來在昆明的觀感。當時我大體覺得昆明文化運動還局限在智識圈，甚至大學圈裏，不曾充分走向街頭，也不够大衆化；第二，還不免有一些狹隘的宗派觀念，沒有能活用并形成最大限度的統一戰線；第三，還有些把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機械地對立，覺得政治改革成功文化運動自然無問題，却沒有充分認識文化運動實在就是政治運動的重要一翼。……公樸對於我的見解也頗以爲然。這些缺點後來在「一二·一」學生運動廣大開展中已經大大地克服了。從那次起昆明文運纔從大學校門裏走向街頭，農村工場，小城市，纔形成了較大的統一戰綫，纔充分認識并發揮了文運的革命性。可惜這時公樸恰不在昆明。

我們是今年二月十日由昆明飛重慶的。下飛機的時候正是較場口鐵石交下血肉橫飛的時候。我先到康莊馮煥章先生家，副官說：「馮夫人到較場口參加政協慶祝大會去了。今天這會很盛大。」接着到天官府街郭家，沫若剛剛挨了打回來，額上青腫隆起。朋友們都趕來慰勞他。但沫若說：

——我是替公樸保駕的。公樸受的傷比我厲害。被他們用鐵尺打破了頭皮，血流得很多。

——現在花什麽地方？

——送到市民醫院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市民醫院。這是觸動我哀傷的地方，我的最小的愛兒雲男便在我留筑貴陽的時候死在這醫院裏。

公樸是住在二樓五號。他之外還有三個病人。探問公樸的人絡繹不絕，一位美術家正坐在牀邊替公樸速寫。公樸的頭上還包紮着一大把繃帶，枕頭墊得高高的。但他的精神還是那麼旺盛。我們握了手，我問：

——不要緊嗎？

——醫生說再深一分就麻煩了。不過，不要緊，隔幾天就可以起來了。

——不，還是多休息幾天。我來的前幾天你太太到新中國來，還託我說到重慶請去看看公樸，想不到你睡倒在牀上了。

——這年頭誰要談民主，就得準備挨揍。他笑了，他雖然面色仍有些灰白，却是那樣充滿着元氣和決心，眞使天下民主鬥士們感奮興起。

因爲他還需要靜養，但市民醫院的病室實在太擁擠了。依朋友們的意見，他搬到民主報的三樓。一天我應約赴一個文藝會作小小的講演，會場恰巧就是民主報。說完話便被引到他的屋子裏。

——怎麼，你住在這裏！

——搬來好些時候了。醫院裏實在太鬧。

——是不是完全好了呢？

——還沒有。因爲流血過多，足有三百CC，一時精神當然受損失，不過，也快好了。看起來公樸實在已經好得多了。因爲傷口結了巴，頭上的綳帶也解除了。他的精神雖不太好，但已經有餘裕說一些笑話。他問到我在重慶將做些什麽？

——你看能做些什麽呢？

——比方改良平劇川劇……不是你擅長的嗎？

——這問題也不簡單，要收功同樣要優良的政治條件。在武漢長沙時代之可以做是因爲當時政治條件相當好，各方面合作，所以舊劇工作者也肯聽我們的話。現在就難了。越是舊的不好的越被獎勵，越是新的進步的越受歧視，摧殘。這惡劣的政治條件之外還有行幫主義，也是改革運動的主要障礙。這樣便不能接受別方面的成果，使運動更豐富有力。

——今天政治上還不也是行幫主義在那兒作祟？祇要是異己的儘管你有好的東西也不肯採用。可知不民主凡事不能進步。行幫主義當然也是由不民主產生出來的。

公樸的見解常常是很犀利的。

——我送過你一首詩你見着嗎？

——是嗎？什麽時候發表的？

——沒有發表過，那是寫在你那「怒濤集」上的。

原來公樸夫婦有一部裝裱得很精緻的紀念冊叫「怒濤集」，除了他夫人，他老岳丈的畫以外還有許多民主戰士的題詞。就中像沈衡老的詩和跋寫得那麽工整而娟秀。我住在福壽菴姚醫生家的時候他夫人知道我也快要離開昆明了，託人帶來要我也題幾句。我因公樸姓李，

曼筠嫂恰又姓張而行一，但公樸又以美髯名。便寫了這麼一絕：

正是艱難創業時，
風騷應有將星馳。
一娘慧眼眞如炬，
嫁得虯髯亦藥師。

我把這詩唸給公樸聽，他不覺大笑。說：

——再別提這虯髯了，這次就吃了它的虧，第一目標顯著，第二「授人以柄」，好幾根長鬚子都給扯掉了。

言下，撫着他殘餘美髯，不勝惋惜的樣子。

公樸和陶行知先生創辦社會大學，時間甚短而影響極大，成都昆明長沙各地青年，慕聽風聲，多遠道來投。甚至有寧願向國立大學請求休學轉入社大的。教授都是各方專家，因爲他們兩位的盛名，也甯願自貼車費老遠趕來上課。鄧初民翦伯贊諸先生們時常從李子壩徒步到管家巷來，不以爲苦。這樣艱難締造的人民樂府，當局豈止不加以支持反造作流言蜚語，多方破壞。

——中國人民的磨難太多了。

在一次招待各方賢達說明社大情形之後他默默地這樣說，但誰也沒有對當前局面做任何過度樂觀估計，因此誰也不會因爲一時的困難而灰挫我們的勇氣。社會大學不單是繼續存在而且正在各大都市迅速擴展中，這將成爲普及高等學術，解決失學問題的有效手段。

——我也是苦學出來的。

公樸常常拿他自己苦學經過來說明社會大學成功的可能。

和公樸的最後一面怕就是管家巷社大招宴那一次吧。同席的除重慶文化界諸名宿外，還有當時新出獄的葉軍長希夷先生。平常不善說話的他，那天破例說了好一些話，並且說到音樂家任光先生在江南事變中殉難的經過，大家都爲之黯然不歡，雖說亂世生死無定，民主戰士們誰也不希冀無意義的長生久視，但誰會想到葉將軍會那麼快又以飛機失事星殞晋西，更誰會想到公樸先生這樣忠懇勇毅，富於風趣的人也會於較場口事件之後再遭毒手呢？

我們是分得很淸楚的，葉將軍們黑茶山的慘死大體是由於一種偶然。而公樸的昆明學院坡的慘死那是有計劃的。法西斯陰謀家，和平民主的死敵們從滄白堂較場口起一直痛恨公樸，必欲置之於死，而終於在深夜僻巷的黑暗中下毒手了。

公樸的噩耗由中央社的專電傳到上海，上海某報不自慚愧，反在專電下加了這樣的按語。說：

按李公樸氏即係去年重慶較場口事件主角，較場口事件之發生即因渠欲搶作主席未遂，率衆毆打劉野樵氏，遂致互毆而釀成此不幸事件。

按：較場口事件是在今年二月十日，不是「去年」。事件眞相即誰搶作主席，誰率衆毆誰，已經重慶有正義感的外勤記者四十餘人聯名登報證明和中央社的報導不同，無須再論，我在上海曾經對一個新聞學校的學生們說今日當新聞記者應有「春秋精神」，應在眞理前面持正不阿，而這個報紙的「記者」在一位民主戰士被暗殺之後還要奉命歪曲事實，向死者重

噴血口，却是何等的「奴才精神」，「幫兇精神」！但法西斯狂徒們志得意滿的嘴臉，徒然說明日益愚蠢，日益技窮，日益走向破滅，日益替自己掘坟墓，他們不知道馬敍倫們是可以打傷的而民主打不傷。李公樸是可暗殺的而民主不可以暗殺。打傷或暗殺一兩個民主戰士民主大潮不會因而阻滯，祇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較場口事件如此，下關事件如此，學院坡事件將更會如此。自由原是要血來灌溉才會壯大的！

我們始終不要忘記公樸先生臨終時的沉痛的言語：

——這種手段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

大家都準備好了沒有？

中國民主運動還需要更多的賢者的血！

七月十三日

昆明兩暴行（時事金錢板）

田家

——以此悼念李聞二先生——

各台同胞請雅靜，

細聽愚下唱書文，

一不唱較場口羣魔擾陣，

二不唱下關的『蘇北難民』，

三不唱反動派征粮征『命』，

七月十一戌時正，
李公樸夫婦由外轉家門。
行行走走不遲頓，
誰知特務起歹心。
大興街口把人等，
李氏夫婦不知聞，
駢撲一聲比得準，
李公樸立馬倒埃塵，
肚皮受傷重得很，
腸子打斷好幾根。
老百姓一看心頭緊，
立時圍上大堆人。
有的直把眼睛瞪，
大罵「龜兒莫良心」，
有的眼里珠淚滾，
罵聲「特務不是人」；
有的忙把菩薩請，
保佑先生得太平。

這些那些都不論，
尤其是哭壞了李夫人。
李夫人哭得來珠淚滾滾，
心亂如麻頭發昏，
李先生死了咱個整？
拖兒帶女有點焦人！
多虧那衆學生來探問，
忙將李先生送進醫院門。
進院不過半夜正，
李先生一命歸了陰，
落氣前他的神志很清醒，
大叫「此種手段太不成，
卑鄙惡毒失人性，
殺我公樸爲何因？
我李公樸縱死不打緊，
爲了民主死也甘心」！
回書轉來把話論，
各台諸公聽分明，

單單唱那昆明兩暴行！
這個消息傳得快得很，
男女老少放悲聲。
李公樸爲人人尊敬，
一輩子爲了民主與和平；
抗戰前他犯了「愛國罪」，
友朋七人進牢營。
出牢門他的骨頭越是硬，
爲民主他終日奔波不肯停。
因此上遭了反動派的恨，
把他看成眼中釘，
狡猾口能打他一頓，
鬍子扯來剩幾根，
頭破血流慘得很，
好人有福得重生。
從此後他做事更起勁，
力爭民主救國人。
反動派昆明這一整，

全國人民怒氣騰，
誓為先生作後盾，
嚴辦幕後拉線人。
這些事情且不表，
回書再說昆明城。
李公樸先生鮮血猶未冷，
昆明又出一暴行！
七月十五五點半，
「府甬道」前起槍聲，
聞一多先生喪了命，
聞立鶴受傷不算輕。
白晝殺人好大膽，
兇手公然得逃生，
難道他們學會駕「土遁」？
「遁」得無影又無形！
治安機關究竟幹的甚？
睜隻眼閉隻眼不管事情！
此種獸行太明白，

反動派安了心要殺好人！
聞先生學問人尊敬，
『楚辭校補』有聲名，
平時不愛管閒事，
埋頭書齋作詩文。
只因政府不像話，
獨裁專制賽瘟神，
他的眼睛看不慣，
丟下書本走出門，
放開喉嚨大聲喊：
要爭民主與和平。
反動派做事心不正，
竟把手槍對書生。
殺了人他偕不承認，
反將罪名賴他人。
各台諸公信不信，
昆明『姜凱』又現形！
反動派臉皮厚得很，

昧起良心想騙人：
說是殺人與他自已毫無份，
一齊推到『共黨』身。
過後又恐大家不相信，
洋花椒他瞞得麻不倒人，
因此上他又把主意打定，
說啥子李公樸爲了『桃色糾紛』！
誰不知李公樸鬍子長得很？
估栽一砣不得行！
樣樣方子都想盡，
一下又來新『發明』，
鬧李被殺非爲別，
『地方結怨』仇太深，
責任推得乾乾淨，
全不怕人民有眼睛！
各界同胞要謹愼，
此種謠言要認清，
大家一齊來抗議，

要辦他暴行幕後人！
若不然你我以後都沒命，
反動派他殺人才不映眼睛：
昆明暴行偕會到重慶，
重慶之後到南京！
回頭再勸反動派，
你們真是太不成！
殺人難道殺得盡？
中國偕有抹多人！
聞、李二人一殺不打緊，
全國人民恨在心，
假如偕不即時來改悔，
那時節你要悔，才悔之不贏！

七月十八日於重慶

憶念永生的李先生

田　苗

清晨，我還在床上，朦朧中聽見說李先生遭人暗殺了，像一根鐵棍沉重的擊在頭上，翻

身爬起來，開門到外面就抓了一張來得最早的民主報。——我幾乎呆了，那上面不是明明的印着李公樸先生幾個字麼。我說不出一句話來。下午，一個小朋友對我說：『你認得李公樸先生麼？今早你好像要哭了，眼睛水在眼睛裏直轉，眼仁都紅了。』我點點頭，不願和他多談，事實上心坎裏痛苦得很。

雖然老早就知道李先生，但是認識他却還是不久的事，有一次爲了要進一所學校，我持了一封信去見李先生，臨去之前，寫信的沈先生還對我說：『你最好明早去，李先生是一早就出來深夜才回家的，很不好找，最好早點去。』從這幾句話，我就已經知道李先生是怎樣的爲民主運動在忙了。

第二天淸早才五點鐘的樣子（冬天），我就到了李先生的宿宗外面，因爲正是他休息的時間，不便去驚動他，就和老跟着他的曹兄談了一陣天，終於，有另外的人有急事，來找李先生了，他雖然患着頭痛，還是勉强的爬了起來，我也趁這個機會把信交給了李先生，出乎意外的，李先生對我們這樣一個青年人，竟那麼客氣，那麼關心，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之後，並親自對那學校的人說過，以後幾天，一碰面就問：『到了校沒有？聽課沒有？』這樣對一個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青年，有誰會呢？只有李先生，只有李先生這樣愛護青年人。

李先生是愛護靑年的，這愛護也不是一定要有人介紹，記得有一次到民主報碰見了一位姓劉的朋友，我問他是怎麼進了報館的，他說是李公樸先生介紹的，我問他怎麼認識李先生的，他說是他自己跑去自我介紹的，這事情我也問過李先生，確實如此，我眞被感動了，失業同胞，誰在政府機關中遇見過一個李公樸先生呢？

李先生不單是愛護青年，他自己也還是一個青年，時局雖然這麼艱危，但他是樂觀的，他也和青年人一道唱歌，領着年青人去參加甚麼會，黑夜，風吹得緊，他穿着黑皮的短大衣，半統的皮鞋，脚步比每個人都要移動快，差點使得我們追不上，那樣子到像一位將軍，他不是身心都還年青麼？

較場口事件以前，有一次好些朋友在照相，說是替李先生照一張，他立刻就蹲了下來，煙斗還是含在嘴上，相照了，他說：『我這相不要緊，可以賣錢了，反正特務都已經認得，用不着祕密的。』當時，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誰知道眞會有較場口和這次的慘劇呢？

在較場口開會慶祝政協成功的一天，李先生去了，臨去時興高采烈的很興奮，叫我們快點去，隨後，我們一行人去了，但是到較場口時，李先生已經被打手們從台上拖下來了，一位朋友高叫着不要打，結果也挨了一頓，爲了職業關係，挨了還不敢公佈名字，我因爲服裝和證章的保險，也往人堆中擠了去，與好幾個不相識的朋友圍遮着他，他臉因流血過多已經青了，長長的頭髮和長長的鬍鬚上都沾滿了無數小塊凝固的血，還有打手從我們頭上伸進拳頭和石塊鐵棒來，我和一個也穿中山服的人才忙把他扶上了吉普車，一邊走，他一邊還在說：『讓他們打好了，打死了中國還是要鬧民主的』。

現在李先生眞的被打死了，眞的，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要繼續而且更加擴大的，正如李先生所說：『打死了，中國還是要鬧民主的。』眞想不到，四八烈士追悼會中李先生還在司儀，現在却又要我們來追悼他了。但是，只要世界上還有人要民主，李先生不是永生的麼？

哀悼與憤慨

包達三

包達三先生說：「李公樸先生不幸被暗殺，噩耗傳來，本人無限哀悼與憤慨。豈知李先生犧牲不及一週，聞一多先生又同樣爲民主而犧牲。從李、聞二先生之犧牲，又一次證明民主和平決不會由別人送上來而非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不可，所以我們決不能再存有絲毫等待的心理。」

對於中國人民當前的認識問題，包先生表示：「中國人民雖經過八年抗戰，但對於政治上有清楚認識的仍屬太少，以致造成人民『政盲』的現象，這原因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向來就是局限於一個狹小的範圍內，對於政治太隔膜了，我們應負起橋樑的作用，使他們能多多對一切政治上的問題得到了解，就以這次我們到南京去請願，在下關遭到暴徒毆打的事來說，我們在候車室裏五、六個鐘點，圍觀的人民很多，可是沒有一個出來阻止的，軍警不能盡保護的責任，這是別有原因的，但這樣多的人民竟沒有一個敢出來過問，可見人民對政治的隔膜太利害了。」

包先生最後對此次赴京請願發表意見：「我們這次到南京去請願，完全是我們不能再見國家朝着滅亡的路上走，我們再也不能不出來講話，內戰再打下去，外貨傾銷過來，中國經濟將要完全崩潰，農民也將因不堪田賦征實及軍糧等等重担而至破產，因此反對內戰，爭取和平，這是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我們應以加倍的努力來使這個要求實現，祇有這樣，我

公樸！你沒有死！

史　艮

公樸！我在五天前還接到你七月二日的親筆信，你不是說曼筠和你都希望我到昆明去避暑嗎？你不是問起行知兄對於社會大學的進行情況嗎？你還介紹一位被壓迫的婦女，要我拯救幫助嗎？並且你還囑我付那「二一〇」特刊的捐款。誰想到？我答覆你的信還沒有寫完，你不幸被害的惡耗，就像晴天霹靂似的傳來！唉！公樸！我不信！你會死？這明明是你的親筆信。我現在正式向你啓誓！社會大學一定繼續辦！各處各地，永遠不斷的要辦！被壓迫的婦女，連到被壓迫的男人、孩子，我一定要救、要幫助，這本來是我終身的願望，決不絲毫放棄。「二一〇」特刊的捐款，我早已繳去，而且該刊已經在排印。牠是刊在每個人的心坎深處，永遠不會忘記。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沒人性的猙獰面目！

公樸！你去昆的飛機票，是我替你買的，假如知道他們在昆要暗害你，我無論如何，決不願替你買這張票。——買這張長別的票！你走的前一天，到猗莊來辭行，你還說「大姊！你能等我和曼筠來了重慶，一塊到上海去嗎？我一個月就要來的」。又說「你如果把傢具運到上海去，我的寫字檯等，也請你一塊運去」。唉！公樸！我還沒有到上海去，你的傢具還

在這兒，我一定等曼筠一塊去滬，尤其是把你的精神一塊帶到上海去，永遠一塊帶到任何地方去！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沒人性的猙獰面目！

公樸！當你在較場口被擊傷頭部的第二天，醫師替你拆掉傷口縫線的時候，我在你旁邊問你痛不痛？你緊握着我的手說：「不痛！這不過是流些血，還要準備犧牲生命，才能得到民主。」誰想到？一語竟成讖語！你努力民主，居然他們會這樣殘酷的殺害你的生命，爲什麽他們和民主不能相容？要把老百姓當做敵人？哼！沒有老百姓，他們的錢財從那裏來？他們的地位又從何處說起？硬要把老百姓當敵人，不斷殺害！公然用友邦的子彈打內戰，整千整萬的殘殺，還說是爲了國家！爲了人民！這顯然是反人民，反民主，殘餘法西斯的暴行，我們必須用人民的力量去鬥爭！去停止！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的沒人性的猙獰面目！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於重慶

敬悼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同志

文宜

我們眞是悲痛極了！我們的同志，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不幸先後慘遭法西斯的特務份子無恥的殺了！這樣窮兇極惡殘酷的對待我們的同志。我們爲了兩位同志和全國苦難日益深重的人民，誓必剷除法西斯的統治和特務組織，解放人民，完成兩同志生前未盡的責任

，而爲兩同志報仇雪恨。

我和李、聞兩先生，是在近兩三年在昆明共同工作的，公樸同志是民盟前屆滇省支部執委兼宣傳部長，一多同志是本屆滇省支部執委兼宣傳部長，兩位同是本屆的中央執行委員，李同志還兼民主教育委員會的副主委，所以都是民主運動負重責的領導者。他兩位在學術修養生活方式上雖各有不同，在工作上有共同之點令人敬仰者：

一、他們都重視羣衆，認識眞理，他們雖然担負領導工作，然而他們的生活是和羣衆分不開的，因爲他們瞭解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羣衆經常的圍繞在他兩位先生的周圍。

二、他們都有最高度的熱情，領導羣衆奮鬥。

三、他們都有毅力和勇氣，決非威逼利誘迫害所能屈服軟化和逃避的。

所以他們參加民盟兩年以來，爲時雖很短暫，然而他們的努力，已爲民盟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和光輝。

公樸同志誰都知道他終其生爲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如領導救亡，參加抗戰，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呼籲和平……他無不勇於參加，平時從事文化出版，民衆教育事業，亦從未脫離過民主的立場。當他在抗戰中期因政治環境惡劣盤居昆明，也從未能阻住了發揮他的活力，無論他在文化界在金融界在教會，青年也好婦女也好，凡是他的朋友，他總聯絡起來組織一些座談會，讀書會……所以抗戰末期的昆明民運之高漲，公樸同志早已爲之做了些啓蒙工作，奠定了民運的初基的。

一多同志他是一位民主的文藝家，記得他在三年前的詩人節，他給屈原一個嚴正的批判

，大意說屈原自命孤高，其實和一般替貴族階級幫閑的文人沒有什麼分別，因爲君主時代，除了君主之外，全是奴隸；幫閑的文人是高等奴隸（可以不事生產），廣義的說屈原和娼優之流無甚分別，縱然離騷詞句很美，那也因爲得不着「爲悅己者容」發出可憐的幽怨之聲吧了。他爲了得不着楚王的歡心而自殺，並不是爲了人民大衆的疾苦，爲了人民要做主人的奮鬥而犧牲：爲什麼值得受大家的尊敬？……去年他還寫了一篇「中國儒家思想」，說明中國自商周以來的奴隸社會之所以構成的經濟背景，並由文字學解釋「儒」字，就是奴隸，因爲當時强者掠奪弱者，被掠奪征服的異族，就是罪犯、俘虜、奴役、文身刺面、囚首垢面，因之蓄鬚、古卽「需」字，後卽「儒」字，「需」者蓄鬚之貌，不配以人稱，而以「需」稱，就是奴隸。逐漸有較聰敏善體主子意思的奴隸，主人置於左右聽差遣（幫閑文人），免事生產習文藝，久之，他們成了高等奴隸，就幫同主子壓迫其他的勞動奴隸。於是產生了士大夫階級，於是產生了衞道的儒家思想，維持主子的統治。他引經據典，寫得學問非常淵博而有條理。一多先生又是文協昆明分會負責人之一，在他領導下的文藝集會不知多少次，尤其他又是西南聯大的名教授，聯大同學在昆明時有一新詩社，常常主持許多大規模的詩晚會，一羣羣純潔而熱情的青年，大批的參加寫作，朗誦，發出民主的吼聲，給人以深刻的吸引力和感動，昆明學生運動的領導，聞先生是有莫大的潛力的。

（編者按：聞先生對於屈原的見解稍有不同。認爲屈原雖是文藝奴隸，但能站在人民立場反對當時的執政者，是有革命性的人民詩人。筆者疑記憶有誤）。

抗戰末期直到現在，昆明的民主運動是和兩位殉難的同志血肉相關的。這裏略述其經過

情形，就知道今後民主的道路上是如何還需要他們呀！

一九四四年雙十節，是昆明的民運向市民展開的開始。在法西斯統治的高壓下，人民本沒有集會的自由，也沒有自動的紀念國慶自由！民盟爲了開始以行動來爭取人民的自由，就籌開了一個露天各界人民紀念雙十節大會，當然反動者是不容的，派了許多特務暴徒去搗亂會場，當天公樸一多兩同志都是主席團之一，開會的時候，特務搗亂三次，以大砲仗響聲代替槍聲嚇得毫無經驗的羣衆滿場混亂了，互相推擁擠踹起來，婦女們受傷流血的不少，但大會的秩序每次都在他二位的指揮之下號召之下恢復原狀，終於更加熱烈與興奮的開到結束。十二月的護國紀念，是被反動者明令取消了的有歷史意義的節目，這是雲南最光輝的紀念日，又是應當以行動爭取的一天。大家因有了雙十節的鬥爭經驗，佈置得非常嚴密，井井有條，一多同志是大會主席團，公樸同志是大會總指揮，不但是比頭一次更聲勢浩大的開了羣衆大會，而且破天荒的舉行了遊行。特務們不能不斂跡了。一九四五年的「五四」，又是被反動者曾經取消了的青年運動紀念日，又是文藝節，那些時日一多同志成日成夜的被青年朋友包圍了，除了當天的紀念大會之外，舉行了多天的以多種方式的會議，團結了多方面的青年，在民主運動的旗幟之下，全昆市學生大團結起來，學聯會的成立是這次「五四」紀念的收穫。此後每一次大的集會和行動，李、聞二位同志都參加了策劃和行動的領導。總之，他們都是民主運動不可少的導師，每當反民主勢力向我們鎮壓和襲擊的時候，他兩位都是不避危險挺身上前，以犀利的語句，洪鐘的嗓子，代表了大家要說的眞理，鼓勵羣衆的勇氣，嚇退了反動的力量。

去年八月，抗戰宣佈勝利結束了，一多同志欣喜異常，立刻剃掉了他蓄留了八年的鬍鬚，他的精神更顯得年青了！其實他今年也不過四十八歲。公樸同志鬍鬚雖然也很長，但掩不住他活躍的青年氣慨。雖則當時我們均以長者敬之，實則公樸同志還小一多同志一歲呢！唉！他們都還這樣的年青，這樣含有無盡的生命的活力，火一般的熱情，然而無恥的劊子手忍心的殘殺了他們！從此，民主的陣營裏再不能看見他們英勇的雄姿了，再不能聽到他們動員的號角了！兩顆巨大的將星殞滅了！

去年十月，公樸同志到陪都參加民盟中央臨全大會之後，就在渝担負民主教育的工作，主辦社會大學，後爲較場口事件曾受重傷，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多同志去年十月留昆，時値反動者以武力併吞異己，滇省政府改組的恐怖期中，一多同志和其他同志留守滇支盟務，鎮靜如恆，那時我們在渝已經爲一多同志等躭憂了。十一月廿五日夜，民盟滇支部發動文化界反對內戰呼籲和平，在黨政軍禁止集會的命令之下，在軍警森嚴包圍槍彈横飛的情況之下，舉行演講大會。直到「一二•一」慘案發生，一多同志的生命固無日不在危險之中的了！而在較場口事件之後，昆明曾開大會聲援，聞先生在五千多人的大會上又勇敢的當了總主席，並且走在前列，領導遊行。從此，想不到再不能與聞先生相見了！

當公樸先生死時，一多同志義憤的連說着「公樸沒有死！」是的，「公樸沒有死！」現在我們也要同樣的大聲喊：

「一多沒有死！一多沒有死！」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悼民主戰士告特務暴徒

不惑

法西斯暴徒，在用最卑鄙最惡毒的手段摧毀了兩位崇高忠貞，爲民主、團結、和平、統一而奮鬥的戰士—李公樸先生聞一多教授，這慘痛的消息，傳到各地，每一個有人性有正義的人，無不感到憤怒與哀傷，作爲一個曾經共同工作朝夕過從的友人，音容宛在，斯人已逝，內心的悲痛與憤恨，實在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

當暴徒們和其指使者，在高擎着塗滿了義人的血的酒杯，瘋狂地慶祝着自己的「功績」底時候，我願正告你們，這下流的走狗，你們失敗了！你們的陰狠行爲不僅不會嚇倒任何一個尋求眞理愛好和平信仰民主的戰士，相反地你們的卑鄙苟且的勾當，深深激怒了每一個正義善良的人士，廣大羣衆的怒潮，由於你們的激盪，將更洶湧起來，終於淹沒了的是你們自己。

眼前的事實，你們這一舉動已經揭穿了你的伙伴們的撒謊，他們曾經千方百計煞費心機地粉飾自己是怎樣「愛好和平贊成民主」，藉以欺騙人民大衆，而你們的子彈，恰好是命中了聞，李兩先生的要害，致他們於死亡。爲什麼？正是爲了公樸一多兩先生是舉世皆知眞誠愛好和平忠貞於民主思想的人民領袖。

國民黨當局曾經反覆申說：「承認在野黨派合法地位」，而要求「軍令統一」，「希望

在野黨派放棄武力，則無事不可商量」。而今天你們所刺殺的公樸先生一多教授，恰好是手無寸鐵的文化工作者，恰好是沒有一兵一卒的民盟中委。

墨寫的字句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在你們血腥殘殺行爲中，充分暴露了你們猙獰的面目，是誰反對民主，是誰不要和平，是誰燃起了內戰的烽火，是誰陷人民大衆於水深火熱？

從這一事實，使我們沒法子不相信：

當你們宣傳某一地區有飛機的時候，正是你們要轟炸那一地區善良人民的預告。

當你們宣傳某一地區遭受攻擊的時候，正是你們要進攻那一地區人民武力的信號。

當你們高唱「宣傳休戰」的時候，正是你們準備封閉民主刊物，扼阻人民喉舌的先聲。

當你們高唱保障人權，並且已「逐步實施」的時候，正是你們準備卑鄙暗殺的煙幕。

暴徒們！你們自以爲成功的兇殺，確已使你們的伴侶們和主使者遭受了喪失人民信仰的失敗，就是再不敏感的人也了解「懸賞緝兇」是多麼滑稽的造作，也淸楚是誰發動內戰殘害人民。

民主的戰士們，安息吧！你們的血冲掉了反動份子的粉飾，你們的犧牲警覺了每一個民主戰士的幻想，暴露了民主敵人的醜惡，加强了民主戰線的團結。

公樸先生：告訴你，千萬人在響應着你的聲音「我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

一多先生：告訴你，千萬人在向你的英靈宣誓：「此仇必報！」

法西斯在那裏，人民的血就要流在那裏！

王炳南

看着案頭的日歷表，一九四六年才只過了半年。但却在這樣短的時光中，一連串的恐怖事件，籠罩了抗戰結束後的中國。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裏，已經是無法無天，每個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大家互相担心的問着：「下一個又是誰呢」！

一月十日蔣介石先生曾發表過四項諾言。但這些話，沒有人相信。就在蔣先生講話的時候，我曾親自看到重慶滄白紀念堂特務抛石子，搗亂會場的醜劇。以後二月間撫順張莘夫遭暗殺，三月間哈爾濱李兆麟的遭暗殺，南通孫平天遭暗殺，四月間大渡口工人被槍殺，五月間西安李敷仁、王任被暗殺，六月間徐州大批學生遭槍殺，最近在首都又發生了下關慘案。而今七月未終，特務的暴行竟愈演愈烈了，大家正爲李公樸的被刺震驚的時候，還不及一週，國內外的名教授聞一多父子又慘遭毒手了！

這些法西斯恐怖的逆流，從關內發展到關外，從一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已經造成了凡國民黨統治的地方，人民的血就得流在什麼地方的局面。

從歷史上看，一個永久的專制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的。凡是一個統治階層到了沒落

的時候，就更要露出最兇惡最無理性的面孔。他們這樣作，並不是穩固的表示，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統治前途喪失了信心，所以必須施用更毒的武器，來傷害別人。中國目前恐怖的局面，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國民黨的將軍們連打了八年敗仗，還不肯罷休，瘋狂的向解放區人民進攻，大後方的老百姓對國民黨當局已深惡痛絕到頂點，這不是暗殺所能挽救的。我們曾經眼看着希特勒、墨索里尼耀武揚威的走這條路，而今曾幾何時，他們都垮台了。

在半年中間驚心動魄的政治暗殺，層出不窮的發展着。就在德國，意大利及日本都是少見的。對於這一些死者，我們相信千萬條的心，都是一樣想，仇恨會變成力量，大家要向這一恐怖的獨裁奮鬥到底。民主的聯合政府已變成全中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了，因為只有在民主政權中，人民的自由才會得到充份的保障。

哭聞一多先生

王一

(一)血海深仇

輪渡上擠滿了人。在鄉下兩天沒有看到報了，前面一個人拿着張報紙，露出『李聞被暗殺案』幾個字，正在奇怪，又看見一條標題：『誰殺死我的爸爸！——聞立鵬』。眼睛冒着火花，頭要暴裂，明白了。永難磨滅的悲痛，一生最敬愛的老師聞先生被害了！

好毒啊，這羣法西斯的魔手！

中國青年，中國人民好苦啊，我們的聞先生又被害了。

血海深仇啊！

（二）人民的鼓手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這是全國最黑暗最窒息的日子。他在「唐詩」課上敘述着中國詩歌的歷史，讚美「三百年的歌唱——詩經」和「人民的歌唱——楚辭」，他說南朝的宮體詩和中唐以後的詩都是墮落的詩，要健康呢，只有將詩歌從統治者的手裏，還給勞動的人們。「詩歌是鼓，今天的中國是戰鬥的年代，需要鼓。詩人就是鼓手！」他又朗誦了田間的詩。

他清脆而高朗的國語，打動了幾百人的心，選課的人只有十幾個，但每星期二下午，成羣結隊的男女，搬着凳子，去北區五號教室佔座，窗子外面經常站着一百多人。下課時，他總是啣着烟斗，微笑着，一面走，一面回答圍着他走的學生們的問題。有時也晚到或缺課，但大家原諒他，因爲大家都知道那是爲他的兒女交學費各處借錢去了，或者是飯沒吃飽，講不動。

朗誦會，講演會常見到他，五四晚會上，他報告了五四當年他在清華讀書的情形，五八文藝晚會，他怒吼了：「我們要記住五四晚會被人陰謀破壞的事情，我們不怕，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封建反動勢力。」樹梢上月亮從雲裏升上來，草坪上坐着七八千青年靜靜地聽他們的鼓手的鼓聲，忘記了深夜的露水。

（三）「這是做人的態度」

一九四四年八月，謠言紛紛，傳說聯大要解聘幾位教授，特務已準備刺殺他們，大家很焦慮，幾個同學商量了一下，一個靜寂的晚上，我到昆華中學的樓上，找到了他的臥室：擺着兩張床，他一隻手拿着饅頭啃，一隻手在磨石章，笑着說：「這是我的副業——刻小手工業過活。」沉默了半天，終於我說明了來意：「我以你的學生資格，要求你愛護自己一點，因爲今天講眞理的人太少，我們經不起敬愛的長者們的損失。」

他瞪着眼，半天，淚珠濮濮的掉下來：「這是做人的態度，………我覺得許多青年人太冷了，…………人總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們還要考慮到自己安全嗎？我很感激，………可是我還要做人，還有良心…………」

無言的對坐半小時，在彼此的淚光中告了別。

（四）「魯迅對，我們錯了」

魯迅逝世週年到了，晚會上他大聲疾呼：「從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我們罵錯了。魯迅對，我們錯了，海派爲什麽就要不得？我們要清高，清高弄到國家這步田地，別人說我和政治活動的人來往，是的，我就要和他們來往：……」

（五）今天的屈原

每天上「莊子」課時，幾百人擠滿了教室等着他，舊的發灰色的藍布大褂，破布鞋，提着個舊書袋，黝黑的臉，冒着血絲的眼睛上，架着付黑邊眼鏡，頭髮有點亂，黑鬍子有五寸多長，安靜地從校門走過來，一個在劇專讀過書的同學，看着他笑了：「是塊好材料，把眼

鏡一摘，換換衣服，上台就是屈原，化裝都不必，從他面部到靈魂深處就是屈原，好材料，好極了。」

這時候他最愛做關於屈原的講演，常說：「爲什麼兩千年來中國人民這樣崇拜屈原，我到現在才懂，原來屈原是人民的詩人，爲人民寫詩，爲反抗昏亂的政權效忠人民而死的」。一個中學生曾問過他：「什麼叫做人民呢？」他回答：「和人民在一起——就是說自己本身是人民一份子，在他們之內而不在他們之上，要愛人民」；「怎麼愛呢？」「從心裏就愛起，和受苦難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來，都不覺得他髒。這是很痛苦的事，因爲我們出身大都是剝削別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六）中國的蘭草

又過了一次五四，千萬人的行列受着聞先生的鼓舞，遊行回來，學聯成立了。

日本法西斯投降，我從鄉下回到昆明，大家正興奮地談着兩件事：

社會科學研究會開座談會，請他講演，散會前特務起來大罵：「聞一多是個瘋子，跟着人亂喊！」他回家氣炸了：「今天反動份子當面壓到我頭上來了，我不怕，就算他們是頑石，我是蘭草，永遠壓不死，總有一天蘭草長起來，將石塊頂碎。」

（七）青年的導師

全面內戰的烽火點起來又被澆滅了，昆明的青年英勇的在反動派劊子手裏犧牲了四個伙伴，十二月底，爲了聞先生曾勸同學復課，許多一向崇拜他的人不滿意，甚至罵他了；一個多天的上午，又看到了他，聞太太病在床上，他在刻圖章，彎着背，摘了眼睛。

他嘆口氣，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這些人，所怕的不僅是右，——還有過左，年青人都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國就來到——其實，我們知識份子——連我在內，——都是如此的。過去我對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現在才知道青年裏什麼樣人都有，——不過青年人還是可愛的。錯誤不要緊，我們誰也沒有政治鬥爭經驗，青年是可愛的，可愛的。不幸作了特務的青年，我們也要儘可能的爭取他們。

（八）昆明青年團結起來

二月十七日下午四點鐘，學聯在聯大新校舍的演講會結束了，三千人走到街上，擎着「昆明各界慶祝政協成功申援較場口慘案抗議政府任用李宗黃大遊行」的布旗，每一個街口都有學生市民參加隊伍裏來。太陽落了山，天上閃着星星，大隊才回到雲大操場，一個大家最熟悉的聲音在喊了：

「大家知道今天的遊行最後有多少人嗎？」

「不知道」大家齊聲回答。

「我數過行，有一萬多人。」

狂呼鼓掌中斷了他的話。

「重慶的人在較場口開會，特務搗亂，我們遊行，特務倒不敢來了，特務那裏去了？」

「他們跑了，怕了，不敢動了。」大家在怒吼。

「為什麼他們不敢動——因為我們團結，有組織。」

『對』『對』『對』無數的聲音在喊。

『我們要更團結，更有組織』，大家跟我喊幾句口號：

『慶祝政協成功！』

『抗議較場口慘案！』

『反對政府任用兇犯！』

『昆明青年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新中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聞先生的聲音越喊越大，像雷一樣，千萬個聲音像雷的回音一樣，在城牆邊吼着。

夜深，走到他臥室，全家都睡着了，他蓋着被頭靠在牆上，枕旁是兩本唐人詩集，石章、象牙章，刻刀，和篆文題的『四烈士之墓』幾個字，他氣喘而愉快的說：『昆明的青年是有力量，眞團結，大家對民主事業太熱心了。』我說：『聞先生累了。』他打了一個呵欠：『我累了』。閉了一下眼睛，燈光下顯着臉更黑了，額上露着幾條青筋，皺紋多而深了。

（九）『我就要罵』

四月底，一個晴朗的下午，大東門外一個花園開着聯大校友會，舞台下坐着幾百人，許多人講了話後，鼓掌聲裏，聞先生上了台：

『我並不滿意過去三個學校的教育作風，我認爲三校今後應該繼承和發揮這幾天聯大的精神：愛民主、爲人民、我們去過受的美國教育太壞了，教我們和人民脫離。做了教授，

，做了校長，有了地位，有什麼了不起？

前兩天一個報紙駡了一個人，於是他的黨徒就吵起來。說侮辱了什麼，爲什麼他不能駡，他這些年造多少孽，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叫聞一多，我就要駡……」

全場的掌聲和正義的吼聲震動了屋瓦。

（十）青年需要你

聯大放假，要結束了，又在西倉坡宿舍見他（聞太太和他的兒子都病着）：「聞先生那天走。去那裏呢？」

「還沒定，想回湖北家鄉看一看，美國一個大學約我去講學，我也很想去，借此讓美國人聽聽中國人民的說話。要去九月就走。——我又想去北平，或許那裏需要我……」

「北平的青年一定盼你去，今天還是鼓的時代，北平正需要你這個鼓手，你去一年，明年再去美國好嗎？」我說。

「我也這樣想，我總想在我還活着的時候，盡量做最多的事，我們將來再見」。眼睛裏還發着慈祥熱烈的光。

（十一）「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啊！聞先生倒在血泊中了！

他的兒子，他的學生，民盟的青年，全國的民主人士，誰不願意替他死，那怕我們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能够讓聞先生站起來，粉身碎骨都可以，但是，不可能啊！

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

方與嚴

一、瞻仰「愛國犯」

當在民國二十五年，愛國者有罪，愛國犯「七君子」入獄的消息，傳播了全世界的時候，我那時正在廣西，我和一般正義羣衆一樣的憤怒起來，激起了抗議抗戰的浪潮！到了年底，我回到上海。一到二十六年新春，即和吳涵眞兄一起到蘇州去拜訪愛國犯，慰問他們的愛國賢勞，瞻仰他們的愛國行誼。

事先，有朋友告訴我：「李公樸先生近在研究鄉村教育。你可將你自己寫的那本鄉村教育和買幾本關於鄉村教育書籍送給他，他一定很歡喜的」。我照着辦了。到了蘇州××巷的所謂優待的監獄裏，只見李先生和沈衡山（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鄒韜奮等六位先生，都是精神奕奕的，有的在看書，有的在寫作。並見他們立有日課表，訂有生活規約，過着有計劃有條理的生活和學習，顯出「見危授命」、「臨難不苟」的精神和氣派，倍加起敬。

待我把書送給公樸先生時，他却說：「你要寫上你的名字再送給我」。我馬上寫上了他和我的名子，以作瞻仰愛國犯的紀念。此行，不但得以瞻仰愛國名賢的言行，作爲立身行已的借鏡，而且得到了公樸先生這樣一位熱忱的教育的同道可以請益；亦人生之幸遇。我與公

樸先生有緣從此開始，我之瞭解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亦從此開始。

不久「七君子」出獄了。公樸先生仍回上海主持「量才流通圖書館」（即申報流通圖書館）和「量才補習學校」（即申報補習學校，同以紀念量才先生為文化為國家為民族而犧牲而易名的）。

二、競賽並進

「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以後，許多青年和兒童失學了！我受「全救」及「國難教育社」之委託，也在上海辦補習學校。不過，我和公樸先生的辦法，有着顯著的不同，公樸先生是在太馬路（南京路）「大陸商場」大樓的房子裏，進行着大規模的職業青年的補習教育。我則是辦着一無憑藉的散兵式的游擊式的補習教育。只要有兩個教員，每月每人拿了六元生活費，以及八元一月的辦公費，就可自己去借房子，招生，創辦一個補習學校，很快的就發展到三十所的各式各樣的補習學校——兒童的、成人的、男工的、女工的……等等。但是有一點我與公樸先生是相同的，就是公樸先生是透過還成千成百的職業青年，各回到工作崗位上，去推進本行本業，加强抗戰支持抗戰的運動。—發動捐款，就是幾十萬幾百萬。捐獻實物，馬上成山成邱，我則是透過各色各樣的兒童和成人，通到各色各樣的環境裏，去推進各式各樣的人起來，加强抗戰，支持抗戰，捐獻廢銅舊鐵，捐獻雨衣套鞋……亦起着很好很大的作用。同時，並創製了一些口號，要他（她）們：帶教育進工廠，帶教育進店堂，帶教育進弄堂，帶教育進廚房，送教育進難民收容所，舉辦短期訓練班，以應各方需要……也

得到了相當的效果。我們就這樣的以教育方式，團結了很多有血性有志氣的優秀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在上海造成了兩道不可否認的救亡圖存的力量，競賽並進。

三、展開教育領域

上海國軍撤退後，公樸先生到了武漢，與生活教育社同人及國內教育人士聯合，共同創立抗戰教育研究會，發揮着抗戰教育的偉大威力。

不久，公樸先生北上，參加西安師範及民族革命大學工作，並親往參觀敵後教育，乃撰成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作有系統之敍述，頗多建樹。他自己這樣說：「……所以從「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序幕揭開以後，我就認定實施抗戰教育是動員民衆的基本條件，因爲要想民衆積極參加抗戰，無論在意識上在技能上都須予以訓練……我的目的，是希望今日的抗戰教育，能認識過去的錯誤，把握現實的需要，確定施行的計劃，是應該着重實有，避免空虛，有機的靈活的和抗戰建國融合起來，把生活和教育，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尤其要有計劃的普遍實施，使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教育的空氣下，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各種特種教育，嚴密佈成一個教育網，把前方和後方看得同樣重要。我想，這不是高調，而是事實上能够做到而且必須做到的。因爲不這樣，新中國也就無法建立起來。……同時，我認爲抗戰教育的普遍施行，不僅辦教育的人應該理解怎樣去教育人，辦教育的人，也應該理解怎樣教育自己；而且教育人與教育自己，是一個問題的兩面，絕對不能機械的分開，只有能够不斷的教育自己，才能有力量不斷的教人，只有能够不斷的教育人，才能是眞正不斷的教育自己」。這是公樸先生對於抗戰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方法——

—教學做用合一的轉變，合於抗戰需要的精闢的創解。「流動教學團」的組織，是一個發展抗戰教育散播抗戰教育種子，發動抗戰力量，支持抗戰的靈活辦法。這種辦法，在今日急需普及民主教育的時潮裏，亦可因之斟酌損益變革而可作爲別動隊之一格之參攷。

公樸先生與有志抗戰人士，共同努力着在空間上在時間上展開了教育領域。

四、民主教育的序幕

社會大學，是民主教育序幕，一個新型的解決普及高等教育，解決在業青年，以及被摒在所謂「正規」大學之外，有志自修者的「在野」大學。這所在野大學，是陪都青年，自己來發起，自己來籌款，自己選董事，自己選校長，創辦的民主大學。行知先生當選爲校長，公樸先生當選爲副校長，兼教務長，兼教育系主任，在今年一月十五日開學的夜大學——不限資格，不限年齡，只要你有志氣，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追求新知追求進步的願望和決心的，都可入學的人民大學。

它——社會大學，由公樸先生提出：「決定暫以人格教育，知識教育，組織教育，技術教育四項做我們的教育方針」。要達到這方針，它必須做到：「在人格教育方面，須要完成革命的人生觀和正確的宇宙觀的建立，而人格教育更是我們教育的重心。在智識教育方面，須要完成政治經濟科學的基本智識的學習，在組織教育方面，須要培植並發展每個人的組織才能；在技術教育方面，須要以自動的集體的，隨時隨地的學習方法，完成技術的學習。不過上述四者決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的有機配合的；任何一種方針的實踐，都必需也是必

然的在其餘三項連繫中完成」。這確是切中時效的方針，社會大學在此方針中進行了一學期，而收穫到相當的效果。

社會大學，這一期有顯著的成就的，是民主學習方法的創造，民主檢查成績方法的創造，同學氣質之改變，人生觀和宇宙觀，有進步象徵的創造。學習方法分四點：（一）主動的學習，（二）實踐的學習，（三）集體的學習，（四）正規的學習。其中尤以小組學習，表顯出組織能力的培養，和發表自由，民主學習作風的創造，突破了傳統的注入式的學習方法！更其可貴的是民主檢查成績方法和作風的創造——！它，表現在新的學習進度考查辦法，分五個部份（一）對於本學期每一課程的「教學做」的精華提出心得，作一報告；（二）問題的回答；（三）學習小組，作學習總報告；（四）集體專題研究的報告；（五）生活和學習的自我檢討。給以充分的時間，去思考，去找材料，去組織成文。這樣民主的自我檢查成績制度的建立，是突破了「拚命」趕考的「開夜車」的風習，更消除了「搶替」「護航」的醜行的傳統的考試中的惡習！

我所知道李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僅止於此。倘有疏漏，尚望公樸先生的友好，加以補充和指正。

民主教育正在序幕的時候，忽然傳來民主運動戰士和民主教育序幕的能手，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反人民反民主之反動派暴徒所槍殺，不治身死！能不爲中國民主運動失一健者慟，能不爲中國民主教育失一同道惜嗎？

五、聞風興起

『君子之德風』，聞公樸先生之風而願繼公樸先生之志而起者，已風起雲湧於國中，足徵『德不孤，必有鄰』了！千千萬萬有血性有志氣愛好和平的愛好民主的人士，都在含着熱淚化爲熱血，來繼承來加强公樸先生的民主運動，來擴大來支持公樸先生的民主教育事業，以告慰公樸先生在天之靈。同時，我們確信民主事業，即是人民自己的事業，民主一定要勝利！民主教育，即是人民自己的教育，民主教育一定要擴大！

公樸先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敏銳的認識現實，理解現實，把握現實，更能勇於變革現實，以適時適地的運用，所以他從事的革命運動，是變革不合理的獨裁的現實社會制度，而改造成合理的民主的社會制度運動。他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是變革不合理的愚昧的現實教育制度，而改造成合理的智慧的教育制度運動——民主教育事業。

我們要繼承公樸先生遺志，擴大公樸先生事業，就必須從敏銳的認識現實，理解現實，把握現實，并敢於變革現實做起。

悼公樸先生

子　爲

公樸先生被刺的消息傳來，我簡直不敢相信，但，公樸先生終於爲爭取民主而犧牲了！這個社會成了什麼樣子，我們眞不敢想像！

我與公樸先生往返不多，但他為人的勤苦與熱情，始終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終日為民主運動奔忙，對於自己處境的艱苦，總是忍受下去，很少作什麼打算，這次他的不幸，與他這種性格不無關係。五月間他由重慶去昆明，打算很快搬家到上海，但是在物價高漲的今天，一家大小五口，從昆明遷上海，窮如水洗之如李公，談何容易！他到了昆明，不作搬家計，終日又為民主運動忙，因此便在昆明拖下來，一天拖，兩天拖⋯⋯，拖到這最後以至慘遭毒手。他這種精神，足為後死者榜樣，但他的處境，實在值得許多民主運動的朋友們深省！「民主」，在中國恐怕還渺茫的很，在這條線上努力的朋友們，必須切實實行「互助一體」的精神，才能眞正加强民主的力量，我希望每個悼念公樸先生的朋友，要拿行動來悼念！

懷李公樸

又玄

公樸原是苦學生，却勤於所事，勇於奮鬥，富於正義感，急於求進步！因為正義所以遭忌，因為進步所以身殉。這正是宗教家的殉道精神，是眞理的標誌，是人類崇高的目的。

公樸在抗戰前曾為救國會努力，至於坐牢，抗戰期中為民主、團結奔走効勞，勝利後，在重慶較場口挨打，七月十一日夜竟在昆明被暗殺了！兇手逃逸，案情不明。公樸為人雖正直但很和氣，絕少私怨，決不致被什麼仇殺。

政治性的暗殺，中國原不甚多，民國初元却有陳英士先生被刺，宋遯初先生被刺。曾幾何時所謂一世之雄的北洋首腦，早已冰消瓦解。正義和眞理到底是不可屈服的。

政治暗殺最多。最風行的國家是日本。我們記得近三十多年來，日本歷任內閣首相，被暗殺的從原敬起到二•二六事變止，差不多有她歷代人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可算以暗殺當政了。人却稱道日本有紀律，有秩序，武士道精神却造成過八年的東方大亂。而今日本乃自食其果，極權何能，暴力何用！

民主、和平，究竟是不可抗，不可違的。公樸個人可以死，他的精神不會死；他們預定要暗殺的據傳還有若干有名人物，這些都可能被殺，但民主，和平決不會死，非特不死，而且將在血漬中開花結實。

悼一多先生

丁易

象牙塔裏幾悠悠，參透玄虛便不休，
一聲回戈真『逆子』，現身說法到街頭。
掀髯笑指羣魔舞，看你橫行到幾時，
槍起無聲窮主使，元兇還是法西斯！
李杜詩篇王段學，更將熱血爲人民。
儒林文苑復忠烈，萬口傳歌有定評。

聞李公樸先生被刺書憤

丁易

一天濃霧罩魔舞，暗殺追蹤納粹營。
滇池槍聲驚世界，不尋線索也分明。
長安滇海有淵源，滄白堂前較場邊。
白晝殺人呼嘯去，廠威早邁魏忠賢。
一槍果可威民主，希嬰如何被極刑？
鐵腕如林舉全國，請看無數李先生。

國內外輿論

一、國內

痛悼李公樸先生

——上海聯合晚報七月十四日社論——

七月十二日晚十時許，民主領袖，教育家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刺殞命，消息傳來上海無論是識與不識，都感到萬分悲痛，因爲這不祇是李先生一人生命之損失，不祇是民主同盟之損失，而且是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之損失。數十年來，李先生爲了萌芽中的民主教育，盡了很大很多的努力。上海的市民當然都還記得，李先生曾經爲了要求對日抗戰而入蘇州之獄，曾經爲了慶祝政協成功而遭較場口之打，現在他終於成爲民主事業的殉難者，在兇手一聲槍擊之下與世長辭了。

李先生的遇害是一件政治行動，而且是一件恐怖的政治行動。這顯然是反民主份子所施用的最卑污的手段。沒有人能夠把這件暗殺推說是私人挾嫌的仇殺。我們先在這裏指出，假如有人如此推說，這是無人相信的。

當前中國的政局，已經是極度的動盪。昆明的槍聲更足以增加不安。人們會默默地體味到：是不是『政治解決』國內問題的方式已經改換了？是不是又要採取另外一種形式了？

老實說，我們並不贊成以暴力的方式進行政治鬥爭。這已經是古老而且證明了是無效的

方式。我們完全贊成『君子動口不動手』！這是民主競賽的基本原則。因此，我們並不贊成今春以來滄白堂，較場口，下關一類的事件，我們更不贊成侵害個人生命，以手槍對付異己的辦法。李公樸先生的遇害，顯然是對付異己的政治行動，我們再說一遍，我們絕對不贊成這種方式。

我們曾經一再希望政府能够取締這種行爲。政府是有義務保護每一個人之生命的安全的，尤其是與政治有關的人物，更應善盡保護。搗亂，毆打，暗殺層出不窮，祇有給政府增加麻煩。這是毫無疑問的。自從滄白堂事件以來，無論是什麼地方的當局，從來沒有採取過一點措施，或說過一句什麼話，來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因此，昆明才響起了另一聲不幸的槍聲。

李先生已含冤去世了。但民主運動絲毫不會遭受挫折。我們相信，爭取民主必然成功，雖然這裏面要支付若干代價。我們希望昆明治安當局趕快自動引咎，對捉到的兇手，應早日審判，以期大白眞相。

末了，我們更抑住了悲痛的感情，敬請李先生的家屬和親戚、友人和學生節哀！

悼聞一多教授

——上海聯合晚報七月十七日社論——

民主同盟李公樸氏遇刺後不到五天，又傳來了詩人聞一多氏在昆被狙的噩耗。在堂堂民

主的中國，在西南的通都大邑，竟於幾天內接連的發生了政治性的暗殺，眞叫人淚眼問天：人間何世!?

聞一多先生是蜚聲全國的名教授，也是一位澹泊自安的詩人。近年以來，因感於時艱，纔從書齋跑到社會，加入民主同盟，爲民主而努力。聞先生富有正義感，深得學生的愛戴，却不料竟因此被忌，橫遭暗算。

聞先生是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抗戰時期獻身教育，抗戰結束後又努力於鼓倡民主。於民族國家貢獻極多。以這樣一位無罪有功的學者，一生兢兢業業，致力教育青年的清苦生活，結果竟至死於陰毒的暗殺，能不叫普天下的人民痛哭？志士寒心？

我們曾說過，暗殺是最卑鄙無恥的手段。它不但無法達到某種人的政治目的，而且還必至引起相反的後果。遠至袁世凱，近如日寇漢奸，都是慣使暗殺伎倆的能手。如果暗殺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那麽袁世凱應該做成了皇帝，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們應該是今天的主人了。

聞一多先生是被暗殺了，這是我國民主運動的一大損失。但我們相信，無數的聞一多先生是殺不完的！

何以善後？

——上海聯合晚報七月十八日社論——

今日報載，蔣主席對李公樸、聞一多被狙擊殞命案，至爲關切，已手諭滇省軍政當局，

限一週內，緝獲正兇，依法嚴辦。此外，行政院又於昨日通令各省市政府，切實保護一切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

這是政府當局對昆明慘案發生後的嚴正表示。我們認爲當此和談停滯，戰火又起的時際，政治暗殺之風，萬萬不可再任其蔓延，日前大公報社論，也曾論及此點，認爲再不能造成『亂』的形勢。

自李、聞兩先生在最近五天內，相繼被暗殺後，我們環顧國內外的形勢，再聽聽社會的輿論，眞是憂心如焚，欲哭無淚。又據今日報載，民盟留京代表梁漱溟氏，已自藍家莊十五號遷居國民參政會，請求保護，而昆明聯大教授潘光旦等十一人，竟因在昆明未獲『免於恐怖自由』，而請求美國領事館，加以保護。調處國內和平的美國駐華特使馬歇爾將軍，及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在獲悉昆明慘案後，至爲震驚。而社會各方，更表示憤慨不安的情緒。但一案未了，而謠諑繁起，不是說某某將爲下次暗殺對象，便是講某某行踪，需特別加以注意。如果謠言不幸而成爲事實，則試問我們的國家還像一個什麽國家？社會還成一個什麽樣子？

從勝利到今日，時將一年，不僅勝利的果實，人民沒有嚐到，而且還在一連串慘案當中，過憂惶不可終日的日子。不僅人民基本自由，祇聽『樓梯響』，而且連生命都『朝不保夕』了！國家民族的危機，竟不比當年敵騎縱橫半壁河山時減輕一些。這種局勢，試問何以善其後？

我們一方面對當局的賢明表示，熱誠擁護，深望各省市當局，能貫澈政令，切實遵行。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深覺時局嚴重，單單「表示」還不够，必須在大的方面，打開政治談判的僵局，立即停止「自打自」的戰爭，並且切切實實適上民主政治的大道，別讓慘案再演出，逆流更洶湧，使親者痛而仇者快！

新的開始

——昆明學生報七月十五日社論——

虐殺、逮捕、失蹤、毆打，已經成爲反動派統治人民的不變方針了，昆明人士，曾經親眼看到四個青年學生被他們慘殺，一羣羣的學生被逮捕，被毆打，血的仇恨，血的記憶，一定還深深地留在心裏；然而，舊恨未消，新仇又來，四烈士的墓地還未生出青草，而新的烈士又倒下了。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是由於他終身——終身爲民主，爲民族獨立而戰鬥，爲民主，爲民族獨立不餘遺力的奔走呼籲，因而遭受反動派的嫉恨所致，並不是由於私人的仇恨；李先生的一生象徵着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主自由的艱難過程，現在，李先生是光榮地倒下了，但他的死並不是表示爭取民主與民族獨立的工作已經結束，而是表示一個新的開始；反動派的陰謀，暗害並不表示他們有強大的力量，而是表示他們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得不

作垂死掙扎。

反動派承襲了希特勒及日本法西斯份子的恐怖政策，他們爲了繼續維持其血腥的一黨專政的腐敗統治，是不惜以極其卑鄙的手段對付爭和平爭民主的人士，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就是他們向昆明民主力量進攻的第一槍。

爲了保障人民的自由，爲了祖國的獨立，說得更近點，爲了昆明人士底人身自由的保障，昆明的公正人士，全國的公正人士，應該趕緊起來，制止這暴行，否則，魔鬼們就會越發猖狂無忌地橫行。

我們在此，更嚴正的警告「無恥」的陰謀者，不要以爲陰謀、暗害就能阻止人民對於和平、民主、民族解放與獨立的要求，更不要以爲虐殺，逮捕，失蹤，毆打就能嚇退我們。你們錯了，你們簡直是大白天做夢，我們的伙伴不是曾經被你們殺死四個嗎？但接着他們的死而站起來的是成千成萬的戰士。人民的海是不可以輕易觸犯的，誰想作弄潮兒，誰就會先被波浪吞沒，一二。一慘案的禍首關麟徵，李宗黃的結局不是很明顯嗎？現在，英勇的民主戰士又一個被你們暗害了，但你們看看吧，跟着他的死而站起來的也要來更多更強大的戰士，暴發更狂大的浪潮！等着吧，總有一天，你們會被浪潮吞沒，而製造這罪惡的禍首，也將像他們的狗頭祖宗李宗黃、關麟徵一樣被人民從這裏趕出去的。

李先生——這英勇的戰士倒下去了，但更多更強大的人就會站起來。這是新的開始。愛和平、愛民主、愛民族獨立的人們從此將更堅決的跟反動派搏鬥，以雷霆萬鈞之力繼續邁進。

悼李公樸先生

——重慶新華日報七月十四日社論——

前天民主同盟滇省支部急電訃告，民主同盟中執委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暴徒槍擊逝世，驚悉噩耗，抑不住我們的滿腔悲痛。我們對公樸先生的死表示衷心的哀悼，對暴徒的行兇表示無限的憤怒。

全世界都知道，公樸先生是爲中國獨立、和平、民主而英勇奮鬥的戰士。「七七」抗戰以前，他即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爲民族的獨立圖存，呼號奔走，不遺餘力。但這是爲反動派所痛恨的。因此，他與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諸先生被捕入獄。這就是當時震動世界的「救國會七君子」之獄。假使不是全國人民一致抗議，鬥爭和營救，他也許早死於反動派的毒手了。抗戰以來公樸先生始終爲團結、抗戰、民主、進步而奮鬥。抗戰勝利以後，他更努力於和平民主運動。這就使反動派一貫把他認爲最可惡的敵人。本年二月十日在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的大會上，公樸先生曾被特種份子所毒打。但他並沒有爲這種暴徒所嚇倒，繼續爲和平民主事業奮鬥，卒至遭暴徒狙擊，槍中腹部，而與愛護他的全國人民長別！這不僅是民主同盟的重大損失，同時也是全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是獨立和平民主鬥爭中的重大損失！

很顯然，公樸先生的被槍殺，並不是偶然的事，這裏邊藏着暗害的陰謀。從較場口事件以來，反動派指使、縱容暴徒所製造的血案已經數不清了，人民的自由權利已經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全國人民，全國民主人士時刻都處在白色恐怖的威脅當中，血腥的災難隨時都可能臨到頭上，那麼，公樸先生所遭到的槍彈來自何方，是任何人都會清楚的。

在今天，在獨立和平民主的鬥爭中，很顯然，反動派為了堅持其賣國內戰獨裁的路線，不惜與全國人民為敵，非至把國家完全葬送，把全國糜爛，弄到萬劫不復不止。因此，他們對堅持獨立和平民主的各民主黨派和人民，不僅竭盡一切造謠誣衊的能事，而且，處心積慮，必欲把他們消滅了而後快。公樸先生的被槍殺，更清楚地證明，他們不僅已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企圖消滅中共，消滅解放區和解放區的人民，同時也企圖消滅一切民主人士。公樸先生是民主同盟的中委同時也是救國會的中常委。他的死，就是反動派這種企圖的具體表現。

反動派的這種倒行逆施，可算是已經達到極點了！但是他們的猖獗，並不表示他們的力量強大，他們還有生命力，恰相反，只是表示他們的脆弱和迴光反照。因為今天中國人民已經有了強大力量；一萬萬四千萬的人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凝結成為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中堅；全國除極少數的反動派以外，所有各階層都已起來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這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無論反動派怎樣猖獗，怎樣窮兇極惡，只有證明他們的更加卑鄙無恥，只有更加激起全國人民的痛恨，更加堅決地起來反對他們的陰謀，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

公樸先生被槍殺了！這是獨立和平民主鬥爭中的重大損失！我全中國人民應該起來發出憤怒的抗議，就像「七七」以前七君子被捕時一樣，抗議反動派的陰謀，一定要追究兇手，

一定要追究兇手的指使者，一定要國民黨當局眞正實行四項諾言，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和生命安全；解散一切特務機關，洗清法西斯份子，把這抗議變成全民族的怒吼，徹底把反動派賣國內戰獨裁的陰謀粉碎！

抗議聞一多教授的被刺殺

——重慶新華日報七月十七日社論——

反動派以卑鄙無恥的手段，在昆明刺殺了和平民主運動的先驅李公樸先生，還未隔幾天，在同一地方，全國聞名的教授、詩人、同時也是和平民主運動的先驅者聞一多先生，竟又被反動派所暗殺了！同時遇難者是聞先生父子，而聞先生當時即斃命了！這是怎樣窮兇極惡的罪行啊！李公樸先生的被刺，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到處發出抗議的呼聲，反動派竟悍然不顧，公然展開了他們對民主人士大屠殺的陰謀計劃，這不啻公然宣佈他們與一切民主人士爲敵，與人民爲敵，必欲把全中國造成血腥的法西斯恐怖而後快！

聞先生父子的被刺，又一次更清楚的證明了反動派決心要破壞全國和平，決心要擴大全國內戰的陰謀。聞先生是手無寸鐵的書生，有的是民族的自尊心、正義感、見不得反動派出賣國家主權、見不得反動派破壞和平民主、屠殺中國人民，爲了國家民族的獨立、和平、民主，曾不斷的發出正義的呼聲，但反動派却用暗殺來對付這樣手無寸鐵的書生，企圖這樣來

堵盡天下人的口，以便遂行其擴大全國內戰的陰謀！但是反動派的這種打算完全錯了，今天要求獨立、和平、民主，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要想用暗殺來堵盡天下人的口，是堵不了的！死去了一個聞一多，繼起者將有千千萬萬的聞一多。它只是證明了一點，就是反動派已經在人民的面前完全孤立，完全自絕於國人，因此他們只有用極卑鄙無恥的政治暗殺手段來維持他們的血腥統治了！

全國人民和全國民主人士，必須警惕反動派的這一血腥恐怖的行動。反動派顯然在這一連串的政治暗殺中，包藏極大的禍心和狠毒的陰謀。它們不僅妄想用這種恐怖手段來恐嚇民主人士，阻止人民的前進，而且可以預料，它們還會為了嫁禍誣賴，製造出類似去年昆明一二一血案中的「姜凱」事件，作為它們的藉口，來在全國繼續擴大他們的這種殺人事業。

聞先生被刺殺了！我們對聞先生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我們號召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民主人士一致起來抗議反動派的無恥罪行，起來反對反動派賣國、內戰、獨裁的政策！中華民族已經處在極端嚴重的危機之中，中國人民已經處在血腥的法西斯恐怖之中，只有用全國人民團結的力量才能挽救，而且也一定能夠挽救！

解散一切特務機關，洗清法西斯份子

——重慶新華日報七月二十一日社論——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相繼在昆明為法西斯特務所暗殺，已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憤怒，和

全世界輿論的指摘。當李公樸先生被刺身死的那幾天，國民黨當局擺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僅由中央社發表簡單消息。說是當場捕獲嫌疑犯一名，這麼輕描淡寫過去。到了聞一多先生被刺身死，由李公樸先生之死所激起的全國人民的憤怒，更加普遍高漲，而國際輿論對於這種法西斯恐怖暴行也羣起指摘，特別是國民黨當局所依賴爲靠山的美國官方人物也表示關切，這使得國民黨當局不得不來謀所以掩飾他們的法西斯恐怖暴行之道。於是，昆明警備司令部趕快送各報刊登懸賞緝兇的啟事；行政院也趕快發佈保護一切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的通令，曾經是軍統局重要負責人，現任所謂警察總署署長的唐縱奉派赴昆；表示他們是如何「重視」這件事！實際呢？這所謂「重視」，只是在全國人民之前的一種掩飾，而這種掩飾，還包藏着更毒的禍心。昆明警備司令部的緝兇啟事中說：「近有反動份子，居心叵測，企圖擾亂社會治安，先後謀死李公樸、聞一多，製造事件，圖謀不軌」。行政院通令中也說：「近數日內接連發生狙擊致死案件二起，顯係奸人意圖以刺殺掀起社會秩序之不安」。這樣一方面就輕輕推卸自己的責任，掩蓋了法西斯特務的罪行；另一方面就已經伏下一筆作爲嫁禍別人的藉口。這幾天中央日報等國民黨的宣傳機關都在大肆叫囂，誣蔑中共進行暗殺，與上面的「啟事」「通令」遙相輝映。那麼「啟事」「通令」中所謂「反動份子」、「奸人」等等是指的什麼人？明眼人一見便知。再證之大公晚報昆明通訊中報導的昆明街頭的標語，什麼「李公樸是共產黨殺死的」、「民主同盟要起來打倒共產黨，替李公樸報仇」、「共產黨要吃人，殺死了李公樸」等等，更可見國民黨當局在玩着怎樣的花樣！以政府機關面目出現的「啟事」、「通令」，在未把兇手「拿獲」之前，竟先捏造了所謂「反動份子」、「奸人」等

等詩句，意圖暗示和栽誣，其居心之陰毒，可以洞見。唐縱這位軍統局重要負責人的奉派赴昆，果真是為了「督飭查緝兇犯」嗎？恐怕是為了再演導一次「姜凱事件」的滑稽劇罷！

然而不論國民黨當局怎樣推卸責任，怎樣佈置嫁禍，都是徒勞的。誰都知道，在李、聞兩先生被暗殺之前，昆明已陷入了特務橫行的恐怖狀態，許多民主人士和地方人士被搜查，並有人遭了逮捕。在那樣軍警密佈，民主人士朝不保夕的情況之下，只有國民黨特務才敢於公開殺人，而且能夠從容逃去。據馬大猷教授說：「聞先生出事地點在府甬道街，兇手逃走只能有三條路：一條由府甬道街北去，那是民主週刊社的地方，剛開完會，出來的人很多，決不可能；第二條路是順西坡下，但坡口就是警察派出所；第三條路是順錢局街去大西門，那裏也有警察派出所；所以這真是一個大疑問，兇手是怎麼逃脫了的？」馬教授的話不已暗示給我們了嗎？除非是法西斯特務，誰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容逃去呢？國民黨當局想要推卸責任，嫁禍於人，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很明顯，這次李、聞兩先生之被暗殺，完全是國民黨特務頭子佈置好的有計劃的恐怖行動，他們想用這種最卑劣的手段來鎮壓和平民主運動及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斷定李、聞兩先生是被國民黨特務殺了的，國民黨當局如果硬要抵賴、推諉、亦徒造成笑話而已。這話說得很對。但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偏不怕鬧笑話，還敢公然出面，說別人對他們的指摘是誹謗與侮辱。全國人民對於你們這些法西斯特務頭子是沒有什麼可以客氣的。

國民黨當局一方面是掩飾恐怖暴行，另一方面，則繼續實行這種暴行。在所謂行政院的通令發表的第二天，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便又被法西斯特務綁架。今天，在國民黨統治區已

經成爲恐怖世界了。法西斯特務的暴行，正在威脅着一切民主黨派人士和全國人民的一切生命安全與民主自由。爲了爭取生命安全與民主自由，只有更堅決地，反對法西斯特務暴行，把一切特務機關都解散，把一切法西斯份子都清洗。過去，我們這樣主張；現在，我們還是這樣主張。在和平建國綱領第二項『人民權利』的第二條規定：『嚴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機關或個人，有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之行爲，犯者應予懲處』，這本來就是解散一切特務機關的意思。只因爲國民黨方面，不願意公開承認過去自己特務機關橫行霸道的事實，才採取了這樣的語句。但和平建國綱領通過以來，已半年了，國民黨當局不但毫不執行，依然保存着特務機關，而且還變本加厲，把大批特務加以『合法化』，轉入警察機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機關。號稱所謂民主國家，原來就是如此嗎？中共和民主同盟之所以拒絕提出參加政府的名單，除了國民黨當局堅持內戰，撕毀一切協定的原因之外，這也是一個原因。今天國民黨特務政治、暗殺行爲，已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全國人民應該一致奮起，堅決鬥爭，要求解散一切特務機關，不管它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公開的，還是祕密的；從一切行政、警察及其他機關內，肅清潛藏的特務份子，並把所有法西斯份子從各級政府機構裏清洗出去！只有這樣，人民的一切生命安全和民主自由才會獲得保障。

我們號召全中國人民起來：爲解散一切特務機關，清洗法西斯份子而鬥爭！

才不過是一個開始

——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

重慶新華日報七月二十八日社論

今天陪都人士要舉行一個盛大的集會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這是一個沉痛而又莊嚴的大會，這代表着千千萬萬人的悲慟，來哀悼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這又代表着千千萬萬人的憤怒，來抗議中國反動派的無恥暴行。

從地區來說，這種哀悼和抗議並不限於陪都一地，而是遍及全中國、全世界的；從時間來說，這種哀悼和抗議也並不是將告一個結束，而正不過才是一個開始。

李公樸先生已經逝世了十七天了。聞一多先生也已犧牲了十三天。在這十多天中，一方面是中國人民的憤怒之火燃燒得日益高大，日益普遍；另一方面是中國反動派在那裏編造新的「姜凱」神話，以逃避責任。他們最初說李、聞二先生是中國共產黨殺的；昆明的「反共大同盟」這樣說，重慶的『中央日報』也這樣說。最近，大概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宣傳太蠢笨了吧，論調又爲之一變說是雲南地方人士殺的。這，其實也是同樣蠢笨。大家都知道，在雲南未被反動派『統一』以前，昆明是比較自由的，昆明的民主人士是比較有保障的；在雲南被反動派『統一』以後，『一二一』血案就發生了，李、聞二先生就被暗殺了，西南聯大的十

一位教授就逃入外國領事館了。這不是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殺人犯到底是誰嗎？

不管反動派玩弄什麼新花樣，這次的昆明血案是絕對不能含含糊糊就了結的。我黨周恩來同志說得好：「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楊杏佛、史量才的案子不能伸雪。現在不行了，我們要伸雪……」。是的，我們一定要伸雪——中國人民必須結結實實地教訓一下反動派：中國人民的英勇的戰士不是這樣容易屠殺的，反動派必須付出他們應付的代價來。必須懲辦一些他們的爪牙！必須取消特務機關！

這樣的要求一天不實現，中國人民的鬥爭就一天不終止。而這樣，才是我們最好的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的辦法。

我們又知道，李、聞二先生直到最後一分鐘都在爲中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獨立與民主是中國人民的根本要求。沒有獨立與民主，則或由於外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或由於國內反動派所發動的內戰，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和平。曾經有衆多的先驅者爲這個神聖要求而苦鬥，而流血。在這條滿是血跡的中華民族解放之路上，李、聞二先生盡了他們巨大的努力，以至最後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李、聞二先生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在抗戰以前，李先生爲了反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主義，曾被捕入獄；抗戰爆發以後，李先生又奔走各地，做着抗戰的文化教育工作。聞先生則在他早期的作品裏面就充滿着愛國主義的熱情；後來雖經歷過一個時期的埋頭古書，不聞政治，但到了抗戰後期祖國的災難日益深重，他的愛國熱情就從此重又燃燒起來，並因此而爲當時的消極抗戰者與今日的積極出賣祖國者所嫉視、所殺死。

李、聞二先生的愛國主義又並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愛國主義。他們知道，最受到半殖民地中國的苦難者是廣大的下層人民，而中國的反動集團却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以至爲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因此他們的愛國主義就又表現爲對於下層人民的深厚同情。他們又知道，由於上述的緣故，只有廣大的中國人民才是眞正愛國的，並眞正有力量能够爭取中國的獨立；而中國的反動派却是軟骨頭，不能寄與他們以任何希望的，因此他們的文化工作道路與政治道路就又選擇了與人民大衆相結合的道路。李公樸先生很早就從事於民衆教育。而聞一多先生近年來的藝術思想也有很大的改變，很强調爲人民服務的重要。至於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政治行動，那是更爲顯著，不待說明。中國的反動派似乎永遠想不通這個道理：爲什麼不但中國的共產黨越殺越多，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也越殺越多。在他們這種眼睛裏只看得見他們的私利和權力，永遠也看不見人民和眞理的人。這的確是一件怪事。他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乃是中國人民及其優秀代表摸索救國與自救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日益强大也就是因爲它忠實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並能率領中國人民一同前進，一同取得勝利。他們不知道，只要中國還有無數的愛國主義者，無數的人民，他們都會從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到救國與自救的眞理的，而這結果，或者他們就參加共產黨，或者他們就成爲共產黨的很好的同伴和戰友。

在這樣的意義上，的確是一個李公樸倒下了，還會有千千萬萬的李公樸，一個聞一多被暗殺了，還會有千千萬萬的聞一多。這些成千成萬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將要繼承着李、聞二先生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將要繼續走着李、聞二先生的與人民大衆相結合的道路，

把悲慟變爲力量，從黑暗中爭取光明，一直奮鬥到中國得到了全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

中國一天不獨立、不和平、不民主，中國人民的鬥爭也將一天不終止。而這樣，也才是我們最好的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的辦法。

新華社記者七月十八日評論

昆明血案的社會反響

新華社記者評論自李、聞血案以來，社會上各方面之反應稱：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血，已激起全國人民與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憤怒。昆明學生的悲憤，上海羣衆的怒吼，李、聞二先生在渝、京、滬、各地親友的抗議，各地公正輿論對政治的暗殺卑鄙手段的聲討，這一切，證明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都立刻明白這齷齪不堪的政治暗殺，正是與西安、南通血案一脈相承的醜戲，這血腥劊子手正是國民黨法西斯特務，它的指揮者正是全面大內戰的發動人。

且是特務政治的瘋狂，斷不能嚇倒人民的民主運動怒潮。民主運動領袖的犧牲，使民主運動的戰士與羣衆受到了空前的激勵。沉默的起來說話了；說話的起來行動了。於是國民黨當局便照例來一手貓哭老鼠的把戲，表示緝兇，表示懸賞，其目的決不僅是推諉責任，而在掩護其下一步更卑鄙的陰謀。

七月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論，便透露了其中消息。他先來派定已經被暗殺的民主運動的領袖，都是『並不重要』的。這決不僅是簡單的汚蠛。根據中央日報的邏輯，既是『並不重要』，因而就並不是政治的暗殺，既不是政治暗殺，就自然與國民黨當局及其豢養的特務無關。這裏面，透露出了國民黨特務血淋淋的面目，供出了這批喝血的人們手裏，還有一連串『並不重要』的人們的名單在。

正因爲如此，所以國民黨宣傳機關，就拚命將這卑鄙的政治暗殺，局限爲昆明的『地方治安』事件。固然，昆明的地方當局應負責任。但是，今年重慶的較場口事件，打新華日報館的事件、成都打新華日報營業處的事件、西安王任、李敷仁被害事件、南通暗殺記者案、北平毆打教授事件、廣州搗毀民主報館與書店事件等等，國民黨又辦了沒有？地方當局負了責任沒有？全國都發生『地方治安』事件，正證明國民黨中央當局應負全部責任。就拿昆明這回血案來說，據云刺殺李公樸先生的兇手共三人，已將李公樸先生跟蹤了半天。追蹤上公共汽車，並爲李先生本人及其夫人所早已發覺。及至行兇後，李公樸夫人返身追趕呼救，兇手之一爲羣衆和崗警追上捕獲。但轉到昆明警備司令部時，就一變而爲『嫌疑犯』了。僅是這一點事實，就足以暴露國民黨特務羣奸相衞的眞相。很可能又找出一個『姜凱』，串一套供詞，作替死鬼塞責。這還有什麼『崇尙法治』可言？惟有崇尙殺人，崇尙特務罷了。

所以中央日報就最後喊出鮮血淋漓的法西斯腔調，其廬山眞面目至此已全然暴露出來。聽罷：『向國民黨及政府來「爭民主」』是『陷國家於法理與事實兩不相容之局』。因而就是『一件毀法亂紀的事』，於是『政治主張的分對根本不是政治主張的問題，而是背叛國

家的問題』，『政府』就『負有救亂定邦的責任』。

向國民黨要求民主就是『背叛國家』，政府就有『救亂』的責任，這就是國民黨當局法西斯暴行的全部藉口，在這樣藉口底下，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被『救』，被『定』，難道還是偶然的『地方治安事件』嗎?還有一連串的『並不重要』的人們將繼續被『救』，被『定』，難道還有絲毫可懷疑的餘地嗎？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遇難，適發生於國民黨當局在蘇北、中原、山東、山西四個地區，同時進攻解放區，將局部內戰發展爲全面內戰的時候。這說明國民黨特務的政治暗殺，是作爲擴大內戰的配合，是作爲『武力解決』一切的平行手段，是企圖經過這種血腥的卑鄙行動鎮壓人民的和平反戰運動；俾其得以爲所欲爲，將中國長期淪爲法西斯一黨專政的黑暗地獄，正因爲如此，所以在國民黨法西斯派的眼中，主張民主反對內戰的都必然是違反反動派賣國政策的『兩不相容之局』，是背叛國民黨法西斯『國家』理論的犯罪。這裏就全部顯出國民黨法西斯統治殺人的猙獰面孔。

國民黨法西斯統治雖然善於殺人，但歷史上從來未見巨大的人民運動會爲祕密警察的特務政治所壓服。李、聞二先生血跡未乾，全中國的抗議運動已風起雲湧。讓造謠者繼續不斷的暴露法西斯蠻橫的猙獰面目罷，人民的力量必能冲破一切障礙而前進。

（新華社南京分社）

人民的運動是阻止不住的

——延安解放日報論李公樸先生殉難——

本月十一日李公樸先生在昆明慘遭法西斯特務毒手，壯烈犧牲。國內外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對於特務的無恥罪行，莫不表示無限的憤慨。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什麼要殺害李公樸先生？李公樸先生在抗戰前曾經反對不抵抗主義，呼籲國內和平，一致抗日，李先生等七君子曾因此而遭獨裁政府的囚禁。抗戰勝利以後，李先生又奔走呼號，反對反動派依靠外力進行內戰，力主和平民主，於是更遭獨裁者的痛恨，於是有較場口的毒打，以致於昆明的暗殺。李公樸先生的被害，以及其他許多志士的殉難（例如抗戰前的楊杏佛、史量才等先生，和抗戰結束後的李兆麟將軍、予樹中、李敦仁等先生），都清楚的說明十九年來的獨裁統治，對於一切為獨立和平民主奮鬥的人士是一貫仇視的，是不惜採取最殘酷和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的。

今天，中國法西斯獨裁者經常使用一套無恥的手法，他一方面以武力對付人民，另方面却嚷着什麼「和平統一」和「政治解決」。李公樸先生的被害，揭穿了這種手法。中國的法西斯獨裁者對於李公樸先生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僅僅因為他替人民說話，主張和平民主，就不能不用武力對付，必欲毒打之，暗殺之而後快。這樣一個事實就不難想見獨裁者所謂「和平統一」和「政治解決」就是武力解決的別名，就是依仗外人所供給的武裝妄圖把全

國「統一」在特務統治之下。正因爲如此，無論對於解放區人民或對於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獨裁者最重要的法寶就是「武力解決」四個大字。李公樸先生的被害，證明了反動派正在更進一步地加緊法西斯恐怖，以配合其擴大內戰的陰謀。李先生的被害，是反動派對全國和平民主運動更瘋狂的進攻的信號，這值得全國人民的嚴重警惕。

法西斯獨裁者妄想以恐怖手段來嚇倒和平民主人士，來阻住人民的前進。但歷史告訴我們，和平民主人士是嚇不倒的，人民的前進是阻止不住的。中國人民知道：「目前中國反動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們的強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迴光返照。」（中共七七宣言）。中國的獨裁者不是曾經三令五申「言抗日者斬」嗎？但是神聖的抗日戰爭還是發動了；並且最後取得勝利了。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比較戰前不知強大了好幾倍。反動派想以獨裁恐怖與內戰來阻住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洪流，其必然遇到慘敗是可以斷言的。

「一定要爲和平民主、爲老百姓事業幹到底，幹到死。」這是李公樸先生在較場口事件後的英勇誓言。李公樸先生壯烈犧牲了，但全中國爲獨立和平民主事業奮鬥的無數戰士，必將踏着李先生的血跡，冲破獨裁者的法西斯恐怖，實現李先生的遺志。

殺人犯的統治

——延安解放日報論聞一多先生被害——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另一位和平民主戰士、青年運動導師和第一流詩人，名教授聞

一多先生，又慘遭特務的亂槍射擊，殞命在昆明的街頭。

聞先生的被害，是極嚴重的罪惡行爲，這一點連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和宣傳部的發言人都無法加以否認。國民黨當局深懼這一罪案必然更加激起全國正義人士的憤怒，因而不得不假惺惺的聲明：「嚴緝兇手」，企圖掩蓋主兇，推卸責任。但是誰不知道在軍警林立的通衢大道，肆無忌憚的行兇，除了法西斯特務組織以外，還有什麼人呢？不管國民黨當局怎樣狡辯抵賴，決然掩蓋不了這一個人人皆知的眞理。這個眞理就是謀害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殺人犯，正是法西斯統治集團。這個集團曾經謀害了廖仲愷、鄧演達、楊杏佛、史量才、李兆麟、王任、孫平天等成千成萬的民主志士，十九年來的歷史，日益證明反動派的統治是法西斯殺人犯的統治，反動派的所謂「軍令政令」，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軍令政令，反動派的所謂國家統一，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國家統一。正因爲如此，反動派堅決反對人民的軍令政令——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堅決反對人民的民主統一。試問今天如果沒有解放區爲中國留下一片光明淨土，如果讓反動派用武力統一中國（李、聞兩先生被害地方——雲南，就是不久以前被反動派「統一」去的），那末，全中國將成爲殺人犯的世界，各界人民及一切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士，還能有安全生存的地方嗎？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被害，相隔不過三天，這表示法西斯統治集團的恐怖行動的步驟是如何迫促。國民黨當局的一隻血手，對其統治區內的和平民主人民肆行血腥的屠殺；另一隻血手，則向解放區進行瘋狂的內戰。全國人民應當清楚認識李、聞二先生的被害，是反動派全國規模的屠殺計劃的信號，應當以千百倍的加強全國愛國主義的大團結來粉碎這個計劃

。正如中共「七七」宣言所說：「解放區人民的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的鬥爭，正在聯爲一片燎原的怒火」，一小撮法西斯份子在這燎原的怒火前，是極其渺小的。他們不自量力，想以血惺恐怖來鎮壓全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實足以表現他們日暮途窮的窘態。不管他們怎樣掙扎，中國的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是註定了要被人民的燎原怒火所焚燒乾淨，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必然勝利。

最後，我們還想對美國友人說幾句話。聞一多先生是在美國受教育的著名的自由主義教授，他對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輝的供獻，法西斯統治集團殺害聞先生，不僅是少數獨裁者對中國人民的挑戰，而且也是德意式的野蠻法西斯主義對中美人民的民主主義和中美人民友誼的挑戰。對於這一挑戰，美國友人亦要一致起來，予以堅決的回答，那就是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法西斯殺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軍事援蔣法案，撤回駐華美海陸空軍。

李公樸先生暗殺了！

——香港華商報七月十四日社論——

在中國人民反內戰的怒潮澎湃聲中，民主同盟中委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刺逝世，民主和平陣線痛失一健將，悲悼之外，我們并深感到這一事件的意義的嚴重。

很明顯的，這次公樸先生的遇刺，決不是普通的仇殺，而是政治暗殺；也不是偶發的事

、而是好戰份子一連串的恐怖行動中的「傑作」。牠是「較場口事件」的變本加厲，「一二・一」昆明屠殺案和「六・二三」南京下關暴行的繼續發展。法西斯統治竟使用到這樣卑劣的恐怖手段，只益顯見牠的末日之臨近。

以公樸先生個人而論，他最近二十年獻身抗日民主運動的歷史，就充滿着被迫害被箝制的紀錄。在抗戰的前一年，他與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以「抗日有罪」而被囚於蘇州獄中，到抗戰發動以後才恢復自由。在抗戰八年中，李先生大部時間住在昆明，是民盟雲南支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為民主團結運動而奔走宣傳，又惹起國民黨反動派的嫉視，名列「黑名單」內，特務們早已欲得之而甘心，在重慶較場口事件中，公樸先生是被毆傷較重的一個。現在，他更遭恐怖份子兇殺，為民主和平運動而捐獻他的生命了！中國民主運動是怎樣一種艱苦 惡的鬥爭，由此可以概見。

加事實所昭示，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堅持內戰的政策與措施，已使他們日益陷於孤立的地位。為黨維持他們的政權，他們不惜與愛好和平民主的第三方面人士以至廣大的人民為敵。民主同盟站在國共以外的中間的立場，為調解國共的紛爭促進和平、民主而努力，牠的主張和要求已成為全國愛好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主張和要求，牠在人民中間的影響也日益增大。這自然更增加國民黨反動派對民盟人士的敵視。最近，為破壞和壓迫民盟的活動，國民黨反動派除了在宣傳上動員御用的報紙（包括青年黨的中華時報）攻擊民盟「袒共」，和作其他的汚衊，在政治上分化民盟內部的團結，以削弱民盟的聲望和力量之外，對各地民盟份子，以及他們的組織和刊物或明或暗地加緊摧殘，西安和廣州民盟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之

備受壓迫，就是比較明顯的例子。公樸先生之遭毒手，微見恐怖份子對民盟人士的壓迫又進一步了。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希望以這樣恐怖的手段來恐嚇民主人士，遏止爭取民主爭取和平的洪流，也是徒然的。古語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般人民已是如此，何況是立志委身於民主運動的鬥士？以最近的上海和平代表團被毆為例：受傷的閻寶航先生曾不屈地對冒充『難民』的特務說：『你們槍斃我好了！』馬敘倫老先生在受傷的榻上更悲壯地說：『我這麼大的年紀怕死嗎？只要死的有代價，我在死前能看到永久的和平！』老實說，現在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是一種死裏求生的運動，為自己求生，為民族求生的運動，任何高壓或恐怖的手段都不能削弱這種求生的意志的。

歸結起來，國民黨反動派這種倒行逆施，只暴露他們的猙獰的面目，他們不僅敵視中共，要消滅中共，對於中共以外的一切民主人士也是一視同仁；這些國民黨反動派並沒有誠意為人民謀和平，他們反帶給人民以恐怖和死亡。同時，國民黨反動派這種恐怖的統治，會惹起一切愛好和平人士的義憤和反感，而更加强努力。在這事件發生以後，國民黨恐怖份子會像昆明「一二·一」慘案、較場口血案、以及下關暴行那樣，多方掩飾，甚至嫁罪於別人。然而，正如魯迅先生的名言，『墨寫的謊話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任何卸罪的企圖，徒然加重他們的罪惡而已。

動刀兵者必死於刀兵之下

——民主週刊每週時事述評——

念青

廬山——好一個避暑消夏的去處！

七月十四日，蔣主席離京上廬山。在他登機出發前，接見了兩位將軍，陳誠與白崇禧，「討論軍事局勢達兩小時」。（聯合社）

次日，槍聲響起在蘇北，在這地區醞釀已久的大戰驀然揭開，在中原之戰的發動才不過二十日。

又次日，槍聲響起在昆明。聞一多教授臥倒在血泊中。他是六天之間被暗殺致死的第二個民主運動領袖。五天前，聞一多教授撫着李公樸先生的尸首痛哭失聲，他說：「此仇必報。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沒有死」！五天後，他自己也被殺死在街頭。

雖然中原之戰已經引起馬歇爾的注意進行調解，雖然圍殲中共軍隊於鐵路以東的計劃已全部崩潰，但是中原之戰究竟還沒有解決，而好戰份子又在蘇北發動新的軍事冒險了。大家都知道，在十五日的軍事攻勢發動以前，宣傳攻勢已十分熱烈，官方通訊社竭力渲染蘇北「難民」武裝回鄉的要求，又天天散播蘇北共軍「蠢動」的消息，但直到十五日以前，雙方軍隊在蘇北對峙情況實與六個月以來並無不同。十五日的炮聲一響，西起天長，東至如皋，中間邵伯、高郵、靖江各路都發生了激戰。國防部發言人說：「共軍突調集十六個團兵力，向蘇北發動全面總攻勢」。（中央社）中共方面說：政府方面此次進攻蘇北，「動員了十二個軍

以上之兵力」，並有空軍第五大隊與海軍第二艦隊之配合。

路透社的甘貝爾在南京說，外國記者都苦於無法知道中國戰場上的實況。其實不僅外國記者，中國人民又何嘗能確實知道呢？雖然上海離開蘇北這樣近，但看戰訊都是一片混沌。報載「國軍十六日晨收復泰興」，但泰興原來一直是在政府軍控制之下。無論如何，只距我們一衣帶水之隔，一片慘酷的戰場正在展開着，美械裝備的軍隊在這裏還要試一試能否得到的在東北和中原較好的成績。據說軍方有關人士已誇下大口：「在二月內肅清蘇北的共軍」。（聯合日報）

美械軍隊在前方衝鋒，美械暴徒在後方暗殺！

暗殺李公樸先生，用的是幾乎完全沒有聲音的最新式手槍！

昆明的血案表現了好戰份子真正在進行着一個「全體性」的內戰。他不僅是打兵對兵、槍對槍的內戰，而且要用屠殺和恐怖手段來企圖震懾愛和平愛民主的赤手空拳的人民。

昆明血案是反動派向徒手人民的挑戰！

昆明血案表現了中國民主運動者的堅貞無畏的品質。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早已知道有無數暗中的槍對着他們。他們是光明磊落的人民中的領袖，反動派只敢用最卑鄙的狙擊手段來對付他們。

昆明血案赤裸裸地撕破了反動派的殘忍、嗜殺的真面目。他們是製造恐怖的專家，他們是全體人民的死敵！

在這一片殺聲中，人民的自由受到全般的摧殘。與聞一多教授被殺同一天，上海華夏書店被查抄，次日，文滙報被勒令停刊一星期。

在這一片殺聲中間，南京的商談黯然無光。

「五人會議」在十日開過第四次會議後，全無結果，完全停頓。三人會議也開不起來。雖然馬歇爾連日都與國共雙方代表分別會談，但遠不能阻止內戰的繼發，更不能阻止摧殘人民自由的恐怖政策。司徒雷登於十五日由平飛京，馬與司徒在十八日聯袂飛廬山訪蔣。

面對艱危的局面，中國人民已經完全知道，轉變時局的關鍵力量就在自己手裏。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十五日在滬發表重要宣言，指出「且戰且談」的前途就是「戰而不談」，提出挽救時局的辦法是立即恢復政協會議，實行五項決議，首先成立聯合政府。

兩個民主同盟 領袖，兩個中國人民中的先驅者被殺死了，沒有死的人，懂得如何繼續努力才配得上他們的已死的同志和先驅者的。也只有用更大的努力，才能阻止人民的血，繼續流在殺人犯的槍口前，讓我們歌着三千年前的大詩人的句子，哀悼我們的死者並誓死繼承他們的事業：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二、國外

英國

倫敦泰晤士報：一週之內在昆明發生了李公樸和聞一多兩件政治暗殺案，已經使英國各方面對於中國的時局引起了更多的憂懼，倫敦泰晤士報評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在國民黨中具有一種痛恨共產黨比日寇更勝一籌的分子，是沒有疑問的，民主同盟因爲不斷主張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所以激起了這一個團體的憤怒。」該報稱聞、李二人爲「崇尙民主的自由主義者」，並且耽心「這種暗殺事件將成爲中國可悲的內爭中的另一醜惡因素。」

美國

紐約郵報：紐約郵報二十日的社論主張馬歇爾將軍應該告訴蔣介石除非國民黨「立卽停止以暗殺爲政治武器並且老老實實的制止內戰」，美國就要立卽斷絕一切對中國的租借援助。該報警稱國民黨「對中國民主人士膽大妄爲的攻擊」，其背面的主要因素，厥爲國民黨認爲，在美國幫助之下，它掃蕩一切反對派，並把中國變成納粹德國模型的夢想卽將實現的緣故。

該報對於美國領事館與昆明十一個民主同盟領袖以保護一事致讚揚並宣稱「我們必須從了（反動派的）根本上剷除這類事情。」

蘇聯

莫斯科七月二十日廣播：中國民主人士指出：中國目前局勢日趨緊張。中原、蘇北、山東、山西等地，反動份子正利用美國大砲與飛機，進攻中國的民主力量。暗殺李公樸是反動派在全國展開總進攻的信號。民盟領導者在李公樸死後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中國一般政治情況的宣言與回答記者的發問時，民主同盟要求國民黨政府執行政協全部決議，要求政府担保個人自由與生命安全。沈鈞儒在上海對記者說：『暗殺李公樸是反動派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陰謀。』該發言人指出：國共談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撕毀政協決議。民盟所提出的用和平方法停止內戰的方案，已完全被國民黨所拒絕，民盟的要求受到全國人民的尊重與擁護。中共曾不止一次地接受民盟的建議，作為協商政治問題的基礎。此次民盟的建議，已得到國內廣泛的響應，民盟領導號召繼續為和平民主而鬥爭。國民黨反動派是不能擊退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國人民將起來為這一正義事業而奮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廣泛的民主運動。

上海英文報

大陸報七月十九日的社論『政治暗殺』……民盟領袖李公樸與聞一多的慘遭暗殺，使我們想起，只有在日本，德國與意大利，只有在他們的集權主義的統治之下才能容許這類的行為。如果中國不想墮落入同樣的孽道，政府就應該不使昆明事件再度出現，第一個民盟領

袖的暗殺早就應該使警察局足够來制止恐怖份子了，但顯然並沒有如此做。

從人民的立場看，不論聞博士與李博士是什麼或者主張什麼都不打緊，打緊的是這兩個人都因為政治信仰而被暗殺的這一事實。這造成了政治上的土匪主義，如果它不能被及時制止，這種土匪主義不但不能使中國在到達完全民主的路上前進，並將使中國倒退一個世代。

在此我們要附帶述及政府對這二次暗殺已經表示痛悼並下令昆明警備司令部徹查這一事件，差可滿意，但事情不能到這裏就算了，警備司令應該把這一案件查究到底，對於那些與這一卑鄙的罪行有關的人犯，必須處以極刑。

這是與滿淸專制時代若干派系人物所採用的一樣的手段，他們滿想以恐怖的行為來維持權位，結果却只是加速了革命，被推翻的正是自己的專制統治。政治集團之使用這種手段必將引起恐怖的浪潮，它將摧毀人民對現有統治機構的信任。

政府既然已經承認民主同盟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之一，它就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來保護這一政黨的領袖們的安全。一個政黨只要它本身沒有觸犯國家的法律與秩序！或者企圖顚覆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就必須保護它的領袖們。因為政府保護一個合法政黨的領袖們就等於在保護這一政黨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

人們不必須是民主同盟的盟員，就可以認識對之而發的還種政治行為的窮兇極惡。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對民主機構更多的瞭解。對民主政治的信念與教條不止是一套理論，它是一本法典，由之而指示人民的意願，而代表其意願的則是神聖不可侵犯。……

◎大美晚報七月二十日社論「好警察與壞警察」

「……（上略）蔣主席已經下令澈查民主同盟兩盟員被暗殺的案件了，兩位都是以自由主義者著稱的教授，因此而被祕密警察認爲當然的目標。這類的祕密警察有好幾種。政府在調查他們時所會碰到的困難就在於他們全受政府高級機關的管轄，接受後者的命令和薪給，雖然領袖並非一人，追溯到最後，却都是受命於蔣主席，如果他決定要這麼幹的話，只有他才有權力改變這種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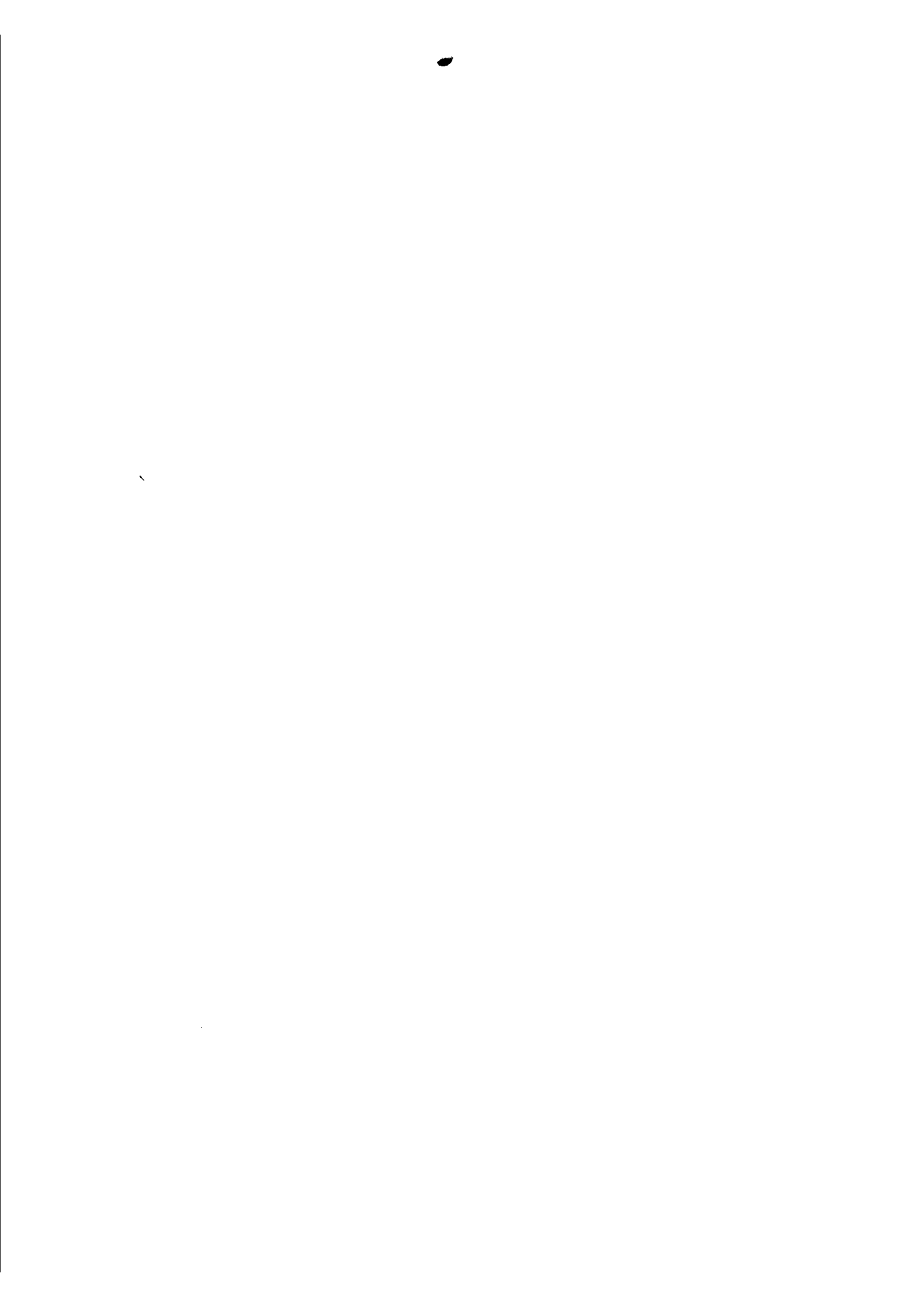
我們在此並不想對上述兩椿血案先作推斷，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已經使我們承認在這次暗殺中所用的手槍確有減音設備。同時這一證據，確鑿的控告了中國祕密警察全體，在那裏面，我們應該說，存在着一個道義上的問題。

這道義上的問題在，如果蔣介石希望爲中國得到一個民主的，守法的與非集權主義的國家的名譽，他所必須做的一件整頓工作，一定要在祕密警察的專制統治上下手，這澈頭澈尾是一個不健康的組織。他們必須清除，必須從這爲封建軍閥殘餘開的後路中扔出去。在任何近代的政府中，决不能容許他們的存在。

同時，各地政府中合法的警察應予加强，他們的薪給與紀律應予提高，他們的技術應予改善，他們的自尊與人民對他們的尊敬也應予提高，祕密警察與正規警察之間，目前尙無直接連繫，但前者的存在總是一切正常警察制度的威脅。

我們因此說，祕密警察必須廢除，正規警察必須改良，這是一椿應該同時進行而相輔相成的事。這對於消弭政治暗殺與加强近代對法律與秩序的觀念而言，都將大有裨益。

各地追悼會情形



上海西南聯大校友會追悼聞一多

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了，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聞一多

還是李公樸先生被暗殺後，聞一多先生的哀壯語，現在已經變成每一個有正義感，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底哀壯語，來紀念聞一多先生底死難，正告反動派，勉勵自己了。

聞一多先生的被暗殺，豈止學術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大損失，也是世界民主運動中的大損失，因爲聞一多先生已不僅是學術界的泰斗，而是民主運動中的旗幟。他從一個象牙之塔裏的學者，爲了爭取民主，改造中國，赤手空拳，走上十字街頭，以他底火一樣的熱情，怒濤一樣的氣魄，號召年青的一代，爲全國人民的福利與惡勢力爭鬥，他底事業，他底影響，比較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將更加偉大永久。爲了民主，爲了人民福利，聞先生身殉了。他才眞是覺悟的知識階級的代表，是年青的一代的導師，是爭取民主人士的楷模，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偉大英雄之一。

七月二十七日聯大校友會假花旗銀行舉行聞一多先生追悼會，記者看見靈前高掛的聞一多先生底照片與生前一樣沉勇堅毅，正以嫉惡如仇的眼睛，向旁邊嚴視，他底長長的黑鬍子

，照上已沒有，據聯大學生說：這是聞先生在抗戰勝利之後薙去，表示慶祝的。但是勝利帶來了什麽？帶給全國人民更重的痛苦，更大的悲哀。帶給了聞先生自己——偉大的民主鬥士——青天白日之下的「暗」殺。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呢？

會場裏面，只有六七副輓章。都是聯大師生送的，其中沒有虛僞的浮誇的恭維都是切實的悲痛言辭和眞誠的讚崇。花圈也只十餘個，除了吳市長送的一個以外，都是聯大師生送的。在那個開闊的會堂裏，老實說，儀品並不算多，而且來客也不算廣泛，然而正表現出來，如祭文中所說的，「這是魔鬼的世界」，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會希望撒旦來追悼嗎？聞先生是個澹泊的人。他將爲此而歡喜，因爲到場的許多朋友和學生，將成爲他底未竟之業的繼承者。

儀式在一時五十八分開始。當大家向聞先生遺像靜默三分鐘致哀時，全場靜寂無聲，只聽得江海關鐘樓傳來沉重的鐘聲，宛如在爲聞先生，追悼會奏哀樂。

主祭人李繼侗先生，穿着舊紡綢長衫，他是在深重的悲哀裏，致詞的時候聲調底沉，滿臉是悲傷的表情。這種情緒使他不能作長演說，因此他只指出了一點：聞先生的死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也是民主運動的損失。

接着由吳晗先生報告聞先生生平，吳先生用緩慢沉重的語調說：「聞一多先生生在一八九九年，今年四十八歲。平日身體很健，從無疾病。一九二二年他從清華畢業至美國，學美術和文學，一九二五年歸國，始終站在教育文學崗位上工作，」吳先生認爲聞一多先生之貢獻，可分三期，初期研究美術文學，第二期研究甲骨文和經史。近四年中，聞先生因認爲作

爲中國的活人，不管受什麼封鎖，一定要把自己底見解大聲喊出，才由詩人學者的身份，變成民主戰士。吳先生以爲聞先生的被害，不能說是「暗」殺，那是在下午五時卅分晃明街頭槍聲的，是「明殺」，所以吳先生大呼：「這是什麼國家，這是什麼世界。」

王贛愚先生說：聞一多生活態度的精神，就是「認眞」，不虛僞，討厭假，平日說話勇敢，說了就不怕。這次吃虧，原因卽在此，周永德先生是聞先生底老師，一九二一年聞先生在清華時，聽過周先生的課。周先生說，當時看聞先生彬彬少年，前途不可限量。誰知有今日的巨變。但周先生不悲傷，因爲永遠成功的，永遠勝利的，還是聞一多先生。

追悼的羣衆在沉重的心情中聽罷了聞一多先生底公子聞立鵰，聞立鵬兩先生向全世界公正人士的控訴信和聯大校友會的通電，卽告禮成，記者步出會場時，看見聯大過滬去平與生的輓章閃出光芒，上面寫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請安眠吧！先生。」

重慶六千餘人追悼大會

陪都各界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烈士大會，於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在陪都青年館舉行，到會有張羣、張篤倫、孫元良、胡子昂、周炳琳、吳玉章、鮮特生、許德珩、鄧初民、史良、黃次威、鄧公復、黃墨涵、徐崇林、張友漁、陳登恪、李相符、沈起予、艾蕪、端木蕻良、吳華梓、傅鍾、周文、何其芳、聶紺弩、劉滄浪、仲秋元、裴和中、馬佔賢、李文釗、力揚、洪深、葉丁易、田鐘灝、汪子美、方與嚴、孫銘勳、李學民等先生，及教授，教員，

學生，職業青年，工人，各機關公務人員，文藝工作者，家庭及職業婦女，律師，醫生，實業家，商店店員，失業及在職軍人等六千餘人。會場內的人已密密層層擠滿了，外面的人還不斷如潮水的湧來，無數的祭弔者只在會場門口簽名後，在場外徘徊良久始去，各界送來函電，輓聯，花圈，共計達一千二百餘件。大會由張瀾主席，周炳琳主祭：吳玉章、張篤倫、胡子昂、鮮特生、許德珩、鄧初民、史良、黃炎威、沈起予任主席團及陪祭。張瀾、周炳琳、史良、張篤倫、胡子昂、吳玉章、鄧初民相繼致詞，繼由聞一多公子聞立鵰致答詞，大會在極度悲壯沉痛肅穆中，於十二時始散會。

從政治協商會議後，中國法西斯的好戰集團，就撕毀他們自己的諾言，推翻了政協決議，繼續在全國進行內戰，並製造了滄白堂、較場口、「二一•二二」搗毀新華日報、民主報；下關毆打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各地封閉搗毀各民主的報紙、刊物及書店，在西安、北平、廣州、南京、上海、徐州等地迫害民主人士的連串血案。最近又用美國的無聲手槍，先後在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在昆明將中國人民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英勇戰士，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暗殺了。這是法西斯頭子向全國人民公開的宣戰，全國的人民怒吼了，全國的人民在專橫殘暴無恥血腥的統治下團結起來了！

八年來抗戰的司令台——陪都各界人民堅强地站立起來了，他們在昨天上午九點鐘，舉行了一個空前悲壯沉痛莊嚴的追悼會，這一個追悼會是全市人民一個莊嚴的宣誓，他們將不斷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爲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願獻出每個人的生命！

一清早，無數的人從各方向青年館湧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工人、軍人、店員

、教授、青年、各界領袖，每一個人踏着沉重的步子，低着頭，在會場門口簽上名，領上一朵白花，一條黑紗，默默地走進會場。

在青年館門前的街口兩邊聳立起兩座柏枝紮成的素坊。門外沿壁沿街都掛滿了輓聯，掛不完的就擺在地上，無數的人在咬牙切齒的讀着。

史良先生穿着全身黑色的衣服，肅立在門首外招待着客人，她的眼睛已經哭得紅腫了。

一走進會場，立即使人感到一種肅穆沉重的感覺。在祭台上橫寫着極大的四個大字「民主之魂」，祭台兩側用柏枝架成的立柱上一幅輓聯：「以身生命爭取民主，用力和血奠定和平」。最使人注目，也最使人傷心與憤恨的是祭台左面牆上，寫着一方丈一個字大的和平，右面牆上是民主，然而這「和平」，「民主」却被塗染滿了鮮血，「和平」與「民主」的脚下滴着一滴一滴鮮紅戰士們的血。祭台中懸着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的遺像，他們靜齊憂憤的眼，在與每一個人的眼光神祕的接觸。李聞二先生遺像周圍閃爍着的火花，正閃動着，照耀着，炸裂着。他們的同志、朋友、學生、敬愛他們的每一個人，看着他們的遺容，悲痛憤怒籠罩着每個人的心，無數人低着頭在哭泣，無數人堅定了一個信心：繼續他們的遺志，爭取獨立、和平、民主，這信念在每個人心中澎湃增長，在每個人身上發射着無比的力量。

大會開始，全場的人一齊肅立。沉重地低垂着頭，全場聽不到一點細微的聲音，悼歌凝沉低徐地開始了，「大地陰沉，天空是黑暗，法西斯的血腥，瀰漫着人間……」人們的眼淚抑止不住了。好像聞到了一股血腥氣，好像殺人的兇手、無聲手槍就在眼前，好像祭台上李先生聞先生的眼睛在轉動，「你們倒下了，站起來成千成萬……你們底生命，已變

偉光明的火焰，燃燒吧，燃燒吧！」

全場所有的人的心都像要爆裂了！

公祭開始了，張翠、吳玉章、張篤倫、周炳琳、鄧初民、史良等低着頭，緩慢的走上祭台，此時史良先生已眼淚縱橫，哀痛不能自抑了。

鮮特生老先生鬚髮蒼蒼，他忍着老淚，悽厲哀痛地一字一淚地朗讀着祭文。當唸到「人民世紀，安容虎狼，誓承遺志，羣起反抗，力爭民主，戢彼猖狂，前仆後繼，何畏死傷」，全場的人眼淚交織着哀傷、憤怒、憎恨、復仇！

張翠致詞

大會主席張翠先生致詞，他說「李公樸與聞一多先生都是中國的學者，在教育與文化方面都有非常寶貴的貢獻，但不幸五天中先後被暴徒刺死，這是國家的損失，我們十分痛心。二先生被暗殺，引起各方揣測，我希望本案有大白的一天。李、聞兩先生以追求和平團結為目的，他們為國家民族的心思，重於為他們自己。現在我們追悼兩先生，應該一致努力，共求中國和平團結的早日實現，他們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的！」全場發出熱烈的鼓掌。

周炳琳報告

接着是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報告聞一多先生的生平。他很難過，但他壓抑着。他報告了他與聞先生從五四以來認識的歷史，及聞先生的事迹，及其從一個埋頭治古文學研究的人，如何轉變來關心政治，赤誠熱烈的呼籲民主和平。最後他說：「近二年來，為了政治的使人無可緘默，他於是為國家為人民而盡力呼籲。自己毫無私圖，議論不怕激烈，因此聞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犧牲了。聞先生的學識與為人，

使我佩服到極點。現在我們就國家的元氣上說，就人道上說，從是非上說，我們紀念聞先生不是聞先生一人死的問題，而是如何承担聞先生未完成的事業，繼續下去。」

史良報告

史良先生接着報告李公樸先生的生平，她與李先生二十年來是同甘共苦的朋友和同志。在戰前曾共同推動普及民衆教育，共同爲要求抗日救國而奔走，並與鄒韜奮、沈鈞儒等七先生在蘇州一同坐牢。抗戰又共同爲了爭取勝利而努力。抗戰勝利後，仍然共同爲和平民主而奮鬥。而現在李先生竟以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遭了暗殺，叫她成爲後死者來追悼他，她從開會起就淚流不止，現在在祭台上，在公樸先生的遺容前，她悲哀，憤怒得掩面痛哭起來。好久講不出一句話。這情景悲痛欲絕，許多人都不能禁止自己不和她一起痛哭起來。她一邊哭着，一邊報告着。最後她憤怒地正義地控訴了：「較場口血跡未乾，而現在竟慘遭此卑鄙無恥的暗殺，我不懂，爲什麼對國家奔走和平民主的人，爲了國家謀得眞正獨立的人，而被人如此打死！叫孩子不吸，吃不飽，自己的兒子連學費也繳不起，不想當官，不想發財，他爲了什麼？爲什麼國家要如此對待他！」突然她的話停下來了，她凝神地注視着每一個人的臉，她猛勇有力地高聲宣佈着：「公樸先生爲什麼而死？他是爲奔走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而死！他是被誰打死的？公樸先生是被那些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團結的人打死的！」全場爆發出熱烈憤怒的掌聲，這兩個問題，兩個回答，像鐵錘樣堅强沉重的敲打在人們的心上。

胡子昂呼籲和平

張篤倫市長被邀講話。他悲痛李、聞二先生在五天內先後遭暗殺。他向大家保證說：「在重慶、鄙人當盡力維持地方秩序

的安寧，特別是各黨各派及民主人士的安全，决予以一切的保障』。接着他申述民主與法治的關係，最後他說：『二位先生是爲民主而犧牲，我們應當求得如何補償。希望所有的朋友共同在法治面前合作。我相信中國民主的前途是一定光明的。』市長的諾言博得全場掌聲。

胡子昂議長一出現在祭台上，立即獲得全場凝神的注意。他今天非常激動，他說：『個人覺得中國今天正需要集中人才來矯正國家的錯誤，然而不幸李、聞二先生竟慘遭暗殺，這是中國不可補償的損失。我要問：今天中國經濟是否穩定？經濟政策是否確立？工業是否已瀕破產？農村是否凋蔽？所有的答案，都是令人痛心的，現在李、聞二先生爲了爭取和平民主而不幸犧牲了，從這里我們看出今天中國缺乏一種安定的力量。』羣衆們禁不住大鼓掌，他繼續激昂的說：『我們要呼籲：我們第一要和平！』每一個人不禁一齊怒吼起來響應了，『我們要和平！』這雄壯的呼聲，震撼着全場。胡議長在台上繼續高呼：『第二要和平』！『第三我們還是要和平』！台下盡是一片『我們還是要和平……要和平』的聲音，掌聲和悲痛中迸發出的歡呼聲，交融着，轟鳴着，整個會場爲這堅决要求和平的怒吼所淹沒了！

吳玉章講話

中共的政協代表吳玉章先生亦被邀講話，他坐在下面已是悲痛萬分，走到祭台上，更不住流淚，頻頻用手巾拭淚。他指出兩先生是爲了呼籲奔走國家的進步、和平、民主而死。勝利以來，國家一切的工業陷於破產，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離鄉背井八年的人民得不到復員，而接着來的是美貨充斥，國家經濟將完全破滅，這使每個人不能不默默無言，無動於心。李聞二先生出來爲大家說明，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而竟以此遭到暗殺。於是他說：『有些人暗殺兩位先生，是以爲他們可怕，因爲他們

代表了廣大人民。他們怕李、聞二先生，是因爲他們怕人民力量的長大』。最後他嚴重的指出：『全國人民共同的要求是獨立、和平、民主，而這要求，不會因二位先生的被殺而停止。請二位先生安息吧，我們後死的人，還想爲國家保持光榮的人，一定以千百倍的勇氣、來繼承他們未完成的遺志』。這道出了每個人心中的聲音，這使每個人增强了戰鬥的信心與勇氣。

鄧初民憤慨陳詞

當司儀剛宣佈請鄧初民老先生講演時，全場不自禁的熱烈的掌聲延續達二三分鐘。鄧老痛苦而又堅强地走上祭台，他的同志、他的戰友，現在先後遭此慘殺，他的悲痛是無比的。他開頭就直率地說：『二位是民主的戰士，是中華民國的好公民，是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他們是我們每個人的同志、朋友。現在我們來追悼他，紀念他，我們首先要認識他們。我們不是因爲他們是在文化教育上有什麼貢獻，不是因爲他們是學者，是詩人，而是因爲他們是人民的戰士，是人民的朋友，是爲我們全國老百姓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英勇的同志！要不然汪精衛周作人也是詩人，難道我們要去追悼他們？（大鼓掌）他們走出書齋，走出課堂，他們走上了人民的政治道路，爲中國的和平民主而奔走，他們把人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他們把人民的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他們自己的生死是以人民的生死而生死！（鼓掌歷久不絕）所以在今天我們追悼的是人民的同志，是人民的朋友。（鼓掌）現在內戰使人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人間慘境，不忍描述。我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活得下去嗎？我們忍心活下去嗎？（鼓掌）人民活不了，國家到此地步，他們爲人民說話，而爲人民說話竟遭慘死，我們看看究竟他們說了些什麼話：

第一、他們要求中國獨立，不許人賣國。這就是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是愛國主義

者；（大鼓掌）第二、他們反對內戰，不准獨裁，要求和平，要求民主，這就是說他們是民權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大鼓掌）第三、他們要和平，要人民安定，要人民活得下去，這就是說，他們是民生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大鼓掌）他們爲了三民主義，而他們都遭受如此可恥的打擊。我們問一問：這打擊是打擊李公樸、聞一多麼？不是！是反動派，法西斯份子在打擊三民主義？（全場熱烈的鼓掌）現在我還要問：究竟要殺他們打擊他們的是多數，還是少數？（全場所有的人，被激動得抑制不住了，大家高呼答應：「是少數」）是的，是絕對的少數。但們殺得了李、聞兩個人，他們殺不了全中國的人！那一個中國人不希望中國獨立，那一個中國人不希望人民安定，活得下去。（掌聲如雷）專制時代的暴君，把人民當奴隸，當牛馬，當他們的私有財產，但他們也要愛護他們的奴隸牛馬，要好好的教養他們，給他們吃點草，要不然人民都餓死了，都垮了，皇帝也就要垮了，（鼓掌）原諒我，現在我只要求我們能得到一個『民牧政治』，把人民當牛馬，也給我們一滴水，一點草吃吧，那一位先生，只要你們把人民當作牛馬來牧，我就跪在你們的面前』！全場沒有一個人不落淚，沒有一個人不憤怒。鄧老悲憤激動得全身發抖，他的面孔是那麼痙攣的抽動着，他憤怒的目光從李、聞二先生的遺像上掃視到那遼遠的地方。他喘息，他哭不成聲，而全場的掌聲與怒吼像一顆爆炸的炸彈。『人民是多數，是絕對多數，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爲民主奮鬥的人是無數的。是殺不完，殺不絕的！（大鼓掌）中國民主同盟有這樣的同志，中國人民有這樣的朋友，中國民主事業是有保障的！有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走在前面，我們是不會走錯路的，我們要跟着他們的事業不斷走。最後，我們要用一切的力量，所有人民的聲音喊

出：我們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我們還是要和平！」全場的聲音一齊呼喊着，響應着，掌聲好久停不下來。鄧老深深的行禮，掌聲一直送他走下台。

聞公子悲痛高呼

最後由死者家屬致答詞，全場又緊張起來了。聞一多先生第四位公子聞立鵬，一個面色蒼白，十四歲的孩子，帶着最深最深的悲痛與憤怒走上祭台了。他是那樣鎮定，他好像仔細的在凝視着每一個人的面孔。好多人一見他出來，又禁不住傷心的痛哭了，他提高了聲音，劈頭就說：「記得在昆明「一二．一」慘案時，也有如這樣多的輓聯，這樣多的花圈，這樣多的人。爸爸那天對我說：他們死得好慘呵！現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慘呵！」他傷心得不能講下去，台下無數人大聲的哭了！「我今天在這裏，我感到我並不孤獨，因爲我還有這樣多朋友，我希望你們還要繼續幫助我」。此時台下各個角落發出：「我一定幫助你」的鼓勵聲。「現在，我好像聽到爸爸在我耳邊說，好像他要我向大家致最大的敬禮」。台下的哭聲更大了。「我爸爸被殺死了，有人造謠說是共產黨殺死的，是什麼地方人士殺死的，還有人說是爸爸的朋友殺死的。我奇怪他們爲什麼不痛快的說，是我哥哥把我爸爸殺死的！」羣衆憤怒已到了極點，鼓掌震動得使人失去了聽覺。「我爸爸死了半月了，現在還沒有捉到兇手，現在我要求大家援助我，我們要求取消特務組織」！「我們要求取消特務組織」！「我們要求取消特務組織」！一個巨大的人民的聲音，在這黑暗血腥的世界搖撼着、震盪着、奔騰着，發出火花，發出激流，這聲音，這力量將會衝破一切殘酷的法西斯血腥的統治，給新中國帶來曙光，給中國人民最後勝利以最大保證。

西南聯大留蓉教授與校友追悼聞一多

七月二十一日西南聯大在蓉教授及校友，爲聞一多先生在昆慘遭暗殺逝世，特假祠堂街群福餐廳舉行追悼大會，到朱自清、吳宓教授等三十多人。朱自清教授在報告聞氏生平時沉痛的說道：聞先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學者，也是一個熱誠的愛國主義的學者，對於當前的政治，甚於愛國的熱情多所批評指責，而他竟因此被人以卑鄙的手段暗殺了！座中每一個人都感到深深的哀痛和憤怒。大家並擬募捐慰問聞先生家屬。

延安追悼李聞等烈士大會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延安各界萬餘人，在大衆劇場舉行反內戰反特務大會，追悼李公樸、聞一多、李兆麟、于樹中、王任等烈士。是時雖鬱雷烈日，人羣仍踴躍而來，劇場及兩傍廂樓爲之擁塞，場外的山坳子處佈滿人羣，綠柳垂楊中閃出許多紅纓。四時許，宣佈開會，奏哀樂後，選出大會主席團，全體肅立爲被害諸先烈默哀。

朱德總司令首先被請講話，他號召全國人民全國民主人士一致團結起來，清洗法西斯好戰份子，號召全國一切愛國軍隊退出內戰漩渦，號召中美兩國人民共同攜起手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華殖民地政策。

林伯渠主席演說，號召全邊區人民努力生產，實行「三年建設計劃」，達到糧食和布疋自給，充實自己的力量，皆爲全國人民反內戰反特務運動的後盾。

曾遭特務行刺未死的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李敷仁先生，對延安各界召開大會追悼民盟中委李、聞二氏，表示敬意。他說：李、聞二先生爲要求民主與和平被法西斯特務殺死，而當局外表上還假裝着喊捉兇手，究竟誰是兇手？我敢說這些假裝喊捉兇手的人，自己就是兇手。請看我自己吧，說到這裏，李先生就從衣袋中掏出一粒子彈高舉在手，憤恨的喊：「這就是他們給我的一粒子彈，給民主同盟的人的一粒子彈。李、聞二先生亦是這樣被殺的」。當時台下高呼：「爲死難烈士復仇！取銷特務統治！」

人民救國會執委柳湜先生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蓄意暗殺民主人士的陰謀，他說：我還記得很清楚，四月中旬，上海民盟領袖之一的某先生接到反動派要他停止活動的『勸告』，並說：「犯不着做史良才第二」。在較場口事件以後，某要人在一次宴會上說：『可惜這次沒有把李公樸打死」，他更指出一個值得警惕的事實：「現在反動派特務機關開了一個黑名單，還要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暗殺民主人士和民盟負責人。我們堅決反對這種特務的暗殺政策，號召全國人民組織起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團體，保護他們自己的領袖。

六月廿六日駕機飛延逃出內戰旋渦的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卅五中隊 B24式五三〇號機機長劉善本上尉，副機長張益受上尉，被邀講話。劉善本上尉說：「六月廿六日國民黨已經頒佈了停戰令，但他卻仍命令我們到昆明運器材軍備，進行內戰，我在上海曾親眼看見幾十輛美式大卡車載運軍火，開赴蘇北，海軍開駛青島，而一週中由空軍運送七萬五千人到濟南」

●劉上尉繼說：『和平民主的巨流把我們沖到延安來，我相信今後將有更多的空軍人員退出內戰』。副機長張受益上尉說：『我爲了反對內戰而來，今天恰好一足月，這一個月的時間越發加深了我對延安的愛慕，使我要永遠留在延安』。張上尉繼稱：『延安人們內心的熱力吸引了我，延安的人們遇事公而後私，克苦耐勞的精神，有眞摯的友情，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浩然氣魄。我曾是十一年的國民黨員，但我痛恨國民黨內的黑暗貪污』。最後張上尉說：『國民黨空軍人員很多都是不願意打內戰的，他們都有父母兄弟姊妹，他們都不忍心用美國武器殘殺自己的同胞，但是他們在痛苦，在徬徨，希望解放區的人伸出手去拯救他們，使他們能夠早日脫離內戰苦海。』

大會歷時三小時，最後全體通過『延安各界反內戰反特務大會宣言』後散會。

蘇皖解放區追悼會

正被國民黨五十萬大軍三面圍攻的蘇皖邊區各界，於廿六日下午，在其中心地淸江市葉挺公園舉行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與反戰、反特務大會。到會有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華中軍區司令部、政治部、邊區政府、邊區臨參會、華中工聯、農聯、婦聯、建設大學等數十機關團體，暨各界人民共萬餘人。對國民黨當局以大軍進攻解放區，以特務進行政治暗殺的罪惡行動，同聲憤慨！大會通電南京周恩來先生轉致梁漱溟、羅隆基、沈鈞儒、章乃器、黃炎培、張君勱諸先生、孫科、邵力子、王世杰諸先生，馬歇爾將軍、司徒雷登大使，上

海郭沫若、錢新之、胡政之諸先生，四川張瀾先生、邵從恩先生、張羣先生，北平張東蓀、張申府先生、李燭塵先生，昆明繆嘉銘、傅斯年先生，並轉全國各黨派，各團體，暨各界人士通電一則，略稱：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反動份子支援下，對解放區的大規模軍事進攻，與在其統治地區對民主人士的政治暗殺，是他們破壞和平、反對民主、出賣民族利益同一罪行的不同手法！蘇皖邊區正面臨着國民黨反動派五十萬大軍的大規模進攻，我們正進行着堅決保衛戰，並堅持抵抗，粉碎反動派的進攻，希望全國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都能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再接再厲，為中國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到底。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打擊下，反動派的一切陰謀罪行，是必然會遭到慘敗的。

補遺



哭四弟一多

聞展民

嗚呼一多，汝竟死乎，以汝之年未知命，素不干世，余始終疑汝不應先余而死，更不應如斯而慘死，尙冀報紙所載爲誤，如汝子立鶴之死而復蘇，孰知所謂傳者皆眞，而所揣者均成泡影也。早知其有此，余定當飛赴汝旁，救汝護汝，芒鞋竹丈，偕隱江村，閉戶讀書，替汝闇守，安忍棄汝萬里之外，而使卑鄙者乘機決意乎，余每念汝之死，輒肝腸寸裂，怒髮衝冠，不惜舌斷聲嘶，爲汝呼訴。然淚隨筆下，哀不成辭，停管捫胸，傷心疾首，覺汝不惜爲國家人民直言以賈禍，余又何愛惜此六十衰朽之軀，不替汝盡情昭雪，而使永此飲恨沉冤於九泉！綿薄如余，心餘力絀，呼天無益，徒喚奈何，故於汝逝後一月之久，含悲忍痛，泣血陳詞，遙望滇池，招魂奠汝。

聞汝之死也，純以欲求民主而招致，無論誰秉國鈞，終不能卒勞百姓而獨自爲政，故爲人民安樂，國家前途與歷史流芳偉大，汝之取義，正汝之成仁，若以汝之學術言，在學府失一良師，在家庭喪一領導，即在自修自勵，尙覺脫離太早，未盡所長，以完成更精深不朽之述作，其損失不可以道里計，其關係不可以狹小言，汝爲何不珍視汝有用可貴之身，爲個人完成造就，爲國家培育人才，爲社會保留元氣，而將此大無畏之精神，孤注一擲，以致爲天下親愛者所痛乎？

汝之生，少余十有一歲，浙初就學，而余遊北平，後余南旋，喜汝穎慧，知汝必將以文

章名世。汝初就外傳，羣季爭嬉戲，汝獨哦哦不休，其後遠遊，雖暑歸省，雖值炎午，汗揮雨注，猶披覽不輟，比薄暮，蚊蚋襲人，以扇搖曳，油燈照影，伴汝書聲，母氏憫汝勞，命之輟，汝不應。一日傍晚，汝方立露井觀書，蜈蚣緣汝足而上，家人乍見呼汝，罔顧，代而驅之，汝反訝其擾，猶憶汝新婚之夕，賀者盈門，汝握卷不即出，促汝而成禮。此皆汝之好學不倦，曾不以外物而動其心，故其造詣愈深，而所學亦猛進。

汝幼好讀梁任公文字，此乃汝認識政治之發軔，十三歲出應清華入學考試，主司賞汝文；以此獲選，故汝以文聲聞於校中，時國是日非，汝參加「五四」運動，為當道所忌，至以停送海外為逼，汝不為動，竟以此延滯西渡，汝亦不為意，汝之強毅不屈，固知終不能苟容於世也。汝學成歸國，一意倡導文化，致力新詩，以「死水」「紅燭」蜚聲於文苑。其後去而稽古，於「羣經」「小學」「莊子」「屈辭」「古文詩」均所探討，著有「周易義證類纂」「詩經今釋」「莊子內篇校記」「樂府詩箋」「杜少陵年譜」行世，又有「唐詩」「杜詩」選本「唐詩雜論」尚未□行，「唐詩校勘」「九歌白話歌劇」「中國文學史」則均未脫稿·尤嗜楚辭，註有「楚辭校補」，曾獲獎於全國學術審議會。吾聞好讀楚辭者不祥，汝嘗謂屈子行義高於文采，閔其身世而引為同調，今茲之死，殆其讖耶？然不死於自投濱池之水，而死於狙擊之手，則汝之所遇視屈子尤不若矣。

汝之循海初歸也，重返故都，為藝專教長，後主講淞政治大學，迨民國十六年，始應首都中大外文系主任之聘。以桑梓之請。歸長武大文學院。又去之青島大學，職掌如故，均以青衿佻達，不欲嗣音，遂來母校淸華，為中文系主任，以迄於今，行蹤屢轉，而所學則隨時

更進，方謂其夙夜匪懈，以翺翔於書圃者，將使其學術由深刻而趨於汎濫，復由博返約，終歸平淡以極其精微，孰知汝以萬目時艱，不忍天下之饑溺，欲以惠士林者惠中國，鋤經苑者鋤世途，具堅忍不拔之心，擅刀筆舌鋒之銳，欲以文字講演之力，與手握權勢刀鎗者角逐，不度不量，宜其死矣。

汝本非論政之才，固薄富貴而樂貧賤者也，汝素儉約，文字外無他嗜，布袍芽履，服之晏如。聞汝隨校西遷，偕諸生徒步數千里，反以為樂，饔飧不繼，雜以菜羹，束修不敷，助以篆刻。或曲沽衣物以助之，汝雖甚貧，然斂求如故。聞權貴有以禮聘汝者。汝望望然去之，則汝固以富貴貧賤而易其操者，使汝稍易其守，固早已駟馬高車，又焉有一朝亡身之禍？汝固厭惡政治者也，又胡為捨所學而論政乎？吾知汝之忍痛暫離書幃，蓋有所感也，非有所圖也，聞汝轉變之初，幾經考慮，徘徊七日，終於仗義執言，欲以挽支危局。當冀蔵軍事失利之際，汝要求改革政治，以武裝保衛大西南。勝利既臨，汝堅反內戰，以求民主，以純潔無私之主張，而欲澄清汚濁橫流之社會，求以過急，為之愈堅，而言之遂不免於亢激，愛汝者在此，怨汝者亦在此也，夫汝以手無寸鐵之書生，具滔滔之口辯，一使莘莘士子，風起雲從，登高一呼，響者四應，汝縱欲剖心自白，與世無爭，吾能信之，忌汝者能豈諒汝，故為汝計，莫如杜門，以求苟免，而汝敢作勇為，不知韜晦，置死生於度外，視國是如泰山，奔走呼號，從無反顧。聞怨汝者揚言購汝頭顱，汝淡然一笑，李公樸之死，人言次將及汝，弔汝死唁生，挺身以赴。嗚呼，天胡大汝以名，而慳汝以壽，多汝以才，而吝汝以智，使汝憤世嫉邪，絲毫不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汝欲為大丈夫，，又焉得不死

於豎子之手乎？

嗚呼，兄弟五人，惟汝先逝，余以奔走，不獲家居。其後汝亦遠遊，數歲或不得一見，汝歸講武大，此爲平生久聚之時。嗣則天各一方，東西勞燕，兩都淪陷，相率歸來，父母弟昆，歲暮團集，孰知即最終之一晤乎。次年汝與駟弟隨校遷滇，母氏卒於沙洋，余與汝諸兄，侍老父由鄂而蜀，去歲亂平，始歸故里，而老父已先棄養，遭家不造，搶地呼天，今茲又聞汝喪，道遠難赴，更增悲怛，萬念俱灰，累汝知交，撫存賻沒，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然汝之義烈，薄海同欽，狙爾元兇，正嚴法網，遺著有名流之搜集，表揚多大雅之文章，萬古流芳，死亦何恨。惟念汝子立鶴以身乞代，竟受重傷，孺子何辜，亦遭荼毒，所幸天良未泯，一脈猶留，至誠感神，亦汝之靈佑。其他子女，均未成齡，教養未終，知汝遺憾，此皆余所當負荷者也，一息尚存，當盡教養之責，不敢妄邀矜䘏，累汝廉謽之操，俟汝遺骨迎歸，定當葬於父母之旁，以補汝疏省之憾，自今以往，余亦無意於宦途，老境無多，仔肩難荷，英靈有作，魂夢當依，孤子孀妻，更當默佑，倘使他生有幸，昆季重逢，願作漁樵，不求聞達，切莫直言無忌，再作文人，魂兮歸來，躬自悼矣。

四弟死後一月長兄展民泣寫於浠水故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對李聞案抗議

大公報編輯先生：

茲寄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全體教授對中國聞李二教授遇害案表示抗議，寄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個電報，希望貴報將原電譯出發表。都學蕃（Donald G. Tewksbury）八月十二日於紐約。

杜魯門總統鈞鑒：

在這電信上簽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全體教授在聽到昆明著名教授聞一多和李公樸兩先生被暗殺的消息後，我們十分震動。這種出於若干反動份子的殘酷行為，刺痛了中美兩國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這刻畫出中國局勢在迅速的惡化。美國也深深的被捲入了。

我們要求中美兩國政府採取緊急步驟，實行他們已經宣佈了的支持代表民主政府和恢復中國自由與秩序的政策。我們是教育家，關念人類自由原則的實行。我們要求美國政府積極的支持中國建立民主的政府，實現統一的代議制的政府，並維持言論自由的適當保證。我們的政府對於目的在毀滅人類自由基礎的行動，不願保持緘默。

裴納（教育哲學），勒茲（教育歷史），恰爾慈（教育哲學），克拉克（數學教授法）

康茲（教育社會學），甘斯（童年教育），格雷（英國文學教授法），吉爾派屈里克（教育哲學）林登（比較教育），諾登（教育管理），勞普（教育哲學），鄧學華（比較教育），同啓。

美五十三教授抗議暗殺李聞

（合衆社紐約廿一日電）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及紐約大學教授，爲著名中國教授兩人最近在昆明遇刺事，曾上書杜魯門總統，代理國務卿艾契遜及美國國會，表示抗議。簽名之教授共有五十三人。紐約市大學教授之抗議書中稱：著名中國教授李公樸及聞一多因自由發表意見而在國民黨許可之下遇刺於昆明。消息傳來，美國學術界莫不爲之震駭。茲爲紐約市各大學教授之我人，深感此種嚴重情形必須加以制止。爲中國之民主團結計，美國必須立刻撤退其駐華軍隊，在中國未曾成立民主之聯合政府以前，美國必須停止其對華之一切軍事及財政援助。哈佛大學教授之抗議電文有謂：中國非共黨之民主領袖最近在國民黨許可之下而遇刺。此種事件對於反對共產黨或反動派成功之美國利益實有嚴重之損害。我人身爲哈佛大學之教授，力主在國民黨未曾容納民主份子參加政府以前，美國應撤回其對華之一切支持。

安眠吧！勇士，民主的號手！

G＝6 3/4 　呈獻給李公樸先生　　哈哈合唱團

pp 極慢 targo dolente

安眠吧！勇士，民主的號手，你的死啊！
像一聲巨雷震撼了彌漫在祖國上
空的濃厚的戰雲——你的死啊！像一個
信號，揭穿了法西斯餘孽企圖屠殺多人民的陰
謀，安眠吧！勇士，民主的號手。

f 4/4

千萬人將被那雷聲震醒去
衝破那層層濃雲，千萬人將用行
動阻止那屠殺人民的陰謀

3/4 p

安眠吧！

mf

你民主的號手，未死者將着你的號聲，

f calando pp

爲民主爲和平爲團結而奮鬥，安眠吧！你
民主的號手。